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九二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九二册



目錄

全宋文卷六六三七

衛 涇 二六

回夏狀元謝及第啓		一
回曾狀元謝及第啓		二
燕賓館謝燕啓		二
燕賓館謝燕啓		二
燕賓館謝燕啓		三
真定府謝燕啓		三
真定府謝燕啓		三
謝花燕啓		四
汴京謝燕啓		四
汴京謝燕啓		四
朝見畢謝在館燕啓		五
謝射弓燕啓		五

回范提幹光啓……………五

潭州回鄉貢進士謝解啓……………六

回轉運司進士謝解啓……………六

福州回鄉貢進士謝啓……………六

回免解人啓……………七

回轉運司進士謝解啓……………七

回太學進士謝解啓……………八

回國子監進士謝解啓……………八

回武學進士謝解啓……………八

回湖南帥鄒給事啓……………九

回知撫州劉郎中啓……………九

回知台州曾郎中啓……………一〇

回史知府彌忠啓……………一〇

回王知府啓……………一一

回京知府銓啓……………一一

回羅察院相啓……………一一

回王監簿衡仲啓		一二
回張教授自明啓		一二
回傅學錄知過啓		一三
回葉通判澄啓		一三
回史通判復祖啓		一三
回俞通判遷啓		一四
回蔡通判汝揆啓		一四
回胡檢正元衡啓		一四
回衆幹官啓		一五
回丁提刑必稱啓		一五
賀林提刑介生日啓		一六
賀趙提刑生日啓	一	一六
賀趙提刑生日啓	二	一七
通新知平江府沈侍郎皞啓		一七
回新平江府卜教授啓		一八
賀李大諫生日啓		一八

賀沈侍郎生日啓 一 一九

賀沈侍郎生日啓 二 一九

賀沈侍郎正旦啓 二〇

賀趙提刑正旦啓 二〇

賀劉提舉正旦啓 二一

回趙提刑賀正旦啓 二一

回劉提舉賀正旦啓 二二

賀劉提舉生日啓 一 二二

賀劉提舉生日啓 二 二三

賀趙待制希憚生日啓 二三

賀趙提刑冬至啓 二四

回黃教授賀冬至啓 二四

賀沈侍郎冬至啓 二五

賀趙提刑舉夫冬至啓 二五

賀趙尚書汝述冬至啓 二六

回嚴州趙知府啓 二六

通新知平江府王司諫啓	二七
賀王大卿生日元春啓	二七
賀史丞相生日啓	二八
賀史丞相除少師啓	二八
全宋文卷六六三八	

衛 涇 二七

葉雲心註清淨經序	二九
度人經後跋	三〇
跋楊文公墨帖	三一
跋四大夫手書創貽慶庵疏語	三一
御翰友順二字跋文	三二
皇太子寶翰後樂二字跋文	三三
游澱山識外舅錢送淮東詩後	三四
跋南豐帖	三四
跋蘭亭帖	三五
召試館職策	三五

進故事 一 三六

進故事 二 三七

進故事 三 三九

進故事 四 四〇

進故事 五 四一

游澱山留題 四三

福州屏山亭題識 四三

全宋文卷六六三九

衛 涇 二八

先祖考太師魏國公行狀 四四

蓋經行狀 四六

故安康郡夫人章氏行狀 五三

全宋文卷六六四〇

衛 涇 二九

先伯知縣先伯母孺人墓銘 五六

先考太師魯國公墓銘 五七

先兄從事郎慶元府奉化縣主簿墓誌	五八
故中大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祥符縣開國男趙公墓誌銘	五九
姪孫朝散大夫前知武岡軍墓誌銘	六二
故朝散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曾公墓誌銘	六四

全宋文卷六六四一

衛 涇 三〇

故特進資政殿大學士程公墓誌銘	六八
安娘壙銘	七三
徑山蒙菴佛智禪師塔銘	七三
祭何澹文	七六
祭吳侍郎獵文	七七
祭丘樞密密文	七八
祭譚參議文 一	七八
祭譚參議文 二	七九
祭運使蔡大博文 一	七九
祭運使蔡大博文 二	八〇

祭周通判文	八〇
祭雷參政孝友文	八一
祭王少卿母太碩人文	八一
祭安康郡太夫人章氏文	八二

全宋文卷六六四二

衛 涇 三一

祭朝請大夫權知廣德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袁君儒文	八三
祭沈尚書母太夫人文	八四
明堂大禮告五嶽文	八四
告四瀆文	八四
明堂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分詣奏告中殿後殿文	八五
祭九宮貴神文	八五
祭社稷文	八五
祭后土句龍氏文	八六
明堂大禮前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享文	八六
明堂大禮前一日朝享太廟祀七祀文	八六

明堂大禮畢謝五嶽四瀆文	八七
奏謝恭淑皇后文	八七
祭謝東嶽東海南嶽南瀆文	八七
祭謝會稽山永濟王文	八八
太皇太后謚冊寶前一日告於太廟	八八
太皇太后謚冊寶前二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太乙宮	八八
太皇太后標劄神穴除去有礙窠木籬牆奏告諸陵表	八九
皇帝行啓奠禮	八九
皇帝行遷奠禮	八九
太皇太后梓宮發引前一日初更總護使行夜奠禮	九〇
太皇太后梓宮發引掩攢文	九〇
成肅皇太后虞祭禮畢行卒哭文	九〇
太皇太后梓宮發引掩攢宮奏告安奉御容文	九一
遷祖宗神主於初獻廳權奉安前時奏告	九一
前時奏告別廟	九一
前時奏告四祖	九二

前二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九二

奏告宗廟……………九二

祭告太廟土地……………九三

權奉安奏告……………九三

淮東提舉任謁諸廟文 一……………九三

淮東提舉任謁諸廟文 二……………九四

東海提舉任謁殿文……………九四

潭州到任謁南嶽行廟文……………九四

辭殿文……………九五

潭州謁殿文……………九五

潭州時祭南嶽正廟文……………九五

潭州準郊赦祭南嶽行廟文……………九六

潭州時祭南嶽行廟祝文 一……………九六

潭州時祭南嶽行廟祝文 二……………九六

潭州時祭南嶽行廟祝文 三……………九七

潭州時祭南嶽行廟祝文 四……………九七

謁真武祐聖廟文 九七

潭州謝雨文 九八

辭殿文 九八

辭南嶽行廟文 九八

全宋文卷六六四三

衛 涇 三二

明堂大禮祭饗冊文 九九

昊天上帝 九九

皇地祇 九九

太祖皇帝 一〇〇

太宗皇帝 一〇〇

隆興府準明堂赦祭諸廟文 一〇〇

隆興府社後祭諸廟文 一〇一

社後祭諸廟文 一〇一

時祭諸廟文 一 一〇一

時祭諸廟文 二 一〇二

隆興府吳城山龍王廟祈晴文	一〇二
隆興府謝諸廟文	一〇二
隆興府龍王廟禱雨文	一〇三
禱風雨池文 一	一〇三
禱風雨池文 二	一〇四
庵山廟祈晴文	一〇四
蓋竹廟祈晴文	一〇五
辭殿文	一〇五
福州到任謁殿文	一〇五
福州時祭諸廟文 一	一〇六
福州時祭諸廟文 二	一〇六
福州準郊赦祭諸廟文	一〇六
福州禱諸廟文 一	一〇七
福州禱諸廟文 二	一〇七
禱鱔溪文	一〇七
謝鱔溪文	一〇八

辭殿文		一〇八
福州辭諸廟文		一〇八
隆興府再任謁殿文		一〇九
隆興府再任謁諸廟文		一〇九
隆興府釋奠五賢祠文 一		一一〇
隆興府釋奠五賢祠文 二		一一〇
隆興府釋奠五賢祠文 三		一一〇
隆興府釋奠五賢祠文 四		一一一
隆興府禱雨諸廟文		一一一
謁廟文		一一二
春祭文 一		一一二
春祭文 二		一一二
祈晴文		一一三
禱雨文		一一三
龍潭禱雨文		一一四
皇子百辟淨髮文		一一四

全宋文卷六六四四

程 松

劾胡紘徐似道奏 一一五

劾潘子韶奏 一一六

乞遴選帥才奏 一一六

乞毋以禁卒弓手寨兵充給他役奏 一一七

嗣濮王所居公廨不可占爲私第奏 一一七

劾呂祖泰奏 一一八

科舉文章當重實用奏 一一九

武臣知州事奏 一一九

劾楊浩奏 一二〇

劾王寧奏 一二〇

晏 袤

山河堰賦 一二一

書漢永平碑陰 一二二

書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通褒余閣道碑陰 一二三

釋本覺

蘇軾贈文長老詩跋……………一二四

李 楫

言水利事奏……………一二五

沈作賓

乞推賞過淮交割官員奏……………一二六

乞毋令人戶請佃圍築童家湖奏……………一二七

營繕櫓宮畫旨而後興役奏……………一二七

徽州月椿錢楚州武鋒軍二事奏……………一二八

小隱山題記……………一二八

羅 鑑

羅山志自序……………一二九

全宋文卷六六四五

汪 莘

月賦……………一三一

後月賦……………一三三

辭晦菴朱侍講書 一三五

詩餘序 一三六

詩說 一三七

天地交泰辨 一三八

擬仁宗皇帝南郊慶成頌 一四一

晦菴朱子祠堂頌 一四二

休寧稅課提舉邵公行狀 一四二

祝寬夫

跋唐太宗屏風書 一四四

家誠之

丹淵集拾遺跋 一四五

全宋文卷六六四六

喬行簡

江北贓罪事奏 一四七

中渡花曆差官事奏 一四八

乞推賞方暉及母奏 一四九

請謚陳亮呂祖儉劄子	一四九
進融堂書解劄子	一五一
乞措置揚州防務奏	一五二
論時青奏	一五三
請討李全奏	一五三
論國事三憂疏	一五四
論天下之勢當轉弱爲強奏	一五六
論求賢求言疏	一五七
乞持身自制疏	一五八
言兵財奏	一五九
乞歸田里表	一五九
恐勤帖	一六〇
閨餘帖	一六〇
寶刻叢編序	一六一
禹貢集解序	一六二
白石詩傳序	一六二

仁和重修縣治記 一六四

祭李蘄州文 一六五

上梁文 一六六

富嘉謨

乞置籍拘管沒官地田庫息錢等奏 一六六

建慶元縣經始記 一六八

李 琪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自序 一七〇

重修盧府君祠記 一七一

全宋文卷六六四七

高似孫

九懷 一七二

蒼梧帝 一七二

思禹 一七三

越王臺 一七三

鴟夷子皮 一七四

浙水府		一七四
秦遊		一七五
江夫人		一七五
東山		一七五
嶠山雨		一七六
山中楚辭		一七七
一		一七七
二		一七七
三		一七七
四		一七八
五		一七八
六		一七八
欵乃辭		一七九
後欵乃辭		一七九
嶠臺神絃曲 一		一八〇
嶠臺神絃曲 二		一八〇

花飛引	一八一
蓬萊遊 一	一八一
蓬萊遊 二	一八一
秋蘭辭	一八二
小山叢桂	一八二
章華宮對	一八三
朝丹霞	一八四
幽蘭賦	一八五
水仙花前賦	一八六
水仙花後賦	一八七
松江蟹舍賦	一八九
後長門賦	一九一
讀易賦	一九二
秋蘭賦	一九三
史略序	一九三
先公史記注序	一九四

剡錄序	一九五
子略序	一九五
緯略序一	一九六
緯略序二	一九七
蘭亭考序	一九七
硯箋序	一九八
騷略序	一九八
選詩句圖序	一九九

全宋文卷六六四八

孟猷

松源和尚語錄後序	二〇〇
----------	-----

盱眙縣第一山題名	二〇一
----------	-----

章楫

百一選方序	二〇二
-------	-----

高頤

寧德縣講堂記	二〇三
--------	-----

王世則

言特奏名試在第五等之人恩例奏……………二〇五

傅良

修白龍祠記……………二〇五

趙師白

廣惠廟記……………二〇六

姚師虎

乞增重史局人選奏……………二〇八

錢厚

重建新城學記……………二〇九

蔡淵

周易卦爻經傳訓解序……………二一〇

題張生所畫朱文公像……………二一一

詹景辰字說……………二一二

太極圖解……………二一二

母江氏墓誌……………二一四

景宜之

講堂記	一二五
-----	-----

全宋文卷六六四九

時 瀾

尚書詳解序	一二七
-------	-----

增修東萊書說序	一二八
---------	-----

祭周必大文	一二〇
-------	-----

周 綸

周益國文忠公集跋	一二一
----------	-----

先公所題居穎帖跋	一二二
----------	-----

宋故左丞相少傅贈太師益國周公墓誌	一二三
------------------	-----

安世通

致成都帥楊輔書	一二四
---------	-----

梁 翊

白鹿書院題名	一二六
--------	-----

吳奐然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序	二二六
永嘉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序	二二七
孫 杓	
除減黃陂縣龍驤稅務元額奏	二二八
郭允喆	
勸農文	二二九
郭應龍	
重修南安軍學記	二三〇
謝 艮	
枸杞賦跋	二三一
韓 松	
智果院東坡題梁刻記	二三二
葉 禾	
秘書省嚴借書之制奏	二三三
蔣伯瑛	
省齋集跋	二三四

全宋文卷六六五〇

曹彦約 一

盡心堂賦	……	一三六
代荆帥彭侍郎冬至賀皇帝表	……	一三七
冬至賀太上皇帝表	……	一三八
皇帝即位賀太上皇帝表	……	一三八
賀皇帝即位表	……	一三九
賀皇帝登寶位表	……	一三九
賀皇太后垂簾聽政表	……	一四〇
除直秘閣知漳州謝表	……	一四〇
皇太后冊寶禮成賀皇帝表	……	一四一
冊寶禮成賀皇太后表	……	一四一
賀皇帝立后表	……	一四二
立皇后賀太皇太后表	……	一四二
瑞慶節賀表	一	一四三
瑞慶節賀表	二	一四三

賀皇帝御正殿表	二四四
賀皇太后御正殿表	二四四
壽慶節賀表 一	二四五
壽慶節賀表 二	二四五
謝朝辭內引奏宣賜表	二四六
謝皇太后宣賜表	二四六
謝撰攀龍臺碑蒙賜表	二四七
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謝皇帝表	二四七
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謝皇太后表	二四八
明堂禮成賀皇帝表	二四九
明堂禮成賀皇太后表	二四九
辭免除職與郡恩命表	二五〇
賀壽皇生曾嫡孫表	二五〇
賀皇帝生嫡孫表	二五一
賀皇孫降誕表	二五一
禮部侍郎謝皇帝表	二五二

禮部侍郎謝皇太后表	二五二
兼侍讀謝表	二五三
兼侍讀謝皇太后表	二五四
謝改知隆興府到任表	二五五
皇帝即位賀太皇太后箋	二五五
皇帝即位賀太上皇后箋	二五六
皇帝即位賀皇太后箋	二五六
皇帝即位賀皇后箋	二五七
賀皇后箋	二五七
賀皇太后生玄嫡孫箋	二五八
賀壽成皇后生曾嫡孫箋	二五八
賀皇后生嫡孫箋	二五九

全宋文卷六六五一

曹彥約 二

應求言詔上封事	二六〇
應求言詔書上封事	二六五

全宋文卷六六五二

曹彥約 三

辭免召赴行在狀……………二七四

再辭免召赴行在狀……………二七五

辭免兵部侍郎狀……………二七六

辭免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狀……………二七七

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祐神觀兼侍讀狀……………二七七

再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狀……………二七八

辭免經筵徹章轉官狀……………二七九

應詔薦季衍等狀……………二八〇

舉李燔自代狀……………二八二

應詔舉廉狀……………二八二

舉度正自代狀……………二八三

應詔舉將帥狀……………二八四

奏舉柴中行李燔吳柔勝狀……………二八五

舉曹豳自代狀……………二八六

舉張洽自代狀	二八七
舉吳淵自代狀	二八七
代辭免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恩命狀	二八七
代薦人狀	二八八

全宋文卷六六五三

曹彥約 四

新知澧州朝辭上殿劄子	二九〇
兵部侍郎上殿劄子	二九一
內引朝辭劄子第一	二九三
內引朝辭劄子第二	二九四
內引朝辭劄子第三	二九五
改知成都擬上殿劄子	二九八
乞嚴監司之選重將帥之任奏	三〇一

全宋文卷六六五四

曹彥約 五

論用人奏	三〇三
------	-----

進忠直遠邪佞奏	三〇六
請創忠義軍奏	三〇八
論財用之弊奏	三一〇
辭免除大理卿并權戶部侍郎申省狀	三一三
辭免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狀	三一四
辭免兵部侍郎兼修史恩命申省狀	三一五
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申省狀	三一六
辭免兵部尚書兼侍讀申省狀	三一七

全宋文卷六六五五

曹彥約 六

湖北提舉司申乞賑濟賞格狀	三一八
條具賑濟申提舉司狀	三二一
甲戌九月間傳聞盱眙軍得泗州關牒欲再行交聘之禮擬作議狀	三二三
申趙觀党仲昇推賞不盡狀	三二三
辭免權戶部侍郎申省狀	三二七
辭免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公劄子	三二七

利州客位榜	三二八
豫章苗倉受納榜	三二九
四川類省監試入院曉諭榜	三三〇
湖南軍前曉諭峒賊榜	三三一
利州路入境曉諭榜	三三三
漢陽安民榜	三三三

全宋文卷六六五六

曹彥約 七

上廟堂書	三三五
上時相書	三四〇
上宰執臺諫劄子	三四〇
答吳制幹道夫劄子	三四二
與黃帥管劄子 一	三四三
與黃帥管劄子 二	三四四
與黃帥管劄子 三	三四五
與黃帥管劄子 四	三四六

與黃帥管劄子 五 三四六

全宋文卷六六五七

曹彥約 八

與鄭左史劄子 三四八

上廟堂論秦隴羣盜劄子 三四九

湖南答廟堂問討寇利害劄子 三五〇

論牒試劄子 三五一

辰州議刀弩手及土軍利害劄子 三五三

全宋文卷六六五八

曹彥約 九

上建康留守丘侍郎劄子 三六二

答安撫史侍郎劄子 三六三

投所業與提刑孫司業劄子 三六四

辭免權戶部侍郎上丞相劄子 三六五

再具辭免上丞相劄子 三六六

上宣撫宇文尚書劄子 三六七

上宇文宣撫論置司鄂州劄子	三七一
答郴州潘守劄子	三七二
與郭統制劄子一	三七三
與郭統制劄子二	三七四
答贛州陳守劄子	三七五
答都昌汪宰劄子	三七六

全宋文卷六六五九

曹彥約 一〇

辭免內祠侍讀上丞相劄子	三七七
爲黃子度丐祠祿上廟堂公劄子	三七八
上丞相論都城火災劄子	三七九
與李司法劄子一	三八二
與李司法劄子二	三八三
與李司法劄子三	三八四
與李司法劄子四	三八五
與李司法劄子五	三八六

納諸司白劄子	三八七
答上饒鄭進士劄子	三八八
與鄭文叔給事劄子	三八九
與鄭給事劄子	三九〇

全宋文卷六六六〇

曹彥約 一一

辭免大理卿上任簽樞劄子	三九一
代臨安教官求壁記於楊誠齋劄子	三九二
答江西帥王侍郎劄子	三九三
與蜀帥桂侍郎劄子	三九四
上荆湖宣諭薛侍郎劄子	三九五
上宣撫薛尚書劄子	三九九
論事劄子第一	四〇〇
論事劄子第二	四〇一
論事劄子第三	四〇二
上宣撫吳待制劄子	四〇三

全宋文卷六六一

曹彥約 一二

答江西帥真舍人啓	四〇四
生日謝董制帥詩啓	四〇五
生日答王總卿啓	四〇五
答漢州詹監丞啓	四〇六
除禮部侍郎答人賀啓	四〇六
受兵部侍郎告謝宰執啓	四〇七
提舉常德府桃源萬壽宮謝宰執啓	四〇八
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明道宮謝宰執啓	四〇九
賀梁泉使除淮東漕啓	四一〇
除知成都答湖南趙漕啓	四一〇
答漢陽簽判任制幹啓	四一一
答朱都昌賀冬至啓	四一二
答汪都昌賀冬至啓	四一二
答慶元胡尚書賀冬至啓	四一三

答都昌程宰應申賀冬至啓	四一三
賀梁憲除泉使兼憲啓	四一四
答潘撫幹啓	四一四
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謝丞相啓	四一五
主管沖佑觀謝宰執啓	四一六
答倉部潘郎中謝啓	四一七
通南康守桂宗博啓	四一七
通漢陽交代劉守啓	四一八

全宋文卷六六三七

衛 涇 二六

回夏狀元謝及第啓

伏審拔萃春官，拜恩天陛。席珍以待，夙推獨步於璧流；鼎足而居，果見先登於金榜。聲聞四出，觀瞻一新。恭惟簽判狀元文章夙成，學問精詣。素號萬人之敵，蚤陞三舍之優。發言爲詩，義深明於有六；以意逆志，思每蔽於無邪。是惟器識偉厚之賢，仰副訓告丁寧之旨。既天心之允協，亦物望之攸歸。雖詞華取士，從古以然；而科目得人，如公蓋寡。淵源師友，諒不負於生平；砥礪功名，更相期於歲晚。某自惟末學，獲與斯文。蘭臭同心，所願論交之久；牋題銜袖，益欽陳義之高。謝語不工，喜悰則倍。《後樂集》卷一六。

回曾狀元謝及第啓

龍飛在天，首垂親策；龜爲前列，足見嘉謨。惟當寧虛懷之初，尤衆人聳目之際，名參鼎甲，色動紳綏。恭惟簽判狀元學術純明，天資夷澹。江山秀氣，不徒纂組之工；風雲盛時，將有進爲之志。肇承清問，卒上忠言。有此先登，出於親擢。豈特奏篇之爭誦，見謂修能之莫量。固知異時，必有遠業。某適陪著位，實快臚傳。明月夜光，何俟品題之力；高軒引卷，第慚謙損之多。感歎云深，敷宣罔既。《後樂集》卷一六。

燕賓館謝燕啓 一

姑射神凝，望仙居而咫尺；鎬京飲樂，侈主禮之便蕃。弭節承恩，班荆有喜。《後樂集》卷一六。

燕賓館謝燕啓 二

惠孚邦國，禮遇臣鄰。眷星駕於農郊，俾雲需於候館。有兩君之反玷，繼好方隆；走三命以循

墻，拜嘉如隕。《後樂集》卷一六。

燕賓館謝燕啓 三

越疆而使，有嘉四牡之歸；致館如初，重拜羣臣之燕。周旋主禮，整暇王程，信篤交驩，惠加成禮。未央宮殿，逋違龍鳳之姿；既醉威儀，即聽驪駒之闋。永言道阻，敢怠心存！《後樂集》卷一六。

真定府謝燕啓 一

長驅北旆，辱館大都；高會西池，秩筵再命。仁深逮下，德茂懷人。恤遠道之征驂，侈多儀於宴俎。行百里者半九十，敢怠周旋；以萬期而爲須臾，肯懷縱肆。《後樂集》卷一六。

真定府謝燕啓 二

畢昴之躔，未更百舍；雨露之施，來燕中塗。恩厚送將，義嘉聘報。馬煩轡殆，克知行路之難；酒旨殽嘉，不異在京之樂。戴洪私而甚寵，復成命以遄歸。《後樂集》卷一六。

謝花燕啓

雲近蓬萊，屢飭鎬京之燕；花迎劍佩，恍回燕谷之春。駿發輝光，布昭慈惠。爲酒食以寓合歡之意，於芝蘭而明與善之心。灼灼其華，已驗二南之化；油油以退，尚循三爵之規。《後樂集》卷一六。

汴京謝燕啓 一

出疆載質，方休挾日之程；設席肆筵，均被需雲之渥。車馬頓清於行色，豆籩首辱於司存。播物無垠，交鄰有道。義篤兩君之好，惠加六轡之濡。宴以示慈，即啓東都之道路；臣能承命，佇瞻北帝之闕廷。《後樂集》卷一六。

汴京謝燕啓 二

雲龍北闕，初微專對之能；車馬東門，又辱序賓之燕。去如始至，說以忘勞。體君子之長人，送使臣而以禮。譬諸飛鵠，夢已遶於南枝；曾是放龜，意尚餘於左顧。《後樂集》卷一六。

朝見畢謝在館燕啓

上萬年之觴，若睹繞樞之瑞；饗四方之客，丕承在鎬之恩。候館退朝，賓筵錫命。禮嚴秋覲，樂廣春臺。金罍深念於勤勞，玉食靡專于威福。出稱警入稱蹕，未遠清光；宴有好，飧有陪，敢奸大貺。《後樂集》卷一六。

謝射弓燕啓

射正己而後發，弓矢斯張；宴序賓而以賢，禮儀既備。與天持滿，度地居材。軫思一介之來，侈示五侯之制。不能而辭以疾，敢累有司；既飲而盡其心，尚歌雅什。《後樂集》卷一六。

回范提幹光啓

薦諸公朝，允合搢紳之論；謝於私室，尚循世俗之文。非所敢當，祇以爲愧。伏惟某官懿文通貫，奧學逢原。翠竹碧梧，籍甚名家之秀；紅蓮綠水，藹然入幕之聲。既步武於日邊，盍明揚於天

上。至珍橫道，人爭得以爲榮；健翼摩空，子何往而不到。某稔聞雋譽，未睹英姿。爲國舉賢，竊有後時之嘆；逢時遇主，當宏先世之規。庸玉其成，乏瓊以報。《後樂集》卷一六。

潭州回鄉貢進士謝解啓

寵膺鄉賦，榮與計偕，咸謂得人，有光勸駕。貢元先輩淵源探學，錦繡摘文。穎脫囊錐，名定登于千佛；唱傳臚句，事復踵于三元。貽翰相先，贈言敢後？良深期屬，罔究敷云。《後樂集》卷一六。

回轉運司進士謝解啓

星臺得雋，天府登賢，貽翰相先，贈言敢後？某官漕元箕裘嗣學，錦繡摘文。萬里鵬程，忘筌蹄之舊迹；九賓臚句，指衣鉢之新傳。尚聽臚音，嗣陳賀語。《後樂集》卷一六。

福州回鄉貢進士謝啓

鄉曲貢英，士有得色；賢能偕計，人無間言。貢元先輩筆底波瀾，胸中丘壑。抗三萬卷之勍敵，

傑作已先；聽十一刻之漏聲，奏篇亟上。傳誇殿陛，增輝里閭。某幸殿茲藩，屬當勸賀，辱摘詞而莫報，儲慶語以嗣陳。《後樂集》卷一六。

回免解人啓

藏器以須，稍淹雋軌；得時則駕，亟暢遠圖。貢元先輩文謝町畦，學窮根柢。年少氣銳，盍早際于風雲；業成行尊，爲後進之模楷。茲奮龍津之躍，倚觀鵬路之翔。某猥辱曳裾，更貽銜袖，念單詞之匪報，儲慶語以嗣陳。《後樂集》卷一六。

回轉運司進士謝解啓

盼綸拔士，倚重皇華；鼓篋程能，復膺妙選。漕元先輩敷腴學殖，渾灝詞源。繇抱負之環奇，宜發揮之烜赫。四方輻輳，豈徒角勝于鄉閭；九陛臚傳，行即褒先于俊造。某既觀盛事，且辱摘詞，感忻併集於微衷，期望更存于嗣歲。有官人云：「某官漕元家聲赫奕，世業豐腴。既仕學之兼優，尚功名之未愜。棘闈掉鞅，不難角勝于布韋；楓陛傳臚，行即褒光於俊造。」宗子云：「屬籍蜚英，已高雋軌；使華論秀，更聳榮名。某官漕元才邁飄然，德晞卓爾，宦而隨牒，夙知職業之修；試有鎖廳，茲預賓興之選。」《後樂集》卷一六。

回太學進士謝解啓

虞庠教育，學成行尊；周詔賓興，名高實稱。監元上舍胸中武庫，筆底天葩。陪國子先生之游，蚤宜脫穎；上春官宗伯之選，茲果彈冠。繇發策以決科，亟蜚英而騰茂。《後樂集》卷一六。

回國子監進士謝解啓

虞學直溫之教，允謂美成；周鄉賢能之賓，肆偕妙選。監元學士詩書素業，禮樂名家。熟臺閣之機，豈徒濡染；就文章之伎，聊復笑譚。已鶚舉于秋風，即鵬搏于春浪。《後樂集》卷一六。

回武學進士謝解啓

夏官拔士，將應世須；秋賦程能，卓膺妙選。監元上舍學原姬孔，業寓孫吳。繇抱負之瓌奇，宜發揮之烜赫。已知得雋，豈胡簋之果殊；會見絕倫，驗貂蟬之自出。《後樂集》卷一六。

回湖南帥鄒給事啓

故里數年，頗得尊鱸之趣；新綸三錫，又喧竹騎之迎。有愧循墻，幸諧接軫。恭惟某官經綸自負，富貴不移。去國甚輕，空費萬牛之挽；得君徒重，屢遷五馬之榮。每歎鼎科，近多厄會。淒其三紀，孰爲歲月之深；惟我二人，分任江湖之寄。如老僕已踰於分量，在明公當勉於功名。地徧長沙，不待漢宮之妙舞；曉行湘水，便騰楚岸之離歌。歸會風雲，洗清河洛。某遠勤損翰，敬佩撝謙。憶飛鴻踏雪之邊，曾留指爪，將孤鶩落霞之候，又快歸心。《後樂集》卷一六。

回知撫州劉郎中啓

一麾出守，喜榮戟之遙臨；十國爲連，幸官曹之相接。方期執訊，遽枉惠音。伏惟某官鼎貴名門，震時才具。典型文獻，壽草木於平泉；步武班行，軋星辰于碧落。銀符屢綰，琳館多娛。肆疇已試之庸，式重于蕃之寄。雙旌入境，五袴興謠。無事尋幽，逸少之墨池亡恙；得閑訪古，半山之釣石猶存。姑崇二千石起家之榮，即膺三萬戶封留之寵。某如雲出岫，似雪乘舟。寇殘師老之餘，籌邊動止；訟理政平之暇，憂國同之。《後樂集》卷一六。

回知台州曾郎中啓

叨被帝俞，出分郡寄。念交符之云始，於斯何先；幸擊柝之相聞，其則不遠。恭惟某官器函剛實，體具中和。遠繼聖門家學之傳，力究君子躬行之本。其德則三者備矣，於道則一以貫之。發而爲典則之文，施之成豈弟之政。作朋三壽，信有神明之護持；斂惠一州，未符中外之傾屬。而某夙承緒論，茲竊餘光，未遑問訊之修，遽拜誨音之重。其爲感媿，罔既敷陳。《後樂集》卷一六。

回史知府彌忠啓

月宿南斗，偶當初度之逢；日薄西山，第媿此身之老。何煩錦句，想記綈袍。恭惟某官風月胸襟，雲霄氣宇。文華甚富，況出守於文江；吉德夙多，更爲藩於吉水。因推殘賸，加賁衰遲。某方念劬勞，難勝褒拂。語諸賓客，俱免事於禮文；畏我友朋，乃欽承於嘉惠。《後樂集》卷一六。

回王知府啓

婆娑榆景，羞遇弧辰。特沐貽緘，已爲過禮，屬多軍事，不講禮文。若煩妙句之寵加，又匪至情之相與。有懷感佩，容面控陳。《後樂集》卷一六。

回京知府銓啓

老得長安，頗媿懸門之矢；客來臨賀，更貽銜袖之珠。細讀名章，難當厚意。某官婆娑珍館，傲睨繡鄉。江西之派甚清，源流有在；松坡之詩未遠，伯仲相傳。因詠古風，見華初度。某衰遲已甚，褒拂非宜。廢《蓼莪》之篇，適深傷感；得木桃之惠，莫辦報誠。《後樂集》卷一六。

回羅察院相啓

還第數年，自樂吳江之冷；起家十乘，莫回漢詔之溫。慚已去而復來，喜舊交之新貴。恭惟某官儒科雋望，畿甸名流。若素官于朝，曾識此君之異；告嘉猷于后，盍居邇列之榮。以所守之堅剛，且

入司於彈搏。旋有虎豹在山之勢，自無豺狼當道之虞。一時之公是公非，少煩區別；九陛之汝爲汝翼，即可階升。某遠辱損牋，第深異謝。諸公登臺省，國有人焉；歸老任乾坤，吾知免矣。《後樂集》卷一六。

回王監簿衡仲啓

十乘元戎，強顏再至，一鄉善士，委汗相先。喜甚發函，情同傾蓋。某官璧雍宿學，玉筍名流。生龍劍之墟，斗纏紫氣；仕虎符之地，澗擁紅泉。聿高知止之標，旋賦閑居之樂。釣軸有舊，除命將新。某稔聽月評，式欽風誼。弛於負擔，第瞻橘隱之清；及未治行，猶見蒲輪之召。《後樂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回張教授自明啓

分樞會藩，有媿本來之面目；垂弧初度，更慙已老之頭顱。厚意謙勤，大篇鼎至。某官充然抱負，久矣材名。指洪崖，挹浮丘，頗多逸氣；發天津，至西極，尚屈雄圖。肯簸弄於明珠，相摩挲於朽質。某已當晚節，所慮冥行。張老之頌美哉，既承嘉惠；穀城之書何若，乞保餘年。《後樂集》卷一

回傅學錄知過啓

皇覽初度，甫愧前修，我有嘉賓，過形善頌。粲若夜光之美，增其暮景之華。受言藏之，已敬緘於緹襲；匪爲報也，姑槩寓於柔牋。餘埃面陳，尚蘄心照。《後樂集》卷一六。

回葉通判澄啓

老夫耄矣，有慙朱紱之初；大夫賢哉，亦侈烏絲之寫。美如金玉，妙協宮商。方飛紫塞之烟塵，盍罷珠簾之歌舞。虛其所應，既莫被於管絃；却則不恭，第有光於篋笥。《後樂集》卷一六。

回史通判復祖啓

癯然一老，生而逢沂水之春；厚甚三車，歌以比崧高之什。珠盤耀日，錦瑟聞聲。顧興念於劬勞，豈當蒙於褒拂。三章重拜，愧非知己之辭；十襲謹藏，庸識同寅之好。《後樂集》卷一六。

回俞通判遷啓

余髮種種，頗負蓬弧，辦句多多，有來別賀。明月之珠簾弄，蜚霞之佩頡頏。荷眷意之過勤，愧衰年之莫稱。似難講此，正飛塞北之塵；何以復之，便入江西之派。《後樂集》卷一六。

回蔡通判汝揆啓

不知老至，羞看六矢之懸；奚以文爲，乃枉二車之況。知官遊於道院，即派入於江西。屬際多艱，謾勤清詠。既無折衝樽俎之勝，盍罷鳴鑾歌舞之娛。其夢非熊，曾莫恢於武略；且麾唳鶴，急往助於王師。無以效酬，第知藏感。《後樂集》卷一六。

回胡檢正元衡啓

重來橘社，堪憐華髮之生；近有梅園，深軫左弧之念。名章甚寵，厚意難任。某官閱世浮雲，養閑白日。向來藏壁，多傳授於伏生；今此建儲，定招延於商皓。齒雖耆舊，句甚清新。某自視歉然，

無可慶者。況周家之遺戍，於我何安；以李絳之同年，冒而下拜。《後樂集》卷一六。

回衆幹官啓

揆予初度，取數已多，凡我同盟，過情相譽。觀陽春之寡和，宜肆夏以升歌。赤壁飛灰，珠簾罷舞。懸弧無取，以資射士之行；唳鶴奚爲，往助王師之勢。所宜返璧，恐誚投珠。敬十襲以深藏，愧七襄之不報。《後樂集》卷一六。

回丁提刑必稱啓

雪鬢餘生，月正居於南斗；星輶名使，時方憩於東湖。特費清吟，徒增愧色。某官名高璿漢，興寄珍臺。十八公之松，舊聞入夢；一千年之鶴，今見歸來。自是當家，從而壽我。某劬勞在念，褒拂非宜。慮日暮之倒行，莫能至遠；愛夜光之可照，敢不拜嘉！《後樂集》卷一六。

賀林提刑介生日啓

凱風應候，仰壽宿之高華；彌月呈祥，增使星之炳煥。朋來燕賀，丕輯鴻禧。伏惟某官久簡帝衷，蚤登郎省。揚鑣日甸，財用足而刑罰清；澤施天民，謳歌形而福祿至。屆逢初度，宜衍修齡。某竊庇皇華，增欣丹悃。載瞻英蕩，阻奉流霞之觴；竚聽絲綸，進列甘泉之侍。《後樂集》卷一六。

賀趙提刑生日啓 一

星臺紀壽，麟趾開祥。峻惟崧高，屆斯穀旦。清庥所逮，歡忭可知。敬惟某官大雅不羣，咸享有慶。晉躋中秘，式旌報政之勞；游畀皇華，益茂祥刑之績。平反植于門之德，耆艾騰魯頌之聲。宜衍修齡，浸登大任。某阻陪壽筭，輒奉慶牋。菲物將誠，別方疏目。併惟容照，寵以笑留。《後樂集》卷一六。

賀趙提刑生日啓 二

英藩毓粹，壽旦迎休。預對潛陽，弗踰再宿，敬想屬部，胥爲歡聲。載惟某官協于發生，具是溫厚。望著羽儀之右，仁行繡斧之間。彼長庚一星，瑞亦鍾於同姓；凡先甲三日，訓實謂於前期。超冠復亨，庸標鼎盛。申衍千秋之算，峻參兩禁之游。某阻致一觴，愧憑尺削，不腆薄物，粗如副牋。併惟眷私，寵以笑領。《後樂集》卷一六。

通新知平江府沈侍郎皞啓

伏審寵繇漢從，薦鎮吳邦。神爵潁川爲多，以歸黃霸；竹馬并州之信，載迎細侯。和氣素孚，先聲愈偉。恭惟某官兩都循吏，元祐故家。久入承明，宣布親聞之德意；昔試馮翊，具存已驗之民功。佩新渥之絲綸，植舊藩之牙纛。尺五天之近，凜若威顏之不違；十萬戶之間，驩然治理之亡恨。翩哉惠肯，慰彼來思。秩增自有於主知，履聽將因於祖武。某退安衰境，猶玷釐祠，無由伺朝市之音，遂亦闕緘題之敬。忽聆求舊，光究惟良。受滕公之一廬，愧非薤本；荒陶令之三徑，益借棠陰。是用微衷，倍深多慶。《後樂集》卷一六。

回新平江府卜教授啓

接軫桑麻，悵未瞻於犀表；育材芹藻，欣獲邇於鱣堂。敢圖如水之門，遽辱飛雲之翰。伏惟某官識高衆隲，學富三餘。含英咀華，文章肆於外；探蹟索隱，德行閎其中。盍登瀛洲，尚淹泮水。自此升矣，寧久嘆於寒氈；行將見之，即寵承於溫詔。某自惟閒散，竊慕聲猷。側聆講席之新，不勝折履之喜。增明眊眼，飫觀絺繪之辭；載飭報緘，殊愧瓊琚之詠。有懷慶幸，莫既敷云。《後樂集》卷一六。

賀李大諫生日啓

辰會角亢之宿，時正仲秋；光聯牛斗之墟，祥開初度。式燕以衍，俾熾而昌。伏惟某官挺挺真諫臣之風，飄飄謫仙人之氣。忠言逆耳，共推先見之明；勇退急流，茂著于蕃之績。久安真館，未究老謀。倚需黃髮之詢，勉爲蒼生之起。某濫分符竹，再覲桑蓬。細酌流霞，滿挹西山之爽；以介眉壽，遙占南極之星。《後樂集》卷一六。

賀沈侍郎生日啓 一

簪紳之望，輝映明時，弧矢之祥，慶符吉月。恭惟某官班聯上雍，屏翰金吳。凝香森戟，多應物之清風；均賦簡條，有樂天之善政。十萬戶蒙福，既共此以爲良；八千歲爲春，不期然而自壽。願乘華旦，歸輔巖宸。某久偃蔭庥，實深頌詠。杖藜懶出，莫陪賀客之趨；食芹猥將，聊寓野人之敬。尚惟鑑在，惠以容存。《後樂集》卷一六。

賀沈侍郎生日啓 二

書雲物於觀臺，祥開翼旦；瞻使星於南極，壽紀誕彌。慈惠所覃，頌聲交作。恭惟某官器凝峻整，德秉粹和。望高持橐之班，權重分符之寄。棠陰戀舊，復興廉袴之歌；芝檢催歸，蚤思鄭履之聽。積添線日，申衍椿齡。某借潤餘波，阻登賀厦，有懷善頌，輒奉慶牋。不腆菲儀，具如別錄。

《後樂集》卷一六。

賀沈侍郎正旦啓

太清精曆，屬開定閏之正；上雍親臣，方屹在畿之屏。嗣彰績用，滋擁靈和。恭惟某官仁熟三吳，化宣兩漢。寓北門修撰之綴，帝念不渝；符南國蔽芾之思，民安惟舊。即還規地，遂峻履星。永應元會之鼓鐘，胥贊中興之宗社。某幸郊潛之樂只，繫塵芑之勤斯。蒹葭兮水一方，合并雖阻；椒栢之觴千歲，頌禱曷勝。並惟弘明，有以鑑體。《後樂集》卷一六。

賀趙提刑正旦啓

曆更出甲，對轉物之歲鈞；運啓逢辰，頒在畿之使斧。受天純佑，爲民具依。恭惟某官望振宗盤，部安澄轡。慶宣五極，桁楊自偃於列城；化積三年，藜藿不擧於深谷。班通東壁之秘，趨上北辰之居。茂乘泰亨，遄見晉接。某休蹤江冷，獲芑星臨。龍節不遐，阻前趨而道謝；鱗書謹始，因後賀以通誠。欣頌之深，弘明或鑑。《後樂集》卷一六。

賀劉提舉正旦啓

曆攸積閏，並受端元。壹建常平，上宣惠利。宜綏景福，用對明時。恭惟某官動合道彝，蔚爲使範。期年而變，藹于隰之休聲；千里曰畿，稱有華之寵寄。聿迎歲筴，遂秉郎蘭。寢階列從於甘泉，永會三朝於太極。某漁鄉息影，龍節垂光。春動盤椒，聊致一詞之賀；波平船葦，不知數舍之遙。併惟弘明，有以鑑領。《後樂集》卷一六。

回趙提刑賀正旦啓

王正次春，已盛發生之氣；皇華遣使，聿宣寬大之書。恭惟某官德協陽中，性全仁內。並迎首祚，增介蕃釐。一郡無刑，既上裨於乾施；大廷有遇，願亟應於泰交。某阻胥賀以詹馳，辱駢詞而勤寵，永言愧謝，莫既精忱。《後樂集》卷一六。

回劉提舉賀正日啓

夏正頒春，先於受歲，周詩遣使，及此建臺。敬惟某官政助發生，德培溫厚。常平行水，式尊六百石之權；有詔賜環，即相萬年觴之慶。某尚阻盍簪之賀，乃勤削牘之先。奉謝匆匆，曷紓悃悃。

《後樂集》卷一六。

賀劉提舉生日啓 一

犧畫陽全，麟祥慶紀，結蟠仁氣，誕育時賢。部分畿日之右扶，人仰使星於南極。恭惟某官諷民選重，將指寄隆。惠和隨漢傳之馳，歌頌洽周原之撫。臺居晝永，允爲遐壽之符；坤載物齊，足驗丕平之器。即言還於四牡，備去從於六飛。某遲莫婆娑，光華映借。敢後一箋之遣，以伸千歲之祈？不腆彝儀，粗如副墨，甚慙猥菲，併冀麾留。《後樂集》卷一六。

賀劉提舉生日啓 二

先中秋之七日，維嶽降神；罄西浙之百城，式歌且舞。伏惟綢繆毓秀，沆瀣融清。宸筵久想於鳳儀，澤國何淹於龍節。食貨通而兼足，禮樂遠而有光。喜初度之載臨，宜蕃釐之狎至。枕中寶笈，益延久視之方；天上玉堂，會錫遄歸之命。某獲安野處，實藉使華。聲馳薄陋之彝，敬致壽昌之祝。宣慈儻鑑，容納爲榮。《後樂集》卷一六。

賀趙待制希惲生日啓

周系發祥，《詩》美維城之固；漢基增厚，史稱盤石之安。屬秋杪之嘉辰，慶宗英之挺世。恭惟某官風猷凝遠，德履粹夷。賢會聖期，允符休運；家情國禮，參對殊榮。方宣績於近藩，行疏恩於兩社。載臨誕日，采介壽祺。某屏處窮閭，阻陪賀紱。莫效勤拳之祝，敢陳菲薄之儀。伏惟台慈，俯賜鑑察。《後樂集》卷一六。

賀趙提刑冬至啓

土圭測景，載臨雷復之辰；玉節乘輅，宜萃雲升之祉。恭惟某官英聲勉碩，德望閒平。鋤姦允協於陰消，獎善有同於剛長。既聯華於內閣，仍因任於外臺。一道春風，已著平反之效；九門曉色，行躋獻納之班。某息影江郊，庇身臺宇。奉觴爲壽，阻面致於賀忱；憑楮修詞，第心馳於善頌。《後樂集》卷一六。

回黃教授賀冬至啓

嶰竹鳴聲，權與生氣，泮芹將采，戩穀斯辰。比姑效於一觴，茲何勤於駢牘。敬惟某官中和毓性，溫厚契仁。屬亞歲借陽春之輝，聞諸生待時雨之教。氈寒官舍，夫豈久居？鵬擊天池，會當橫鶩。某老安漁社，塵滿筆床。道長之賀無文，甚慙縟施；婣盟之私不置，聊寓謝音。《後樂集》卷一六。

賀沈侍郎冬至啓

荔挺芸生，式應仲冬之令；柳舒梅放，允將小至之詩。當賢牧之逢辰，宜修靈之介祉。恭惟某官中和布政，清靜寧民。峻陟禁涂，親結冕旒之眷；重來茂苑，增多襦袴之謠。順履陽剛，即儀樞輔。某偷安閒館，席庇崇牙。薦壽稱觴，莫踵賀塵之後，修詞削櫝，第懷善頌之私。《後樂集》卷一六。

賀趙提刑舉夫冬至啓

五紋弱線，行占晷運之長；六轡皇華，坐想風生之望。格于畿甸，具是休嘉。共惟某官焜耀天支，澄清星使。以刑期無刑之志，足召氣和；於知至致知之微，諒猶日益。願乘來復，亟奉勞還，遂階兩禁之華，庸副斯言之屬。某收蹤祠祝，席庇郊居。穀旦初陽，適慶逢於道長；葦杭數舍，爰敬寓於神馳。不勝欣愉，併惟體亮。《後樂集》卷一六。

賀趙尚書汝述冬至啓

嶰簞初氣，兆生物之一陽；漢輔列侯，對統天之亞歲。《易》明復吉，《禮》重履長。恭惟某官源流慶霄，屏翰行闕。瞻麟趾之公族，星聽歸然；相虎門之王朝，辰猶懷止。願乘和應，亟踐弼諧。某老矣家居，依於廛庇，雖愧無拔薤之告，而喜耕買犢之春。數舍馳心，不果雜朋簪之賀；五襦盈耳，尚惟增繡線之工。莫既欣愉，併幾省察。《後樂集》卷一六。

回嚴州趙知府啓

聞弦歌之聲，昔焉幸會；處江湖之遠，久矣闊疏。翰貺維新，襟期如舊。伏惟某官僊潢演秀，儒級蜚英。稔中外之踐更，深聖人之簡注。入儀郎省，方向顯榮；出撫侯藩，雅安平進。眷言瀟灑之郡，允爲名勝之區。山高水長，遠或想於子陵；道邁德融，近可宗於文正。宜從容而坐嘯，佇華要之趣登。某老矣退休，臞然多病。竊觀祈嚮之語，曷勝銘悚之懷。清風來故人，愧七襄之莫報；癡兒了官事，惟二天之是依。摧謝有嚴，鋪陳罔既。《後樂集》卷一六。

通新知平江府王司諫啓

出處雖殊，久相孚於意氣；披承未遂，惟竊仰於光儀。喜建屏之更新，顧騰牋之可後？恭惟某官老而益壯，厚以鎮浮。諫垣久著乎直聲，帝宸夙深於妙柬。事至能應，笑談斯措國於安；功成不居，寵渥乃從天而下。方左符之特起，旋休命之鼎來。峻陟藥珠，增嚴畫戟，第恐追絳之召，亟崇聽履之班。某屬耳郵傳，傾心旅賀。今有五袴，與邦人偕樂於詠歌；願受一廛，俾野處獲寧於庥蔭。允懷慶抃，罔既宣陳。《後樂集》卷一六。

賀王大卿生日元春啓

頌獻椒花，正紀四時之始；門垂蓬矢，適先二日之期。喜動周畿，歡騰吳會。伏惟某官雅標山立，榮問川流。正笏崇班，凜難進易退之節；剖符近輔，藹去思來暮之謠。逢初度以順履端，延修齡而介豐福。某依仁有幸，贊慶爲深。瞻茂苑之雲，莫效一卮之祝；近長安之日，即歸三事之聯。僭班菲儀，庸將芹敬。倘垂容頓，實倍感榮。《後樂集》卷一六。

賀史丞相生日啓

恭以天基稱壽，甫踰三八之辰；魁輔挺生，宣應半千之運。君臣慶會，朝野歡呼。恭惟某官道大擎天，功高夾日。訏謨定命，開社稷無疆之休；談笑折衝，磨崖石中興之烈。三陽交泰，初度載臨。拱龍極以調元，階符同耀；衍龜齡而備福，神嶽比崇。某退惟閒散之蹤，上賴燮和之庇。傳說之用若霖雨，願永濟於蒼生；吉甫之頌如清風，更賡歌於峻極。潛馳菲禮，敬侑壽觥。《後樂集》卷一六。

賀史丞相除少師啓

伏審顯膺鴻冊，祇對寵光，崇列朝端，晉極貳公之峻；衍封邑賦，益昭異數之隆。慶溢昕庭，懽騰率土。恭惟某官識窮今古，身佩安危。獨運廟堂，得蚤正素定之策；再扶社稷，增重熙累洽之休。國無危疑，人用靜一。乃若茂陵躋祔，藏清廟之多儀；悉繇盛德感通，輯洪文之秘寶。所宜褒表，以穆聽聞。然昔拜師垣，嘗控免情詞之懇切；而今長孤特，詎足爲位望之重輕？蓋上慰於前靈，亦下存於舊典，不可辭者，其以是乎。功更藉於祇歡，踰汾陽二十四考之盛；道愈光於寅亮，恢周家八百餘年之基。某隱約自安，尊瞻不替。屬聆明制，倍激忻悰。和堯民擊壤之歌，實均舞蹈；勒唐士齊天之頌，尚獲形容。《後樂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八。

全宋文卷六六三八

衛 涇 二七

葉雲心註清淨經序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果不可言歟？經以載道，聖賢立言以明道，訓故者復以之正訛辨惑，發揮聖賢之言而道乃無蔽，則言惡乎可廢？當知口耳之所及者，道之筌蹄，而得於神融心會，則言皆糟粕耳。《常清淨經》，道藏之上品，學道之戶牖也。余嘗誦閱，至老而未究其奧。雲心居士一日過我，袖出《解義》，玩繹數章，簡易而明白，似於經旨已無餘蘊，不覺擊節，自謂弗如也。詫以示諸同志，或有難之者曰：「所釋無形無情無名然矣，不區以別之，則生天地、運日月、長萬物，皆可以形情而互遷，於此得無遺論乎？」予答之曰：「擘肌分理而析其義，則易流於穿鑿；舉綱撮要而歸諸理，則不失於渾融。」繼有難之者曰：「太上此書幽眇玄邈，未易窺測。而欲以儒者之辭發其秘，顯其微，亦難矣夫。」予又語之以王輔嗣用老子解《易》，郭象解《莊子》似莊子，議者

非之。今以簡易明白之說而闡幽眇玄邈之旨，則亦奚病？然嘗聞之，道不可聞，不可見，矧可言？故關子可以言歸之有道者，而且喻之以如吹影，豈厚誣哉。湛然澄水，纖翳不留，混茫太虛，羣動俱息。爰清爰靜，是特入道之端倪。而語其至極，則窈乎寥乎，超乎太易之先，且無朕跡可求，況得以筆舌擬議形容耶？雲心於真常之蘊固以深造而自得之矣，而不免於言者，蓋欲爲後學筌蹄耳。學者苟能繇其所言以推尋其所不容言者，潛通默識，籥乎太上之道，則是經亦糟粕也。然則太上著其所而爲是經，雲心演其義而爲是辭，與夫人之問難、僕之辨釋皆贅也，又從而爲之序，不尤贅乎！曷若一付之忘言。《後樂集》卷一七。

度人經後跋

道藏三十六部傳流人世，所睹聞者可數，而《靈寶度人》一經，尤無上之上，又玄而玄者也。元始一氣，本於虛無，惟虛惟無，故能神而化之，演大範於玄座而無類不生，無物不成，集萬真於黍珠而何大弗容，何衆弗納。誦之者能使遂白日之冲舉，起長夜之沉淪，豈諸道典可同日語。其間《元洞》一章微顯闡幽，妙韞攸寓，修真之士儻知沉潛探索，凝志忘形，使氣化神，神化虛，歸於太無，則雖未登玉京蕭臺，固已合真元始而陟降左右矣。道遠乎哉！古有羽士，日誦不輟，飄然仙引。他如度亡拔苦，除妖弭患，證驗非一。窮高極遠而測深厚，其功力未易量也。練使平君喬梓不吝重貲，大

書深刻，褫背成帙，以散施四方持奉之衆，豈謂是可徼福利哉，蓋以此經之可慕可尊也。福利固非爲善者所覲，然感應有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後樂集》卷一七。

跋楊文公墨帖

昔人云，文章餘事，士以德業爲本。文公國朝盛時道德文儒，行誼氣節固與歐、蘇馳驅千古，若文體之變，時有先後，易地皆然，要不必論。江州使君公聞孫也，自其先世哀集真墨，迄今七十餘年，將鋟木以廣其傳。寶慶丙戌春，書來遺錄本，恨見之晚。觀諸賢題跋，已盡稱揚之美。頻年衰病，筆墨流落，然亦毋庸贅語。玩閱數過，亟以歸之。因附名卷末，庶託不朽云。清明日，吳郡衛某書。《後樂集》卷一七。

跋四大夫手書創貽慶庵疏語

某自幼聞先親偕伯父言，先祖學究葬華亭鳳凰山之原，幾二百年矣。今族系繁衍，皆所自出，時節春秋，必親祭拜。守庵僧徒歲有常廩，又助之買田，爲久長計。某祇奉先訓惟謹。比歲二月庚辰，展掃墓下，風木森然，獨屋宇頽圯。庵僧如珏袖出朝散四大夫創庵手筆一紙，翰墨如新。字間或剗

缺，且不著歲年。卷末有「亥六月」三字，以譜牒考之，當是宣和初元。時先祖甫登戊戌第，侍郎召寘三館，尚書浸歷從班。大夫有一「積善在躬，克昌厥緒，燕及雲來，簪紱鼎盛」等語。躬率弟姪鳩工度材，列名其次，一爲尚書父朝散七大夫，一爲十一府君。逮今又百年，大夫曾孫藻爲二千石，其他取世科、登仕籍、修儒學者不乏人，某亦以非材嘗備數政府，庸非遠澤所及耶。方念爲之更葺數楹，視舊稍加爽塏，使僧徒安居，夤奉香火，忽得大夫親蹟，捧誦再三，仰見前人奉先追遠，不忘本始之意篤厚如此，即循故事，捐錢十萬，俾如珏董其役。仍書梗概，貽諸賢族，冀勉承先志，相與成之。是將以大夫遺墨鑱石庵中，傳不朽云。嘉定五年仲春既望，某拜手謹識。《後樂集》卷一七。又見嘉慶

《松江府志》卷七六。

御翰友順二字跋文

嘉定乙亥冬十月，臣涇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臣之先世嘗以『友順』名所居之堂，歲月逾遠，扁榜未立，無以稱爲人子顯揚其親之意。陛下不以臣愚戇，幸嘗備位丞弼，願有以寵嘉之。」聖恩俞可，於是親御翰墨，大書二字以賜。奎壁之光，下飾蓬陋，絢爛舄奕，萬目聳瞻。臣稽首頓首，對揚休命。退竊念列聖寶章宸畫寵錫臣下，必皆一時勳舊文學之士，日侍閒燕，僅乃得之。如臣去違軒陛，身落江湖，誠不自意冒膺殊榮，凌兢奉承，懼弗克任。惟先臣季敏與伯父臣時敏孝友天至，人

無間言，斯堂之名，義蓋取此。臣兄弟臣涇臣濟臣洽臣湜，從兄弟臣沂臣漑臣洵臣洙追繹先志，聚居族食，俾世世子孫罔敢失墜。而臣猥繇末學，謬忝世科，誤陛下拔擢，皆非蒙昧所能及，實先訓有成之也。夫天典民彝，風俗之感化關焉；襲光睿藻，萬世之表勸形焉。然則陛下之所以詔臣者，豈惟臣一家之私，所以風厲天下者至矣。茲庸摹刻，被之琬琰，併識下方，傳之無極。嘉定九年正月十一日，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知隆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實封三百戶臣衛涇拜手謹書。《後樂集》卷一七。

皇太子寶翰後樂二字跋文

皇帝陛下既大書「友順」二字賜某，命揭于先人之廬，某又因暇日即所居葺成一堂，竊取文正范公之語名曰「後樂」，而皇太子殿下復灑寶翰，俾勒爲華榜，以侈榮遇。於是兩宮筆墨之妙重輝迭明，照映江湖，永爲山林一隅之鎮。惟范公起諸生，少有大節，每日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樂以天下而先後在吾身，則其所謂憂樂亦異乎人之憂樂矣。其後參仁宗皇帝大政，爲宋名臣。某生晚陋，道德勲業不足彷彿萬一，然竊知師慕。今年衰志惰，退藏邱壑，仰窺皇帝陛下聖化日新，皇太子殿下溫文日就，顧雖老矣，猶得與魚鳥之微游泳德澤，某之憂固可忘而樂則無窮也。殿下以某嘗陪儲寶末綴，故將賚及之。敢併刻諸石，以夸耀永世云。嘉定十年六月初三日，資政

殿大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衛某謹跋。
《後樂集》卷一七。

游澱山識外舅錢送淮東詩後

某紹熙壬子春赴淮東倉司，往別外舅，已病，無他苦，但以少食多倦。以長篇錢其行〔二〕，且送到澱山僧廬。到海陵甫踰月，遽以訃告。明年夏移浙東，始得撫棺一慟。後二十六歲，嘉定戊寅冬，敬閱故書，見之愴然，因識其後云。《後樂集》卷一七。

〔二〕其：據文意當作「某」。

跋南豐帖

嘉定九年三月

南豐兄弟之文自成一派，嘗得玩誦其翰墨。及湘潭帖，今始見之。道夫力學，當世其家，所勉之而已。時嘉定丙子上巳後二日〔一〕，吳郡衛涇書於臨川驛舍。《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二。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三，《六藝之一錄》卷三五二。

〔二〕丙：原缺。按嘉定紀年地支爲「子」者唯嘉定九年丙子，據補。

跋蘭亭帖

余家有定武李氏所藏，世稱善本。因見此刻，略無少異。衛涇書。《蘭亭考》卷七。

召試館職策

問：國家規畫長策，思敕武功，綜核庶政，盡革平世具文之習，將以恢王略而飭戎備，敢問今之急務，孰緩孰切？夫建事以擇材爲本，經武以彊兵爲先，調度以裕財爲難，儲峙以足食爲重。朝廷議論所及，皆已次第舉行矣。薦舉之詔，首加於將帥之選，又及於文武小大之臣，不知可以博盡羣材否乎？或謂介冑之所長，搢紳之論豈能盡諗其優劣？下僚之寒滯，而上官之薦進未免有所遐遺。則將何以開掄材之路歟？中都簡試，嚴良家之選；諸路招募，廣效用之額；徒隸起戍，收勇敢之士。不知可以增儆軍實否乎？或謂選汰子弟，拘於等則之不齊，至反遺其技藝；招刺新兵，雖可充尺籍之數，而倉卒豈容責其練習？適戍征行，動爲民擾，安能使之循紀律而用命？則它何以爲整兵之計歟？軍須供億，支費寢廣，常賦不可輒加矣。置國用參計之司，以覈天下之財，廣鬻爵度牒之數，以爲權宜之

策，不知可以佐調度之乏否乎？然州郡私其所入，未必以出納之實上聞，或迫之太急，必至並緣爲欺。恩命優於舊比，而應令者殊鮮。異時勸誘不至，寧免敷抑之病？則裕民之道，本末猶有當講者歟？通融常平以濟轉輸之不給，分委和糴以爲蓄積之先具，不知可以實塞下之備否乎？然官吏苟且目前，增補不能以足。脫若小歉，荒政何所倚賴？近甸糴數太多，商賈輻湊逐利，一時雖可辦集，民間能無續食之憂？則足食之方，先後猶有可慮者歟？伊欲使時材奮興而有適用之實，王師精銳而有必勝之形，版計周裕而源流無壅，兵食充羨而公私無害，子大夫當有深長之思，以裨今日濟時之略。其詳陳之，將以復于上。《後樂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七九。

進故事 一 寧宗時

漢文帝十六年冬，匈奴寇邊，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上乃止。後元二年六月，匈奴和親，詔曰：「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弭兵者帝王之遠謀，息民者國家之實利。夫民猶支體也，兵猶爪牙也。支體充盈，氣血強壯，而後

爪牙可用之禦侮。自昔仁賢之君，明智之臣，非無剛健之志、忠憤之謀，審事量力，終于屈志以保民，待時而養晦者，此非舉事而輒沮，圖功而不竟也，所以爲國計者至深長也。蓋民力之虛實乃命脉之根本，傷耗慮在目前，而事機之成否他時猶可圖也。漢文帝其知此矣。平城之仇，嫚書之辱，皆文帝之耳目所親聞見，候騎烽火之警至通甘泉，金絮采繒之奉頗疲縣官，文帝豈一念慮忘此敵哉。方十四年身御鞍馬，銳志親征，真有長驅殄滅之意。及其熟察中外事勢之詳，載念水旱疾疫之變，而堅忍和親，確然不搖，非與始謀自異也，能發而能收者，真慮國保民之善圖也。其和親詔書曰：「朕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又曰：「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可見其以民心爲心，而灼知國計之當出乎此也。是以文帝弭兵而海內安富，武帝興師而戶口減半，其利如此，其害如彼，前事之驗，後事之師，可不監歟。《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五〇。

進故事 二 寧宗時

唐憲宗嘗曰：「惟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率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

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洪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

臣聞《詩》稱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言圖治於始而享成於終，逸樂非宴安之謂也。仲虺之告湯曰：「慎厥終，惟其始。」伊尹之告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故自昔君臣相與警戒，未嘗不致謹於斯也。憲宗元和初，銳意有爲，慨慕貞觀、開元之盛，李絳告以正身勵己，進忠遠佞，敬大臣，親賢者，擇將率而任官師，行法令而崇教化，初非驚世駭俗之說，亦無甚高遠難行之論，而皆修身治國之要道，古今不易之至理。又謂言之不行、行之不盡爲無益。帝既嘉納，又詔搜次君臣成敗，列之連屏，以便觀覽。且每顧左右，戒以「勿爲如此事」。惟帝因絳之言，心知驚懼，故一時委用忠賢，不惑羣議，削平僭叛，威令幾於復振。其剛明果斷，雖天資之美，亦憂勤之效也。使帝盡行其言，殆不止於度越二祖而已。柰何淮西既平，浸至驕侈，信任非人，程异、皇甫鏘之徒或以羨餘，或以賄賂，相次而進，凡絳所言於帝者，漫不之省，遂使升平之業遽自墜壞，史臣有不克終之歎。言之不行，行之不盡，卒蹈絳之戒，豈非此心怠忽之所致哉。人君臨政願治，儻因憲宗之所以得，鑑憲宗之所以失，聽言之際，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而至於高明光大，一政令之施設注措，一人材之進退用舍，本之以至正，持之以至公，兢兢業業，謹終于始，而勿爲逸豫怠驕之念所移奪，則唐虞三代之治可以馴

致。唐之三君，奚足論乎！《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〇。

進故事 三 寧宗時

後周顯德元年，北漢入寇，周世宗大敗漢兵于高平。初，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與北漢兵遇，輒引騎兵先遁。至是，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以其事訪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世宗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及賞高平之功，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

臣謂國家之廢興繫乎紀綱，紀綱之修壞在乎刑賞。古今未有舍是物而能立其國者也。嘗讀夏商之書，誓軍之法嚴厲若此，與其他憲度凜然不同，誠以嚴於用衆者，乃所以不輕用其民也。《易》曰「師出以律」，而其彖以正與剛爲主，蓋非正不能用律，非剛不可以行律。晉文公克城濮之功，必正顛頡、祁瞞、舟之僑之罪，以徇于師。君子謂文公三罪而民服，不失賞刑之謂也。淺淺霸業，猶知紀綱之必肅，況有天下之大乎。周世宗雖叔世之事，而振媮革惰，亦足以興起國人之心。高平之役，將驕士玩，望風輒遁，幾敗國事。樊愛能、何徽皆以先朝宿將無所容貸，而後紀

綱可舉，所謂「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誠哉至言也！夫用衆臨敵，法令必明者，蓋能使將士畏我，則不畏敵。苟不畏我，則皆畏敵矣。若人人皆畏敵，則緩急豈不大可慮乎。自古敵國相持，士卒之衆寡未論也，甲兵之利鈍未論也，紀綱一整一玩，則整者勝；法令一嚴一弛，則嚴者勝。我藝祖皇帝汎掃天下，精兵不過數萬，常以少擊衆，蓋謂此爾。觀其治王全斌討蜀不能戢師之罪，正行營諸將交州失律之誅，戮石進等汾州不效命之失，威令剛斷之必行，則紀綱之肅可睹矣。成憲昭然，周世宗之事又未足多論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五。

進故事 四 寧宗時

乾德二年，王師伐蜀，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絮衣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露，何以堪處？」即解所衣貂裘，遣使馳驛，賜王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臣竊謂用兵，重事也。師旅之行，聖主常有惻怛休惕之心，故其暴露勞苦，雖在將校士卒之身，聖主每若以己臨之。是以隆冬而察其祁寒皸瘃之患，大夏而念其淫暑瘴熱之煩，惻焉有所不安。是以天下知人君用兵謹重之意，而忠臣誼將聞其言而感發，則說以忘勞，孰不奮身而致命，趨事而圖功哉？《六月》之詩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當此之時，民無疲困之嗟者，蓋用是物

也。我太祖皇帝興念西征將士之艱難，序其情而閔其勞，至仁之心，對越天地。寒燠之變，其謹其重不敢忽易如此，則其激勵王師，豈區區所謂挾纊投醪可以髣髴其萬一乎！不特是也，其興討澤、潞，詔旨諄然，有曰「當九夏之炎蒸，念六師之勞苦」，太宗皇帝并汾之詔亦曰「冒暑天之炎酷，涉山路之險巖」，深以勞師動衆爲念。大哉斯言！此其所以成汎掃宇內之功歟。夫舉至難之事者必懷無易之心，處至尊之極者當體至勞之役，茲烈祖興邦之丕憲，今日之所宜取法者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五。

進故事 五 寧宗時

天聖五年秋七月，趙州言，蝗自邢州南來，纔二頃餘，不食苗。上謂輔臣曰：「但慮州郡所奏不實爾，其遣官按視，逮捕瘞以聞。」

臣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或因災修政而轉爲天下之福，或諱災玩變而遂貽斯民之害。蓋寅畏警懼，不以災孽爲諱，而每以民瘼爲憂，則上下勤恤而民被其仁矣。宴安縱弛，君姑務於掩覆，臣相從於諛悅，則有變莫省而民無所愬矣。此休咎之異，治亂之所從分也。是故唐太宗貞觀初年，旱蝗逾歲，米斗三錢，以其不諱災而勤於恤民也。漢武帝元光五年秋蝗，太初元年夏蝗，而卒致海內虛耗，以其遇災不懼而不知愛民也。仰惟仁宗皇帝畏天出於誠心，愛民形於實政，方旱蝗之

變，不以不害苗稼爲幸，而深以州郡所奏不實爲憂。大哉王言！恐懼修省，憂勤惻怛，可謂兩盡矣。夫人君之患莫大乎惡災異而不欲聞，人臣之患莫大乎蔽災異而不以聞。飛蝗之沴，害民之尤者也。寧言傷稼而思銷變之道，豈可謂不食苗而忘憂民之心乎？然人之常情，恐懼於一時者或怠忽於悠久，自古賢主猶不免。惟我仁宗畏天愛民，終始如一，異日因飛蝗爲孽，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不令殃及萬方。而蔡襄爲諫官，極論旱蝗之變，以謂邊陲守禦戰爭之苦，兵冗財竭，賦斂暴興，生民膏血掠取無極，是致災異頻數。夫君臣上下恐懼，凜凜如此，此其上銷天變，內結人心，外弭邊患，所以基四十二年之治歟。側聞孝宗皇帝乾道元年，淮南漕臣姚岳言，蝗自淮北飛渡，皆抱草木自死，仍封死蝗以進。詔鑄秩罷斥，以爲佞邪之戒。仰見祖宗寅畏天變，杜絕諛論，前後若合符節。家法相承，垂裕萬世。臣又觀隆興初蝗蟲爲災，孝宗謂史臣胡銓曰：「朕逐日禱天，蝗蟲遂滅，安可不至誠。」銓奏曰：「陛下行之不息，豈特滅蝗，敵亦不足慮。」嗚呼！銷變格天之道，端在乎此，銓又能推廣聖意，及於敵國外患。昔益言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銓之言近於是矣。臣愚惓惓，願今日常以斯言爲警，則弭災致祥，寧內服外，皆自一念推之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九。

游澱山留題

嘉定改元中秋月夜，衛清叔拉龔立道、朱景淵觀潮道謁夜已半，乘興泛舟二十里澱山湖，風露浩然。明登山寺，挹晨光，景氣清絕。飯已回櫂，薄暮夷猶蓼岸蘋洲之間，買魚更酌，相與樂甚，復載月而歸。進叔、仁叔、正叔、曾叔偕行，櫂、檣、樵、模、檣侍。越明日，書此以寄住山悟老。《後樂集》卷一九。

福州屏山亭題識

古語云：「君子之居，一日必葺。」郡圃累政葺治，稍覺成趣。參政何公廣曠宜創越山洞天，尚書葉公闢柳塘雲觀，侍郎蔡公重修蕃宣樓，屬以修廊。予丙子初夏視事，登覽樓觀，燕堂後有萬象亭，石林葉公所建，危峙城上，樓觀相望。亭之外瓦礫蕪穢，雨輒不可往來，遂續行廡複閣，凡至怡山間。不論雨晴，公餘可以縱步，極暑夜坐，露氣襲人。城隅有月臺，就址結亭，以四山環繞如屏，名曰屏山。洞天略高其楹，名曰雲關，萬象之東仍翼以廡，始稱扁榜。文山鄭君育所書花塢，循舊徑鋪石夾塢，庶能久欄楯，亦以便遊觀也。獨雲關至澄瀾廡未周，以病丐祠不果，後之同志者嗣而成之。《後樂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六六三九

衛 涇 二八

先祖考太師魏國公行狀

公諱某，字致虛，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自錢塘徙華亭，故今爲華亭人。曾祖某，故不仕。祖某，故不仕。父某，贈朝請郎。母陸氏，俱贈宜人〔二〕，由公仕累封也。家世業儒，朝請公厚德慷慨，譽重閭里。生二子，公其仲也。人授一經，闢館延四方賢士爲之師。公自爲童有志氣，其進退應對，已如成人，親識莫不奇之。未弱冠，母陸氏捐館，公追慕哀毀，喟然歎曰：「吾不立身揚名，不名人子！」於是蚤夜孜孜，力學不倦。一夕，夢陸氏拊公之背而告之曰：「衛氏有後，吾死且無憾矣。」公自是益刻苦。年二十有五，以舍法預貢升太學。隸學五年，經通業成，擢進士第，實政和八年也。初調宣州南陵主簿，明年己亥，迎侍之官。任滿，陞從政郎，攝學正，移攝太學博士。繼三歷民社，所至有聲。初爲温州平陽縣令，平陽，溫之劇邑，常難其人。公下車未久，善政化俗，吏

畏民愛，尤以廉平自守。忽一日，縣郊遺火，密邇縣治，家人驚恐。公曰：「果一邑之民皆災，吾可獨幸歟？」命取公服向火而拜，尋而反風滅火，皆謂公神明之政可感天地。遺愛在人，平陽之民圖公之像，于今祠焉。再爲臨安府新城縣令，治聲茂著。刺史、部刺史一時名卿交以公名聞于上，改通直郎。未幾而二親繼亡，公居喪盡禮。常泣謂人曰：「吾不幸，竟不逮生封，憾何時而已耶。」及釋服，差知餘杭縣。視事之初，公之兄以訃告。公奉朝假歸赴，既畢大事，囑其猶子儔等曰：「吾憐汝之孤，不忍分析，所有先人家產，罄以付汝。」復諭以剗裁家務之式，戒其自勉。又時推俸餘以助之，甚爲士論所重。公之在餘杭，施設不可備舉，如興馬監，如造溪橋，皆有利於國，有便於民。其他所行，後政率以爲準式。既治行尤異，時餘杭又屬籍天府，廟堂遂浸熟公名矣。考滿，除通判鎮江府。治歷二年，府中胥慶。及瓜之日，太守曾公惇率僚屬餞公郊外，千里之民攀轅戀德，恨借留無計。太守遂紀公之事，命刻于石。至十九年，以歷任功賞磨勘凡六轉至朝奉大夫，除通判紹興府。居家待次年，俄得疾，謂其子時敏曰：「有生必有終，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以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我之疾革，決不能起也。汝輩孳孳爲善，無墜箕裘之業足矣。」少選泰然而逝，實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二。以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葬于湖州歸安縣廣德鄉石佛塢之原，從吉卜也。公娶沈氏，平江人，封宜人。男三人，時敏、尚賢、季敏。時敏遇郊恩補將仕郎，尚賢先公三十五日而卒，季敏未官。一女，適右迪功郎、新差監真州在城都商稅務孫伯彪。公爲人天資長厚，寬仁愛物。三仕爲令尹，民有訟入公庭，諄諄撫諭，如教子弟。有可解解

之，必不得已，象罪入刑焉。及通判鎮江日，令職官不得有私，囚至則上之。公隨事斷遣，舉當於理。由是獄無停囚，庭無滯訟。部使者每按臨，無不嘉嘆。在鄉周旋，無貴賤親疏，悉加以禮。自始學至老，未嘗釋卷，有《易說》十卷，《論語解》十卷，其他所著文甚多，未暇編次。不汲汲於進取，能以道自娛，故官止于正郎，職竟老州縣。嗚呼哀哉！以公之德，而天何嗇之以壽耶！公死之日，遠近之人莫不吁嗟歎息，如喪所親，夫豈無自而然！《後樂集》卷一七。

〔二〕「俱」字無所承，疑前有脫文，或「俱」字衍。

蓋經行狀

公諱經，字德常，姓蓋氏，其先大名府宗城縣人。大名於漢爲魏郡，有蓋司隸墓在焉。自漢及唐，世有聞人。高祖以來，蓄德不施。武功始繇醫學得祿仕，乃移籍開封。靖康之亂，中散挈家東南。公生於建炎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時道路榛梗，行者不敢喘息。公在襁褓，家人輩屢趣乳者委置墟莽間，曰毋以兒故累百口。乳者負而祝曰：「吾兒非凡，必有相之者。」抱持疾趨，日眊不哺乳，饑無啼聲，迄保護脫賊境，人皆異之。幼穎悟，端重如成人。少長有大志，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操筆爲文辭，頃刻數千百言。未冠遊太學，挾其所有與四方之士校程式，常出衆上，聲振一時。

嘗有善相者問公姓氏曰：「君非蓋防禦家耶？防禦有陰德，里第旁近居人寒遺以衣，飢飼以食，疾予以藥。或深夜欸門戶，委錢粟。奕世流祉，其後宜大，天之報善在君矣。」以上舍奏名南宮，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甲科，調紹興府司戶參軍。未幾罹外艱，公以祿不逮親，執喪哀毀過甚。雖貧，自力葬祭如禮。乾道二年服除，有旨擢太學正，繼丁令人憂。公以憂患艱閔十餘年，學日益充，朋遊多附，華聞彌大。宰相夙知公，召，復以才行薦于上，除武學諭。時壽皇在位十年矣，方總核庶務，規圖駿功。公因對，首斥佛老異端之說，言：「其教以清淨虛無爲宗，人主崇尚，稍入其說，則蠹壞心術，雖有剛勇正大之氣，將爲之銷蝕而不自覺。且聾瞽愚俗，至竭貲產以奉施舍，土木競興，金碧流爛，糜耗民力，其弊不可勝計。」又言：「近時風俗奢靡相尚，冒上踰等，請申嚴法禁，一切裁抑，且請自貴近始。」壽皇嘉納，即詔行之。自是簡記上心。九年，除敕令所刪定官，俄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浸歷清貫。淳熙二年十月輪對，賜見選德殿。公奏言：「天下無不成之功，須平居暇日所以治國、所以制敵者從容有餘力，而後可以應機會。若歲月悠悠，大計不立，臨事後圖，智者無所用其巧矣。」又言：「人言圖回不世之功，當以人才爲急。今之用人，不患無文采強幹、小廉曲謹，所急者忠誠奮發，節概特立，易於感發之人。夫忠誠節概，則其資稟渾厚亮直，愛君愛國之念固已素定。一有以激勵聳動之，則捐軀竭節，自不能已。此等人才世固不乏，但作之則興，沮之則壞，在人主抑揚進退之間耳。」又建請：「中興以來，將相功臣不爲不多，方舉行慶典，宜從凌煙、麒麟、雲臺之制，繪像秘閣，以侈太上皇帝一代之宏烈，亦激勸人才之一術。」公又論：「風俗頹

情，殆類江左。昔劉翔譏晉之公卿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斯乃廟堂焦慮、忠臣畢命之秋，而諸公晏安江左，肆情縱欲，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何以尊主濟民？』今日之患，莫大於上欲爲而下不應。陛下果欲伸大義於天下，雪祖宗之讐恥，非勵志節，使人人有趨事赴功之心，不足以振此弊。」往復數百言，漏下數刻，占奏詳明，玉音嘉獎。時上延見小大之臣，諮詢治道，尤注意人才。及召對，問公家世，喜曰：「朕固知卿磊落。」閱所進疏，見公階八品，曰：「卿未改官耶？」即日特旨改宣教郎，蓋異恩也。翼日，淮東總領錢公良臣對，上宣諭曰：「蓋某有用之才，曾無爲朕言者。朕因奏對自知之。」錢公因贊上知人之明，且稱其才八面受敵。上曰：「卿言必不誣。」遂有意遠用矣。尋除著作佐郎。它日，忽中使持詔至所寓舍，問公經理財賦事。公手疏奏：「臣起諸生，財賦雖非素講，然君命也，寧有所擇乎？」聞者知公將有總餉之命。三年正月，除司農寺丞、兼權戶部郎官、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臨遣之次，壽皇虛懷以聽，公亦慷慨論事，於封植人才以備緩急一說，必諄複言之。其略曰：「凡人才之可用者，以其有精華果銳之氣也。如使銷鑠而不存，枵然無用之人耳。唐陸贄謂『聖人之愛人才，撫其華英而使之，當其暢茂而獎之，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然此用才之說也，若儲才需用，則必更試以事功：一，習練世故，可以老其才；二，發摠底蘊，可以堅其志；三，出入中外，可以積其望。蓄之如此其素，自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何至臨事有乏使之歎哉。」又言：「理財之法纖悉畢備，不可有加矣，盍補罅茸漏，使弊去法全，則斂不及民而財自裕。今外之轉運，內之戶部，皆財計所聚，非若它官，可責速效。不能者既以無功而

罷，能者又以有勞而遷，代易不常，苟同傳舍。彼媮免幸容耳，何暇究心革弊乎？」壽皇首肯再三。又請廣儲粟以實邊備，嚴薦舉以戒市恩，上皆然之，撫勞丁寧。公感上知遇，到治所即布宣德意，講求軍政之闕。異時軍帥或務培植，以供苞苴，游燕無度，使者業與狎昵，莫敢孰何。公拊循士卒，申結諸將，務極恩厚而身爲繩槩，自有以厭服其心，眎前所爲悉斂戢。由是人無猜阻，軍政以舉，自主將至於行伍，莫不畏而愛之，久而益服。泊四年九月被旨奏計，軍中利病，人於公無隱情，悉得其實，一一條奏，多所釐正。其它節目，如定按試時限，填諸軍闕額，軍中子弟以蔭得官者放令赴選。公謂子弟生長行間，便習弓馬，於官業未必通解。不若仍肄尺籍，給衙吏俸，較之新招刺人大不相侔。又調發之際，彼各衛其父兄，可得死力。詔爲罷行之。除戶部郎，復之任。越明年三月，又得旨奏計。公將去，於是再歲，績用茲茂。壽皇雅欲留公，曰：「朕思代卿者難其人，勉爲朕往。」出尚藥器幣香茗以寵其行。公在職益謹不懈，國計軍政有所關繫，講之益詳。居五月，召歸。時邊圉北有輕脫生事者，公入對，因言：「善謀敵者，不輕於用而後可以大用。祖逖擊楫誓江，志清中原。及鎮雍邱，與石勒相持境上，乃通互市，却降人，禁諸將侵暴。古人圖勝，藏於無形。若校虛文，貪小利，使彼睽睽然以我爲虞，計亦淺迫矣。至如避罪逃人，宜勿收受，盜馬來市，勿與貿易，間諜不密，毋庸多遣，廓然示以誠信，以俟可乘之機，乃國之福也。」壽皇憮然曰：「卿誠體國之言。」擢權戶部侍郎。公謂財計固所當慮，民貧抑非便，即奏言：「丘夷淵實，理所必至。與其民貧思盜，寧若捐微利以予民，使監司州縣通融有無，冀漸紓民力，此實固根本之道。今所甚急者，節浮費，革濫

賞，汰冗吏。」言皆切理，可謂知所先後矣。七年五月，詔兼侍講。紬繹之暇，於古今治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必詳究熟復，上爲動寤。是歲適旱，公疏備豫六事，曰定賑貸之賞，曰通商販之利，曰散常平，曰嚴檢視，曰已逋責，曰緩賦租。尋詔諸路備荒政，實自公發之。十一月，借戶部尚書，充賀金國生辰國信使。過故都，歷覽山川形勝，感憤黍離，中夜雪涕。緣道觀者知公壯人，爭覩爲快。舉手加額曰：「此中原人物。」蓋遺黎思漢之心未泯也。接伴馬惠迪意傾鄉公，公開懷與語，具知彼中事情。三月竣事入奏，畫取守戰三策以獻，咸得其要領，非他人剽聞掠說、藉手嘗試者。壽皇改容稱嘆。已而陳軍政四事，一務蓄積，二久任將，三選幕官，四旌武藝。其久任將曰：「比嘗有以文易武爲都統制者，旋復文階。文武之任，視其才之當否可也，予奪不出於公言，避就一聽其私意，褻戎事、亂名器，莫此爲甚。」選幕官曰：「近世士大夫狃於習俗，不親武事，一從軍幕，目爲冗濁，遂使不肖者充員，有才者恥就。宜稍重其選，精擇其人，時賜對敷，擢以清望。他日贊謀經武，將於此取之。」今軍幕許參用文臣，略施行矣。八年九月二日，正除戶部侍郎。二十日，兼侍讀。先是，六月壬申，詔開講日讀《陸贄奏議》。比秋始御邇英，適史魏公浩免奉朝請，進讀虛席，政府進除目，上越次命公。公力辭避，詔不許。公甫拜命，趣入對，天顏悅懌，拊問甚厚。且賜之坐曰：「朕素知卿，乃以錢良臣嫺家，用卿晚矣。」公跼蹐頓首謝。後二日而言者及公，公亟請去。歸既踰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十一年，除知池州。未赴，仍奉祠。十二年二月，除知江州。十三年八月，起家知鎮江府。辭不獲命，勉至郡，政以寬簡，惠先鰥嫠。甫三月，人用寧便。邑有姦賊吏，公未致詰，懼

不免，陰爲詆訾，旋以祠歸。公置不問，代公者卒劾罷之。公遂杜門却掃，若將終焉。初，公家平江，後徙華亭。自戶部歸，並所居闢地數畝，佳花美木列植交蔭，間以亭榭。有堂，扁曰「怡顏」，繙閱故書，徜徉其中。親朋過從，賦詩飲酒，讌笑終日。客去退處，一室翛然。或夜不寐，則攬衣危坐篝火，觀書達旦。脫遺紛埃，冲澹如也。如是且十載，中間一出僅踰時。公安於閑適，然燕居深念，視國猶家，每以國恩未報爲恨。嘗語人曰：「一旦君上使赴危難，吾死所也。若苟竊廩祿，則已矣。」此公許國之素志也。奉祠凡四年，秩滿又閱歲，絕不復問，曰「吾直未敢請致軍事爾」。紹熙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以微疾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四。初得疾，起居如平時，曰：「晝夜去來，理之常也。」疾革，對妻子無感容，語不及私，盥濯正衣巾，屬纊不亂。其處死生之變，足以見公平日矣。公性夷易平直，無崖異壁絕之行。接人遇物，氣貌溫如。及當事或理所未安，毅然有守，不可奪以勢利。內外純白，非矯厲以爲高者。以薦達人才爲任，嘗言：「侍從初除舉自代，美意也，今具文應故事。是除授之始，言已不可取信，何以責其後乎？」其忠實不欺類是。家始甚貧，然尚氣義，賙人之急，視出貨力如秕稗。其遇故舊尤篤，至解衣分食。家之有無，一不以綴意。居官則務謹節，曰「有妄費者必橫取」。其在淮西，有馬司一軍，比他總領所爲雄劇。前居是職者，賦入多漏失，或侈用，率稱貸朝廷別藏，積四百餘萬緡。公至，精考覈，省餽遺，不飾虛譽，曾不乏供。任戶部二年，檢柅吏姦，無招權乾沒之患。調度有餘，未嘗創一科歛條目，凡所建明，多及民隱。殿司嘗干內降，闢牧馬草地，冒民田幾千頃。公於上前辯折甚苦，曰「安可奪養人者以飼馬」？詞直理明，卒從公議，民

田賴以獲免。又請置籍植碑，以弭後患，其惠利博矣。公於兄弟友敬，素無生業，既仕，則均祿秩相繼。蚤世，公撫孤幼如己子，延師使就學，女厚貲裝，爲擇佳配。二姊嫠居無依倚，公迎以歸，奉養有禮。明堂恩得蔭補，舍其孫官季弟之子鈞。今主嚴州建德縣簿，歲時祭享，滌濯必親。嘗涕泣而言曰：「祭之豐誠不如養之薄也。」居鄉尚齒，曩或以爵，公身率之，今遂成俗。頃需次餘暇，鄉黨後生多從講學。公勸飭指誨，亹亹忘倦，後大半爲知名士。謙虛樂易，惟恐不及，仁厚好施，始終弗渝。公死之日，遠近弔哭，皆曰失此鉅人長德矣。公娶章氏，封令人。子男二人，長曰銳，通直郎、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次曰鑄，文林郎、新監淮西總領所太平惠民局。女四人，長疾廢爲尼，次適朝請郎、新通判鎮江軍府事錢仲彪，次適承議郎、充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王伯度，次以歸涇。孫男三人，溥，登仕郎。孫女四人。公家居無惰容，亦不嚴厲。自奉甚約，藏書萬卷，多手自標識。尤耽班孟堅史，且慕其爲文。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公自登第，在選調十五年，繇刪定官改秩。七年，位爲侍從，官至中大夫。方未遇時，人莫不嘆其淹滯，公處之恬然。晚爲時用，稍號通顯，人咸謂宜，公惟以超躋爲懼。公爲人倜儻，每務大體，不爲細冗之迫束。於世無所怨惡。始去國，詔與祠。時西掖當書詔者素與公厚善，方來謁，詡詡笑語，退而繳奏，竟寢祠命。公不之怪也。性不喜附麗苟進，一意孤立，其遇合端有本末。有讒毀之者，公卒無一語自解。惟壽皇特知之深，以故雖在外久而眷禮不衰。公嘗曰：「吾安義命，期無愧於心，人知不知弗恤也。」嗚呼！公出處之節與流俗落落若是，則可以無愧也已。銳等將以明年七月辛酉葬公于餘杭縣吉安村山之原，以行實囑涇。顧晚陋

不足以知公，令人於涇爲從母，實嫺舊，義不得辭，謹撰次其梗槩。公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褒贈不及，沿近制也。然嘗登從列，於史法應得書，將俟立言之君子有考焉。謹狀。《後樂集》卷一七。

故安康郡夫人章氏行狀

夫人章氏，其先建寧浦城人，後徙居秀之華亭。曾大父糴，故贈承事郎。曾祖妣徐氏、周氏。祖柷，故任右通直郎。祖妣孺人吳氏、張氏。考終，故贈武義大夫。妣宜人黃氏。夫人生於紹興庚申，幼端慧，婉婉聽從，動合女憲。父母愛之，誓不與凡子。時中興右文，崇建學校，侍郎蓋公名一家少年，首馳俊聲，多士慕向。尋繇舍選登鼎甲，咸謂擇對莫宜于公，遂以夫人歸焉。既有家，上承姑嫜，旁接嫺戚，下御妾媵，罔不順適，閨門之內愉愉如也。初，侍郎處窮約，而輕財尚氣誼，家無餘資。夫人竭力營陔，養具滫髓，問衣佐餒，雖罄奩笥不憚。侍郎得以悉意講學，從之遊者日盛，後多爲聞人。侍郎素友愛，自夫人之歸，愈無間言。諸姑以孀獨來依，夫人盡禮敬，同甘苦，始終猶一日。死，葬之先塋之側，以便時祀。有妹在室，夫人資送特厚，至損首飾予之。侍郎嘗欲舍其孫而官猶子，夫人從臾，不遺餘力。昆弟之孤在左右者，自幼及長，拊育誨化，男有分，女有歸，夫人之助多焉。平居自奉簡素，周人之急常恐不及。親舊貧不能自存者，皆有常餼。歲飢，里閭艱食，則發廩損市直，以倡巨室，全活甚衆。其仁而好施，積而能散，蓋出天資，非勉強飾情以沽譽也。自侍郎即

世，夫人理家政井井有條，門祚益大，簪組蟬聯，蘭玉森列，母孫四世極含飴戲綵之樂，賜名亞于秦號，延慶侈于姬姜，壽考康寧，廣備五福，世所稀見，人以爲陰功淑德之報。嘉定己卯，夫人年登八袞，齒髮不衰，精神益壯。族黨合賀進流觴，婦孫歸侍慶席，數陪讌語，杯酒流行，多至夜分。少壯或欠伸跛倚，夫人整衣危坐無倦容。涇固歎其稟異，且期頤未艾也。子鑄持荆襄使節，將力勾歸爲壽，夫人持書止之曰：「邊氛未靖，汝當宣力國事，毋以私廢公。」雖嚴父教忠之訓不過此，嗚呼賢哉！性冲澹，中年即屏脂澤，釋綺麗，日繙《內典》，味禪悅，脫遺世故，死生旦暮之理洞然于中，無一毫底滯。屬續之夕，曾不怛化。甲申八月二十六日，以微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五。累封至安康郡夫人。子男二人，銳，故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鑄，朝散大夫、直秘閣、知太平州。女四人，長從浮屠法，次適中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兵部侍郎錢仲彪，次適朝議大夫、知通州王伯度，幼以妻涇。孫男五人，溥，從政郎、京西路轉運司辦公事。淳，文林郎、新監行在文思院門。澄，從事郎、新湖州烏程縣丞。涯、漸，將仕郎。孫女七人，朝請大夫、知吉州軍州事趙希琴，國學進士鄭公紹，朝散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劉垕，忠翊郎、添差監湖州都酒務趙汝旗，承信郎、新監戶部中浦犒賞酒庫張師稷，浙漕進士陳極其壻也。次許嫁涇幼子宣義郎、新監建康府糧料院柳。曾孫男六人，似之、仰之，餘未名。曾孫女三人。鑄將以寶慶元年月日奉夫人之柩合祔于侍郎之墓，以行實來請。涇視夫人爲從母，且子壻也。夫人與先妣實同生年，涇不孝，失所恃踰三十年，不勝風木之痛，每侍夫人，如母存焉。夫人遇涇，亦均子姓。壬午冬杪，涇得奇疾，屢瀕于死。夫人不

遠數舍來視問，憂形于色，至爲之禱祠名山，眷眷不忍舍去，恩意篤矣。涇方俟少間，求從容外舍，別甫踰歲，遽隔千古。傷今念往，不知涕泗之橫集也。追述遺美，不敢以衰病辭。扶羸執筆，姑叙大略，以備彤史之採訪云。謹狀。《後樂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六六四〇

衛 涇 二九

先伯知縣先伯母孺人墓銘〔二〕 淳熙十年三月

公諱時敏，字子脩。衛氏之先出於齊，唐末避亂南遷，多居華亭。至公父，始著籍蘇之崑山。曾祖淳，故不仕。祖孝先，贈朝請郎。考闐，故任朝奉大夫、通判紹興府，以公仕贈朝請大夫。妣沈氏，封宜人。公少有大志，讀書著文。紹興中，以父遇郊恩補將仕郎。初任泰州海陵縣主簿，次監潭州南嶽廟，次授兩浙轉運司催促起發物斛官。有詔省併，再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淳熙三年秩滿，改宣教郎，知臨安府仁和縣。磨勘轉通直郎。七年十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八。公娶沈氏，公母弟之子，封孺人。以公之喪，憂戚感疾，越明年三月十日卒，年四十有六。子四人，沂、渙，餘幼未名。女三人，長許嫁進士陳仲速。孫男一人，符。女一人。擇吉卜枚，終公喪之後五月，乃兆於先君墓右，實湖州歸安縣廣德鄉石佛塢之原。以十年三月八日有事窆窆，兩喪並舉，行路之人

亦爲悲傷流涕。嗚呼痛哉！公之行事將有文誌諸墓，茲用紀世系歲月置于隧。以合葬，故同其銘。

《後樂集》卷一八。

〔二〕按此爲壙誌，疑「銘」當作「誌」。下篇同。

先考太師魯國公墓銘

嘉泰元年三月

公諱某，字子文，姓衛氏，嘉興府華亭縣人，後徙家平江之崑山。曾祖某，妣袁氏、張氏。祖某，贈右朝請郎。妣安人陸氏、杜氏。考某，左朝奉大夫，累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沈氏。公生于紹興七年丁巳歲五月十四日戊寅時。紹興甲戌，以正奉遺澤補將仕郎。初任迪功郎、建康府江寧縣主簿，秩滿，丁碩人憂。服除，調紹興府司法參軍，循從政郎，監行在草料場門。避親，兩易監文思院上界門。以製造玉牒儀物賞循文林郎。淳熙辛丑，用舉主改宣教郎、知通州海門縣。郡太守於常賦外誅求無藝，公謝不能，即移疾以歸。踰年丐外祠，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戊申明堂恩，賜五品服，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通判鎮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淳熙己酉及紹熙甲寅兩遇登極恩〔二〕，并磨勘階七轉至朝奉大夫。慶元六年庚申十一月二十七日，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四。公娶章氏，級之女，封安人，先公七年卒，贈宜人，葬于湖州歸安縣廣德鄉上沃里澱子塢石佛山之原先塋之側。嘉泰改元

三月二十二日壬申，奉公之柩合葬焉。子男涇，登淳熙甲辰進士第，任朝請大夫。濟、洽，皆將仕郎。洽以涇爲起居舍人，遇上初郊恩廕補。漑，鄉貢進士。湜，兩浙轉運司進士。女琰，適承直郎、新差充兩浙路轉運司催促羅買官曾耆年；琮，適從政郎、前濠州州學教授周南；臻，適修職郎、揚州州學教授朱晞顏；璣，適進士顧復。孫男六人，樵、樸、樗。孫女六人。將葬，涇等茹哀忍死，姑叙鄉里世家官簿始終之大略，屬耆年書而納諸壙。若銓次行事，求銘墓左，蓋有待云。《後樂集》卷一八。

〔二〕熙：原作「興」，據本句所述時序改。

先兄從事郎慶元府奉化縣主簿墓誌

開禧元年三月

吾兄姓衛氏，諱沂，字與叔。齟齬知好學，忘寒暑食飲。爲文雅馴，場屋不耦，年三十三，始以余任館職中冑子舉。又五年，聯婣內宗，授迪功郎、主慶元府奉化縣簿。余被命聘北，以守宅賞循從事郎。吾兄志則自奮，益刻勵於學。年四十三，登慶元進士科。試吏俸，以郎攝邑事，有能稱，尤不苟于所職。邑人蒙賴，無追呼橫斂之擾。帥黃公由、趙公彥逾皆首薦之。趙於當世士少許可，特加器重。秩滿，部使者亦交章薦論，而遽以疾諗矣。嘉泰四年九月十七日丙子卒于家，享年四十有八。嗚呼！吾兄早罹艱阨，甫踰弱冠，連失怙恃。先君愛均子姪，且教之，日望其有成。比吾兄鎖廳，再貢

禮部，先君尚亡恙。時昆弟同試四人，吾兄獨與選。先君語諸弟曰：「若伯父有後，吾喜甚於若輩爲之也。」吾兄長余二歲，幼同研席，晨窗夜燈，相處二十年，怡怡如一日。嗚呼已矣，尚忍言之！吾兄天性溫厚，事尊撫幼，孝友輯睦，人無間言。自鄉黨族婣，凡所與遊者，莫不得其驩心。其不幸而死，亦莫不悲傷歎惜，蓋古所謂善人君子者耶。吾兄積勤苦得一第，謂必大其所就，而訖若是，嗚呼，其命耶。余之哀思，其何窮也。吾兄先取鄭氏，前十八年卒。今配趙氏，故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不綿第三女。子男三人，曰樵，曰楷，曰槐。女一人，適鄉貢進士符衍。樵等以明年開禧改元月正二日庚申葬吾兄於湖州武康縣大塢山之原，以鄭氏祔。伯父任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諱時敏，吾兄其長子也。兆域相距十里許，鄉里世繫伯父，既有銘，姑識名字行事始末及卒葬月日納諸壙云。同堂弟、朝請大夫、新知贛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公事、江西兵馬鈐轄、借紫某述并書。《後樂集》卷一八。

故中大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祥符縣開國男趙公墓誌銘

嘉定十年十月

本朝公族之盛，其在今日以儒自致者幾半進士。蓋自高廟渡江，舊京近屬紫蓋而南者，上每引對，必勉以學，人知嚮方。乾道初，有以宗英冠多士，孝廟寧親東朝，喜見慈顏，玉音交賀。淳熙以來，賢才彬彬，由進士出矣。於是上始有用才不問戚疏之意，公卿庶士、州牧侯伯既拔其尤者略用

之，又以遺後世子孫而使究其用。故司農卿趙公其一也。公諱善恭，字作肅，故名善儀，字麟之，宗正更今名。曾祖慶遠軍節度使、饒陽侯，諱仲沄，娶符氏，封永嘉郡夫人。祖武節郎、添差南劍州兵馬鈐轄，諱士崱，娶安氏、魏氏，皆封安人。父修武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諱不擇，娶黃氏，累贈蘄春郡夫人。初，士崱居官昭武，樂其風土，因家焉。是生不擇，能植立，無它嗜好，惟篤於教子。公居幼，獨蘄然早成。乾道二年取應中選，兩調酒稅，學益不廢。銀青語蘄春曰：「興我家者，是子也。」八年，擢進士科，授左承務郎、吉之吉水丞。丁銀青憂，再丞筠之上高，任湖北常平幹屬。丁蘄春憂，免喪，入湖南倉幕，知撫之樂安縣，守潯州。今上御極，知邵州，除大理直，遷丞，爲郎倉部，爲右司。開禧初元，直煥章閣、帥靜江，兼廣右經略，改潭州，尋以直龍圖閣鎮江陵，除司農少卿，總領湖廣軍餉，攝荆湖宣撫、湖北安撫，兼鄂州。嘉定更化，上嘉其勞，就晉爲卿。因任踰年，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凡四奉祠。十年五月十有一日以疾卒，年七十。積階至中大夫，爵祥符開國男，戶三百，服三品。嗟夫，公獨非兩朝之所培育崇就，兼賢與材者耶！方其得百里，始近民也，樂安喜訟而尚鬪，公曰以刑辟禁，末乃繕學校、先風教，申訓戒而習以革。歲旱，祠于巔崖，躬履猿棧不憚。歸未山半，雨隨之。艮齋謝公諤位諫垣，聞而薦賞。俄守潯，郡遐土瘠，歲科民竹木，名修城，實它用。吏並緣侵擾，民不堪命。公悉罷去。又算賦繁重，有班白不敢巾者。公奏免之。暨移治邵陽，政如在潯時。獄卑濶，多疾死，公因囹空徙寘之，無復前患。溪峒種族逼處境外，曩時幸郡亡備，反側易亂。公廣威信，精簡閱，軍實內強，猺人相戒毋生事。部使者上其狀，遂繇簡擢尚登用。

矣。開禧權姦啓邊隙，公議不合，即補八桂。瓊筦猺陳奴期久侵擾，未入平，僚佐有請兵深討者。公曰：「是趣亂也。」止遣將佐盛屯兵，聲言掩擊，待其自潰，瓊人父母之。長沙文物日殷，昔文定胡公父子遺規在焉。嘗請于朝，創南嶽書院。其治先後類如此。疆事未靖，蘇政輩嘯聚茶陵，人情搖搖。公密遣吏入賊，曉以逆順。政感悟，率其衆來。假以官秩，籍其尤剽悍者隸諸軍，城邑晏然。歲饑，諸峒出寇掠，公調卹調娛，而監司有異己者，公去而李元礪之變起矣。逆曦既授首，宣撫吳公獵將入蜀撫諭，奏乞公代荆，上從之。居無何，移武昌總餉事，仍兼吳公所領節。初，荆雖堅城，而兵遣戍者什七八。公登城，慨想昔人地謂連吳控蜀，奈何以單旅徒守。指衝要莫如三海，顧僚吏曰：「吾欲築些瀦水，以備緩急，何如？」衆難之。公力以自任，不日砦成。後屢廢輒復，至今賴其利。先是，宣威治所環以兵衛，外示威重，內實怯懦。公曰：「多兵自防，非宣威意也。」命撤之。土豪柴俊、孟宗政備料義聽節制，與金戰，解襄陽、安陵圍有功，諸將蔽不言，俊等怨望。公聞之，檄至，慰藉賞賚有差，俊等感悅。餉臺儲六路賦入，江漢之屯數十萬，方益兵增戍，費浩莫支，前使者屢以爲言。公調度從容，亦無乏興。至於繕列壁，歸流民，拯薦饑，蠲苛斂，皆其績效彰彰者。公風儀秀整，器識夷遠，好學博記，不妄言笑。以科第致身，從碩儒望士遊，逾不懈，故能立朝不阿，臨事有斷，克著聲稱，以毋負累朝若此。其事親孝，奉己約，處兄弟友睦。居閒十年，以琴書自娛，毓花疏沼，婆娑其間，遂老焉。十月壬午，葬于青雲聚水之丘公所自卜壽藏。伍氏封令人，前二年卒。子汝例，從政郎、新建寧府觀察推官。汝瀧，迪功郎、衡陽縣主簿，蚤亡。汝湔，從事郎、泉州司

戶。汝渲，迪功郎、信州貴溪縣尉。公之叔兄無嗣，以汝渲繼。女適進士謝寧孫，承直郎、宣州戶掾鄧友直。孫男六人，崇堅、登仕郎、崇珞、崇璫、崇健、崇均、崇達。孫女三人，尚幼。某與公先後守長沙，見公長嗣，蔚有家法。畀以京削，倦遊東歸，書來請曰：「願誌先人之墓。」既辭復請，乃銘之曰：

昔在中興，思皇我宗。保合以文，蟬聯登崇。乾道淳熙，兩科有公。公不自伐，序更民庸。爲郎開禧，不阿故去。秉旄宅南，上無南顧。三邊多壘，假公盡護。宿飽江漢，長城荆楚。惟學斯忠，退不告勞。位雖卿士，聲烈孔昭。《後樂集》卷一八。

姪孫朝散大夫前知武岡軍墓誌銘

嘉定十二年

德章與余同六世祖，而屬曾孫行。嘉定壬申，余帥湖南，德章時守武岡。余諗于朝，乞更以他郡。德章慨然曰：「吾仕四十年，官箴惟謹，未嘗苟進。今老矣，無能爲也，盍以祠去？」有旨參西浙議幕。瓜間至，力申祠請。德章平日清簡強健如壯年，余覲其復用也。既退處，絕意榮利，如是者六年。俄末疾以卒，實嘉定己卯二月某日也。其孤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湖州歸安縣廣德鄉鷄鳴山，前期以書來乞銘。嗚呼，德章而止于斯耶！德章才氣剛直，晚得一郡，不究於用，若尼於余，乃遂其高，是可尚也已。德章名藻，世爲嘉興華亭人。曾大父某，朝散大夫。大父某，通直郎、太僕寺丞。

考某，承務郎致仕，累贈朝議大夫。妣周氏，繼丁氏，贈恭人。淳熙乙未，德章擢進士第，調臨安府富陽縣簿。以親老，改授仁和便就養。仁和今畿邑，仕者趨競成風，率簡忽吏事。德章矯時弊，足不迹公卿之門，勾稽版籍，井井有序。京尹王公佐性嚴重，獨敬畏之。秩滿，授常州無錫丞。丁朝議憂，再調饒之餘干丞。常平倉歲久，漁蠹特甚，或勸發摘，以求知上官。德章曰：「暴人之惡，揚己之能，吾不爲也。」卒爲補償。宰數侵之，未嘗幾微見顏面。宰旋以事忤憲臺，督責峻急。德章從容爲辨數，訖免于戾。丞相趙公汝愚聞之，稱其偉器。薦書及格，改宣教郎，知太平州繁昌縣。甫四越月，以恭人丁氏憂罷。尋知處之麗水。麗水嚴邑，素號難治，且寓公鼎貴，縣有政輒掣其肘。德章處以安靜，邑人宜之。參政何公澹、同知葉公翥、郡將胡公澄章交公車，何公每曰：「事舉無擾，政成不苟，足見儒者緒餘之效。」黃公何相繼出守，亦曰：「口不言而民自化，庭不令而事自集，真漢史所謂循良者。」開禧邊塵驟興，淮民轉徙京口，毋慮數十萬。德章適倅是邦，奉詔賑貸，乃度地以居來者，躬覈戶口多寡而頒之粟，吏無容姦，流人安集。郡將沈公作賓參贊督府，列其勞上之，特進一秩。敵逼儀真，我師退焚瓜州，老弱驚潰。德章檢校所部戎器，修壞完缺，創蓋防江寨宇七百楹，招刺效用千數，爲扞禦計，民以案堵。方權姦用事，姻舊布滿中外，長吏畏避，莫敢舉職。德章以武岡陞辭入對，首乞養監司郡守風采，仍請撥降糴本於所在積穀，皆切時務，上嘉納焉。在郡平易便民，不爲赫赫名，民至今懷之。使得攄其抱負，當以事業見于世。嗚呼惜哉！德章天稟純正，不喜阿附。方筮仕，里人錢公良臣居政路，蓋公經貳版曹，期相推挽。德章力辭而去。麗水寓公在周行者合辭薦

之時宰，復以不能媚事權門，安於平進。暨歸自武岡，朝紳或移書，勉以當路多已知，且將用公。德章曰：「非我志也。」蓋其靜退之操始終弗渝，故老而益堅。至蒞官以廉，處鄉以和，輕財重誼，如恐不及，平時退然有所不爲，及利物濟人，勇往不憚，蓋非特爲吾家令子弟，亦一時名勝所嘉與也。積官朝散大夫，春秋七十有八。娶沈氏，封宜人，先二年卒。子社，迪功郎、安豐軍六安縣尉，好學守家法。長女適宣教郎、知寧國府太平縣李權，次適迪功郎、道州江華縣丞沈劍，幼適進士劉應龍。孫一人。銘曰：

世之降兮，廉耻道亡。繫德章兮，謹於自將。位雖不究兮，于宗有光。尚爾嗣人兮，庶方來之顯揚。《後樂集》卷一八。

故朝散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曾公墓誌銘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

昔余伯姊歸使君時，余年未弱冠，間接論議風裁，即雅重君，知爲承家器也。自有連五十年，親交之義貫初終猶一日。余與世疏亢，晚乃叨預大政。而君獨憮然平進于仕，凡趨尚之詣理，矩度之範俗，蓋于是益知之。嘉定壬午八月十有七日，以祠官歿于蘇之常熟，君寓里也。訃報，余爲之慟。將以是年仲冬庚申舉窆事于吳南宮鄉香山之原其大父考妣之隴，前葬，諸甥列泣請余銘君墓。余其何辭？君諱耆年，字壽翁，故朝散郎、權知高郵軍諱崇之子，故朝請大夫、知大宗正丞諱恬之孫，故朝

請大夫、尚書虞部郎中諱誼之曾孫，而侍中、魯國宣靖公諱公亮之五世孫也。曾姓出夏少康，子分封于鄆，周末國除，去邑爲氏。孔門正傳曰點，曰參，皆其的系。繇漢而降，派別四出，始有居東南者。施及本朝，宣靖公起自世科，相我仁宗、英宗、神宗，侑清廟，垂太史，而溫陵之曾光大矣。虞部以舊京盛時仕朝廷，位省郎，名稱于諸老間。宗丞受學上蔡、龜山二先生，氣醇而脉正，以故高郵使君得以嗣子昌吏道，而典刑貽君，滋弗墜也。紹興戊辰，君妣令人陸氏感祥夢而君寤生。離襁褓不好弄，所親惟筆床書卷。甫數歲，出就外傅，儼如成人。與其仲弟延年月相策勵，期于克紹。而高郵復能力貧，博延儒碩以訓啓之。洎長，果聯貢禮部，而君爲詞賦第一，士類到今口之若膾炙。高郵卒，有遺澤未任。君雅志科級，至是以門戶寄。而令人復勉之，乃拜命筮仕。令人家長興，則調湖州戶掾，安遠次以求便親。迨造官，首務色養，親懽矣，退而畢力王事，裁以廉直家法，人莫知其爲試吏也。諸臺滯訟，職此叢委，君察斷無留難，兩造靡靡悅服。當路因交剡以聞。端明戴尚書溪方主教湖學，經生咸會。君以餘閒往就剗切，遂莫逆于道藝中。秩滿，授監左藏中門。纔及月，令人大故，居喪毀瘠。服除，爲浙漕糴買官。君吏考已及，宜以薦脫選，而泊如不爲意，其後紹不施而舉者交致之。嘉泰中，改宣教郎。權姦擅國，謂忠獻韓公實與宣靖並相先朝，訪後人而得君，將實諸在列。君笑曰：「非我志也。」應令注嘉興縣以歸。君二歷官，僅皆掾局。令宰爲近民，而嘉興號難治。乃一以精識強濟洗宿蠹，令盡去。異時牒訴贏數百紙，終君任減什七八。會歲旱蝗，憂不自寧，履畝閱實以白之郡。郡艱于蠲租，則力爭得請乃已。蠲數視他邑爲倍，民飢以紓。更化初，羽孽未殄，上猶盱

食。有旨：縣令得條利害。君所言三事舉切時病，而其卒篇謂「朝廷和糴昨雖取辦嘉禾，今蝗旱之餘，歲且艱食，加以官糴，民將奔迸流徙，害有不可言者。」疏奏，朝廷遽之，和糴議寢。受代趨闕，得倅三衢。曩時高郵使君嘗丞衢之西安，惠利入人。至之日，士民知故丞子也，歡迎恐後。君佐郡有體，郡所罷行平決，不憚大吏，衢人賴之。薦于上者加多於前，人謂君華近可立取。君自諗不善于世，願再領倅貳，得陞建康。北門體貌嚴重，爲貳者類俯首不可否事。君曰：「予通守也。斯民戚休均係焉，胡寧旅進退乎？」遇事必極言便否。餉臺審計以近制屬君，有軍吏冒請，算數牴牾，一見知其姦，亟鉏治之。使者用是深器愛君，前後登薦，目不一二。及是，漕臣真公德秀以耿介端莊、精明峻潔薦寵，抑實錄也。循格當守郡，得權發遣興化軍事。陛辭，奏曰：「國家賊吏之罰非不申飭，而犯者益衆。伏見州縣官吏月請俸廩，州則守倅晷刻不移，縣則令丞手自預兌。若職幕簿尉而下，長官多未之察，其無故不支，動累月或期年，爲祿而仕者何以養廉？雖吏之廉貪本不由此，要在我待之盡，則犯者可以重寘之憲。夫冰蘖其操者，世復幾人？惟祿足以衣食之，則苟有知者，忍蹈不義乎。」是雖非驚時竦俗之論，恐或可上裨戒勅，下倡廉潔也。在莆涉再歲，扶善去惡，行之愈不疑。禁兵單弱，給使官吏外，凡寓公舉人舊乃悉許占借。君曰：「邊師未班，朝家縻粟以養兵，而州郡之備乃爾，其可乎？」即以漸抽還，俾復行伍，非大風雨，按閱日不輟，軍容爲振，而寓公交怨矣。俄以言者去，君喜于歸，道逢佳山水，必登眺把酒，興盡乃行。還家，手葺三徑，自號「愛閑老人」，朋親相樂，應接忘疲。客去，則盃香束書，燕坐無他營。首秋偶嬰腹疾，而醫療迄不效。一日，立妻孥

曰：「我大期且至，平生無不了事，當行即行。」旋却藥而逝，時奉華州雲臺祠。自君寢疾，若知舊，若里巷故老，日扣門問安否，以疾狀增損爲憂喜。既沒，悲愴聚泣，有以見君感人之素也。享年七十有五，積階朝散大夫，服五品。娶某，先公太師鄭國公之長息女，封宜人。二子邴、邴，各預漕薦。二女，適故職郎元圭，繼適朝奉大夫、大理少卿蓋鑄，先八年卒。孫男文子、文孟，孫女尚幼。君內稟外蹈，不淪其天，繇閨門以達官政，故能明備肅括，識者指爲家學中來。顧亦略用所長，而惜未大其施也。其餘力文詞，不爲詭異而合雅正，尤耽結字，超悟二歐楷法，至于篆籀，幾若神畫，散落遠邇，在在寶之。有《愛閑雜藁》若干卷，《愛閑隨筆》若干卷，切時之論若干卷藏于家。君之不朽，其亦在斯乎。余既諾諸孤請，哀而銘之曰：

祖有攸訓，蔚粹傳兮。君仕君處，動弗愆兮。行無巨細，率其天兮。未閔爾施，而奄然兮。慘余中腸，歎逝川兮。香山之藏，隴因先兮。余尚銘之，以永爾千萬年兮。《後樂集》卷一八。又見

道光《琴川三志補記續》卷四，《海虞文徵》卷二〇，《虞邑遺文錄》補卷二。

全宋文卷六六四一

衛 涇 三〇

故特進資政殿大學士程公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四月，同知樞密院程公卓以疾不能朝。時國家值仇敵百年之運，疆場大計委成西府者視常爲尤劇。上聞公疾，憂甚，中使日問狀。稍間入謝，重慰藉，自力就職而疾復作，即拜疏言：「臣不幸疾進弗瘳，將先犬馬填溝壑。機務至重，懼不能復勝陛下委寄。願上印綬，乞骸骨。」以六月五日薨。上省奏，嗟惻罷朝，發賻加厚。詔有司以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告其第，舉朝皆哭弔。某年某月某日，葬歙縣長壽鄉龍山。孫剛中以墓上之銘來請曰：「先大父奮迹孤士，出藩入輔，名績略信于中外矣。蒙國厚恩，綈往錄存，哀榮略備于始終矣。惟遺耀未紀，將審所託焉。幸賜之言，以壽遠也。」予於公爲同年進士，且相繼司牧于閩，蓋義知公者，乃序而銘之，不復辭。公字從元，徽休寧人，望閥甚遠，三世褒叙。士彥，太子少保；畎，太子少傅；世昌，太子少師。公蚤有絕識，世父文

簡公以瓌文宿學被遇孝宗，爲時儒先，公甫勝冠，探微入竊，盡得其傳。入太學，試積取高等，衆莫敢齒列。中淳熙十一年進士第，揚州司戶。郡議計民廩積而征之，匿不自言，籍畀告者。公曰：「藏於民與儲之公等也。且粟已嘗賦矣，征之何名？」帥悟而止。丞崇仁縣，陂旁舊有公田，所入徧甚，而郡緣虛籍，征于邑者歲累萬，償以別色，邑遂窶困。公嘆曰：「使爲此邑永患而令不得盡其愛於民者，此田也。且吾誼不敢諉之令而弗顧。」疏其實走諸司，許盡鬻之民乃已。知處州龍泉縣，少師喪不行。知吉州龍泉，令約而信，賦緩而足，廛野舒暇，門堦閑寂，莫識其吏迹也。有傳刃而匿其首，主名不立，掠治久無以具獄。公屏坐深念，如或助之。詰其婦曰：「豈嘗產怨於族乎？」婦謝無有，惟族父曩以地訟耳。索其家，衣故在，泣曰：「妾手所完紉也。」遂直其冤。執政以才薦，入爲諸軍糧料院，以嫌改進奏院，宗正寺簿。奏言：「郡帑別儲以給公費，有定制也。今恣其侈用，顯賕私餉，崇侈無厭，宜裁約以紓民力。異駿名騅，隸在親衛，有常數也。今齒色歲減，新綱續撥，纔足相補，宜課息以壯戎備。」遷司農丞，知嘉興府。近畿俗豪喜鬪，稍失意則簪筆遍抵其上。公以刑鉏姦，以惠銷薄，從容摩揉而政以和。有僞鬻印紙爲左券者，辭所連逮甚衆。吏白公當窮治，且藉是或紓郡計。公曰：「爲之詭遇豈不能？政在安民爾。」罪止造者，無它坐，民至今德之。爲大理丞、刑部郎，奏言：「國家謹獄犴而緩死，則宥之以遠。今部以罷卒，齎用窘絕，不稍代更，則往者未必生也。州縣仗胥吏而給事，要以少爲貴。今長及子孫，聲焰薰熾，不亟汰省，則來者未易清也。」說皆施行。遷軍器監，兼右司郎官，權太守少卿。言者不樂，罷主冲祐觀。起知泉州，文簡棠陰猶在，邦人幸公

來。時楮券墊陌僅及半價，按不如令者急甚。公以法便民而勢自通。平糴舊爲民擾，攔米要市，迂費歲月。公饒所予民而事自集。郡舊以銀鐐驟溢而繰續非工，詔與台、信、邵、武昌互貢所有，烹採久涸而直售數倍。文簡請更定獻程，而未報去之，有四十年矣。公曰：「得地利以惠吾民可也，忍默默乎？」力爲奏，具言：「弊極矣，惟垂裁。」朝廷尚難之，繼公者復助之請，乃皆聽可，於是累年之弊革矣。移提點福建刑獄，民留像以祠。攝帥事，直秘閣，爲真。郡負海，暴桀椎埋，公追迹名捕空其巢，貸所騫汙者爲之振業，境內奠枕。健吏武譎，宿姦如山。公戒僚列悉意首公事，無落吏手。遇期會迫猝，纔留一二，旁立待命，具筆牘、行文書而已。閩素多士，公在泉新美學宮，至閩，更舊洗陋如泉時。又崇峙儲廩，增員以養，而呻誦滿廊戶矣。課縣籍計日勾稽，而複賦謬輸皆釐整。督曹牒應時剖奪，而新爭故訟皆縮却。又條便宜數事，欲以治邑之殿最上之銓部，爲升黜；覆獄之能否載之印歷，爲勸懲。幽繫之無所廩食者取之常平，以寬瘐死；伉勇而熟於水鬪者傳以海道，以戒不虞。上供間出於僧坊，則豪右勿困以貸息；租銖盡歸於吏攬，則官府勿重以漁奪。蓋其勤苦在民，亶亶一意，審其痛毒，時其安便，苟有主掇爲利者，無不爲也。寸尺可效者，無不竭也。召爲秘書少監，論：「諸將酣豢於富貴，精銳銷落，褊裨後起，奮達無路。不加搜採，英豪坐老矣。軍籍淄蠹於隱占，十幾四三，贏糧剩鏹，脂腴一將。不加檢質，餉計坐失矣。泉貨以權輕重、通有無也，今泄於外，毀於器，不急救之，殆將日少。願詔鍾官兼采鐵錫以資冶鑄。」上嘉納，且曰：「何但於少？遂將無矣。」遷起居郎，工部、吏部侍郎，奏言：「擇守在牧養，當後資格；選將在備圉，當先淮壘。

民餒而怨困於折納者當使絕息，將愚而貪習于朘削者當示威懲。財窮于兵，當節浮冗；法壞於例，當抑僥倖。」進給事中，言：「臺臣坐貪穢敗，不可與貼職。宗子以殺人抵罪，不可貸同惡。」其隨時舒吐，無所回隱而志以伸，引議規切，無所阿徇，而論以盡皆類此。自嘉定初忍垢講和，我幣歲入。未幾，彼有外患，因自絕。甫定，則復請賂。公前在郎省，以選往賀正旦。還言：「彼寇深仇結，燼餘幾何，潰叛四起矣，而猶暴骨以逞，兵不足恃也。禍稔彰聞，歲不爲稔，粟直萬錢矣，而猶讐歛以供，民不足恃也。願益講修攘之策，以待天意之定。」上說，始議與北絕矣。在戎監，言：「兵法先計後戰，敵逋誅已久，願咨逮戎略首末，皆許圖上，擇其可者而咨度焉。若臨戰而計，則無及也。」及是，進李德裕籌邊事，又言：「敵亡無日矣，困獸猶鬪，蓄力運智，事宜在蚤。」前後極言邊事，常欲以暇應猝，以弱就強，圖易于難，而無粗武以冒進；慮動于靜，而無安恬以玩敵，累疏一意也。上既默許任屬，進貳密院，于是敵勢日蹙，孤懸一隅，爭倒戈奮擊，舉地奉珍而歸我，天下翕然望中興矣。公憂邊思職，純識獨到，念蠱毒未易輕，則勢之廣莫者尚費完守；狙伺未易測，則情之携異者尚勞控馭。宿將前望坐相視盡，幹方禦侮，誰與謀長；所謂邊境安危之原，慮方深也。是以荷上簡擢，凡所以審智計、廣忠益、練才實、緝事幾者，顯贊密扶，愛日惜陰，冀行其所知，以圖永報。惜其歲月之近而不究其材也。公宿道以婉，養德以冲，自幼內行淳備。少師持家嚴甚，公以孝敬盡瘁無惰色。共爨總者幾數百指，公以愛友成熟無間言。勇于矢義，勢雖險不爲懾，費雖鉅不爲嗇。故舊歿無以斂，公爲倒奩空楮以助，且經理其家。在太學同席者歿于疫，相率委去，公挾醫護視，不輟晨

暮，卒賴以生。與人謙以裕，奉己約以清，雖貴不改其度。寔士寒品，酬接盡禮。所居增一樓儲書，一堂燕坐而已。嘗曰：「富貴非可力求，寧遲其自至。涖官則先以廉勤，吾所以寡憂患者，以此爾。子孫守之，謹勿渝也。」異時喜誘掖後進，酬義侃侃，屢滿戶外。因所霑溉，率皆有立。雅不喜言人之過，才長獨藝，曲借聲價，因所鑑許，率皆知名。誦樂天詩，慕其爲人。所居西有林壑之勝，暇日從賓御短棹倏往，命雲侶月，觴詠悠然，其澹于榮利，不以軒冕之味而遂忘也。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年七十一。夫人朱氏，封齊安郡君，有賢行，先卒。子以思，監西京中嶽廟。以過，毀得疾，後十有一日而卒。江陰縣尉朱立己，知丹徒縣姚元特，其婿也。孫剛中，監西京中嶽廟。孫婿旌德縣尉汪耒。惟新安介在江左，修岑絕巘，透高入雲，奔湍濯流，倒注萬仞。其靈邁肅潔之氣鍾美于人，則言論風操，多以諫官御史有聞于時。若夫砥節者傷于孤簡，瞻智者過于深刻，非人美于地，則未有能以義而勝俗者。公雖以冰玉自潔，而揮斥崖谷，無岸異蘄絕之行，人樂其平粹。雖以穎銳朗出，而洗削纖巧，無枝葉華蔓之迹，人信其篤厚。故立朝不過崇懇激，而周盡雅俗，如機湊的，言皆可以長國；居外不廣植聲威，而坐燭幽隱，如鏡見象，事皆可以庇民。庶幾獨鍾于賦予之全者。銘曰：

惟天降才，稽德則均。借美于地，或庇其醇。惟公懋德，自爲芳馨。疏介以通，蘊高于平。有球彼至，薦以廉清。如琴斯希，寂涵至音。有謨在國，有澤在民。以雅伸俗，以實遠名。三事晚矣，噫難者兵。謀胡忌蚤，憂矣厭深。徹土未陰，效遠而近。孰盡其能，孰嗇其成？蔚今朝躋，龍山之垠。俾來者誰，尚芘斯銘。《後樂集》卷一八。

安娘壙銘〔二〕 寶慶二年

安娘，某之第二女也，生於慶元丁巳。甫十歲，夏中忽得疾，呼小方脈診視，曰：「此伏暑中風。吾業醫舊矣，二十年間未嘗見童幼有此。」謂比歲乃有之，且多作于立秋前後十日，病者十不療一二，其不死者亦不復全人。豈亦關氣數耶！吾女初苦壯熱，幾旬不解。屢投涼劑，大腑通利。熱既退，而右手足緩弱，纏綿二年餘。嘉定初元，吾罷政歸。時適盛夏，舟中再冒暑毒，還舍旬浹，疾作遂歿，年止十二。嗚呼，是可哀也！後十八年，乳母楊氏卜葬茲地，因祔于側，且刻歲月納諸壙。

《後樂集》卷一八。

〔二〕銘：亦當作「誌」。

徑山蒙菴佛智禪師塔銘 嘉定二年

慶元丁巳夏，徑山寺闕住持，有旨以命僧元聰。後數年，寺燼於火。不二年，元聰新之，視舊觀有加焉。寺既復，元聰引去，上復以住持命之，且爲御書寺額及「蒙菴」二字賜之，仍賜號曰「佛智」。

禪師」。嘉定己巳十一月十一日，元聰示若有疾，以偈入奏，其略曰：「漚滅本來同，盡在吾皇大海中」，及有「願延睿算」等語。越四日，元聰逝去。事聞，上特降贈金。遂以是年某月某日某辰入塔于蒙菴之原。某時伏在林野，耳剽是事，竊深敬嘆。主上待遇臣子恩全始終，其施于元聰者猶若此。元聰以寂滅爲學，至其垂歿，必以祝聖人壽爲言，于以見君臣之典窮天地而不可泯者如此。欲私記之，未能也。未幾，其徒狀師之行求塔銘于某，乃以所聞識其首而後次序之曰：師姓朱，名元聰，字蒙叟，福之長樂人。母房氏，以慶壽恩封孺人。師少穎慧，習儒，年十九，始去儒入釋。初從龜峰僧璘游，璘歿，則從晦菴慧光學。陳公康伯一日至龜峰，見師于優婆塞中，小異，捐金俾之買僧牒。師既落髮，乃白晦菴曰：「元聰身了而心未了，望和尚免以事役。」晦菴笑曰：「佛法在尋常行履處，何懼事奪耶？今限汝一月，心如不了，即有決罰。」師歸僧堂，書晦菴語于牕紙，脇不至席者半月，幾至欲狂。晦菴日使人視之，忽聞其有啜泣聲，亟呼之前曰：「啞壞了汝。」師對曰：「昨日聞父訃，不克歸，學佛無成，恐兩下俱失，故泣。」晦菴連擲師三掌，師頓有所悟，衝口呈頌：「了了了，徹底了，無端赤脚東西走。踏破晴空月一輪，八萬四千門洞曉。」晦菴曰：「且放汝三十棒。」師云：「元聰亦放和尚三十棒。」自此機鋒濬發，境徹理融，乃辭晦菴，往諸方勘辯。逮晦菴住法石，師隨之爲侍者。晦菴臨終，以行雪堂所付法衣付師，書示衆曰：「再來毒種元聰，叵耐吾宗滅汝。邊也法衣一條聊分付，聽子時過塗毒鼓。」師拜而受之，叢林遂有「毒種」之號。晦菴既終，泉守周公葵首請師住清化。師以晦菴常戒其「年未及四十不得出世」辭之，即日携晦菴骨歸葬龜峰。道過福之乾元，

時木菴道永方峭立崖岸，師徑造其室，木菴云：「莫即是聰侍者否？」師稱名。木菴曰：「此事非聰明所能辦。」師云：「通身是口吐不出。」木菴云：「中毒了也。」師云：「莫掩彩。」木菴曰：「須知此事不在方策上，不在口皮邊。」師云：「畢竟在什麼處？」木菴曰：「鐵蒺藜當面擲。」師云：「大好不在口皮邊。」木菴肯之。其深禪密句多此類，有語錄傳于世。師既葬晦菴，即往見密菴咸傑於焉，見且菴守仁于長蘆，又見瞎堂慧遠于靈隱，見水菴宗一於淨慈，又見誰菴宗演于高亭，佛照德光於光孝，復菴可宗于保安，以證其所得。逮密菴遷徑山，師爲第一座，由是聲名益起，四方衲子皆宗之。錢公佃將漕江西，首請師住隆興光孝，師辭之。張公子顏爲江西帥，又欲以光孝處師。知其不可，乃貽書密菴，俾勉其行。師遂自光孝開堂，爲晦菴嗣。至是師年四十矣。未幾，饒之薦福、撫之漕山、洪之寶峰爭欲迎致師，師皆不赴。江東帥留公正、轉運尤公袤、丘公密前後凡三請師住雲居，師亦三辭之。一日，憲使趙公曄俾南康守錢公聞詩詭作民家請說法，道過廬山，遂遮留師于雲居。一住九年，百廢具舉，鉗鎚益密，爐鞴愈高。趙公汝愚始當塗，以隱靜招師。師忻然從之，外戶爲之屢滿。未幾，平江之承天、常之華藏、真之長蘆同日轉使至，師曰：「吾緣法自長蘆往雪峰、徑山。」遂往長蘆。已而雪峰果虛席，福建帥詹公體仁會諸禪探籌，一探而得師名，遂以聞于朝。師欲因之省母，亦不辭而承命，遂住雪峰三年。自雪峰過徑山，凡坐十四夏，因回祿之變，築屋甚廣，事見樓公鑰所爲記。又傾橐益田，足以安衆。師持身精勤，接物弘大，生機硬語，直指人心。禪徒之奔徑山，遂不減大慧盛時。至于五緣俱契，諸福具全，又若默有所助云。臨終，既奏遺偈，又貽書別常所往來

者。其弟子環繞求語，師皆隨根器授之。最後辭大眾曰：「來未嘗來，去未嘗去。七十四年，月印寒渚。」遂擲筆趺化，人以爲國一後身。僧臘七十四，度比丘二百餘人。嗣法若行謙、元詔、可達、南悟、端仁輩，凡五十餘人，它日必有聞于世者。師滅之夕，大風拔林，瘞骨之日，久雨頓霽。是夜塔現祥光，空中出金磬聲。初，范公成大與師厚。至范公欲得師住承天，則師曰：「願從公杖履行，不願承天也。」范公每謂師墨名而儒行，故余因范公知師甚詳，及觀師之終始一念於君師父母者，則范公之言信矣。然獨於聞父之喪，當荒迷之中，反有所悟入，則佛者偉之而儒者疑之，豈亦所謂生於憂患者歟。銘曰：

人生而善，有萬惟均。能盡此性，拔夷冠倫。在吾爲仁，在佛爲覺。理本不殊，殊以其學。蒙菴之覺，匪覺伊仁。君師父母，仁之本根。末法波流，紛拏口舌。孰知此事，初無異說。龍門雪堂，爲法棟梁。燈翳而吐，由師乃光。孰振徑山？孰扶佛智？我撮其實，天子之賜。《後樂集》卷一八。

祭何澹文

嗚呼！近年輔臣，行輩蟬聯。惟公終始，身名泰然。如青天白日之無滓，如黃鐘大呂之在懸。豈非重厚足以鎮俗，知識足以知先？文不特魁南宮之多士，而足以華國；學不特備九重之顧問，而足以

鉤玄。所養足以動人而悟物，所運足以持危而扶顛。若抱黃河泰山所鍾之秀，而得三光五嶽未分之全也。故其兩升中司，風望肅整，徧儀二府，樞機密旋。揚休山立之色，久輝映於列辟；金鏘玉鳴之論，常宣暢於上前。人莫窺其涯涘，己獨妙於眇綿。去中台之咫尺，遡長風而孤騫。若掉富貴之鞅，不急功名之鞭。出分兩鎮，歛惠十連。俄急流而勇退，欲西陌而東阡。賦歸來兮一紀，快步武兮蹁躚。樂竹宮之高寒，尋香社而盤桓。冕旒簡注，爲三朝之元老；搢紳具瞻，爲一世之大賢。方藉黃髮星弁之重，顒俟衮衣赤舄之還。胡粃糠於濁世，竟凌厲於飛僊。濟川之舟夜移，奠楹之夢已傳。有來我門，忽墮遺牋。驚讀妙墨，泣涕漣漣。自惟疏遠，素辱知憐。方時多艱，宿師三邊。本兵之地，安得再借疇昔折衝禦侮之力；留鑰之都，安得重煩向時治軍振旅之權？括蒼摩雲，鼎湖接天。公有精爽，凌風跨煙。尚其髣髴，來舉我籩。《後樂集》卷一九。

祭吳侍郎獵文

嗚呼！士生尚志，蓋在弘毅。豈無它美，皆德之細。公生也厚，金玉之粹。蚤從明師，講道養氣。尊其所聞，名高自畏。自歷小官，厥臨孔惠。中登臺省，望駿於位。晚爲國計，邊患方熾。守荆諭蜀，不以難避。士皆期公，廊廟之器。一閑四年，竟作長逝。嗚呼！尚德好善，孰如公之恭且懿也！憂國愛民，孰如公之篤且至也！傾己下士，孰如公之坦且易也！親仁急義，孰如公之勇且銳也！

天不憖遺，國用殄瘁。某守此邦，感德無地。有旨者酒，有泚者淚。死生交情，辭不盡意。《後樂集》卷一九。

祭丘樞密密文

嗚呼！自昔賢哲死生之變，有關於世道之盛衰。夫受才於天者既宏，則貽福於斯人者當大其所施。曠間世而始鍾，胡一朝而永違？信蒼旻之難詰，使黔首之疇依。公之堂堂，萬夫桀規。喬嶽屹鎮，景星燦垂。歷事三朝，屢更險夷。惟真弗渝，惟堅弗隳。或出或處，一節靡移。銷伏羣枉，斷制大疑。人有元氣，國有址基。邊陲俶擾，呼吸安危。身爲長城，手摩瘡痍。明堂一柱，泰山四維。物望紛屬，璽詔交馳。庶幾大用，抗函力歸。云何微疾，乃不憖遺？某蚤從幕府，已辱顧知。晚荷情誼，屢見書辭。俛念愴然，意繆所期。馳奠寓誠，匪勤其私。《後樂集》卷一九。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三。

祭譚參議文 一

襲慶將門，服勤儒學。及師東萊，所見者卓。七捧能書，遂拔頭角。鳬舄一飛，虎符再握。漢庭

用老，采玉遺璞。使客諸侯，落我帷幄。克同寅恭，有斐瑳琢。如何繁霜，闕此蘭藥？幕中之辯，孰揚孰權？老成日凋，典刑日斲。公亦往矣，誰返其樸？遺詞寫哀，有泗如濯。哀哉！《後樂集》卷一九。

祭譚參議文 二

沂水望族，山西將門，業受東萊，學有本原。七薦賢書，南溟化鯤。舍武而文，金友玉昆。旋紆墨綬，洊擁朱轡。晚辭英蕩，參幕湘南。論議老成，德齒達尊。余所嘉賴，有光帥垣。一疾遽嬰，曾不控冤。談笑幻泡，達人大觀。嗚呼！玉樹之摧，雲愁晝昏。景寂溪堂，詩遺夢庵。典刑儼在，胡然九原。文以寓哀，聊薦一樽。參議所居有溪堂，所述有《夢庵》。《後樂集》卷一九。

祭運使蔡大博文 一

惟公行不爲崖，文不爲瑑。由外考中，可以洞見。遇事而決，剛也百鍊。味道既腴，其瘠靡變。霈而爲澤，剖符擁傳。清廟將歸，爲玉之瑱。胡然一疾，劑弗及嚙？好同寮案，居接里縣。疇昔之夜，笑語繾綣。倏如遊飈，疇不驚眩！吉人云亡，善將安勸！西江有波，清酒可奠。《後樂集》卷一九。

祭運使蔡大博文 二

嗚呼公乎！去將安之？春江水生，大波倒吹，蛟鰐之時。嗚呼公乎！去將安之？萬山一蹊，天黑虎躩，荒驛風飀。嗚呼公乎！盍亦留諸？維南有浦，可釣可詩。厥產魚稻，民秀風熙。或臺於顛，或苑於涯。是燕是宜，公乎留斯。朝與雲來，暮與雲歸。叢祠香火，鄉社豚犧。我民其兒，公乎留斯。有轡於輶，有翼於帷。公不我留，我涕漣漣。實殽在俎，醢酒在卮。死生交情，公勿吐之。《後樂集》卷一九。

祭周通判文

藩條之寄，舊號繁劇。貳車得賢，允有裨益。我來甫爾，公已云亡。雖欲不傷，如之何而不傷！

《後樂集》卷一九。

祭雷參政孝友文

惟靈逢時休明，高步騰驤。任大司成，文明對敷。擢中執法，扶持紀綱。開禧之末，於赫陽剛。公於是時，白簡凝霜。政化既更，治具寢張。股肱以輔，羽翼元良。八年於茲，庶事用康。九重眷遇，一日靡忘。祈解機務，洊貢封章。溫詔勉留，莫挽歸裝。進職延恩，出牧藩方。渙此異數，實維非常。尋以訃聞，帝心盡傷。亞保之崇，褒贈是將。哀榮周備，命數焜煌。某頃塵近列，接武周行。今守江右，咫尺鄭鄉。引睇山川，出雲之祥。尚期霖雨，惠澤八荒。豈意歸柩，道由南昌。涕泗交頤，敬酌一觴。《後樂集》卷一九。

祭王少卿母太碩人文

柔懿維則，壽考且仁。肅穆婦儀，光於德門。篤生賢子，秉是正直。載膺萬里，名震殊域。挺挺風烈，忘身徇公。猗歟母訓，實維教忠。自鎮神臯，晉貳卿寺。榮奉板輿，有華綵侍。象服魚軒，曷不百年？嗟嗟淑德，汙汙逝川。瞻睇慈幃，登拜弗及。菲莫寓誠，涕泗於邑。《後樂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安康郡太夫人章氏文

嗚呼！彤史不作，懿範罕聞。孰如安康，蔚其清芬！齊家睦族，曰儉與仁。念我疇昔，實蒙拊循。及以女歸，恩至且勤。飲食教誨，母慈則均。餘四十載，追惟若新。邇者萊衣，出守江濱。就養以行，以榮以欣。旋乃違豫，還息里門。相彼異稟，藥喜可臻。云胡不淑，荒厥澗蘋！重念幼子，冠而未婚。治命炳然，許妻以孫。方將卜吉，用永世姻。庶幾魚軒，復來顧存。欸昵讌語，朋集賓親。奄忽仙去，有懷曷伸。惟古五福，全者幾人？孰如安康，備於一身。繡繹貝葉，久悟性真。死生之變，等於浮雲。哀榮始終，奚憾幽窀。我獨感舊，隕涕沾巾。曾是衰薨，奠醑莫親。敬飭二弟，往薦斯文。《後樂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全宋文卷六六四二

衛 涇 三一

祭朝請大夫權知廣德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袁君儒文

嗚呼！惟公之生，懿美具全。惟公之望，舉世莫先。實衆芳之所宗，蔚佩蘭而握荃。學該羣玉之府，文流萬斛之泉。射策君門，禮樂三千。剴切當乎帝心，姓名炳乎魁躔。遊亨衢兮掉鞅，騁逸駕兮加鞭。或出宣於德意，或入綴於班聯。上興嗟於見晚，俾參謀於政權。於是雷域中以鼓元氣，澤天下而漲洪源。甫究功業之緒餘，終樂山林之靜便。此特公之已試，亦萬口之所傳。至於位不自驕，明不自專。傲縱之習，一毫盡捐。抑又公履行之粹妍。禮賢下士，拔茅茹連。溫溫其容，侃侃其言。抑又公德量之冲淵。馭吏束濕，治民烹鮮。視弱弗陵，有貧必憐。抑又公趣操之仁賢。嗚呼哀哉！天不憖遺，莫返逝川。梁木壞而哲人萎，悲者風而慘者烟。人莫不驚嗟而悼痛，孰知公淡然之靈，悟人生幻化之理，而安之於自然。某世家托契，幾數十年。受知之始，襩鶚翩翩。企周袞之再歸，忽雷劍之遽

僊。孰知予悲，涕泗沔漣。屬拘印紱，奔走莫緣。敬一奠於生芻，寫哀誠於此編。冀英靈之如在，尚垂鑑於勤拳。嗚呼哀哉！《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祭沈尚書母太夫人文

溫溫淑德，肅肅令儀。鞠育大賢，義均母慈。孝哉文昌，子職是祇。列鼎而養，承顏以怡。恩封狎至，有燁其輝。謂宜百年，介以壽祺。云何不吊，飈逝莫追。生榮死哀，靡人不思。巍巍北堂，瞻言孔悲。一觴酌奠，千里寓詞。《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明堂大禮告五嶽文

伏以諏辰商律，歲事總章。維嶽之章，靈氣攸宅。敢徼貺施，迄濟休成。《後樂集》卷五。

告四瀆文

伏以涓吉季商，歲事重宇。瀆祇有赫，潤澤無窮。敢覲隤祥，迄相禋祀。《後樂集》卷五。

明堂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分詣奏告中殿後殿文

伏以祗修宗祀，夙歛闕宮。惟真館之邃清，仰神靈之安妥。躬嚴朝獻，分命侍祠。敢冀鑑觀，默垂綏佑。《後樂集》卷五。

祭九宮貴神文

伏以誕修邦禮，躬嚴重屋之祠；敬事天神，分敕九宮之薦。庶靈旃之來格，綏下土於丕平。《後樂集》卷五。

祭社稷文

伏以大饗合宮，百神咸秩，瞻言五土，德被生人。有國是尊，即壇蒞事。式嚴昭報，永格靈釐。《後樂集》卷五。

祭后土句龍氏文

伏以歲屬親祠，禮嚴宗祀。欽惟土正，有德有功。生民具依，克禋克祀。牲醴以告，其永降康。
《後樂集》卷五。

明堂大禮前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享文

伏以祗承鴻業，間祀總章。昭天地以合法，奉祖宗而並侑。乘季商之穀旦，闡列聖之彌文。先事告虔，仰祈靈監。《後樂集》卷五。

明堂大禮前一日朝享太廟祀七祀文

伏以親祠路廷，夙裸清廟。有嚴列聖之饗，聿修七祀之儀。神其來歆，相予熙事。《後樂集》卷五。

明堂大禮畢謝五嶽四瀆文

伏以仰乾坤之覆幬，惟嶽瀆之高深。迴隔封圻，阻修望秩。茲備成於熙事，舉昭報之彝儀。尚祈陰陽之休，迄底侵疆之復。《後樂集》卷五。

奏謝恭淑皇后文

伏以席累聖之休，靈承景命；卜季商之吉，間舉宗祈。逮茲禮典之成，均被神釐之錫。睠言淑範，嘗表中闈。瞻兆域以興懷，薦苾芬而昭謝。《後樂集》卷五。

祭謝東嶽東海南嶽南瀆文

伏以陽館肇禋，既備一純之薦；陰靈默相，敢修三望之誠。爰祗率於舊章，用丕昭於景貺。更祈孚佑，永芘函生。《後樂集》卷五。

祭謝會稽山永濟王文

伏以季秋中辛，總章大饗，賴羣靈之陰相，迄熙事之備成。瞻言名山，近在左浙，往致齊明之薦，庸伸昭謝之誠。《後樂集》卷五。

太皇太后謚冊寶前一日告於太廟

伏以詒謀燕翼，愴慕層闈。議行誅功，受成清廟。爰登徽冊，永著鴻名。祇率舊章，以八月一日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謚曰成肅皇后，不敢不告。《後樂集》卷五。

太皇太后謚冊寶前二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太乙宮

伏以太皇太后婦儀母範，燕及三朝，節惠尊名，貽諸百世。乃羣臣請謚於宗廟，曰成肅皇后，登崇寶冊，明著徽稱。典禮有嚴，先期以告。《後樂集》卷五。

太皇太后標劄神穴除去有礙窠木籬墻奏告諸陵表

伏以慈儀厭世，祇飭寢園。神穴因山，密鄰隧域。屬庀工而經始，敢先事以告嚴。冀上妥於威靈，庶默敷於蔭祐。《後樂集》卷五。

皇帝行啓奠禮

伏以慈壺纏哀，寢陵歲事，甫臨遠日，爰啓敢塗。肆陳六綍之儀，恭致兩楹之奠。攀號罔及，摧割奚勝。《後樂集》卷五。

皇帝行遷奠禮

伏以甫違祖載，已次壽原。當復土之有期，痛終天之永訣。恭陳奠斚，式薦哀誠。《後樂集》卷五。

太皇太后梓宮發引前一日初更總護使行夜奠禮

伏以釁結層闈，哀纏率土。既畢方中之利，倏臨祖載之期。廡衛夙陳，奠觴夕薦。三靈不弔，五內俱糜。《後樂集》卷五。

太皇太后梓宮發引掩攢文

伏以制畢因山，時臨掩隧。神升絳闕，上參列聖之遊；地拱阜陵，穆卜千秋之永。攀依靡及，哀慕奚窮。《後樂集》卷五。

成肅皇太后虞祭禮畢行卒哭文

伏以日御遄流，飈游浸遠。既卒無時之哭，爰遵易吉之儀。茲卜剛辰，祇成薦事。《後樂集》卷五。

太皇太后梓宮發引掩攢宮奏告安奉御容文

伏以文母上賓，漢塋蓋祔。屬幽宮之揜隧，即別殿以寧神。對越在天，永綏厥後。《後樂集》卷五。

遷祖宗神主於初獻廳權奉安前時奏告

伏以祖后賓空，壽原叶吉，庀役將嚴於主祔，奉迎期妥於神游。先事告虔，惟靈安妥。《後樂集》卷五。

前時奏告別廟

伏以祖后賓空，壽原叶吉，妥修崇於主祔，將升奏於神游。先事告虔，惟靈安妥。《後樂集》卷五。

前時奏告四祖

伏以重闡棄養，將升奉於神游；太室考儀，爰修崇於主祐。方工徒之庀役，祈列聖之妥安。涓日惟良，先時以告。《後樂集》卷五。

前二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伏以祖后恩深，追思罔極。宗祧事重，升祔有期。載嚴齋告之誠，仰冀妥妥之佑。《後樂集》卷五。

奏告宗廟

伏以慈養永違，甫畢壽原之奉；神遊如在，將升清廟之嚴。敢告先期，尚祈歆顧。《後樂集》卷五。

祭告太廟土地

伏以棲神廟祐，庀役事嚴。方繕治之云初，冀威靈之默祐。先期以告，迄惠於成。《後樂集》卷五。

權奉安奏告

伏以太室考儀，將嚴登祔；有司庀役，式謹繕修。爰蠲告於齋庭，覬妥安於主祐。嗣嚴寅奉，永底宴娛。《後樂集》卷五。

淮東提舉任謁諸廟文 一

天子臨軒遣使，凡部封之內，事之利病，民之休戚，吏之臧否，皆得聞焉，其任顧不重歟！某承命此來，大懼弗克勝任。惟神聰明正直，血食此土，一作受職此土。使者顧相與表裏焉，以無負臨遣之意，神之所宜鑑也。禮有常謁，敢先厥初。《後樂集》卷一九。

淮東提舉任謁諸廟文 二

竊惟有功於民者，悉在祀典。聰明正直，以福是邦。視事之初，敢不祇告。惟神其左右之。《後樂集》卷一九。

東海提舉任謁殿文

夙夜出納，命於《虞書》。周爰咨詢，播之《詩·雅》。使者之職，其來尚矣。厥今倉廩之儲、山澤之利，雖事任不同，而觀風問俗之意則未遠也。某起自諸生，出將使指，置司之郡，禮有常謁。佩服古訓，敢告厥初。《後樂集》卷一九。

潭州到任謁南嶽行廟文

南方之嶽，是爲衡山。衡有平物之功，嶽有鎮安之義。此銓德鈞物之權，實帝攸司，而節宣風雨，庇蔭生人，所以爲此邦之福也。某分樞於此，密藉神休，祇事之初，敬謁行廟。惟帝其陰相之。

《後樂集》卷一九。

辭殿文

某猥以諸生，濫與將指，期年於茲。體學道愛人之念，佩行己有恥之訓，蓋願學焉而未能也。蒙恩易節，方勺祠以歸。屬有行日，敢不祇告。《後樂集》卷一九。

潭州謁殿文

茲分帥閩，兼領郡符，惟宣聖之訓是遵，惟斯民之務是急。莅事之始，吉蠲以告。亦曰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有格言，某敢不勉。《後樂集》卷一九。

潭州時祭南嶽正廟文

於皇喬嶽，奠居南服。人無疵癘，歲洊豐熟。守土蒙成，皆帝所福。以時修報，祭不敢瀆。《後樂集》卷一九。

潭州準郊赦祭南嶽行廟文

聖上明德恤祀，至誠感神。徠祗郊裡，穹昊饗答。熙事告備，沛澤旁流。申命守臣，聿嚴祀典。蓋所以廣天地之仁而同幽明之慶也。嶽爲百神之宗，南土之望，躬飭明薦，罔敢弗虔。唯嶽有神，尚其鑑之。《後樂集》卷一九。

潭州時祭南嶽行廟祝文 一

嶽宗百神，鎮此南土。潭之爲郡，密承帝休。祀有彝儀，尤嚴冬報。守臣庀職，敢不告蠲。敬謁行祠，以祈鑑佑。《後樂集》卷一九。

潭州時祭南嶽行廟祝文 二

維衡是嶽，雄鎮南服。睠此熊湘，實嶽之麓。民和年豐，皆帝所福。禮嚴冬報，敢不祗肅。《後

潭州時祭南嶽行廟祝文 三

春首四時，祀嚴八政。當春而祀，郡有彝章。維嶽鎮南，衆所怙命。吉蠲明薦，罔敢弗虔。惠相我民，實惟神賜。《後樂集》卷一九。

潭州時祭南嶽行廟祝文 四

天下五嶽，衡居其一。載在祀典，有文有秩。某自領藩條，春事載及。時和歲豐，民用寧壹。惟帝惠相，既昭其實。敬治潔蠲，期保終吉。《後樂集》卷一九。

謁真武祐聖廟文

竊惟真君以治輔正，以福德民。聖天子以閩外寄某，亦欲其扶植正類，以爲編氓之福耳。祇事之始，敢用昭告。惟真君其默相焉。《後樂集》卷一九。

潭州謝雨文

徂暑未闌，慮或愆於亢旱；精神方啓，響遽答於甘霖。既屢慶於豐年，尚敢忘於去日？伏念臣某恭承龍渥，久鎮熊湘，志在乎民，每勤拳於雨若；政先於食，惟冀幸於秋成。庚伏正中，午陽方熾，禱嘿孚於一念，應靡俟於崇朝。未適西江，尚見三登之盛；載祈南楚，賸騰百室之歌。《後樂集》卷一九。

辭殿文

某聞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惟先聖所以教邦諸侯者如此。某諸生也，從事斯語，獲免於戾。繼自今尚當終身誦之，以不負所學。告而後行，如初禮。《後樂集》卷一九。

辭南嶽行廟文

某猥以非才，來守茲土，比及二年，凡所以陰隲下民，無水旱盜賊之憂，而使某得以展布四體，行君之令者，惟帝是怙。今叨易地，泝江有日，敢以此心質諸神明而後問津焉。《後樂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六六四三

衛 涇 三二

明堂大禮祭饗冊文

昊天上帝

伏以清明上圓，照臨下土，三光循軌，五位時序。惕惟冲眇，嗣承歷服，夙夜祗畏，罔敢怠豫。物成季秋，適嚴報本。犧牲玉帛，於薦純潔。饗道助順，惟皇無私。迄圖駿功，祈永休命。

皇地祇

伏以至哉坤元，厚載無疆。母育萬彙，配天其澤。合法修報，祗率彝典。黝牲黃琮，貴純尚質。來顧來饗，此心對越。蠡兹荒裔，亂我中土。百年於今，民厭其德。闡靈右順，永清四海。

太祖皇帝

伏以五季濁亂，腥聞於天。篤生聖人，時維烈祖。肇造區夏，挈提皇綱。無疆歷服，貽我後嗣。施及冲昧，獲膺傳序。季秋宗祀，陟配上帝。思昭大謨，圖復舊物。綏予孝子，克成厥勳。

太宗皇帝

伏以宋有成命，二后受之。於昭宗德，克篤祖功。混一文軌，乾坤清夷。丕哉基緒，惠我無疆。肆予冲人，獲主禋祀。歷吉季商，禮嚴並侑。顯承謨烈，紹復是期。對越在天，迄用大介。《後樂集》

卷五。

隆興府準明堂赦祭諸廟文

歲事合宮，禮既行於三載；流恩寓縣，祀咸秩於百神。恭奉德音，肅陳芳薦。仰祈昭鑑，顯賜迪嘗。《後樂集》卷一九。

隆興府社後祭諸廟文

風清露潔，秋過半兮。民免啼號，誰之賜兮？報禮有常，吏敢後兮？牲幣既豐，酒則旨兮。馨香所薦，來胙饗兮。永佑我民，被凶咎兮。《後樂集》卷一九。

社後祭諸廟文

倬彼甫田，其耕澤澤。勞農勸相，實吏之職。風雨時若，疾沴不興。陰相嘿佑，惟神之靈。時殷仲春，恪修常事。徧於羣祠，以享以祀。神其芘貺，惠我豐年。指日秋報，吏敢不虔！《後樂集》卷一九。

時祭諸廟文 一

《禮》：有功烈於民則祀之。矧今歲事告成，昭報在冬，郡有彝典。欽神之休，以介終惠。惟聰明其鑑之。《後樂集》卷一九。

時祭諸廟文 二

某自領帥閫，歲浹易春。疵癘不作，豐稔相因。陰助默佑，亶惟有神。嘗觀禮典，法施於民。禦災捍患，祭祀惟均。敬展春祈，侑以此文。《後樂集》卷一九。

隆興府吳城山龍王廟祈晴文

惟神興雨成雲，變化無際。時則爲澤，過則爲沴。方旱而霖，物蒙其濟。方穫而潦，害且不細。嗟我農人，當此歛穡，零雨其濛，終風且曠。並走羣望，浹旬未霽。築場納禾，公私所繫。下奪民食，上妨國計。惟爾有神，廟食世世。害於粢盛，胡然供祭？爰即祠宇，肅陳牲幣。亟導晴曦，盡驅陰翳。收斂神功，以須嗣歲。《後樂集》卷一九。

隆興府謝諸廟文

穫稻納稼，茲維其時。農將赴功，而雨妨之。吏患其然，敬請於祠。旋惠以晴，有如所期。歲事

備收，厥賜不貲。遣吏以謝，神其鑑茲。《後樂集》卷一九。

隆興府龍王廟禱雨文

鸛鳴垤而零雨，望切輿情；龍噓氣而成雲，敬申誠懇。乃四月之維夏，正三時之務農，膏澤少愆，歲事未卜。惟神所宅，實福此邦。儼威靈於今古之間，妙變化於須臾之頃。用遣一介之吏，虔修百拜之誠。願施陰陽開闔之權，亟下風雷鼓舞之令。大爲霖於三日，以加惠於一方。神無常享於誠，少鑑微衷之請；旱不苦禱而雨，庶幾循吏之風。《後樂集》卷一九。

禱風雨池文 一

大旱之望雲霓，於民心而甚切；祈雨以介稷黍，在吏職以敢安？誠恐未孚，禱猶莫應。凡有祈禳之典，悉殫真切之誠。乃眷靈湫，比加顯號。由積功烈，故被寵光。方仲呂之載臨，通常暘之爲沴。苗則槁矣，人皆仰之。敬爲千里之民，庸遣一介之吏。歷陳悃悃，恭扣陰靈。願於呼吸之間，亟下風雷之令。大爲霖於三日，以加恩於一方。百畝之田勿失其時，正當夏長；一年之計在於種穀，庶遂秋成。《後樂集》卷一九。

禱風雨池文 二

旱既甚而滌山川，寅奉責身之詔；雲能出而爲風雨，敢稽走望之恭！惟吳源之赫靈，至李唐而彌著。有旱必禱，隨感而通。張曲江甘液之詩，權文公時雨之記，一時答貺，千古流芳。顧拙政之無堪，視前人而有愧。念聖主軫憂於宵旰，而藩臣若履於淵冰，恭即靈湫，洊申誠悃。願以一勺之水，霈爲三日之霖。神既賜於豐穰，吏敢忘於昭報？《後樂集》卷一九。

庵山廟祈晴文

嗚呼！穀自布種下秧以至於秀實，其成之艱矣；農自于耜舉趾以至於刈穫，其致之勞矣。忽雨不止，坐妨收藏。嗚呼！成之艱，致之勞者，豈不甚可惜乎？天乎！神乎！忍爲之乎！某憫農夫之勤苦，悼小民之怨咨，耳簷溜如聞啼號，目嘉穀如割心髓。奔走羣望，未臻嘉應。惟神受百年血食之奉，主一方雨暘之權，用敢躬謁祠下，稽首祈哀。神其驅掃陰霧，軒露霽華，既全歲功，亦活民命。

蓋竹廟祈晴文

嗚呼！成一歲之稔難，爲數日之晴易。畀其難者而不畀其易者，豈神有愛於民歟？抑吏之不肖無以媚神而然歟！吏知罪矣。雖然，雨不止，穀不收，歲荒民流，上帝震怒，吏且誅殛，則凡血食於此土者，其得漠然無情哉！闔陰關陽，披霧出日，在俄頃之間耳。敢奉薌幣以祈。《後樂集》卷一九。

辭殿文

某守藩南州，閱歲有半，節用愛人之語，雖未必能盡行，而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蓋終身誦之也。去之日，不敢不如始至，謹齋潔以告。《後樂集》卷一九。

福州到任謁殿文

某恭承皇命，移鎮此邦，視事之始，謹齋宿以祇見於學宮。惟是從政之方，敬事之義，平昔之有得於格言者，其敢不允蹈之。《後樂集》卷一九。

福州時祭諸廟文 一

祭有常序，祀有常儀。率循以行，其敢不肅？惟是若雨暘、蠲災沴以陰佑乎民者，神亦有常職也。顧神其垂鑑焉。《後樂集》卷一九。

福州時祭諸廟文 二

神之在祀典者，爲其有功於民也。率時春祠，在吏有彝。敬矣相予歲事，惟神其克鑑之。《後樂集》卷一九。

福州準郊赦祭諸廟文

聖上秩盛禮於泰壇，衍洪恩於坤紀，申命守告於羣祀〔一〕，蓋欲幽明兩間，均此大慶也。唯爾有神，尚克鑑之。《後樂集》卷一九。

〔二〕此句疑脫一字。

福州禱諸廟文 一

百穀用成，奄觀銍艾，乃秋之杪，淫潦爲害。黃雲滿野，一飽是期。壞於垂成，神其忍之！吏親於民，莫或遑處。齋拔乞靈，奔走祠宇。驅除陰沴，導迎秋暘，成此歲功，報祀敢忘！《後樂集》卷一九。

福州禱諸廟文 二

水歸其壑，冬月之常。儻天時之雨溢，實收斂其有妨。今者雷宜伏而時作，霓方徂而未藏。惟神依人而行，其亦式赫厥靈，亟與排積陰而升太陽也。《後樂集》卷一九。

禱鱔溪文

旱而禱雨，正沾足以爲期；時尚屯膏，意精神之未格。輒以羣生之望，而忘再瀆之愆。惟爾神舊

號於靈源，凡故老能言其響應。願從今後，四滂沱以流恩；毋若初祈，一沾濡而斂惠。《後樂集》卷一九。

謝鱣溪文

一時不雨，已再控於禱祈；三日爲霖，俄遍敷於膏潤。載覩感通之速，遙知變化之神。適是承流，其敢忘德！願從今始，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式赫厥靈，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後樂集》卷一九。

辭殿文

千乘之國，治有要道，敬事之外，節用愛人。某尹藩弗績，易地來閩，行無越思，維聖之訓。期年於此，上下相安。以疾丐辭，累牘得請。謁謝而去，聖師鑑之。《後樂集》卷一九。

福州辭諸廟文

某易地閩徼，俯仰彌年，拙政平平，初無偉績。年穀順成，田里晏靖。匪神陰相，曷濟登茲？祝

釐得俞，從容引去。吉蠲以謝，靈娛嘉之。《後樂集》卷一九。

隆興府再任謁殿文

某曩者叨臨帥閫，正以諸生伎短，退懷愧慊，今拜申命。敬用躬謁，臨事而懼。洙泗格言，視民如傷，澗瀍遺訓，敢不敬承。《後樂集》卷一九。

隆興府再任謁諸廟文

某昔者被命作州，仰藉威神之助，幸逃曠敗。今被新組，載臨舊封。惟是默相，俾寒暑調而雨暘順，使某得以體上意而寬民力，是所禱也。《後樂集》卷一九。

隆興府釋奠五賢祠文

一 西漢南昌尉梅福，東漢處士徐穉，東漢豫章太守陳蕃，晉豫章太

守范甯，唐江西觀察使韋丹。

五公之賢，邦人是祠。從祀於學，有嚴舊規。共命復來，適維其時。酌奠以告，敢不肅祇。《後

樂集》卷一九。

隆興府釋奠五賢祠文

二

嗟嗟五公，相去千載。碩德偉望，表表在人。列祠學宮，以明有敬。乃釋奠已，率由舊章。爰遣僚吏，祀以時禮。願言顧之，式副詠思。《後樂集》卷一九。

隆興府釋奠五賢祠文

三

逸士之高風，循吏之善政，皆可爲百世之師，故廟而祀之。牲酒潔蠲，庶幾來格。《後樂集》卷一九。

隆興府釋奠五賢祠文 四

籍甚遺愛，藹然清風。人心歸向，萬古攸同。巍巍象設，鄰於學宮。粢盛牲醴，既潔且豐。春秋莫饗，普宣無窮。《後樂集》卷一九。

隆興府禱雨諸廟文

惟神血食茲邦，不知幾百年矣。而吏於此者，朝往暮來，不一二年而去。然則神與吏之於民，孰爲最親？去此蓋五年，誤恩復來。逮茲歲除，甫視郡篆，未獲奉牲瀝酒，致告於神，遽有祈焉。世謂臘前三白，豐年之祥。今臘無幾日，歲將及春，霜乾彌旬，積雪不下，旱蝗爲孽，慮在嗣歲，某竊憂之。未及下車，敬爲是禱。神其布彤雲，噓朔風，俾剪水飛花，臨風舞絮，庶幾民有豐年之望，無疫癘之虞，實神陰相，吏亦得以辭其責。惟神其鑑之。《後樂集》卷一九。

謁廟文

某奉天子命，分閩茲土，鎮撫方面，牧養小民，某之責也。雨暘以時，疾癘不作，神之職也。視事之初，齋心以告。惟神其克相之。《後樂集》卷一九。

春祭文 一

春主乎生，草木萌動，發榮吐秀，神實司之。於春日而舉彝章，用不敢怠。長我百穀，育我庶民，郡守之望於神者宏矣。肆其相之。《後樂集》卷一九。

春祭文 二

令肇青陽，滋生萬彙，爰卜茲辰，俶興穡事。唯爾有神，尚克相畀。庸薦嘉穀，式修彝祀。《後

祈晴文

農家作苦，稻漸登場。淫雨爲災，穗將生耳。爲黎元而請命，望穹旻以輸誠。伏念臣初領郡符，敢逃吏責？教條未具，莫臻天地之和；刈穫有期，遽爽雨暘之節。積爲霖潦，害及粢盛。用是隱憂，莫遑寧處。靡神不宗，靡神不舉，尚冀感通。惟天爲聰，惟天爲明，輒申祈禱。願回真造，俯鑑微衷。縱諸陽，閉諸陰，盡消沴氣；崇如墉，比如櫛，共樂豐年。《後樂集》卷一九。

禱雨文

吏蒙恩於朝，布宣德意；神受命於帝，協贊化工。均食於民，各揚厥職。如政刑之有爽，吏敢辭其愆？若雨暘之不時，神實任其責。方四月之告旱，仰九重之軫憂，爰飭庶邦，徧走羣祀。取一勺之水，可以資羣龍之變化；注三日之雨，庶幾蘇百姓之焦枯。吏固得以藉神之休，神亦可以承天之意。

《後樂集》卷一九。

龍潭禱雨文

兌月之收成在邇，正切望霖；屯膏之沾潤未周，若爲蘇旱！輒指潛珍之所，虔伸霈澤之祈。其始自今，毋時或惰，噴泉溪畔，早騰變化之蹤；報雨峰前，亟布沾濡之賜。歲其克稔，民敢忘休！《後樂集》卷一九。

皇子百晬淨髮文

伏以天開蕃衍，時對長贏。續蒼宮之震索，迎朱陸之離明。燕應祠而垂裕，熊協夢以儲精。啓瓜瓞之昌盛，顯芣苢之和平。秋序踰半，晬日就盈。承璇源之帝錫，藹玉稟以天成。備儀犀幄，臨澡禡屏。喜溢椒庭之邃，香浮蘭液之清。拂紺髦而雲委，呈寶鏐以霜凝。善頌交集，嘉祥適膺。茂覃訏之粹質，永耆艾之修齡。奉慈宸兮愷懌，聯華萼兮輝榮。受百福兮穰穰簡簡，繼多男兮蟄蟄繩繩。《後樂集》卷一九。（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六六四四

程 松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今安徽青陽）人。淳熙十二年進士，歷湖州長興尉，慶元中知錢塘縣，諂事吳曦以結韓侂胄，除太府寺丞。遷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嘉泰元年除同知樞密院事。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吳曦叛，松遁走，後坐罪安置賓州，死。見嘉靖《池州府志》卷七，《宋史》卷三九六有傳。

劾胡紘徐似道奏

慶元五年三月

宏辭命題，紘實據斷。今題不合典故，古題出處不一，紘獨指一出以告同列。所取試卷，體格非是。似道方登朝行，輒敢附會胡紘，結爲黨與，蔑視同僚。《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二六（第五冊第四〇二九頁）。

劾潘子韶奏

慶元五年五月

子韶始與王大過輩俱將使指，分道點檢軍器倉庾，輒獨走荆、鄂、襄、漢之境。所至受餽，狎暱宴飲，循私騷擾，靡所不有。《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二六（第五冊第四〇二九頁）。

乞遴選帥才奏

慶元五年十月

安撫制置使肇於景德，迨建炎之初元，酌祖宗之舊制，諸路安撫帶馬步軍都總管，以寓古者方鎮之法，法制一定，無所易矣。中興以來七十餘載，雖神州赤縣未歸版圖，然猶金楚以爲家，吳越以爲宮，聯荆襄之上游，控巴蜀之絕險，長淮蕃其北，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又襟帶乎其內。于以保國，則奠枕而有餘；于以規恢，則待時而可動。是則蕃方謀帥，朝廷所宜爲官擇人，而不可忽也。今日江、浙達于川、廣凡十有六路，路擇一帥，不過十有六人，豈無耆儒碩德、望實素著者置之十六路之上乎？每一蕃帥之闕，躊躇四顧，選擇惟艱，而庸耄者資淺，望輕者間亦卑之，何其類于乏才，不甚滿人意乎？乞明詔大臣遴選帥才，除嘗任執政外，兩制、從官必曾經作郡者，其餘庶官必曾任提轉職司、實有治績、宿負時望者，使當一路帥臣之寄，而庸耄選悞、資淺望輕之人，無復濫次其間。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一一六（第四冊第三二二四頁）。

乞毋以禁卒弓手寨兵充給他役奏

慶元六年三月

乞嚴敕州縣之吏，毋得以禁卒、弓手、寨兵充給他役，專一教閱。申嚴保伍之法，遇有盜賊，更相救赴。諸州配隸之人，其間有犯彊盜情重者，悉令於土牢收管。《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四〇（第七冊第六九八七頁）。

嗣濮王所居公廨不可占爲私第奏

慶元六年四月

竊惟承襲封爵，所以崇德繼世，昭示不忘，此國朝甚盛典禮。粵自濮邸衍慶，聖聖相承，邇求親賢，必重必敬。推原本意，蓋俾之奉承祭祀，以仰慰祖宗在天之靈。豈惟寵以高爵，華以居第，富貴而宴安之，專爲一己私利哉！從來推擇，非屬近行尊、德齒俱備，不在此選，是固無可言者。至於王之爲爵，品秩尊崇，雖則承襲而封，抑亦起躡爲甚。夷考國朝典故，自宗暉而下，至於士歆嗣濮王者，凡十有六員，咸以觀察使、節度使，或使相，或郡王，次第除授而後得之。自庶官徑授觀察使而遂襲封者，慶元三年不祛一人而已。夤緣相承，今爲定比。儻議更革，則拂人情。惟是所居屋宅，用

爲私第，永遠拘占，理有未安。紹興二十八年，嗣濮王士輅奏乞令臨安府應副廨宇。既稱廨宇，則非私家第宅明矣。因而居止，奄爲己有，獨不思國家尊親體貌，至隆極備，乃不能自營室廬，爲身後子孫之計，貪得無厭，是誠可愧。夫一人襲封，得宅一區，又一人繼之，則又得之。嗣王之襲封不已，則有司之治宅亦無已。臣非爲縣官靳費毫末，人言籍籍以爲不可爾。而況合該襲封之人，率是年高，且如不法之來年已七十有六，甫踰二載，旋即薨背，所居廨宇不復以與後人。數年之後，嗣王公廨將何地經營？所謂襲封祇爲己私，其於奉祠本意安在？欲乞自今嗣濮王第宅，令見該襲封人居之，前後相承，以爲公廨，不許拘占，將作私第，庶於事體合宜。揆之公論，亦爲允當。《宋會要輯稿》帝系二之五四（第一冊第七一頁）。

劾呂祖泰奏 慶元六年

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宋史紀事本末》卷八二。又見《宋史》卷四五五《呂祖泰傳》，《金華先民傳》卷四。

科舉文章當重實用奏

嘉泰元年二月

科舉以文章取士，文章關時之盛衰。儻以浮靡之文，蓋其空疏之學，豈惟無補於實用，殆將有累於盛時。乞飭有司屬意命題，示之趨嚮。考校之際，審觀其文，委是器識宏遠，學問淹該，然後充選。雖或質實，固亦無害。或立說牴於注疏，措辭乖於理趣，而空疏浮靡者，悉置勿取。若有司所取不當，他時上徹聽聞，則考官降黜，所取駁放。《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二三（第五冊第四三二四頁）。

武臣知州事奏

嘉泰元年三月

乞明詔大臣，其於武臣知州，蓋無選擇曾任閤門，已經擢用之人，亦須察其慈祥愷悌，留意民事。至於繇常調而序進者，更宜略效文臣，限以考任，及曾任縣令，委有政績，然後付之郡寄。應州郡通差武臣去處，仍乞妙選才幹之吏，以爲倅貳。庶幾相與協濟，詢究民瘼，檢掇吏姦，下爲千里之體，而上副九重共理之切。《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五一（第四冊第三四四三頁）。

劾楊浩奏

嘉泰元年四月

浩家遺漏，其夜舉家張樂飲酒，況於鄉巡急欲救撲，其子輒行叱罵箠打，不容入救，遂致延燒，被禍者不知幾萬家，死者不知幾何人。若依常法，則民何負？《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二九（第五冊第四〇三一頁）。

劾王寧奏

嘉泰元年

寧貪刻殘酷，屢遭白簡。鄂渚乃兵民雜居之區，妄作生事，則必爲湖北一道之害。《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之一一（第五冊第四〇五六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晏 袤

晏袤，青州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紹熙、慶元間爲南鄭令。

山河堰賦

紹熙五年三月

山河堰，蓋漢相國懿侯□□□所肇創。昔高皇帝分上□□愛百姓，勵志兵食，公用□乏。乃繼禹之績，隨山濬川，爲萬世利。卒致儲峙豐物，軍須大備，以能輔佐大業，克成厥勳。遷、固作傳，文實闕如。而耆舊相傳，圖經具載，碑記可考，斑斑不誣。自漢迄今，民賴其賜。是堰也，圍之以木，聚之以石，每歲孟陬，鳩工取材，以繕修之。雖出於人爲補造化之闕，然盛衰興廢，物理之常，以逸待勞，有備無患。紹熙四禩，工役不虔，夏潦暴漲，六堰盡決，田疇幾荒，民用戰栗。常平使者□史右司□郡范公顧瞻吁嗟，克廣德心，捐錢千萬，助民輸本。勸農使者連帥閣學侍郎廣漢章公實主盟之。集材於癸丑之冬，明年春大役工徒，日以萬計。畚鍤運斤，如列行陣，進退作止，枹鼓相應，皆有準繩，桁櫟枋樞，數千萬軍。作於仲春之乙未，告成於三月之甲子。南鄭令臨淄晏袤實司是職。竊以二公心事愛民，先事備具，此所謂先天下而憂其憂，後天下而樂其樂者也，其用大矣。請紀成績而爲之賦云：

閱漢中之形勝兮，實古梁之奧區。控斜谷之衝要兮，□褒中而與俱。山連大轂兮勢若奔萬馬，江從太白兮濫觴而紆徐。不捨晝夜兮盈科而後進，鏗鞳澎湃後缺。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六。

書漢永平碑陰

紹熙五年四月

漢中郡太守鄱君修橋格碑，壹百五十有九字。漢明帝永平六年刻於褒余谷中，其紀號先《巴官鐵盆銘》一歲。紹熙甲寅三月甲□，南鄭令晏袤以堰事至褒谷，獲此刻於石門西南險側斷崖中。先是癸丑夏秋積雨，苔蘚剥落，至是□畫始見，字法奇勁，古意有餘。與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人起敬不暇。昔高皇帝興王漢中，出散入秦〔一〕，道由子午，塗路澀艱，因秦取蜀之石牛術，開通石門。史雖不書，靈帝建寧五年衡官掾仇審頌太守李翕《郾閣碑》云〔二〕：「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則石門雖基於秦，而開於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鑄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楊君孟文以詔書鑿通石門，則又從而廣之。通道幾五十年，至安帝永初元年，西夷虐殘，橋梁斷絕〔三〕，復循子午，凡十五年。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復通褒余。則此路自秦漢以來，通塞屢矣。今碑刻於永平六年，載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鄱君部掾治級，王弘、史荀茂、張宇、韓岑等典功作〔四〕，太守丞廣漢楊顯始作橋閣六百廿三、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成就，刻石紀工器錢粟成數於崖壁中，去石門不百步。惜乎崖廩碑斷，字有□闕。今所鑿棧道石竅具存，乃知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辛酉歲，鄱君、楊君治橋。壹千一百三十三年之

後，物之顯晦，蓋有定數如此。鄙君、楊君爲民興此閣道，三年而後成，曾不諱勞，而史逸其名。非苔蘚封護至今，必爲風雨所剥，此□遐亦摩滅矣。敬書碑陰，俾來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六日，臨淄晏袤書〔五〕。《石門碑辭》。

〔一〕散：原作「𦨇」。按「出散入秦」乃漢《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見洪适《隸釋》卷四）中語，知「𦨇」乃「散」之誤，據改。「散」謂大散關也。

〔二〕閣：原作「間」，據《隸釋》卷四《李翕析里橋郾閣頌》改。

〔三〕絕：原作「繼」，據《石門頌》改。

〔四〕等：原作「第」，據原書所載《漢永平碑》原文改。

〔五〕袤：原作「衷」，據上文改。

書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通褒余閣道碑陰

慶元元年八月

潘宗伯、韓仲元記造橋閣十九字，紹熙甲寅始見於石門之南崖，其「泰」字下一字不顯，止有「六年」以下字至此字，下三字又不能識，微有偏旁。漢、魏、兩晉以「泰」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晉武帝有泰康十年，餘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則知此爲泰和六年明矣。是歲蜀建興十年。先是泰和四年，魏司馬懿伐蜀。五年，蜀諸葛亮圍祁山，魏詔司馬懿拒之。秋七月，亮復軍。明年亮

休士，作木牛流馬，故魏人得入褒谷治橋閣矣。後題景元四年三十八字者，魏陳留王年號，自泰和六年至此凡三十有三年，則此二號皆魏之紀年無疑。其書盪寇將軍云者，蜀張嶷亦有此將軍號。魏盪寇將軍、浮亭侯李苞字孝章，復通此閣道於景元四年，即蜀炎興元年。冬十一月，魏鍾會、鄧艾率衆伐蜀至江油，降馬邈，至綿竹，斬諸葛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魏分益州爲梁州，褒余閣衙於是乎通焉。慶元元年中秋日，南鄭令臨淄晏袤書。《石門碑醜》。（以上曾棗莊校點）

釋本覺

本覺，蜀僧，慶元初來主嘉興本覺寺。見《兩浙金石志》卷一〇。

蘇軾贈文長老詩跋

慶元元年五月

右蘇文忠公贈文老三詩，本覺得之宗簿楊公家藏墨本，謹刻諸石，爲山中無盡之傳。文，眉人，公三過其門，而拳拳輒見於詩，所謂「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亦見文之非妄人也。文去今已百餘載，惜其道無傳，得託公之詩，遂不泯滅。公之門下士，皆一世英傑，雖林下耆衲，亦得俎豆諸公間。至禪有璉、嵩，講有辨、臻，又其所敬畏者。公天人也，道德爲鈎，文章爲餌，凡學海細鱗巨口，無一

或遺。天其無意於斯文，而後世反是，愚因歎時之弊，憫道之衰，哀士之不幸，感慨而書。慶元元年五月望日，住山本覺謹跋。嘉禾曹日孜刊。山門監院僧師淨立石。《兩浙金石志》卷一〇。（曾棗莊校點）

李 楫

李楫，慶元元年除知通州。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三七。

言水利事奏

慶元元年十月

乞行下諸道，每於農隙，專令通判嚴督所屬縣丞躬行阡陌，博訪父老，應舊係溝澮及陂塘去處，稍有堙趣使修膳，務要深闊。或有水利廣袤、工費浩瀚，即申監司，別委官相視，量給錢米，如法疏治，毋致滅裂。仍敕監司察倅丞之勤惰，以爲殿最。異時非但亢陽有備，或遇淫潦而水有所歸，亦不致泛浸之患，實經久之利便。《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三八（第六冊第五九四二頁）。（刁忠民校點）

沈作賓

沈作賓，字賓王，湖州歸安（今浙江湖州）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永平監。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爲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秩滿，知台州。慶元初，歷官至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除兩浙轉運副使，權工部侍郎，兼戶部侍郎。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招降海盜，海道無警。召爲戶部侍郎，兼權工部尚書。除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于家。《宋史》卷三九〇有傳。

乞推賞過淮交割官員奏

慶元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舊例交割歲帑、銀絹了當，共得減九年磨勘，係漕臣及盱眙軍守臣并過淮交割官分受。比年以來，未蒙推賞。竊詳漕臣及盱眙軍守臣即不過淮，其盱眙知縣雖同過淮，止是部押人夫。唯是所遣過淮交割官每歲自冬涉春津發，交割僅百來日，每日將帶銀絹萬餘匹兩，自早至暮過淮冒寒雪，萬一中流忽遇風浪等失陷，寔任其責。又緣歲帑、銀絹，北官揀擇沮難，全藉過淮交割官兩員剛柔相濟，酬應合宜，所係甚重。除臣及盱眙軍守臣、盱眙軍知縣並乞不推賞外，乞將所差過淮交割官兩員各與減

二年磨勘。《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六之六九（第六冊第五八〇七頁）。

乞毋令人戶請佃圍築童家湖奏

開禧元年四月十八日

本府宣城縣管下有號童家湖者，乃徽州績溪縣、廣德軍建平縣二水之所會，其勢闊遠。政和間，有貴要之家請佃此湖，圍成田。宣和間，因民戶陳詞，遂令開掘，依舊成湖。至紹興間，有淮西總管張榮者詭名承佃，再築爲圩，計田一十八頃，草場七頃。自後每遇水漲，諸圩被害如初。至隆興、乾道間，守臣許尹、周操具申朝廷，遂將童湖圩廢決，以息水患。至今年深，民間又復節次改易地名，挑揀田段，經官請佃。萬或遂所欲，則漸次築圩，被害者衆矣。乞明詔三省行下本州常切遵守，毋令人戶妄有請佃圍築，以妨水利。《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四五（第六冊第五九四六頁）。

營繕櫓宮畫旨而後興役奏

櫓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爲緡率四萬有奇，丹雘未弊，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黷，非所以妥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于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役。《宋史》卷三九〇《沈作寶傳》。

徽州月椿錢楚州武鋒軍二事奏

徽州、南康軍月椿不如期，朝廷科降額，比年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如初，適足啓吏姦、重民害，乞明詔示。又楚州武鋒一軍已招三千五百餘人，朝廷初欲減戍，數年未就紀律：一，主將望輕；二，郡守節制不爲禮；三，訓練不盡其能。願令本州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成否，上于朝而黜陟之。《宋史》卷三九〇《沈作賓傳》。

小隱山題記

慶元五年

小隱山園在郡城西南鏡湖中，四面皆水。舊名侯山，晉孔愉嘗居焉。皇祐中，太守楊紘始與賓從往遊而愜焉。問其主王氏：「山何名？」對曰：「有之，匪佳名也。」「亭有名否？」則謝不敢。乃使以其圖來，悉與之名。山曰小隱之山，堂曰小隱之堂，池曰瑟瑟之池。命其亭曰勝弈亭，曰志歸亭，曰湖光亭，曰翠麓亭。又有探幽徑、擷芳徑、捫蘿磴、百華頂。山之外有鑑中亭，倒影亭，皆楊公所自命名，而通判軍州事錢公輔又爲刻石記之。後且百年，浸廢勿理。少師陸公宰嘗得之，以爲別墅，作賦歸堂、六友堂、遐觀堂、秀發軒、放龜臺、蠟屐亭、明秀亭、拄頰亭、撫松亭。會公改築之城之

東隅，今惟賦歸堂、蠟屐亭存焉，皆少師所扁也。有盧贊元襄、周秀寔芭題詩，最傳於世。慶元五年，朝請大夫、試太府卿、淮東總領、除龍圖閣、知紹興府事沈作賓志。《越中金石記》卷四。（以上沈治宏校點）

羅鑑

羅鑑，字正仲，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羅點從弟。嘉定三年纂成《羅山志》（即《崇仁縣志》）六卷。曾喚稱其「彙次有條，援據有實，質而不俚，瞻而不蕪」。又有《磬沼集》一卷。見所撰《羅山志自序》及曾喚《羅山志序》（同治《崇仁縣志》卷首），《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羅山志自序

嘉定三年八月

郡邑有志尚矣。崇仁爲縣六百餘年，不爲不古，此書獨簡略疏陋，覽者病焉。余嘗有志於斯而未暇也。嘉定元春，西昌李君以簿領攝邑事，見委編次，於是請問耆宿，搜羅逸聞，遍考諸家記載，公私碑刻，而以祥符舊經爲祖。累年彙粹，迺克成書，凡五十有一門，釐爲六卷。載維詩文不可不錄，編而成集者又四卷，總一十卷，名曰《羅山志》。事或遺落，文有冗長，筆削之任，以俟來哲。羅山

在縣西北，唐天寶中，更爲崇仁山，縣廳壁記所謂「改縣於隋，封山於唐，山因縣而得名」是已，故取以名書。李君名伯淳，字子孟。宋嘉定三年中秋日，邑人磬沼羅鑑識。同治《崇仁縣志》卷首。（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六六四五

汪 莘

汪莘（一一五五——一二二七），字叔耕，號柳塘，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屏居黃山，博覽群書，尤好《易》學，不屑場屋之文，爲朱熹、真德秀、徐誼等所重。嘉定間，有詔求言，遂上封事論天變、人事、民窮、吏污之弊，不報。復與朱熹書，以經筵論道、扶持國本相期，熹頗重其言。徐誼帥江東，高其學行，欲以遺逸薦而不果。後築室柳塘上，自號方壺居士。寶慶三年卒，年七十三。著有《柳塘集》及《方壺存稿》。見《新安文獻志》卷八七所載李以申《汪處士傳》，《宋史翼》卷三六。

本書所收汪莘文，以清雍正年間所刻《方壺先生集》爲底本，參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清抄本《方壺存稿》。其集以詩詞爲主，文僅存九篇，前人所云叩闕上封事亦不復見，則其散佚可知矣。

月 賦

余少時讀謝希逸《月賦》，見其徵引陳熟，比興寒窘，大抵拙於文而乏於理，竊嘗以爲恨。

至今取而再三觀之，皆不能易少時所見。因搜其平生所得於月者，假唐太宗、房玄齡對問而爲之賦云。

太宗與秦府十八學士講道於瀛州之上，於時宮壺漏稀，月色如晝，憑欄四顧，河山若繡，太宗慨然謂玄齡曰：「夫月何自生哉？」玄齡稽首而對曰：「臣聞月生於坎，水主內光，在坎則隱，因離則彰。其闔處陰，其闢隨陽。魂生震始，魄露巽旁。二少分上下之弦，兩純括晦望之囊。八卦相禪，爲月紀綱，觀於卦畫，其義可詳。青者月魂，黑者月魄。出扶桑而五彩，暨中天而迴白。此月之變也，皆陰陽之相客。」太宗曰：「月之義既聞之矣，然則月之運行何如？」玄齡曰：「其始也，一氣茫然，有物潛珍，兩儀洞開，望之如神。於是清風龍翔而啓途，丹霞鳳翥而扶輪，提白晝於既溟，俟東皇於未晨，按行於二十八舍，周流於三百六旬。出天入地，自秋徂春，橫碧落而孰禦，歷黃道而常新。斗車爲之低昂，列宿爲之逡巡。此月之行也。臣又嘗縱觀焉，大何天之不罩，廣何地之不籠，高何崖之不挂，幽何谷之不通。使夫山海之間，共此燈而發蒙，霍然如攬白霓之駕，恍然如泛驪龍之宮。若乃觀珠閣而泫露，鎮貝闕而含風。藹玉圃之生烟，鬱瑤林之攄虹。亂芙蕖之萬頃，繪松柏之千重。餘輝半抹於城樓，曉色欲拂於天東。紛金章而玉佩，雜天馬而雲驄。咸謁帝而待漏，殷殷乎長樂之鐘。雖然，此陛下之月也，臣請爲陛下言士民之月。始臣爲布衣之時，隻劍孤琴，出遊四方，歸憩家林，其觀於月也，有不知所以獨舞與不知所以長吟者矣。方其射西山而散彩，委曲浦而遺陰，過銀沙而瑟瑟，渡金礫而駸駸，逐行舟而上下，與高浪而浮沈，因蒲帆而舒卷，隨桂楫而淺深。入霜雪而英華秀

發，混蘆荻而蹤跡難尋。散千林而無定影，鎮九淵而有常心。或出晚霽而疑於清曉，或當晨現而訝於黃昏。或顛倒於山光水影，或披豁於地窟天根。或坐臣於偃竹之窗，或挽臣於落梅之邨。或送臣於小橋，或迎臣於柴門。或帶苔紋而粘屐齒，或移花影而泛清樽。」太宗曰：「噫，士民之月不亦樂哉！然則月之德性何如？」玄齡避席而辭曰：「大哉，陛下之問！臣不足以與此。」太宗曰：「卿其勿辭。」玄齡乃言曰：「月之德性，至矣妙矣，惜乎賦家者流未有能聲條振理者也。夫太極肇判，天一生水。天一之精，凝爲月體，仰射天外，下徹水底，洞照八荒，晃不知其首尾。碎之自圓，撓之自止，執之若遠，睨之復邇。體有盈虛，性無生死，胡爲而虧，胡爲而盈。臣以是知生死之故，鬼神之情，然猶不足以言知月。臣愛月者也，疇昔之夜嘗夢焉。弄月於雲葉之表，釣月於浪花之端，種月於林泉之下，布月於天地之間，臣有其志而未遂也。」太宗乃掀虬鬚，躍龍顏，大笑而曰：「卿之志朕知之矣。」酌以樽罍，食以鼎鼐，牽牛正中，再拜而退。《方壺先生集》卷三。又見《歷代賦彙》卷四。

後月賦

汪子既賦月，客有問者曰：「子之《月賦》亦幾矣。雖然，精而未備也。」汪子曰：「何哉？客所謂未備者，豈非碧潭吐珠，清瀨碎璧，長江金湧，平湖銀溢，未極其比乎？六鰲矯首，長鯨鱗尾，鶴唳松梢，猿啼谷裏，未極其境乎？白沙翠竹，杜子美之江邨，疏影暗香，林君復之池塘，松江笠

澤，元真子之所以披蓑，瀟湘洞庭，舟人之所以櫂歌而漁子之所以鳴榔，未極其適乎？羅幃珠箔，娥眉皓頰，鬢亂釵橫，色授魂絕，未極其情乎？古道斷碑，莓苔綠冷，荒林古塚，陰魄隻影，未極其幽荒乎？」客曰：「非此之謂也。」汪子曰：「然則乾爲大赤，至陽所凝，伏以大毳，焰焜燁騰，又似火輶，軋軋較較。月徑千里，負陰上昇，日十三度，周而復乘。颯颯生風，凜凜吹水，赤天枯閣，太陰熏蒸。其清如洗，涼不自勝。帝居峨峨，星宮層層。琅玕成韻，珠網硃磬。鳳棲闕角而鼓翅，龍卧天門而欠伸。芒芒厚土，萬物之興，杳杳泉鄉，爲坤之機。以坎爲輪，以坤爲車，載地浮天，風澤洞虛。天有三百六十度，地有三百六十軸，地軸之下，無底之墟，明月通行，八達之衢，堂堂一輪，霍霍長驅。青天在下，白晝弗如，與天偕出，與日繼飛。日行汲汲，月每有餘。出海猶濕，入海不濡。蛟室停梭而悵望，龍伯借留而曳裾。於鑠東皇，太陽之雄，與月合朔，濯魂雪宮。氤氲氤氲，泥丸之中，一合一新，交泰之功。鼻烟唇焦，朱髮飛蓬，是惟火星，來嗅其風。刀圭月華，心竅玲瓏，神王骨輕，噴吐長虹。客之所謂未備者，其在茲乎？」客曰：「欲備矣，猶未極其至也。」汪子曰：「水得於天一之餘，月得於天一之初，水散而月凝，水沈而月浮，皆由稟受之不侔也。散者散其形，凝者凝其精，沉者沉其重，浮者浮其輕，此其所以與水同出而又爲清中之清、明中之明。客又未覩夫月之城也，天書金篆，榜曰廣寒，內實有神，號曰仙官，惟有道者居之，非利名之士所可攀也。」客拱而起，俯而跽，曰：「備矣至矣，不敢復議矣。」遂拂絹素，請書以爲《後月賦》。《方壺先生集》卷三。

辭晦菴朱侍講書

莘讀史至有國家者讐敵讎隙生於父子兄弟之間，未嘗不爲之傷心，以至流涕也。曰：嗟呼！父子兄弟，天倫之最切者也，其休戚之淺深，慘舒之大小，每與天地鬼神相爲感動，而況人乎？側觀今日之事，有可爲傷心者哉！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爲也。先生勸講經筵，實居師保之職，前日責在大臣，今日責分先生矣。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強，惟主上父子之間，諸公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先生道大而德粹，才高而義精，其必有以處此。惜乎，非莘之所得聞也！雖然，徐徐乎其爲主上感動之實，而汲汲乎其爲泰安之居，恐不可得而遂也。憚於爲父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爲體貌臣工之末，以是爲治，未有能久者也。莘平生聞先生之風，慕悅之父母如也，尊敬之神明如也，想像願見而不獲者凡二十年，具有本末。以二十年尊敬慕悅想像之心，幸而一旦天與獲見之便，豈欲以背時之言撓其親而慢其神哉！誠以言行素高者流俗所忌，向用頗隆則窺伺滋甚。自頃諸人以道學爲口實，牙相磨，吻相鼓，加之時事多艱則名節難全，端倪多變則機會易失。今日之事先先生建明稍緩，竊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特不能爲天下學道者之地，亦不能爲後世學道者之地矣。主上發明詔，設優賞，以待言者，莘實志不在焉。大不能了莘性命，小不能救莘饑寒，所爲來上封事，拳拳惟以主上父子之間爲務，非敢輕也。始爲之疑而終爲之不必疑，始爲之畏而終於無可畏，躊躇四顧而慮之甚周，其言之甚

明，其施之必效。諸公視之，以爲背時之論，莫有能舉而行之者。是以徘徊京都，日夜待先生至，不同流俗，不避權要，建明於羣昏之中，鼓動於皆醉之際，言衆人之所不敢言，辨衆人之所不能辨，然後先生素履之志可不論而孚，經綸之業可次第而舉。莘所上封事，所論主上父子間與民窮吏污之弊，既已獻諸先生矣。先生嘗諭之曰：所論過宮事甚好，當說與諸公。今治行西歸，敢復以告。此所謂先生事也，先生責也，於莘何有哉！冒瀆師嚴，無任激切恐懼之至。《方壺先生集》卷三。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九，《宋史翼》卷三六，《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詩餘序

唐宋以來，詞人多矣，其詞主乎淫，謂不淫非詞也。余謂詞何必淫，顧所寓何如耳。余於詞所愛喜者三人焉。蓋至東坡而一變，其豪妙之氣隱隱然流出言外，天然絕世，不假振作。二變而爲朱希真，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沒。三變而爲辛稼軒，乃寫其胸中事，尤好稱淵明。此詞之三變也。余平昔好作詩，未嘗作詞。今五十四歲，自中秋之日至孟冬之月，隨所寓賦之，得三十篇，乃知作詞之樂過於作詩，豈亦昔人中年絲竹之意耶！每水閣閑吟，山亭靜唱，甚自適也，則念與吳中諸友共之，欲各寄一本，而窮鄉無人傭書，乃刊木而模之，蓋以寄吾友爾，匪敢播諸衆口也。嘉定元年仲冬朔日，柳塘汪莘叔耕書。《方壺先生集》卷三。

詩說

世謂詩人能爲詩，詩人果能爲詩乎？蓋太虛間皆詩也，詩人所見無非詩。凡天地日星雲月風霆烟雨之變化，山川草木蟲魚神鬼生人萬物之狀類，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皇帝王霸道德風俗之殊，治亂盛衰之變，賢人君子，貴賤得失，否泰消息之機，與夫義文洙泗之傳，避秦隱商之志，瞿曇黃老之道，是皆詩之散在太虛間者，而人各以其所得詠歌之爲詩，於是詩之散乎太虛者聚見於詩人之作，則詩雖人爲之而非人能自爲也，其智能見之，其才能模寫之爾。惟其智不能見之，其才不能模寫之，則詩之散在太虛間者邈焉初不相干。惟其智能見之，其才能模寫之，則詩之生生者無窮，詩人之作亦與之生生無窮。世或硜然以詩自矜與泛然技夫詩者，皆自其所見者小耳。惟博觀詩，然後詩之散者聚，道之偏者全，曩以爲小者今見其大也。雖然，夫詩有道有權，顏、孟有詩人之道，而伊、周得詩人之權。徒詩不能以用其身，有權而後其詩足以用天下。是故其詞可以觀其才，其才可以觀其道，其道可以觀其時。有其才無其道，君子惜其才；有其道無其時，君子惜其道。喜於得其一，惜於失其二；喜於得其二，樂於得其三。以子之所甚樂，知予之所甚不樂也。故予之觀詩，其事之感乎其中者，爲之喜，爲之悲，而其詞之歌舞乎其中者，其趣皆不勝其自得也。因書其略，以告有志於詩者。

《方壺先生集》卷三。

天地交泰辨

《月令》孟春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文，後世說《易》之泰者率取是以爲證。以余思之，如但以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爲天地交泰，不知自孟春之外如何爲天地交泰耶？是有十一箇月天地不交也。夫四時行而百物生，時無一時而不行，物無一時而不生。一月天地之氣不交，則一月之物失其生生之理矣；一日天地之氣不交，則一日之物失其生生之理矣。故曰以《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爲天地交泰者，不知天地交泰者也。是皆未嘗深察夫天地之所以爲高下，日月之所以爲往來，則不能知夫陰陽之所以爲升降，宜乎不能知天地之所以爲交泰也。今請先言天地之所以爲高下，日月之所以爲往來，則知陰陽之所以爲升降，而後天地之所以爲交泰可見矣。張湛曰：「自地以上皆天也，若是則曰天，亦太虛而已矣。」橫渠曰：「地，物也；天，神也。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是皆以太虛爲天，莊周蓋嘗言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是自莊周以六合爲有内外也。程明道父子兄弟嘗與邵康節先生飲於天津橋上，問天地所依之處，康節遂劇談天地之狀以及六合之外。是自康節以六合爲有内外也。近時呂東萊以爲六合安得有内外，欲朱晦菴於濂溪書後削去此條。予以爲不然，非好異說也，請折衷於《易》。《易》之說非異也。在《易》之《乾》曰：「天行健。」如以太虛之象爲天，是無動無靜也，安得謂之行健乎？揚子雲曰：「馴乎玄渾，行無窮止，

象天。」是皆所見者渾天也。由是觀之，四方上下爲六合之宇，安得而無内外乎？是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渾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漢上朱子發以水爲氣，亦非是。康節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此爲得其實。云地輪依水輪，即載水而行是也；水輪依風輪，即乘氣而浮是也。其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大氣即風輪是矣。康節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此皆言天地之下有澤有風。澤非地上之澤，風非地上之風也。金剛乘天者，金剛之氣舉之也。《列子》謂「渤海之東有歸墟焉，其下爲無底之壑」，此皆所謂風澤洞虛者是也。康節謂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即所謂六合之外是也。如是而天地之所以爲高下見矣。乾下坤上而爲泰，吾以是知天之入於地下也；坤下乾上而爲否，吾以是知天之出於地上也。水載地而浮天者也，故坎上乾下而爲需，吾以是知天之入於水中也。坎下乾上而爲訟，吾以是知天之出於水上也，而日月則麗乎天者也。離下坤上而爲明夷，吾以是知日之入於地中也。坤下離上而爲晉，吾以是知日之出於地上也。坎上離下而爲既濟，吾以是知日之入於水中也。坎下離上而爲未濟，吾以是知日之出於水上也。《明夷》之上九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初登於天，蓋日自地下無底之壑而登於天也；後入於地，蓋日自天而降遂入乎大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墟也。如是而日月之所以爲升降見矣。故凡以太虛空洞爲天者，皆不知天者也，是故天旋於外而包地者也，地凝於內而承天者也，水載地而浮天者也。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蓋言夫蒼蒼非天之正色，徒以遠而視，成蒼蒼之色耳。《易》曰：「乾爲大

赤。」橫渠曰：「赤者，天之正色。」何以言其然也？《易》曰：「乾，陽物也。」天也者，太虛之中有物之最大者，乃純陽之氣爲此大物，其初爲純陽，故其色爲大赤。其大不可量，則其氣何可當？況夫天者純陽之體，而日者又太陽之精，是故一晝夜之間而天行有升有降，一天行之間而日月有往有來。天之降而入乎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壑也，而純陽之體一日而一蒸之；日之降而入乎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壑也，而純陽之精一日而一蒸之。於是大地之下，無底之壑，聲沸騰湧，或擊而爲雷霆，或鬱而爲雲霧，上蒸磅礴。而磅礴厚，於是翕陰陽交泰之氣而蘊蓄之，既有以培養夫萬物之根，又竅於山川，又騰爲雨露，而復有以滋潤夫萬物之枝條而暢茂其華實。日既負太陽之氣以下交於九地之下，而月又負太陰之氣以上交於九天之中，於是陰陽之氣無一時而不交泰，而萬物生生之理，亦無一時而不相浹洽於交泰之中，而陰陽之所以爲升降，天地之所以爲交泰見矣。天下之人但見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萬物位乎其中，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蔽於耳目之所及而不能通乎耳目之表。如使其知有六合之外者，乃知天地之中有太虛，天地之外有太虛，天地之中太虛有量，天地之外太虛無窮。予因論天地交泰，得以極言之。

夫所謂交者，要知聖人只是舉君子道長而謂之交，即此自可以知彼非於孟春之外無上下交之時也。《方壺先生集》卷三。

擬仁宗皇帝南郊慶成頌

偶閱韓魏公所作仁宗皇帝冊文，有曰：「九見圜丘，再祈合宮，大禘於廟，親籍於東。」嗚呼，可謂盛矣！於時宋景文公有《明堂頌》，梅聖俞有《禘禮詩》，因感仁宗盛時，擬作此頌。辭曰：

思皇祖宗，配天罔極。十有三世，可以觀德。明明皇帝，兢兢朝夕。六府孔修，協氣四塞。皇帝曰噫，荷天之力。大祝未舉，寧非朕食。皇帝十載，甲子乙亥。帝謂元臣，時庸展采。帝謂卿士，明禋以待。暨於百工，莫敢或怠。皇帝既齋，告於景靈。乃宿太室，乃造青城。黃麾豹尾，龍輓螭衡。蚺蜺連睞，華蓋雲縈。肅肅羽林，足如雷霆。央央和鈴，天駟舞聲。青城至止，禮樂山峙。九旂太常，鼓鐘錯距。帝御青城，月星如洗。帝覽八紘，神明一體。三鼓既作，參井正中。帝登紫壇，首撞黃鐘。日月在袞，辰宿在躬。昂昂顒顒，在天半空。帝拜稽首，青壁黃琮。捧奠昊天，昊天如對。載酌后土，后土如啐。亦侑祖考，祖考來會。嶽鬼川靈，如盼如睎。黃鐘大簇，雲門咸池。六變告成，帝武遲遲。柴燎斯昇，電繚風馳。氣落天狼，融爲祥曦。帝還青城，鼓吹隱山。帝還紫宸，文武叙班。稱祝萬壽，如山巖巖，如江沄沄，何福不安。祝史若曰，天錫皇祚，子孫千億，永作神主。鼓之以春風，潤之以夏雨，長我百穀，撐倉及庾。國富兵強，四方以無侮。帝御端門，均此時嘏。需雲解

雨，物無遺者。取法於古，舉逸於野，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臣莘作頌，敢繼風雅。《方壺先生集》卷三。

晦菴朱子祠堂頌

開禧三年秋，太守孟公來守新安，嘉定元年秋，即學宮作晦菴祠堂。郡民汪莘聞之，曰：是舉也，所以惠吾邦人甚厚。乃爲之頌。

我懷晦翁，遥遥武夷。我聞晦翁，桑梓是思。藹藹閩士，于公儀刑。嗟嗟邦人，但聞其聲。翁則往矣，吾誰與歸！翁在此矣，有像有書。學有新祠，朝服冠紳。學雖舊宮，其像維新。我來見之，曰此晦翁，如鳳如龍，百世所宗。昔也何盛，今也何寂。哀我人思，豈不好德。云誰祠之，邦君孟侯。其祠維何，我倡汝酬。翁居在天，翁像在堂，照臨邦人，孟侯之光。《方壺先生集》卷三。又見乾隆《歙縣志》卷一八。

休寧稅課提舉邵公行狀

公諱全，字昌國，睦州青溪人也。世居諫村。其先出周太保公奭，厥後有穆公虎、武公過、昭公

廖，世有功周室，詩書所稱可考而見也。秦爲東陵侯平，漢爲廣、嚴、歐，少府信臣名最著。信臣傳十七世，爲隋始新令坦，卜居其邑，蓋今之青溪也。坦又傳十六世，爲文學息熊。息熊生孟，開封尹。孟生珥，河東潞州判。珥，公父也。母方夫人，以某年月日生公於諫村。公少而穎敏，受書輒解。弱冠爲諸生，有名。紹興二年，以祖開封廕奏名，賜張九成榜出身，非其志也。四年，會公父監州公自汴中告老而歸，宦既久而倦游也，召公語曰：「全來，吾家世有聞人，豈中衰於余乎！吾老不逮事，終負國恩，願汝舍學代吾仕。」公心念父老，亦不欲其再出，受命惟謹。無何，監州公偕其夫人方氏並以天年終。服闋，公悉以家私財讓其介弟，乃獨携先世宦牒而謁選焉。得官於茲，居吾休者十有二年，洞利害之源，通商賈之路，刷吏胥之奸，謹稅課之入，孳孳晝夜，惟既厥心，冰蘖之操，有如一曰。故令王公仁仲、今令趙公彥質並重其才望，每曰邵昌國經濟之才，使其當國度支，漢蕭何、唐劉晏不是過也。監司數薦於上，會六考滿，奏最當遷，乃以病壯年長逝，何天之嗇報善人如此哉！公博學多文，於邑中名士無不延引，然與程傳之及不肖號爲親暱。及其終也，二子往候，公據几而語之曰：「嗟乎！吾死矣。夫有弟不及訣，而子呱呱莫可告語，仕宦貧而死，復何歸乎？願二兄爲余地。」不肖遂以園獻，傳之心許以弱女女其子，然尚未識其夫人有居志否也。既卒，趙公爲之經紀後事，篋中僅百金，皆其俸積所餘，監司、郡邑僚屬賻金亦百，使其行足裹糧，其居僅可卒歲。嗚呼，又孰謂廉吏貧至是哉！公卒於隆興元年八月五日，年四十三。娶陳氏，天台參贊陳公女。子堅。

《方壺先生集》卷三。（以上刁忠民校點）

祝寬夫

祝寬夫，字公濟。開禧三年爲迪功郎、司理參軍。見《宋會要輯稿》兵二〇之一〇。

跋唐太宗屏風書

淳熙九年十一月

右唐太宗屏風書，余從兄季平家所藏，蓋從祖紹興初爲江西漕屬，以重賂得於北人之南渡者。凡十一幅，皆絹素也。其上雜繪禽蟲水藻之文，猶隱隱可認。按《唐會要》，貞觀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上自爲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猶勁，爲一時之絕，誠可寶也。淳熙九年冬十一月，祝寬夫公濟跋。《戲鴻堂法書》卷二。（尹波校點）

家誠之

家誠之，字宜父，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紹熙、慶元間知邛州，刻文同《丹淵集》，並編有《石室先生年譜》一卷（見《丹淵集》卷首）、《丹淵集拾遺》二卷（《丹淵集》附錄）。見所撰《丹淵集拾遺跋》，

丹淵集拾遺跋

慶元元年五月

人知愛湖州之畫，而不知愛其文，非文有不工於其畫也。人之所見之不至也。且畫之奇怪，本出于文章之餘，而文之高古，又出于其人之胸懷本趣，是豈有兩法哉！湖州之文一出，東坡兄弟皆敬而愛之，前輩大老如文潞公亦爲之延譽，司馬溫公則至于心服，趙清獻公則至于歎服，荆公、蜀公又皆形之歌詠，湖州之爲人可知矣。湖州三仕於邛，筆墨遺跡甚多。後一百三十年，誠之被命守邛，凡故舊之相屬者，必湖州墨林是求，而不及其文焉，則知湖州之文者能幾哉！東坡嘗贊其墨竹曰：「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又贊其飛白曰：「始予見其詩與文，又見其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復見其飛白，則予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然則自當時知之者已寡，況後世乎！邛舊有湖州墨林堂，誠之既爲立祠堂上，以致邛人不忘之意，又刊其集，以廣於世，庶幾因其文以知其人勁正豪邁，不獨在于區區之疏篁怪木也。雖然，湖州之文散落不存者多矣。石林先生云：「東坡倅杭，與可送以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詩禍作，世以爲知言。而東坡亦嘗移書湖州，趣其賦黃樓。二者集中皆無之。間有詩與坡往還者，輒易其姓字，如杭州鳳唼堂，坡所作也，則易以胡侯。詩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蓋當時黨禍未

解，故其家從而竄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勝歎哉！今但掇拾其遺亡數篇，以附于後，後有同志者，或又能訪其遺餘，尚可以續編云。慶元元年五月既望，曲沃家誠之跋。《丹淵集》卷末。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九九。（尹波校點）

〔二〕曰：原作「田」，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六六四六

喬行簡

喬行簡（一一五六——一二四一），字壽朋，號孔山居士，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早學于呂祖謙，紹熙四年進士及第。累官至淮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遷宗正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理宗即位，累遷至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端平初，拜右丞相。三年，拜左丞相。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歷封肅國公、魯國公。淳祐元年卒，年八十六，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宋史》卷四一七有傳。

江北贓罪事奏

嘉定五年十月

竊觀見行條法，計贓定罪，元以二貫成疋，至紹興而增爲三貫，至乾道又增爲四貫，且令候絹價低平日，別行取旨，仰見祖宗達權通變，不憚弛法以便民，惟恐寘人於深憲。今江北專用鐵錢，近年以來，比之內郡銅錢數輕三倍，匹絹之直，爲錢十千，而犯贓者以絹定罪，亦如銅錢，以四貫爲疋，

賊輕罪重，犯者易入，深可憫惻。《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九（第七冊第六四九一頁）。

中渡花靨差官事奏

嘉定七年八月

訪聞兩淮州縣榷場商旅般運物貨過淮，却打博北界鈔鹽回歸。其弊皆緣州郡利於收稅，更不覺察禁戢，却將捕到北鹽拘沒入官，置鋪出賣，或分與鹽鋪戶發泄，合行措置。本司近準指揮，今後兩淮榷場監渡官，選差見任官兼管，令提舉司常切覺察。遂行下光州、安豐軍，其花靨鎮、中渡兩榷場不得差補攝公吏。去後據安豐軍申，選差本軍花靨鎮巡檢兼管；光州申，中渡係屬光山縣，巡尉亦當任責，遂差本縣縣尉、仙居巡檢、砂窩巡輪流兼管〔二〕，三月一易。本司已備申朝廷照會訖外，訪聞淮河兩渡非特北鹽過界，近來本界私茶渡淮而北，亦復不少，尤當謹嚴。亦何愛一二差遣，不使之專一管幹？今欲乞將中渡、花靨兩渡監官創置員闕，選差曾經任、有舉主人充。應內有捕獲到茶鹽，與照巡尉格推賞。其透漏者，罰亦如之。庶幾職思其憂，亦可使之巡檢姦細，機察盜賊，體探邊境事宜。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一四五（第四冊第三五二八頁）。又見同書方域一三之一七（第八冊第七五三八頁）。

〔二〕「砂窩巡」字下疑脫「檢」字。

乞推賞方暉及母奏

嘉定九年六月

光州光山縣寄居承信郎、新黃州黃岡黃陂麻城三縣巡檢方暉，當本縣勸分之初，白於其母，以稻一千五百石應副光山，以二千石應副固始，仍於沙窩市置場賑濟，每斗市價二貫四百文省，暉減作一貫一百五十省，每斗計減錢一貫二百五十省，通減四千餘緡。又自出力，以主其事，兩縣饑民多得其力。訪聞方暉之母年八十，輕財樂施，每遇歉歲，即發所藏，減價出糶，又將所得之資隨力濟人，如是者已二十年。乞將暉少加旌賞，或以初封加惠其母。《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三八（第四冊第三八〇一頁）。

請謚陳亮呂祖儉劄子〔二〕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謚，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夔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二人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伯之略，期于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

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于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爲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居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承議郎、太府寺丞呂祖儉，實祖謙之弟。少與其兄研窮經傳，悉本家學。後祖謙死，凡諸生皆承事祖儉，呂氏之學益明。慶元間，韓侂冑用事，中外側目莫敢言。祖儉時在下僚，獨抗章殿陛，直指其失，謫高安以死。及侂冑日益橫，以罪誅滅，人固恨曲突徙薪之謀不用也。臣竊謂亮與祖儉之學，皆有遺文具存，學者同知所宗。至若亮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耻，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祖儉當時奸氣焰薰灼之時，首建抑絕之義，其視東都名節諸賢亦爲無歉。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名節之士。苟褒二臣，亦足以激昂人心。二臣者皆生於婺，臣少長接聞，取爲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于上，使獲表見于明時，非惟有愧于前賢，抑亦無以垂示于後學。況二臣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切照在法，聲聞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謚。又淳熙敕，勲德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謚。若亮與祖儉，識足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謚。臣愚欲望聖慈憫二臣之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謚，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動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

任拳拳之至。《金華文徵》卷一一，明刻本。又見《龍川文集》卷首，《敬鄉錄》卷一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三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六，《全華先民傳》卷二，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五，《陳亮年譜》附錄。

〔二〕此劄《龍川文集》等作「《請謚陳龍川劄子》」，蓋文集編者節取此文而爲之。

進融堂書解劄子

臣輒有奏陳，仰干天聽。臣昨任國子司業日，於延見諸生之次，聞嚴州布衣錢時山居讀書，理學淹貫，嘗從故寶謨閣學士楊簡遊，蓋其深所推許。今寶章閣待制袁甫昨任徽州，與故太府丞鄭之悌守嚴州日，皆嘗一再禮聘，莅講郡庠，遠近士子翕然雲集。已而得其講篇，其於辨析義理，參錯事物，發明疑難，有以起人，臣是時心已屬之。其後知紹興府汪綱亦嘗延講至郡，臣始屬綱求其所著之書，有《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四書《管見》及《尚書啓蒙》、《詩學管見》、《周易釋傳》、《兩漢筆記》、《國朝編年》等作，益信其學之有所本。其作《兩漢筆記》，類皆痛漢氏襲秦之弊，而尤反覆致意於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又見其學之爲有用。臣遂因綱以延其來，與之相見而欵扣之。見其氣負才識尤通世務，自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靖康間，其大父鬻值睦寇陸梁，金人入浙，糾率捍禦，幾著奇功，朝廷嘗爲之立廟封爵。而時亦人物魁岸，慷慨激昂，

有乃祖風，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每念此亦奇士，而不使得爲世用，私竊惜之。比者伏讀《國史》，至真宗皇帝於禁中壁間見穆修所作詩句，深切歎賞，即問侍臣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則士之遺逸者，固大臣之所當言，亦聖主之所樂聞也。時嘗詣漕司文解，比歲已該永免，而場屋竟不足以得之，其志方將玩聖經以自隱。儻今不加收用，使之終老山林，則國家有遺而不舉之才，大臣有知而不薦之咎矣。臣愚欲望聖慈且與錢時特補迪功郎，畀以秘閣校勘；仍乞下時本貫嚴州取所著書繕寫繳進，上備乙覽。如其果有可采，則乞次第錄用，庶以究其所蘊，有補斯世。伏候敕旨。

《融堂書解》卷五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四。

乞措置揚州防務奏

山陽民散財殫，非凶賊久安之地，當日夜爲鴟張之計。揚州城堅勢壯，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宋史》卷四一七《喬行簡傳》。又見《南

宋書》卷五三。

論時青奏

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是必疑其終爲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之姓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則可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愬，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宋史》卷四一七《喬行簡傳》。又見《南宋書》卷五三。

請討李全奏

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踰人，未必有長算深謀，直剽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宋史》卷四一七《喬行簡傳》。又見《南宋書》卷五三，《金華先民傳》卷三。

論國事三憂疏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關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

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餽，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運糧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宋史》卷四一七《喬行簡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〇，《宋史新編》卷一五

一，《宋元通鑑》卷一〇九，《南宋書》卷五三，《續通典》卷九五，《宋史紀事本末》卷九二，《金華徵獻略》卷八，

《南宋文範》卷二二，《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七。

論天下之勢當轉弱爲强奏

臣竊謂今天下之勢，至是極矣！國用殫乏而無餘，糧餉踴貴而難辦，楮價日損而秤提無其策，流民猥多而賑恤無其具，上則雨暘不時而人苦於難食，下則潮汐爲災而水逼於都城，內則有盜賊竊發之虞，外則有夷狄侵軼之患，舉天下之事，無一之不可憂。陛下每於治朝言之，而玉色不康，臣輩每恨振起無計，而隱憂度日。然今日之大勢固弱矣，整頓固難矣，苟能不以爲難且弱而勉強行道，如董仲舒之所云，則事猶可爲，勢猶可轉。不過於飭吾身修，用吾人才，振吾紀綱，必吾賞罰，信吾命令，以臨其政，使萬務整整而有條，萬目睢睢而改觀，則外之氣勢雖未能遽强，而內之政事則已能修舉，將自有隱然不可犯之威靈，屹然不易搖之根本矣。若徒見目前富貴崇高之可尊，燕安逸樂之可享，侍御便嬖之如吾意，采色聲音之悅吾心，則是雖能臨事矜持，動無過舉，亦止是蹈常襲故，用尋常守成之規模，不足以言興起之事，收安强之效也。臣竊以爲陛下當留神改圖，一意奮發，不可執拘攣固滯之見，不可惑將順媚悅之言，不可有懷內之心，不可有苟安之意，不可厭苦澀冷淡之言，不可憚辛勤繁冗之事。要須慷慨特達，不事邊幅，如中興創業人主之所爲，必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如大禹，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如成湯，必思舊勞于外，不敢荒寧如商高宗，必日中昃不遑暇食如周文王，必

內有撥亂之志，側身修行如周宣王，必衣弋綈、履革舄，罷露臺，却千里馬如漢文帝，必厲精更始，綜核名實，考試功能如漢孝宣。夫如是，然後可頓回衰弱之勢，漸起安強之形，吾之國可以立而祚可以綿矣。抑又有人所難言者，臣敢不盡爲陛下陳之？蓋陛下來自代邸，公卿百官、軍將士民所期望於陛下者，非其他人主之比。必有以大慰其意，使人起敬起愛，則不至於每每窺瞰動息，輒伸竊議之喙於其下。此其所關者至大，要非威驅勢劫之所能回。而所以回之者，則亦不過如臣前所陳等事，而陛下恪意行之耳。臣願陛下自今以往事無大小，內斷諸心，外謀諸大臣，毋牽於左右諛說之言，毋惑於宮闈私昵之意，當爲者毅然爲之，不當爲者斷然寢之。或事大體重者，必稽於典故，付之都省，下之朝紳，公共討論，惟是之從。仍勿爲輕浮所搖，勿以一人之言而遽有罷行之事。國論一則人心定，人心定則國勢尊。今天下事猶未至於不可爲，惟在陛下有以轉移之。臣事陛下多歷年所，今老甚，當思息肩。臣而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故敢不以忤怛爲嫌，而輒究言之，惟陛下裁幸。《金華文統》卷三，正德刻本。

論求賢求言疏

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

人也。陛下蓋嘗撫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內外小大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有，陛下亦嘗撫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爲具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有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醵，削奪而流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宋史》卷四一七

《喬行簡傳》。又見《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五，《宋元通鑑》卷一〇三，《宋史新編》卷一五一，《南宋書》卷五三，《金華先民傳》卷三，《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三。

乞持身自制疏

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

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肝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儉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宋史》卷四一七《喬行簡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九三，《宋史新編》卷一五一，《南宋書》卷五三，《續資治通鑑》卷一六六。

言兵財奏

嘉熙二年閏四月

兵財二端，尤今急務。欲以兵事委之鳴復，財用委之宗勉，楮幣委之天錫。凡有利病，各務討論，有當聚議者，容臣參酌，然後施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三。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六九。

乞歸田里表

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袞；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齊東野語》卷五。

恐勤帖

行簡恐勤染報，不敢覩縷，少意拜稟：女夫王太社儀今亡矣，有少田土，乃典物，爲人昏賴，事已結斷，乃復興訟，擾其幹人。小人之姦詐欺孤如此，望爲詳酌而分明之。小女亦不存，無人照管，仍乞免追其幹人是幸。瑣細干指，愧甚，切幾台照。右謹具呈。十一月二日，少傅、平章軍國重事、益國公喬行簡劄子。《宋人法書》第四冊。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六藝之一錄》卷三九六，《古書畫偽訛考辨》卷上第一七七頁，《古書畫過眼要錄》第五四八頁。

閏餘帖

嘉熙四年閏十二月〔二〕

行簡伏以即日閏餘盈數，歲陽肇端，共惟觀使郎中鄉契丈小駐寓鄉，會領新渥，行神先路，台候動止萬福。行簡向心不得一見而別，負慊久之。茲又怱怱度時，未及奉主書之敬。忽承真翰，意愛甚隆，慚感溢寸衿矣。行簡宜歸久矣，誤蒙旒宸之知，偷枉歲月，不覺年數之趣。其後遂以情懇祈而遂所請。然當軸處中不爲不久，而身偶艱難，勞無寸效，可以持謝鄉黨、親戚、朋友、故舊，負我夙志，枉有遭時遇主之大幸，而迄無以自見于明時。故雖蒙恩過優，以寵其歸，不敢以爲榮，而以爲愧。

矣。賤迹甫達故山，疾疢即相尋，日惟呼醫啜藥。近忽增劇，歲旦不敢眠。勉拜此謝，記存顛价之候。信筆以道真情，疏□塵瀆不計也。蒙體照，不宣。《宋人書翰》第一冊，文物出版社影印本。又見《平生壯觀》卷三，《書畫鑑影》卷一，《古書畫偽訛考辨》卷上第一七六頁。

〔二〕年月據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所考。

寶刻叢編序

紹定五年六月

辛卯之秋，余篋中所藏書厄於鬱攸之焰，因求所闕於肆。有陳思道人者，數持書來售。一日，携一編遺余曰：「此思所自集，前賢勘定碑誌諸書之目也。雖其文不能盡載，姑記其篇目地里與夫作者之姓氏，好事者得而觀之，其文亦可因時而訪求。」余受而閱之，蓋昔之《寰宇訪碑錄》之類，而名數加多，郡縣加詳，知其用心之良勤，因爲之改目。夫以它人之書刊而貨之，鬻書者之事也。今道人者乃能自哀一書，以爲好古博雅者之助，其亦異於人之鬻書者矣，故樂爲題其篇端。紹定五年六月改朔，孔山居士書。《寶刻叢編》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續二，《皕宋樓藏書志》卷三七。

禹貢集解序

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曆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秒忽之說，究觀篤考，窮日夜不愒，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爲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羣書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不知所入，諸若此類甚衆。余曩得同叔此書讀之，蓋躍如也，然閒有疑而未決者。方圖與之講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其至，既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百考》文多，欲鋟之板未辦，姑撫其《禹貢說》出之，庶幾留意此學，將求證於是者有取焉。同叔姓傅，名寅，烏傷人也。蓋晚而徙居，與余爲同里云。東陽喬行簡壽朋序。《禹貢集解》卷首，金華叢書本。又見《經義考》卷九四。

白石詩傳序

紹定六年六月

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雅》、《頌》，莫非憂樂怨慕之所形見。言

《詩》者必自夫治道之隆替、詩人之性情而索之，斯足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泥諸儒雜出之說，而無優柔自求之功，則其義隱矣。小序之於《詩》，其說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者。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之一言，豈非前後講師各出己見，間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適以紊亂詩人之意乎！士方入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彼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說或主於內，且將牽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爲《詩》之病痼矣。志於傳授解惑者，苟不爲之拔其根本，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自有所得哉？此殆黜異尊經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暇問也。至於他所發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懷舊而愴新，或致愛於君而引咎於己，或委順於天而無惡於人者，先生尤致意。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後贊以數詞，而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已爲之煥然。善逆詩人之志者，豈必待詞費哉。行簡昔嘗從先生遊，聽言論，如引岷江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謹嚴簡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歲殊而月異矣。同門湯尹程嘗爲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詣之益深也。先生姓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太學，以兩優解褐，仕至宗正少卿。乾、淳諸老之後，巋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號之也。沒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自尚書郎出守永嘉，行簡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廣也，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此，乃訪求於湯尹程之姪時大，俾偕註釋刻諸郡齋云。紹定六年六月朔。《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四二。又見《經義考》卷一〇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三，光緒《樂清縣志》卷一一。

仁和重修縣治記

紹定六年六月

仁和在吳越時爲錢江縣，與錢塘皆附郭。皇朝興國三年，錢氏奉圖籍入朝，改今名。建炎南渡，二邑俱視赤縣。跼蹐之初，披荆榛，立都邑，志不久在吳會，宮室省府猶曰草創，況令居乎？仁和縣宅雖莫詳締建之始，距今殆不止百年，屋老且腐。紹定壬辰，胡君巨卿來領縣，至之日，顧瞻庭宇梁扶棟柱，岌岌動搖，旦起視事，如坐巖墻之下，凜乎其將壓焉。前是紆墨綰銅，不啻數十令，堇堇支傾補敗，指日以俟踐更，何暇爲持久計？令雖健，而決束于枵單，末如之何，人固不以咎令也。今京尹余公宿知其然，宰一日上府，京尹顧謂之曰：「君子所居，一日必葺，況有地百里，且附于王畿，敝陋若是，曾不逮鄙小縣。我念此舊矣，今其可諉是責於他人。」乃捐錢四百萬，俾更之。令承命惟謹，即度財賦功，增庫培薄，易湫隘爲顯敞，自門向廳宇，廊廡堂皇，寢處庖湢，無一不撤其舊而新之。經始于壬辰之孟秋，迄事於癸巳之仲春。見者環視拱睨，無不洞心駭目。是役也，木章竹箇悉市之他山，庸工如家，輿匠肯來，一金一粟，咸出于公，里胥恬不之預。蓋京尹厚於捐金，令尹篤於任責，宜其率作興事不勞於民，不愆于素，起百年之顛仆，爲一邑之壯觀也。始邑之獄舍傾圯，門關殆不容楔縲，繫其中者既無以宣其底滯之氣，而令問囚其下，幾無立人之所。常平係省二庫，亦久弗葺。至是皆爲之更創，堅固縝密，足以支久。弊極而亨，勢固有所待也。令尹來諗予曰：「邑之興

作，自始事迄落成，盡出京尹。今官府屹然，吏民俱受宏庇，願托少辭，以記其事。」予曰：「是可書也。」京尹諱天錫，今以戶部侍郎兼彈壓之任，風力强濟，多多益辦，政平訟清，百圯具舉。縣宰平易近民，居官可紀，政以最聞，蓋不特興廢起弊一事而已。是歲季夏望日。《咸淳臨安志》卷五四。又見嘉靖《仁和縣志》卷一四，萬曆《杭州府志》卷三九，雍正《浙江通志》卷三〇，民國《杭州府志》卷一九。

祭李蘄州文

嗚呼悲哉！茲歲之春，紛敵騎之渡淮，望五關而疾奔。關無素備而不守，蘄之城東，峙而磷磷。問守者其誰，曰吾茂欽。人有恃而來趨，如風之靡塵。余曰是余禮義之友，斷能悉力以捍西淮之民。一城如掌之大，而以十萬衆環其闔，雖力不敵而義豐，曰吾惟知有國與君。攻者千計而來，來輒有應，應輒如神。以儒者而抗敵，蓋彌越於兩旬。彼計窮而勢挫，終不能以一伸。是可謂事至難兮攻至勤。嗚呼悲哉！蚍蜉蟻子之援，乃遠視而不臨。五鼓統統，殺聲沉沉。事極則以死報國，此生平之素心。有如講學之正大，才氣之厚渾。世所期者大用，僅符竹而朱輪。蓋志每難於苟合，澹然以守者道之真。今雖止於斯，而獨使以節義聞。家與身同殞，名千古其不湮。吾猶懼夫議論之不明，而好爲異議者之紛紛。伊昔人之忠烈，有如卞壺與張巡，且不免於人言，嘖衆口之狺狺。向非蘄當敵之衝，殆將西出而東侵，潯皖之山，濡須之流，寧能帖然而似今！是彌月之捍禦，雖一城終失，而百城以存。

獨愧余非李翰之筆，韓公之文，徒長號於一奠，以慰公之魂！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五，道光十二年刻本。

上梁文

有國有沼，聊爲卒歲之游；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齊東野語》卷五。（以上郭齊校點）

富嘉謀

富嘉謀，字君美，其先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後居平江府常熟（今江蘇常熟），富弼裔孫。以祖澤仕，調歸安尉，遷無爲軍判官，南安軍上猶縣令。慶元初創慶元縣，知縣事。再任臨安府通判，知饒州、泰州、和州。奉祠居家累年，卒，年七十七。見《重修琴川志》卷八，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七。

乞置籍拘管没官地田庫息錢等奏

嘉定五年三月

竊惟兩淮歷陽爲淮西要郡，昨來胡寇侵擾，攻圍不下者，人人有死無二，而本州廂、禁軍堅守之功爲多。欲籍官田立廣惠，以給民之孤獨；開質坊收利息，以給軍人守城之有功者。二事皆不可緩。

自臣到任以來，凡沒官戶絕田入于官者籍之，今得田一千七百畝，歲收其租，以贍鰥寡貧窮孤獨之人，及有死無以葬者。立廣惠倉於州倉之內，專委戶曹主之，與常平義倉兼舉而並行。蓋本州雖有常平義倉，所得不多，一有水旱，則鰥寡無以養，貧窮無以給，未免有流徙之患^(一)，非所以惠貧民、實邊境、弭盜賊也。本州守城立功軍兵四百九十五人，昨蒙朝廷給到宣帖，各人節次陳乞，幫行正請。本州具申江淮制置大使司，備申朝廷。回準指揮，其所增添請給^(二)，從本州應副。」前任周馬帥以本州窘乏，具申制置大使司，乞下總領所照各人所授宣帖給正請，且放行一半。續得旨，令和州於見椿管會子內取撥五千貫應副。前任守臣又申朝廷，於椿管錢內撥到會子五千貫，展計換見錢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一貫，取會到實管守禦立功廂、禁軍四百四十五人，計二千七百六十四資，除周馬帥任內添支外，再共添錢八百二十餘貫。臣到任，首申朝廷行下於椿管錢內支撥一萬貫文。今來月支已盡，不敢再申控告。今將公庫趨積到錢三萬貫文，及將本州舊醋庫改作激勵抵當庫，在闐闐處開置，月收息錢，專助添支當來守禦立功廂、禁軍，以爲軍人無窮之利，以示激勸。專委知錄主人，又恐歲收息錢支遣不敷，今益之以沒官田桑之租，與夫本州節制司舊管抵當庫所收息錢、公使庫日收房廊白地賃錢，併行撥隸，使後之爲州者得以了一歲添支之費。二策於和州誠爲兵民莫大之利，除已揭榜曉示軍民，黏連拘籍沒官地田桑租花利及撥隸舊抵當庫息錢、公庫房廊白地錢、窠名單子外，仍開具措置廣惠倉已拘籍到戶絕租課，并拘籍支給守臣立功、廂、禁軍添幫錢、窠名、抵當本息、沒官地田、柴山隱漏桑租，及根括到逃亡戶絕之家水陸地柴山桑林石磊地租課等，申乞劄下本州置籍拘椿，專充兩項

支遣，庶幾永爲邊郡無窮之利。《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七三（第七冊第五九八五頁）。

〔一〕徙：原作「徒」，據文意改。

〔二〕其所：原作「所其」，據文意乙。

建慶元縣經始記

嘉泰元年十月

處統縣有六，龍泉距處爲遠，而鄉之松源距龍泉爲綦遠。地居浙東之極，中高而下，流水四注而湍急，其巉巖之峰，谿訝之石，屹立於甌南、閩越之交。嶺複而益峻，道隘而益險，有戶萬計，願爲邑者蓋有年矣。其居幽遠，足蹟未嘗至，縣有不得其所者，令有所不聞，故豪民之武斷，賦役之不均，訴訟之不平，其能自辯於令之庭乎？慶元丁巳，民以狀白府，請以松源一鄉益以延慶鄉之半，聽置爲邑。聞於郡刺史，達於朝。時冬官貳卿胡公紘，松源人也，爲丞相京祁公所推重，首言建邑便，祁公深然之。冬十一月，詔可，錫名慶元，宜得才智士經始之，乃不以嘉謀無似，俾之首膺其選。丞相大書縣額，以鎮茲土。始鑄縣印，俾嘉謀躬佩而往。越明年三月既望至是，領略山水，宜爲治所者獨薰洋，平曠而殊勝。矧地宅厥中，鎮以龍山，印以龜潭，遂卜地於茲，建縣治，若迎詔、頒春、若庾犴，罔不咸具。丞廨在其東，尉廨在其西，縣學在其北。邑之內植坊一十七所。乾之維則有社稷以

春祈秋報，坤之維則有教場以閱武治兵。乃廟司城於東，乃橋廣渡於西，乃開山通道於福，而行旅者得由坦道，乃闢地鑿崖於安溪，而入邑者樂出其塗。皆山經地志所未有。時松源之官賦積逋者千萬有奇，嘉謀請於郡守趙公廳，予其半益之，故其成益速，民亦樂輸而爭先。嘉謀非智創之才，凡十有二月而徙今治。方析邑命下，咸謂締創之事，古人所難，今儲材不素，雖用民力，懼歷稔而無成。時有木數千章，在深山窮谷，既巨且良。天久不雨，一夕暴流漲溢，皆蔽溪順流而下，亦異矣。而又田穀屢豐，田里熙然，豈謫才所能集？天實爲之也！嘉泰元年十月既望記。《虞邑遺文錄》補二。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三二，光緒《處州府志》卷五、二七。（以上尹波校點）

李 琪

李琪，字孟開（一作夢開），一字開伯，平江府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彌遜孫。慶元二年進士，官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國子司業。著有《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存）。見《淳熙三山志》卷三一，《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一之一〇。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自序

嘉定四年七月

《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伯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杙，故典舊章，冊書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國無不記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闊，而考之於訓辭簡嚴之中，錯陳迭見，未究前後，不知據經以覈傳，固有按傳而疑經，是不能比其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叙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三伯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序其事變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記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若夫《春秋》微旨奧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此編作於辛亥之冬，列國諸紀絜括未竟，懼其條目破破，援筆輒止，諸老先生每索此書，無以復命，猶子韶爲之補續，其未成，猥加整比，越二十年甫爲全書，非敢以示學經者，姑存其藁於家塾云。嘉定辛未秋七月甲子，吳郡李琪序。《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卷首，通志堂刻本。又見《經義考》卷一九一。

重修盧府君祠記

嘉定二年四月

嘉定二年四月，尤溪作新盧府君祠成。祠在縣治西北。盧府君者，爲南唐提戍卒守是邑，身犯賊氛，力戰死事，能全百里之命，邑人德之，相與奉嘗于茲土，蓋三百餘年，假靈綏福，響答可紀。乾道間，前邑大夫石君嘗碑其廟，謂府君殺身成仁，庶幾於張巡、許遠之流。歲久，故祠寢圯，懼將壓焉。見大夫合沙何君自強治劇政成，克從民欲，聿新厥宇，經始於社稷之宮，修廢起墜，廼及是祠，可謂知所本矣。先是，旱蝗相挺，縣家有事禴禩，神衷孚若，弗失弗違，將諗于朝，斬賜嘉號，且移屬李琪爲之辭。噫！爲臣而不負於國，爲神而有惠於民，此皆至忠，大義之所存，既死不歿。歐陽公筆削五季載錄，謂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出於武夫戰卒，而有縉紳士大夫之所不及者。惜府君之事不見於記傳，而爲發揚於太史氏之書，世之高貂豐蟬，酣饗爵祿，見危而不致命，偷生枉節，誤人國家，姓名垢濁，草木俱腐者，何可勝記。州世偏方，節槩英靈，凜凜若府君者，廟食于百世，顧不宜歟！何君表章此祠，不獨以其嘉惠在民，而有關於世道風教者亦大矣，琪故樂爲之書。

嘉靖《尤溪志》卷四。又見乾隆《延平府志》卷三八。（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六六四七

高似孫

高似孫，字續古，號疏寮，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文虎子。少有俊聲，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爲會稽縣主簿。歷官校書郎，著作佐郎，徽州通判，後爲禮部侍郎、知處州，以中大夫提舉崇禧觀。卒贈通議大夫。似孫博雅好古，著有《剡錄》、《史略》、《子略》、《緯略》、《騷略》、《疏寮集》、《文苑英華纂要》等，今多存。見《宋史翼》卷二九，《南宋館閣錄》卷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九懷

蒼梧帝 湘夫人〔二〕

望九疑兮雲雨，心慘慘兮思君。冉冉兮愁痕，楚波深兮斑竹活。歷嵯峨兮極眺，訊遐心兮誰將。蛟何躍兮衝波，鴻何驚兮離網。湘有蘋兮渚有荃，欲將誠兮無能宣。蒼莽兮何之，孰亮余兮嬖娟。羽何音兮鏘鏘，鳳何儀兮濟濟。朝騰余軻兮梧陰，夕娛兮清澧。蹇躊躇兮自喜，遡清川兮如洗。植館兮

雲中，樹之兮石磊磊。貝闕兮鱗堂，雜青楓兮始霜。芷路兮蘅薄，桂飛檣兮蘭房。相芰荷兮可衣，美秋菊兮曾糧。瑶華兮在席，江有離兮吐芳。被薜兮帶蘿，表之兮以蘭香。彙衆卉兮揚徽，貯芳辛兮同薰。哀絃切兮入雲，靈來下兮繽紛。捐余璫兮中流，遺余玦兮北渚。儼奉君兮嘉薦，乃遺余兮芳杜。時契闊兮難再，聊歌風兮自語。

思 禹 湘君

攬九州兮余憂，民將魚兮誰瘳。水受令兮安流，麥芄芄兮方秋。老帝力兮茫茫，射神魚兮飛舟。朝帝君兮不下，莽故疆兮生埃。踏蒼龍兮倏東，棲靈游兮故宮。擢桂棟兮蘭房，蕙幃兮荃床。翳殘書兮罅罅，杳空山兮神揚。神揚兮何極，有人來兮爲之太息。濕刊石兮酒寒，隱懷君兮傷惻。蓀橈兮桂楫，海若兮獻月。采水碧兮紫淵，弄蠙珠兮冰穴。無一芳兮可酬，心難吐兮猶咽。砥柱兮湯湯，龍門兮阻長。事難古兮悲傷，迹蒼莽兮蹇余以何往？朝欲逝兮河津，夕濯衣兮西溷。花漲兮波惡，魚鬪兮雲舞。沐余冠兮嵯嵯，濯予璫兮楚楚。靈心憚兮來下，乃遺余兮芳杜。玩芳杜兮三嗅，時不來兮孰與？

越王臺 東皇太一(二)

草長兮菲菲，越山青兮霏微。玉在珮兮欲語，望故宮兮如歸。酒闌兮猶香，優流光兮庭幃。芳俎

進兮蘭藉，玉鱗寒兮牲肥。靈翱兮醉只，笙噓雲兮霑衣。鼓輕舫兮無留，月共載兮依依。樂莫樂兮知幾，哀莫哀兮別離。鷓鴣愁兮忘飛。

鷓鴣子皮

雲中君

江欲冷兮丹楓，月將缺兮初鴻。天如仄兮沉波，楫有聲兮追風。易莫易兮謀功，難莫難兮圖終。東山兮誰作，若斯人兮猶窮。水下鷺兮溶溶，山插雲兮叢叢。叫夫君兮不聞，拊遺聲兮如空。君不來兮誰晤，余心憂兮冲冲。

浙水府

少司命

越山兮青青，江波兮噴薄。萬里兮長風，引驚瀾兮去之。夫君兮以淵爲期，水何爲兮勞苦。越山兮升雲，江水兮未平。舉酒兮訊君，將與余兮心傾。若有人兮飈雲旗，舞神魚兮踏文螭。奏水星兮叫冰夷，橫壯氣兮海爲飛。麋臺兮生草，言如毛兮人杲杲。夕宿兮江皋，越兵西兮如拉槁。一沐浴兮九江，水揚波兮淙淙。飛余橈兮鴈渚，舍余璫兮漁缸。望美人兮未來，心不怡兮難降。有酒兮如冰，呼膾具兮魚龍。腥澆磊塊兮洗磅礴，有老父兮愁偏醒。

秦遊

東君

君之來兮鞭潮，令冰夷兮毋驕。撫余車兮安驅，海難填兮魂銷。龍翼輶兮既東，旌翠昏兮生埃。蛟抗刃兮波赤，嘯霧光兮蓬萊。樂莫樂兮佳游，哀莫哀兮忘歸。簫鍾兮饒鼓，吳歌兮楚舞。魚飛兮鴈奔，君之樂兮俟俟。憇蹕兮嵯峨，陳席兮楚楚。撰德兮蒼崖，秦夸聲兮豪詡。騎雜還兮鑾玲瓏，窮禹迹兮窺踐宮。民如蟹兮誰能聰，海水作兮號魚龍。歡未殫兮樂未終，金母號兮漢旌紅。

江夫人

大司命

江上兮青山，水既去兮復還。引微風兮無瀾，擢桂槳兮閑閑。望美人兮來下，靈翩翩兮從女。劈中流兮揚舲，鴈邕邕兮遵渚。玉衣兮畫裳，御清氣兮前青鳳。穆川后兮靜波，湘君遺兮蘭芳。行貞兮昭昭，璫明兮玉娟。天門兮爲開，萬夫哀兮惟女賢。翠帷下兮沉沉，花飲露兮陰陰。素鱗寒兮不動，寄風瑟兮瑤音。涉江兮采蘋，剪綃兮蠲塵。奉瑤華兮結辭，靈不見兮愁人。愁人兮奈何，目眇眇兮微波。路杳靄兮脩長，其奈何兮夕歌！

東山

河伯

若有人兮山阿，樂莫樂兮在邁。絜余珮兮有蘭，愜余裳兮有蘿。凌八荒兮騁望，悵山河兮悲壯。

倒天漢兮濯江淮，眇風雲兮晤懷。竹樹兮冥蒙，海月兮朧朧。君何爲兮山中，鴻奔南兮逼輕舟。歌聞天兮擊中流，氣浩浩兮橫九州。山冉冉兮生雨，水汪汪兮迷浦。鳩一叫兮花愁，期美人兮春渚。

嶠山雨 山鬼

砥蒼崖兮燕危磬，枕淵洄兮夏留寒。谷懷煙兮川引霧，出漁鄉兮入樵路。屋如懸兮石將危，蕩蘭舟兮揚桂旗。江有離兮溪有蓀，沙一抹兮雲垂垂。未宜雨兮颿宜風，香在鑪兮各爲功。村醪熟兮春無度，水羞香兮雪登俎。晴陰節兮花亂飛，老漁歌兮野巫舞。靈埃樂兮愴忘歸，人無忘兮雨而雨。維余舟兮歎神關，石鑿鑿兮蘿漫漫。帷之褰兮風毳急，石可憇兮苔痕斑。潭中人兮夜漁急，神魚舞兮陰妃泣。報靈君兮千詈集。水如練兮月冥冥，若有絃兮作湘聲。舟欲去兮且復留，耿不寐兮空隱憂。《騷略》卷一，影刊咸淳《百川學海》本。

〔一〕此類小題原從古例置于每篇之末，今爲醒目移于前。

〔二〕「」字原脫，據屈原《九歌》補。

山中楚辭

山中可樂不可說也。既釐越一壑，多種草木，多釀酒，日與客游，不知日之夕西、時之老也。乃輯歌語爲《山中楚辭》。

一

山如罨兮栖柔煙，鳥徘徊兮翠如褰。蔭松栢兮牽丹泉，猿在上兮鶴在前。拍浮丘兮延偃佺，話坎離兮生坤乾。問山月兮今何年，月得道兮玄之玄。

二

月澄午兮收雲，嚼鮮芳兮予酒。朝列宿兮將舉，炯其北兮惟斗。斡四令兮無惰，活元氣兮呦呦。一疊兮上訴，思超凡兮辭垢。

三

穆東皇兮受命，樂山中兮俱春。風引樹兮欣欣，雨生波兮粼粼。天有心兮康予，朝復朝兮趨新。

春空勞兮又去，山青青兮予親。

四

若古今多奇，御夏兮高明。蹇千山兮在下，石吐泉兮泠泠。采新果兮半熟，被疏絺兮全輕。非老子兮孰悟，亦晉人兮予盟。風來南兮洗琴，棋落落兮爭聲。心有官兮自玉，天相知兮同醒。

五

桂樹兮團欒，籬菊兮可采。石磊磊兮沿荔，鴈嗷嗷兮離爨。人心悽兮易涼，時令遷兮誰緯？攬古昔兮自悵，視彭殤兮何待。吁嗟秋兮，不以悲而能輕，不以愁而爲怠。若得意兮騷者，酒淋騷兮如海。

六

木藪藪兮皆冬，汎山林兮迎雪。匠此妙兮磅礴，信天人兮豪傑。當是時，鴈分黯淡之雲，花弄扶疏之月。酒涉雋兮少對，詩造微兮自悅。天山兮誰飢？蔡州兮誰決？眇斯人兮毋作，雪霏霏兮空潔。

欸乃辭

客有遺王右丞《捕魚圖》者，愛其風景蕭遠，漁事安閑，無一毫較利競名之意。切慕其趣，樂其高，爲之歌，曰《欸乃辭》。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揭揭兮寒莢，滅滅兮輕紈。有鵝兮在梁，鴻何爲兮離網。白蘋深兮騁望，水之清兮濯纓。翁不語兮嗔偏醒，欸乃一聲兮天水淥。《騷略》卷一。

後欸乃辭

柳子厚《漁翁》詩，蕭蕭湘君、湘夫人清風，不可以筆墨機緘索也。世人論次楚辭，乃以《天對》、《晉對》推之，知者淺矣。因掇杜公句伴《漁翁》詩，爲《後欸乃辭》，嗟嘆之不足也。洞庭瀟湘白雪中，中有雲氣隨飛龍。漁父天寒網罟凍，山木盡亞洪濤風。

又歌曰：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冥闊。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又歌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淥。《騷略》卷一。

嶠臺神絃曲

一

《神絃曲》出於唐，娛靈旂也。嶠臺介剡山水間，神境奇拔，中抱霖雨，時庸濯靈。似孫甲戌春奉先公紼車過臺下，酌江有祈風反。須臾，一帆脫矢，直擣山步，灘磧不驚，神光赫流，肇敏桴鼓。乃依《楚辭》章句，度迎神、送神辭，刻諸山中，用毋忘英造。

迅雙槳兮刊中流，風與力兮颿無留。瞥逝鴻兮呵慵虬，芷泣香兮木鳴樛。宛有人兮山之幽，翠翦字兮旌柔柔。朝陽溘兮夕陰洲，月不動兮雪霜浮。期靈君兮一徠游，虛谷應兮寒颼颼。酒可醺兮蘋可羞，靈不鄙兮攄吾愁。

二

水清清兮石鑿鑿，浪攻崖兮風洗壑。天飛涼兮衆木作，元氣湧兮魚龍惡。若有人兮老叢嶠，跨黃熊兮度蘅幄。夕鴻溟兮曉名嶽，懷霖雨兮時電雹。靈來娛兮瑟蘭勺，水光開兮煙罷漠。律予辭兮徵眇邈，林劃嘯兮靈歟樂。《騷略》卷二。

花飛引

蘇楚自廬山來，與予同在山中數月，酒必酒，詩必詩，予平生友如楚者不二數。其去也，各灑淚花竹間，不勝依依，乃書此送之西。

花少思兮離離，企佳人兮不來。風嫋嫋兮吹愁，綠滿樹兮香在苔。鳩哀兮山裂，芳菲兮今歇。杳新知兮誰悅，期佳人兮柰何別！《騷略》卷二。

蓬萊遊

一

植臺松桂杉篁之表，翠樾如圍，一塵不汨。字以「蓬萊」，游而有其辭。

綠連霧兮窈窕，翠生香兮輕浮。花得道兮無妍，鳥涉仙兮何愁。心太平兮太平，功如水兮先秋。喬松來兮樂去聲余，蓬萊樂兮堪游。

二

木采采兮交蔭，雲飛來兮隨鶴。月欲去兮仍西，風吹花兮未落。花未落兮猶春，酒依依兮如昨。

王與謝兮讓余，蓬萊游兮堪樂。《騷略》卷二。

秋蘭辭 少司命

「秋蘭」歌，三閭大夫以奉司命者。至漢張衡賦兩言之，「秋蘭被涯」，又曰「繡秋蘭之幽華」。而酈炎、「秋蘭榮何晚」。曹植、「秋蘭被長坂」。潘尼、「流聲馥秋蘭」。傅玄、「秋蘭豈不馨」。江淹「秋蘭被幽崖」。諸人疑於蘭眷眷者，而《九歌》遺情輒鬱弗彰，悲夫！乃抒蘭辭酹大夫。

秋蘭兮青青，得道兮如素。娟娟兮好脩，行隱隱兮不渝。夫人兮孰懷美，蘭何爲兮靚處？秋蘭兮英英，含章兮自明。山中兮無人，其與誰兮晤傾？悲復樂兮樂復悲，悵來者兮不可期。悲莫悲兮有所思，樂莫樂兮心相知。贈子兮雜珮，朝能來兮夕能會。暮雨兮生愁，心繚悵兮何能嘅。訊蒼蒼兮如何，天不語兮雲嵯嵯。吐琬琰兮自通，宛清揚兮山之阿。望美人兮不來，闐寥寥兮浩歌。雲裾兮風裳，引沆瀣兮朝陽。澹自樂兮優尚羊，豈無人兮而不香。《騷略》卷二。

小山叢桂

《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漢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游士八公之徒爲辭賦，篇章曰

大山、小山，猶大雅、小雅也。而騷之意度氣蘊，小山能知之。然其詞有曰「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乃作《小山叢桂》，庶幾於招隱者仍反其詞焉。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布護兮翠交流。壑谿錯互兮雲岑霄，石戔戔兮溜鳴瑤。鶴陰陰兮猿噉噉，攀援桂枝兮聊佳留。聊佳留兮遲遲，訊有華兮東籬。風景兮不可支，襟將舒兮孰怡？碻兮曲，山岑亢，擘躋邃兮心悵惚。滴兮沕，寥兮瑟，檉蘿密，叢灌盤紆兮杳藏日。嶙峋鑿落兮董龍回複，榛薄葢葢兮葩華茱郁。青蘿素蔓兮薇蕪或毓，兕勇熊遁兮來嘯來伏。山中怱怱兮鬼鬼，泠泠兮濟濟。蛩唧兮禽嘶，秋風兮自來。攀桂枝兮聊須留。桂花開兮芙蓉寒，桂花落兮芰荷乾。若人兮悲秋，山中兮胡爲不可留？《騷略》卷二。

章華宮對

楚王見大夫於章華之上，妃嬙奏瑤勺絃管，玉金振作。王曰：「宋玉嘗稱有女『清淑夭鮮，居色之麗』，有是夫？」大夫曰：「臣聞女不畏醜，而畏乎妬，自古然也。臣不敢言。」楚王曰：「寡人則異於是，試爲寡人言之。」大夫進曰：「臣聞宋玉以《風賦》諫，《神女賦》諫，又以《大言賦》諫。雖進規展忠不一，蹈原之危且切，而其含意微妙，詞亦婉矣。所謂『清淑夭鮮、居色之麗』者，特喻夫士耳。女以色爲命也，文獨不爲之命歟？色有自畏，文豈不然？言何益！」楚王曰：「善，迄爲寡

人言之。」大夫曰：「唯唯。臣聞宋玉嘗歷九土，行五都，游咸陽，道京洛，出入鄭衛溱洧之間。當是時，春日載陽，綿蠻倉庚，有女清揚，爰求柔桑。中有一姝，窈窕含光，溫柔容冶，瑩不受粧。玉嗟其美，又慕其莊，爰弛于行，敷之詩章。其詩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女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玉又曰：「〔一〕：『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女又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厯也吠。』」時乃度益恭，辭益肅，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是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而嘆曰：「寡人不能有也，大夫爲寡人圖之。」大夫避曰：「臣不敢！臣不敢！」《騷略》卷二。

〔二〕玉：原作「王」，據文意改。

朝丹霞

歲辛酉元日夜半，夢升天。雲烝彤爍，光流玉霄，朱門金鋪，丹碧璀璨，金榜在上，曰「丹霞宮」。帝君被髮仗劍，坐於中闕，武士金胄肅然，揮呵曰：「汝本朝太宗皇帝也。」予歛服端拜，心神竦昂。歷屋數十間，見霞衣星冠，出入者百數。乃依入者以趨，至庭下，爲天樞院。須臾，兩貂蟬擁靈君，贊曰「天樞上相」。予拜，相亦拜。大青杯設茶，冷如冰。東橫兩朱几，几

上籤卷秩秩，因輒問：「此何書耶？」相曰：「郊年進上帝故事也。」以其一授予，黃羅而金欄，一行三字，字大書。一黑床設大玉盆，予曰：「此非洗玉盆乎？」相笑曰「是」。俄揖予興，過一二十廊，至小軒，甚窈窕。軒下六井，銅爲欄。顧予曰：「一井有水，水通海，自海井導爲六耳。」又過小廊，至一齋，凡三楹，環設可一二十几，几各一研。予捧玩驚喜。最後一石刻曰「陽嘉元年」，相舉以賜予，自勉以道，予拜而受。夢忽寤，時已五鼓。既以詩記其事，因閱唐顧況《朝上清辭》，愛其幽古婉暢，脫去塵滓，依稀其趣，作《朝丹霞》。

沐佳施兮清靈，滌三生兮無腥。迅玄挺兮嘉會，蛻吾骨兮坯吾形。

杳倏駕兮潛青，宜舞剛風兮鵠分翎。上何有兮無能名，老積炁兮寒泠泠。

窈復窈兮流火庭，物受鍊兮愁六丁。爍此鼎兮神無停，雪盡垢兮朝朱陵。

轉璇樞兮上亭亭，一語契兮驚群星。味清淨兮不可經，玄復玄兮發新硎。

畫琳琅兮黃金繩，帝監觀兮燕清寧。聞不聞兮皦無際，毛髮竦兮心爲冰。

井有波兮通滄溟，玉抱德兮誰能銘。愴來歸兮析然醒，道有成兮其當升。《騷略》卷二。

幽蘭賦

蘭曾伴屈大夫政，復何恨？然非屈大夫，無知蘭者。予固非知蘭，亦非知大夫者，後五百年

或有知予者焉。

皇以度而揆予兮，宛貞貞而孔安。含素光以致蠲兮，考幽人之所槃。澹群動而不競兮，約洵美而
且閑。嫋孤風之脩脩兮，幾激貪而律頑。一既分而爲乾兮，老群星之芒寒。又一索而坤動兮，百嘉熾
而多蕃。予乃持其神秀兮，成天地之所難。陵高姿以吐妙兮，抱幽古而遐觀。峭夷齊之特立兮，非盜
蹠之可奸。懿西子之孤靚兮，豈嫫母之並歡。彼釜礫之自珍兮，有瓚疊之獨刊。又蒿蕕之盛蔚兮，幸
蘅若之未殘。勺明水以薦芳兮，三沐浴乎清瀾。耿積雪其如素兮，尚有知予寸丹。眇洞庭之始波兮，
木舞葉其珊珊。凍沅湘而欲合兮，騁白蘋而渺漫。招帝子而不來兮，棄予璫于江干。導微馨以輸誠
兮，律《九歌》其銷魂。《騷略》卷二。

水仙花前賦

水仙花非花也，幽楚窈眇，脫去埃滓，全如近湘君、湘夫人、離騷大夫與宋玉諸人，世無能
道花之清明者，輒見乎辭。

天以一而生神，坎既習而成玄。渫沖奧以致潤，抱孤貞以成妍。禹何智以能海，羲不神而開乾。
際壑烝之無畔，壯英心之自仙。悲莫悲乎巫咸之鄉，哀莫哀乎原胥之淵。迅英挺以如濯，肯徘徊而自
憐。至若鮫館截綃而凝霜，貝庭含璣而媚川。蒼茫乎三島之接霧，杳眇乎十洲之匯天。雲雨閑霽，水

空澄鮮。一色如磨，萬波不顛。亦有帝女兮泣竹，湘君兮鼓絃。神妃兮解佩，冰夷兮扣舷。是皆凝姿約素，挺粹含娟。以婉自將，以淑相宣。芳以氣屬，妙以辭傳。指北渚以將下，薄西津而驟旋。或搴芳若，或采佳荃。有蘭可餐，有蘋可搴。於是樂極忘歸，塵空失蠲。萬慮俱泯，餘情獨筌。扣冰娥以勺杓，訪瑤母而潔燭。挹水星以請命，託神祇而垂甄。已矣乎！超萬劫以自蛻，麗一微而獨涓。懷琬琰以成潔，抱雪霜以爲堅。參至道以不死，秉至精而長年。是蓋苞水德之靈長，合五行之自然者乎！

《騷略》卷三。

水仙花後賦

予既作《前水仙賦》，疑不足以渫予之情者，乃依稀《洛神賦》爲後辭，尚庶幾乎。

余從太史，游覽山川。汎瀟、汨，下澧、沅，摩嶷雲，息梧煙。歲莫天寒，僕痛車顛。爾乃釋鑣乎菑涯，進秣乎芝廛。周旋乎荆澨，騁望乎湘淵。於是神疑目駭，心離意惻。即之懔況，適焉彷彿。覩一美人，于水之側。乃拊從者而訊之曰：「汝有識於彼者乎？彼何人者，甚閑且潔也。」從者進曰：「僕聞茲水之靈曰湘夫人，然則太史公之所遇，其或是乎。其形維何，僕願知之。」余告之曰：「其狀也，皓如鷗輕，朗如鵲停。瑩浸玉潔，秀含蘭馨。清明兮如閨風之翦雪，皎淨兮如瑤池之宿月。其始來也，炯然層冰出蛟壑；其徐進也，粲然清霜宿瓊枝。沈詳弗矜，燕婉中度。不穠不纖，非怨非

訴。美色含光，輕姿約素。環容雅態，芳澤不汙。素質窈窕，流暉嫵媚。抱德貞亮，吐心芳蠲。婉孌幽靜，志泰神閑。柔於脩辭，既丰且鮮。飭躬被服，稽圖合章。峨五采之英珥兮，錯九芝之明璫。舞碧霓之脩帶兮，妥英雲之輕裝。顏有鍊而如灼，體非薰而彌香。沐姱容之練練，乘清氣之徜徉。於是舒懷肆逸，且娛且顰。羽蓋翳映，翠旄繽紛。顰金搖之欲墮兮，玩晴洲之青蘋。余衷眈其靜變兮，黯澹蕩而馳神。媒不靈於締歡兮，託湘波以通勤。暢中靈之胥悟兮，捐予璫於水濱。懿玉儀之靖莊，允約矩而應規。輕瑤華而不御兮，指二南而揚詩。謂皎日之可鑑兮，非暗室之自欺。數解佩之夙遇兮，風嫋嫋而凝思。志貞介而言妙兮，誓守禮以將之。於是靈脩竦然，嫵婉徘徊。拊孤影以欲翥，心將飛而仍回。寒蓀幘之芳烈，燕芷房之玫瑰。感幽志之悽激兮，喟揚音而彌哀。爾乃衆真縹緲，並游嘯侶。或濟西澨，或臨北渚。或采幽蘅，或茹芳杜。約洛川之神妃，會巫陰之奇女。清莫清乎姮栖，愁莫愁乎牛渚。漣輕裾之裔裔，泠清飈而雲舉。體迅飛鴻，倏若輕雲。流睇橫波，餘芳氤氳。其度有則，不顛不危。優柔靡忒，必兢必祗。溫乎如玉，曄兮陸離。精采相授，羌余其悲。於是川后歛飈，冰夷却濤。龍伯獻珠，蛟人貢綃。躍三虬以指塗，蕤蒼芝而夾御。雙螭帖其馴乘，儼華旂之布濩。鴛鴦嘯而先驅，翡翠翼而齊驚。於是趨彭蠡，過洞庭，洗月轂，飛星輶。流清聲而吐奇，誦坤乾之大經。畫三靈而不汨，潛一意而長醒。恍揚袂以如失，雪微汎而霑纓。拊佳期之不來，日冉冉而西征。復微素之孰寄，誰其將予英瓊？揚清波而微注，指潛淵而自驚。恍精采之相授，迄難陳其餘情。於是游倦思歸，路異神留。遺思杳眇，寤寐好述。蹇悠悠而何之，指寒川而薄憇。蘭菲菲而襲予，睇碧雲

而搖曳。信心會而神交，豈綢繆之未契。竦僕夫之儆予，命速駕乎蘭柁。其毋惑於所悅，當陳古而爲之制。《騷略》卷三。

松江蟹舍賦

鴟夷子皮既相句踐，雝闔閭，殄夫差，吊子胥，無纖恨於越人，乃騁懷於西吾。乃昂然作，喟然吁曰：兔死犬烹，鴻罹于罟。古人所危，吳其亟圖。方將朝三江，夕五湖，一去不回，樂哉此桴。蓀其遺於人間，情嫋嫋於姑蘇。水統乎笠澤，天包乎具區。松陵互潮，太湖交潞。川納壑府，波畫村墟。石罅碕岸，崖釐別嶠。波程杳渺，水路盤迂。洄渚棋布，聚落星敷。采之於山，則綠膩女桑，黃苞橘奴，收菽貢梨，剥棗擷茶。取之於水，則絲被紫蓴，筍含青菰，采菱舂芡，食蓮燒蘆。是皆舟子所鄉，魚郎所廬。葭莢兮爲域，莞葦兮爲郭，鴻鷺兮爲鄰，鵲鴉兮爲徒。時則天澄月淨，風恬靄舒。或霧氣之濛沫，或煙雨之扶疏。棹歌亂發，漁榜疾徐。命儔嘯侶，靡一不魚。蔭柳邊之翼樛，注隔花之晉巂。兒奏輕笳，婦呼飛甌。水事濺濺，一發靡虛。乃有鱠殘之鯽，四鰓之鱸，環異叢毓，鱗甲紛拏。鯉皆會於漁市，羨足給於魚租。至於露老霜來，日月其徂，萬螯生涼，含黃腠膚。其武郭索，其雄睢盱。其心易躁，其腸實枯。勇鼓而喧集，齊奔而並驅。鴟夷公顧而笑曰：「昔者吳之將微，民甚艱虞。厥有躁亂，害于菑畬。是固汝輩之所騁者歟？」吳人趨而告者：「當是時也，善有鮮鑑，貞有

罕孚。樂鳩乎毒，習甘乎諛。一豔方妍，漂香沉珠。樂極危生，淪胥以鋪。是故非蟹罪也。維我吳人，以漁爲娛。每施勤於簞斷，皆得志於江塗。方洞庭兮始霜，熟萬稼兮豐腴。執一穗兮朝魁，目洪溟兮爭趨。工緯蕭兮承流，截鬻沸兮防逋。燎以乾葦，檻以青筠。喧動涼蔭，驚飛宿鳬。其多也如涿野之兵，其聚也如太原之俘。蟹事卓犖，八荒所無。今敢藉以涼荻，束之風蒲。願奉一醉，獻諸大夫。」大夫嗒然笑曰：「嗟汝吳兮巨麗，樂太伯兮開初。括干粵兮自裕，跨蠻荆兮遠摹。干星紀兮經略，控軫野兮車書。至若藪澤幽靈，川瀆漉漉，灌注兮天下之半，鬱拂兮瀛州之居。忘越矢之倏西，嘆麋臺之交蕪。余方超萬物兮如蛻，豈一蟹兮樂且。」吳人再拜進曰：「大夫高矣！儂聞宅金湯之固者，莫崇乎德者也；建竹帛之功者，莫勇乎謀者也。目吳越之成敗，愜君臣之嗟戲。然儂者生長水國，子孫澤隅。朝莫一艇，暑寒一簾。老魚鼈而爲命，狎鷗鷺而不孤。久與世以相忘，亦傷今而欲痛。大夫方將謝軒冕，樂樵漁，儻玄機兮相高，庶嘉遁兮不渝。今儂有粳可炊，有酒可沽。幸江山兮如待，祈風月兮無辜。」大夫爲之欣然曰：「若子者，是豈以蟹爲業者歟！非渭水之遺智，必山澤之脩癯。」深樂其言，藏道於愚。欲去兮徘徊，欲逝兮勤渠。舉酒酬酢，道古哀歟。與之釋縛，爲之拍浮。剗甲如山，齏橙如鋪。意晤忘言，酒深相扶。指青天兮自誓，幸來世兮知予。眇煙水兮莫流，迅孤舟兮長呼。蟹翁者三嘆於邑，四顧躊躇。揖長江而如矢，聆浩歌而莫能俱。其歌曰：「天高兮月寒，天風兮水急。鴻遠兮汲汲，人有慕兮何嘆及。老霜澤兮遺漁，斷有蟹兮眾有魚。酒答天兮天知予，子不得兮愁何如！」又歌曰：「洞庭兮既波，松江兮未雪。一舸兮自決，知者樂兮樂者哲。蟹健

兮魚肥，風吹觴兮酒淋衣。知有蟹兮不知時，若斯人兮其庶幾。」《騷略》卷三。

後長門賦

荷君門之嘉采兮，早服勤於下房。挹清暉以長新兮，知秉柔以自莊。拜姆師之攸初兮，輯圖訓以爲綱。曾儆戒之有詩兮，又窈窕之有章。友琴瑟以從容兮，叵勺斟於宮商。裁白玉以爲節兮，妙約珩而結璜。筆彤彤而垂史兮，日好修而靡皇。惟寅承於渥澤兮，蔚春榮之齊芳。每自懲於華敷兮，那與春而俱昌。信凋落之依時兮，一葉實而欲黃。感天序之難一兮，悵人生之靡常。蹇兢兢於深薄兮，嗟寵綏之不可量。憶嘗參君璫輿兮游君玉堂，又嘗奉君瓊卮兮侍君瑤廂。輦深怯於同登兮，爰下拜以徬徨。熊不期而倏來兮，委微軀而輒當。君亦諒其微誠兮，謂雖柔而亦剛。妄自肩於夙夜兮，肯或負於蒼蒼者耶！宛掖扉之多娛兮，左蘭茝而右昭陽。方並進於采麗兮，仍翕趨於嘉良。綴明璣以如旒兮，炯截塊而飾璫。信競媚以取榮兮，此凋謝其奚傷。懸明月以自照兮，感孤禽之嚙嚙。覽翠袂以深浥兮，耿餘悲於寸腸。悵玉戶之如隔兮，夜寥寥乎未央。勺千古以凝監兮，盛與衰其交相。女恃色以爲命兮，寧專美於施嬙。下蘭宮而周覽兮，企璧門之鸞翔。遡仙掌而如擢兮，渴露英之灩灩。雜珊瑚之叢碧兮，羅珍物之琳琅。群窈窕之華麗兮，嗟夙願之莫償。月在梧而如冰兮，風入槐而吹霜。鴈無慘而將寒兮，蟀似語而號涼。結幽蘅以藉枕兮，席荃蘭以敷床。攬翠被以展轉兮，味宿薰而猶香。愁與

夢以難靈兮，不自達於君傍。誰以海而爲漏兮，滴秋聲而加長。夜漫漫其若歲兮，懷鬱鬱其誰揚。告女官以輸芹兮，願一陳於吾王。王乙夜而陳書兮，必有監於興亡。非宋玉之有聞兮，夫誰陳乎高唐。仰懋德之無逸兮，宜千萬年無疆。願毋輕於螻蟻兮，尚飭龜於淫荒。《騷略》卷三。

讀易賦

嗟古人之不余欺兮，吐微言以昭宣。苞萬微以自圖兮，肯造端於坤乾。杳兩氣之吸噓兮，邀元化以齊甄。產六子以該輔兮，諧初畫以俱旋。人以事而鼓桴兮，物以數而琯鑄。昧罔窺其橐籥兮，智或殫其眇綿。嗚呼！文與孔孰囿命兮，肯自放於踣顛。迄以道而著龜兮，特探幾於羲先。老世故之轆轤兮，信吾辰之屯遭。泯無悶之可汰兮，假羲翁以俱傳。西伯不知其所以兮，尼父亦莫知其攸然。任吉凶之盪摩兮，付吝悔之爭挺。覽天人以自索兮，坦日用於平平。於嗟乎！《九歌》其誰作兮，太圖絜而娟娟。既以身爲心累兮，猶輸情於蘭荃。又豈知薇有可采兮，匪伯夷之隘焉。抑不如歸去來兮，樂夫天命以自研。余亦消息盈虛兮，有余師者聖賢。索遺文以退儆兮，三加省而逾堅。審爻象以耽玩兮，粲日星而陳前。數固非可偏揲兮，理亦非可以獨筌。嗚呼！天生余有命兮，余有命其在天。妙矣夫！知之精之者，在玄之而又玄。尚有得於古人兮，幸加我以數年。誓將老於斯經兮，其毋忘乎三折

秋蘭賦

客有遺予秋蘭者，比家山所毓尤清瘠，特香味稍減，豈涼未深耶？系之以辭。

眇銀渚之如傾兮，訊宵涼之方幼。俶有風之西香兮，竦孤貞之俄秀。宛青葉而紫莖兮，花四三崇且瘦。心兩兩而一知兮，驚汝我之俱舊。吁！靈均之有靈兮，炯不死而猶壽。九其歌之迢迢兮，豈韶勺之可奏。洞庭波而舞葉兮，菊英英而趨茂。何獨憐此幽深兮，了非聞而非嗅。杳渚北之雲興兮，帝子澹乎先後。擷微芳而薦嘉兮，叫湘皋而寒溜。余既莫之偶兮，律遺聲而孰扣。勺明水以酬君兮，耿斯意之不可又。君亦裴回而忘歸兮，指蘅荃而將授。予更曰芳之克肖兮，豈氛凡之能垢。不然易其何言兮，今琅琅乎其臭。《騷略》卷三。

史略序

太史公以來，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至於老蝕半瓦，着力汗青，何止間見層出，而善序事，善裁論，比良班馬者，固有犖犖可稱。然書多失傳，世固少接，被諸籤目，往往莫詳，況有窺津涯、涉閩奧者乎！乃爲網羅散軼，稽輯見聞，采菁獵奇，或標一二。仍依劉向《七錄》法，各彙其書而品

其指意。後有才者，思欲商榷千古，鈐括百家，大筆修辭，緝熙盛典，殫極功緒，與史並驅，其必有準於斯。寶慶元年十月十日修，十一月七日畢。似孫序。《史略》卷首，古逸叢書本。

先公史記注序

似孫叙曰：經始乎仲尼，終乎仲尼；傳疏始乎王弼、孔安國、鄭玄，終乎顏師古、孔穎達；史始乎太史公，終乎太史公；史注始乎崔駰、司馬貞、張守節，終乎先公太史。然則孰爲始、孰爲終哉？言其始，則前乎此孰可作也；言其終，則後乎此孰可繼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事之極、功之至者乎！太史公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作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爲篇百三十，爲字五十二萬六千五百，爲《太史公書》。先公太史推本經傳，旁羅百氏，錯綜羣言，凡五百萬言，爲《太史公書注》。嗚呼，繇《典》、《謨》而知堯、舜、禹，因《誓》、《誥》而推夏、商、周，無非辛甲典商史也，無非史佚典周史也。史無完史，孰考孰稽？太史公鑿天之初，完古之闕，成仲尼之所俟，涉獵貫穿，馳騁古今數千載間。前乎所未有，後乎所不得及，此其所以成始成終乎。先公太史深憫夫自劉向、揚雄，僅稱遷有太史才，班固之論，昧乎求備，是豈知太史公萬分一者。又悼夫司馬貞、張守節之傳此書者，往往背本而從末，疏古而略今，亦未足以表章太史公之志。極意覃思，盡力此書，積功二十年，史注始成，足以答太史公之所望。似孫不肖，獲承先人緒業，唯念太史公執遷

手泣曰：「予死，毋忘吾所論著，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先公既絕筆，乃悉整以論正，與太史公書並傳，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史略》卷一。

剡錄序

山陰蘭亭楔、剡雪舟，一時清風，萬古冰雪。王、謝抱經濟具，二戴深經學，奈何純曰高逸也？嗚呼！山川顯晦，人也；人隱顯，天也。天下多奇山川，而一楔一雪，致有爽氣，可謂人矣。江左人物如此，然二戴剡，王、謝亦剡，孫、阮輩又剡，非天乎？漢迨晉永和六百餘年，右軍諸人乃識剡。永和至皇宋嘉定幾千年，史君尹剡，訪似孫錄剡事，剡始有史。桑欽《水經》，酈道元註，道元魏人，先儒辨其北事詳、南事略。似孫鄮人也，如其精覈，俟剡人。宋嘉定甲戌，高似孫。《剡錄》卷首。

子略序

六經後，以士才藝自聲於戰國秦漢間之往，騁辭立言，成一家法。觀其跌宕古今之變，發揮事物之機，智力足以盡其神，思致足以殫其用。其指心運志，固不能盡宗於經，而經緯表裏，亦有不能盡

忘乎經者。使之純乎道，昌乎世，豈不可馳騁規畫，鐫錚事功，而與典謨風雅並傳乎？所逢如此，所施又如此，終亦六六與。群言如一，百氏同流，可不嗟且措哉！嗚呼，仲尼皇皇，孟子切切，猶不克如臯、夔，如伊、呂、周、召，況他乎！至若荀況、揚雄氏、王通、韓愈氏，是學孔孟者也，又不可與諸子同日語。或知此意，則一言可以明道藝，究訐謨；可以立身養性，致廣大，盡高明；可以著書立言，丹青金石，垂訓乎後世。顧所擇如何耳。審哉審哉！乃系以諸子之學，必有因其學而決其傳，存其流而辨其術者，斯可以通名家、究指歸矣。作《子略》。《子略》卷首，影刊咸淳《百川學海》本。

緯略序 一

嘉定壬申春，程氏準新刊尚書公《演繁露》成，以寄先公，先公得書，晝夜看不休。似孫從旁問曰：「書何爲奇古，而耽視若此？」先公曰：「是皆吾所欲志者，筆不及耳。」似孫晝夜之力，省侍旁見聞者，鈔作二卷，曉以呈先公。先公翻閱再三，且曰：「此書好於《演繁露》，何人所作？」對曰：「似孫嘗聞尊訓，有所欲志，而筆不及，是乃夜來旋加緝錄者。」先公喜曰：「吾志也，宜增廣卷帙，庶幾成書。」一月後，甫得卷十二，而先公已捐館，展卷輒墮淚。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一五。

緯略序 二

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爲《緯略》，蓋與諸略相爲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緯略》卷一。

蘭亭考序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尤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漢、魏、吳諸史及子傳牒志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辭章，皆出於正史之外，是曰注書之法。楔之爲帖，風流太甚，自晉以來，難乎下語。桑君盡交名公巨卿以及海內之士以充其見聞者固不一，然與予游從三十年，見必及此，其有贊於帖考者尤爲不一。今茲浙東臺使齊公屬加彙正，遂略用史法剪裁之。爲此書者無非風流大雅之事，又無非博古好事之人，若齊公獨拳拳於此者，是爲風流大雅、博古好事之極矣。嘉定十七年秋九月日，朝議大夫、新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高似孫謹書。《蘭亭考》卷首。

硯箋序

衡山浮屠氏瞿省以詩謁，一日，曰：「公愛硯入骨，與硯朋。蘇、歐、蔡、唐嗜不減公也，記載恨無所統。」余傲其言，箋天下石遺之。瞿省曰：「然則端孰精也？」余曰：「唐彦猷所謂紫潤無聲者也。」歛孰精也？」曰：「歐陽公所謂鉅而膩理者也。然而殫極受用，莫如後山，其曰『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磚半瓦寧求備』，石老矣。」省曰「唯」，筆而西。嘉定癸未四月十五日，似孫識。《硯箋》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騷略序

《離騷》不可學，可學者章句也，不可學者志也。楚山川奇，草木奇，原更奇。原人高志高文又高，一發乎詞，與詩三百五文同志同。後之人沿規襲武，摹倣制作，言卑氣嫚，志鬱弗舒，無復古人萬一。武帝詔漢文章士修楚辭，大山、小山，竟不一企，況《騷》乎！嗚呼，《詩》亡矣，《春秋》不作矣，《騷》亦不可再矣！獨不能忘情於《騷》者，非以原可悲也，猶恨夫《騷》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騷》在刪《詩》時，聖人能遺之乎？嗚呼，余固不能窺原作，猶或知原志者，輒抱微款，妄意抒

辭，題曰《騷略》。越山川曾識舜禹，作《蒼梧帝》，作《思禹》。又經句踐君臣，作《越王臺》，作《鴟夷子皮》。吳爲越所滅，失於棄胥也，作《浙水府》。始皇東游，以功被石，作《秦游》。王、謝諸人殊鍾情於越，迄爲蒼生一起，作《東山》。其以德著于睨祠者侑之歌，作《江夫人》，作《嶠山雨》，命之曰《九懷》。嗚呼，後之視今，今之視昔也，知我者《騷》乎！《騷略》卷首。

選詩句圖序

杜公訓兒熟精《選》理，兒豈能熟，公自熟耳。蚤參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襲晉，齊沿宋，凡茲諸人，互相憲述。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予亦知之。乃爲圖詁，略表所以憲述者法精且秘。悟其杜矣，姑畀兒，兒熟否？雖然，莫欺也，力諸！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選詩句圖》卷首，影刊咸淳《百川學海》本。（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六六四八

孟 猷

孟猷（一一五六——一二一六），字良甫，衛州（治今河南汲縣）人，後居吳縣。忠厚孫。以承奉郎監秀州、嚴州倉、稅，累官至籍田令，通判婺州，歷知南安軍、信州，召爲都官郎中。出爲淮東運判，入爲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寶謨閣。歷兩浙運判、副使、太府卿，兼刑部侍郎。出知婺州，爲江東運副，奉祠。官至朝議大夫。嘉定九年卒，年六十一。師事葉適，喜爲詩，有《孟侍郎集》。見葉適《孟公墓誌銘》（《水心文集》卷二二）。

松源和尚語錄後序

嘉泰三年十二月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點檢將來，漏逗固已不少。是以德山臨際，一棒一喝，直欲喪盡己靈。茲豈容擬議，以豪髮間隔於其間哉。近世宗師，情解俱亡，言語路絕。負荷佛法而能覺悟後學者，微松源老人，其誰與歸？松源於予有交游之舊，自言出家未受具足戒，從應菴華公，有所契入。後從木菴

永公、密菴傑公，及徧參知識，雖屢有省悟，然猶以未能脫灑爲疑。如是者又不知幾年，刻苦自厲，至忘寒暑。一日，留道場全公席下，驀有所得，疑網盡除。時全公緣化出外，數日而後反，亟欲求證，先衆入室。于時全公機鋒不轉，松源詈言而出，即挑包過鳳口，謁密菴。未及語，密菴云：「且喜大事明了，吐露即不堪。」松源於是歸堂憩息。其去道場也，有偈云：「當頭一著沒諍訛，去住還如水上波。有意氣時添意氣，從教平地起干戈。」後自澄照至顯親，報慈，凡住院者八。予見松源無恙時，樂稱參學弟子光睦與大純、惠足。今惠足以其師語錄來求序，因爲紀其師得道之本末。予獨怪黃龍如公既明明知得松源開口不在舌頭上底消息，便合將此剩語屏置影滅跡絕處。今乃與之編次，外揚家醜，予恐它日鈍置松源者，在黃龍無以逃其責。嘉泰癸亥臘月八日，汲郡孟猷後序。《松源崇獄禪師語錄》卷上，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三冊。

盱眙縣第一山題名

開禧元年十月

汲郡孟猷良父、錢塘吳衡子公奉命肅客此來，部使者雲川葉籤叔推、郡太守臨邛□楮叔度，相拉來遊，題名於石。開禧改元十月廿八日。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三。（以上祝尚書校點）

章 楫

章楫，字濟叔，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紹熙元年登進士第。慶元中爲漢陽軍文學掾，官終新城縣丞。見《赤城志》卷三三及所撰《百一選方序》。

百一選方序

方書傳於世衆矣，其斷斷能已疾者蓋寡。古人方書一藥對一病，非苟云爾也。後世醫家者流，不深明夫百藥和齊之所宜，猥曰醫特意耳，往往出己見嘗試爲之，以故用輒不效，甚者適以益其病而殺其軀者有之。無怪乎饋藥者以未達而不敢嘗，有病者以不治爲得中。醫也，嗟乎，醫方所以除疾疢而保性命，其何至是？得匪其擇之不精、處之不審故歟。是齋王史君璆，博雅君子也，生長名家，蓄良方甚富，皆其耳目所聞見，已試而必驗者。每嘆人有可療之疾，藥不相值，卒於不可療，思濟斯人，詎忍秘而不示？屬守古汧，公餘哀集始就，廼鋟諸郡齋，目之《百一選方》，其精擇審處蓋如此，然則公之用心仁矣，是書之衍其傳也宜哉！慶元丙辰孟冬初吉，郡文學天台章楫序。《是齋百一選方》卷首，一九九一年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點校本。又見《赤城別集》卷二，《甬宋樓藏書志》卷四六，《中國醫籍考》卷四

九，《宋以前醫籍考》第一一二三頁。（黃錦君校點）

高頤

高頤，字元齡，號拙齋，福州寧德（今福建寧德）人。以《禮記》魁鄉薦，登慶元二年（一說慶元五年）進士第。知永州東安縣，臨民卓然有聲。平生博極群書，有《鷄窗叢覽》一百五十卷、《詩集傳解》三十卷。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二，《閩南道學源流》卷一六，《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一。

寧德縣講堂記

余謏焉未學，諸公環坐而要之講，將講聖賢之遺言歟？亦反諸身而求之歟？吾身任大責重，無天地生物之功，而有天地生物之量；無帝王經世之迹，而有帝王經世之心；無經國子民之位，而有經國子民之度；無著龜先物之神，而有著龜先物之誠。《詩》吾言也，《易》吾動也，《禮》吾履也，《書》吾政也，《春秋》吾行事也。凡天下之冥蒙罔覺，扼塞恟愁，待我而開警之；巽慄畏懦，退怯失守，待我而扶植之；疲癯殘疾，鰥寡孤獨，顛連無告，待我而生全之。枉者求中，畔者求正，躁者求靜，惑者求真。蠅行沙度之儔，鱗潛羽飛之彙，與吾竝生於一世間，酬酢所不及，視聽所不加，得我則

存，失我則喪。續往古，詔來今，木鐸息而復鳴，薰絃斷而猶和。然任重者難勝，責大者鮮舉。故兢兢業業，行之力也；汲汲皇皇，志之果也；陟降在帝，誠匪懈也；忘飢迷老，思無疆也。簞瓢糗茹以求其志，裘馬敝瘁以一其行。惡旨酒，不甘外而遺內；舞風雩，不翫物而喪志。畎畝幡然，覺之先也；居不煖席，文在茲也。環轍而老，舍我誰也！望海知廣，登山見高，涓流不蓄，簣不辭勞。毋徠而施，將大其址；無缺其鋒，將淬于砥。爛爛弗沃，實焚爾和，夢夢弗圖，將尋斧柯。謹之戒之！在《易》修辭，居業之本；《禮》無不敬，安民之端；《詩》戒屋漏，對越在天；《中庸》、《大學》，慎獨爲先。萬物既備，是誠在我，斯須不謹，天地易位。茲實聖賢事業，其毋負天地生我、父師教我之意云。慶元五年記。乾隆《福寧府志》卷三九，光緒六年刻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學行典卷一〇三，乾隆《寧德縣志》卷二。（黃錦君校點）

王世則

王世則，淳熙十三年爲國學特奏名，準勅授福州助教。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之二六。

言特奏名試在第五等之人恩例奏

淳熙十三年四月

伏睹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慶壽赦恩內一項：「應淳熙十一年赴特奏名試在第五等，如係國學、臨安府進士，特與差嶽廟一次，諸州進士與破格嶽廟。」今來世則等各係赴淳熙十一年特奏名試在第五等之人，并準敕授福州助教，已經禮部繳納所授助教訖。《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之二六（第五冊第四二五八頁）。（李文澤校點）

傅良

傅良，慶元時邵武軍（治今福建邵武）人，嘗任海虞丞。見所撰《修白龍祠記》。

修白龍祠記

慶元二年四月

海虞彌望平疇，有山突然自西北走東南，左股盤紆，前趾直踞，崇岡隱起于腹脅間。顛有池焉，叢木蒼蔚，白龍宅之。祠宇久不葺，不稱神居。金華葉君知幾貳烏程有聲，諸司能之，以其狀聞諸

朝，移使令海虞。既視事，謁祠下，僂然若有感於中者。自是水旱則禱之，曰雨曰暘，如響答聲，穀用以成，民用以寧。他邑歲飢，而海虞之人不以瘠告，既三年矣。君曰：「神之福我民至矣。吾朝夕去邑，而神之居若是，吾顏覲焉。」乃鳩工合材，易其腐敗而赭堊其故暗，廟貌煥然，爲之一新。惟神基迹於梁，赫靈於唐。以暨我國家，雖以上下天地、把握陰陽爲功，然非人無愧於神，則神亦何有於人也。今神之福吾民如此，是殆令君有以契神意哉。葺其祠，以答神之休也固宜。良請書其事於石，又爲之詞以附著其後，使邑人之祀神者歌之以樂神。詞曰：雲油油兮靈之升，風颯颯兮靈之下。雨暘以時兮靈之豐我稼，棟撓壁摧兮靈何依。葺敝以新兮祈報則宜，千秋萬歲兮靈無我違。時有宋慶元丙辰四月初吉，丞昭武傅良記。《重修琴川志》卷一三。又見《海虞文徵》卷六。（郭齊校點）

趙師白

趙師白，慶元二年任錢塘主簿。見《咸淳臨安志》卷七三。

廣惠廟記 慶元二年

霍山廟者，廣德張王之別祠也。王以休功顯德，敷祐生民，綿歷數千餘載，歷代以來，罔不優禮

而褒崇之。暨入國朝，慶膺追錫之命，增加王號，極其榮美，至於王之父母、兄弟、妃嬪、子孫及諸屬嬪，無不受顯服，累嘉封，可謂盛矣！粵自開跡祠山，肇興廟食，邦人兢栗，以供祀事。凡雨暘疵癘之裁，寇攘水火之患，有禱於王，疾於響答，奇驗異應，灼灼駭動。人之聞見，救溺拯危，轉禍爲福，載諸傳記，不可殫述。光靈之遠，旁加橫被，於是離宮行廟，金碧丹雘之輝，連城跨郡，岿巍相望焉。仰惟帝城四方之極，百神受職，是翼是衛，矧王之神遊所止，密拱京甸，衆大之區，并蒙祉福，顧獨未有揭虔妥靈之地，士民相謂：「不其闕歟！」乾道庚寅，始卜地於霍山，哀金鳩工，營建棟宇，規模位置，煥然鼎新，奉神之物，無一不備。蓋以便都人之敬，而格明神之休也。廟成於紹熙甲寅正月十二日，爲費緡錢十萬，而判院張宗況施助獨多焉。師白兼掌諸祠，嘉其成績，因考其顛末，而刻之石。《咸淳臨安志》卷七三。又見《西湖志》卷一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一七。（尹波校點）

姚師虎

姚師虎，字宣伯，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治詩賦，登慶元二年進士。嘉泰中以迪功郎爲婺州東陽縣尉。嘉定中爲秘書省校書郎，改秘書郎，進著作佐郎；八年，進著作郎致仕。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宋會要輯稿》職官六〇之四一，《越中金石記》卷四。

乞增重史局人選奏

嘉定六年九月

仰惟熙朝，世嚴載筆，貽謀垂範，將億萬年。今職任不專，無以究其技；選掄或泛，無以見其功。館閣著庭，間令共二，史院列職，未免兼官，而況遷易不時，任責無所，文書填委，胥史攸司，累簡聯編，歷古將上，則官吏皇皇，夜以繼日，雖勤刪潤，寧暇精研。殆以積年之書，定于時月之頃，豈無脫略？有媿纂修，非所以尊鉅典、詔來世也。乞增重茲選，使久其任。其或更迭他職，仍兼史局，庶幾人盡其才，官任其責，研精覃思，作宋一經，臣不勝大願。《宋會要輯稿》職官六〇之四一（第四冊第三七五三頁）。（王曉波校點）

錢 厚

錢厚，字德載，號竹巖癩翁，臨安（今浙江杭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曾爲温州教授，嘉定中官常熟令。著有《竹巖拾稿》。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宋詩紀事》卷六二，《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重建新城學記

行都爲今首善地，新城其支邑也。辟雍化流，無遠弗及，矧畿近耶？令竭力賦訟，未遑圖學。紹熙五年冬十月，東陽劉侯景修甫至，或籍蠹民者俾莠薶之，辭曰：「民之不淑，吏責也。吏良則民良，逆加鄙薄，處心已偷，被寧我格？爰審政目，斂法居十九，民罷，不培之，又腴之，惡用令爲哉！俗尚友助，且無忘雨公及私，宜自學始。學宮窘風雨，將圯，敢自安！顧化未孚，莫先勸相，教熟習移，徐圖改作，斯不以具文廢。」明年，邑人邵君孝純、于君柔以僉言請新學，侯曰：「余志也。」連君之瑞比攝邑，慮庸儲財未集而去，今痛裁浮費，用僅支，其忍勞民？會倉使許公介行部，聞而賢之，佐以錢二十萬；邑之富而賢者具材以獻，凡二十有二家。乃庀工徒，乃授規畫，以同僚魏君豹文董之。于君擢第歸，又屬之。承以不擾，易陋闢隘，免焉更新，殿廡堂廬，以肅以容。傑閣對峙，左名尊經，右名先賢。棟宇云乎哉！又明年，學成，釋菜，侯揖諸生而前曰：「頃侍郎耿公秉闢斯學，有人皆爲士君子之語，願無負此意。」復命筆於梁，聞者謂侯不疾頑而訟以愧止，不急財而用以儉足，政成學興，經始歸連，作成歸耿，不爲賢乎！侯以厚同籍太學，屬記顛末，厚曰：「是學也，非特利達勸，蓋將玉其身，肥其家，漸其鄉而澤天下，日濡月染，家有良子，里有良士，田夫野叟熟禮義之言，識善利之辨，熏爲良民。士或愆乎步趨，里巷談議能愧之；吏或差於尺度，瞻彼士民心其

謂何？」侯莊色曰：「天子以學詔天下，連帥部使者布宣德意，士自勉，民自勸，令何有焉！」厚復曰：「侯不以自德，亦毋替乃心，豐植遐施，能媲古人，厚斯無媿辭矣。」慶元二年十有一月既望。民國《新登縣志》卷一二，民國十一年鉛印本。又見道光《新城縣志》卷九，道光《新建縣志》卷二一。（王曉波校點）

蔡 淵

蔡淵（一一五六——一二三六），字伯靜，號節齋，建寧府建陽（今福建建陽）人，元定長子，躬耕不仕。與弟沆、沆承習家學，又入朱子之門，尤沈潛于《易》。著作今存《易象意言》一卷、《周易卦爻經傳訓解》二卷。見《宋史新編》卷一六二，《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五，《宋元學案》卷六二。

周易卦爻經傳訓解序 開禧元年

《易》有太極。《易》，無思也，無爲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之本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易》之用也，在天謂之《易》，在人則謂之性，性與《易》非二理也。人能知《易》之本，又知《易》之用，則能順其性之正，而萬事靡不中節矣。惟天降衷之後，即倚於形，人於其性，始有

不能盡者。聖人憂之，故以陽奇陰耦之畫相錯立象，以效其動，使天下之人觀此則可以窮其理之自然，盡其性之當然也。去古既遠，此意寢晦，有聖人者出，又從而告之，繫之以辭焉；久而又晦，又從而詳告之，釋其象與辭焉。聖人之意，至是而盡矣；《易》之爲書，至是而悉備矣。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易》之道又豈書之所能盡哉！學《易》君子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必將有得乎無思無爲之妙，然後聖人之意可見，天下之動，變通之利，可得而盡也。昔者先君子常謂聖人之道惟《易》能盡，聖人之書惟《易》爲全，而其所尚，辭占象變，皆所以順性命之理也。故淵自稚年即知好之，每有所聞，不敢忘失，輯成此書，固不敢以爲有見乎聖人之意，其于存言存象之譏，庶或免焉。辭有未達，改而正之，誠有望於同志者。開禧乙丑陽月望日，建安蔡淵謹序。《周易卦爻經傳訓解》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題張生所畫朱文公像

紹定元年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

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蔡淵書。《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六，四部叢刊本。又見《西山題跋》卷三。

詹景辰字說

嘉定十三年

友人詹兄名樞，求字，字以「景辰」。蓋北辰者，天之樞也。天之轉運無窮，而樞常不動；心之應物無方，而所以爲感者實有似乎此。故以「景辰」命之。詹兄其有以景乎此也。今以文公先生所作《感興》中一篇貽之云。嘉定庚辰孟秋下弦日，淵書。《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三。

太極圖解

紹定五年

淵按：「《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爲萬化之原，而於「易」之一字，但目爲《易》書，故《太極圖》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旨。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實，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底也。而「太極本無極」者，以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底，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

萬物之理也；周子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是其「無極」之說，實有得於「太極」之一言。或以爲周子妄加者，謬也。夫子言「有」者，主易而言也；周子言「無」者，主太極而言也。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太極則太極有朕，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耳，然其理未嘗不同也。或問夫子何爲而主易，周子何爲而主太極？曰：夫子贊《易》，則當主易；周子作《太極圖》，則當主太極，又何疑焉！而其「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氣行而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可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太極，形而上之道；陰陽，形而下之器；此所謂分道器也。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所謂氣即道也。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具乎其中，此所謂道即器也。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是器。不分上下，恐人惟以可見爲始；不合道器，恐陷老氏精粗之說。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即周子「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二夫子所言如此，苟以太極即在陰陽中，則「器亦道」一句已足，又何必重複耶？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主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主陰陽既生之後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上別有太極，常爲陰陽主者，固陷於列子「不生不化」之謬；獨執乎

太極只在陰陽中之說者，又失其根柢樞紐之爲，而大本有不識耳，其害可勝言哉！而《圖說》皆本於「易生陰陽」，則兩儀之謂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六合之事，三才之道之數，始終死生之說，無非深通於《易》者，而人所當用力以求之也。氣者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萬物無窮之變，目欲色，耳欲聲，口欲味，鼻欲臭，四肢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深固蔽塞，而此德之本明者日益昏昧，而此心之虛靈知覺，閉于情竇，所知不過利害情欲之私而已。誠能闡發精微，工夫無間，反復玩味，而使自得焉，則美大聖神之地可至矣，尚何是德有不明，是理有不通哉！是皆陰陽動靜爲太極生生之節也。淵固知其言之僭，然於學者未必無少補云。紹定壬辰五月朔旦。

《節齋公集》，《蔡氏九儒書》卷三。

母江氏墓誌

先妣夫人江氏，家素業儒，世有隱德。夫人生於紹興十年正月望日，年十有五〔一〕，歸於我先君諱元定字季通。嘗以律曆薦召，不赴，特給筆札著書。慶元初以黨論謫道州，嘉定更化，追贈以官。夫人仁厚端淑，事姑孝謹，終其老無失色。處己嚴整，雖至樂無惰容，與先君相敬如賓。先君既謫而死，淵兄弟頑鈍，不能垣邊時好，獨尚古學，辛勤艱糲，人所不堪，而夫人處之怡然。嘉定十年二月十四日寢疾，卒，享年七十有八。子男四人：長淵，次沆，次沈，末沆早亡。沆六歲出繼虞氏，領鄉

舉，復歸宗，以其子梓爲虞氏後。女二人：長適進士王輅，次適進士吳恭。孫男九人：格、模、杭、權、棫、楠、柄、楷、榆。孫女六人。越四月二十五日，以親朋賻贈，遂克葬夫人于建陽縣崇泰□□九峰之源，西距翠嵐先君墳塋一十里而近。不孝子蔡淵等號慕隕絕，敢竊誌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嘉定十年丁丑四月二十五日，男淵書。《節齋公集》。（以上楊世文校點）

〔二〕十有：原倒，據文意乙。

景宜之

景宜之，慶元間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

講堂記

慶元二年春正月，郡守王君重修講堂成。是堂也，跨龍山，飲青竹，雄視岳陽，掩映奎壁。昔先達嘗以爲藏修之地，前郡守彭君、何君先後修輯。風雨既久，瓦石垣墉有頽剝者。至是侯乃慨然修之。落成之日，衣冠會集，諸生舉酒爲壽。侯曰：「君子之學必講而後明，然講學有二難：受教弗

篤，難乎其爲師；指示弗專，難乎其爲弟子。中古之士，有講有聽。若學之弗講，與講而弗聽，惡在其爲是堂也。若其所以爲講者，《大學》之明德新民，《中庸》之性道教，聖賢之精蘊在焉。師舍是無以爲教，弟子舍是無以爲學。惟文學諸君與諸士子勗諸。」宜之曰：「侯之言是也，吾黨之士能服膺乎師教，而不負吾侯修堂之心，斯可矣。」侯謂宜之，不可無述也，因次第其言以爲記。《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六二三。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七八，道光《安岳縣志》卷四，《宋代蜀文輯存》卷七六。（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六六四九

時 瀾

時瀾（一一五六——一二三二），字子瀾，一字叔觀，號覺齋，又號南堂，婺州蘭溪（今浙江蘭溪）人。淳熙八年進士，初爲温州天富南監押袋官，歷臨安府教授、西外宗學教授，知寧國縣，通判袁州。終朝散郎、通判台州。嘉定十五年卒，年六十七。曾從呂祖謙學，祖謙著《書說》未畢而卒，瀾補完之（今存）。又著有《南堂文集》、《易講義》、《左氏講義》等。見陳宓《通判南堂時公墓誌銘》（《敬鄉錄》卷一一）。

尚書詳解序

淳熙十三年七月

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繹乎唐虞三代之書，難乎其蘊也！夫《書》之爲書，斷自唐虞，迄於秦穆，凡堯舜之典謨，禹啓湯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訓誥，悉備於是。讀是書而求以繹之，其可以叔世膚見料想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見乎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後

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於上，皋夔稷契接武於下，都喻吁咈者何謂。讀三盤五誥之書，當思人君布告於上，臣民聽命於下，丁寧委曲，通其話言，而制其腹心，開其利病，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其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僕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暇日，又研精覃思而爲之釋。今觀其議論淵源，辭氣超邁，唐虞三代之深意奧旨，皆有以發其機而啓其秘於千載之下。不謂先生居今之世，而言論風旨，靄乎唐虞三代之氣象也。嗚呼，《書》說之行於世，自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卓然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程氏溫而邃，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觀其議論參於前則有光，而顧於後則絕配，夫豈苟作云乎哉？麻沙劉君智明得其善本，不欲秘爲己私，命工鋟木，以與學者共之。余既喜柯山之學有傳於世，而嘉劉氏之用心非私生町畦者之比也。求予爲序，故書以贈之。淳熙丙午七月日，覺齋時瀾序。《尚書詳解》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經義考》卷八一，民國《龍游縣志》卷三三。

增修東萊書說序

開禧三年十一月

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

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而天成地平，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東萊夫子講道於金華，首攄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謂俚辭間之，繁亂複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瀾執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乎百世之下，陶于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既東，王跡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真于異，此其門邪。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睹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堂徂奧，以造帝者，泝而求之，于《秦誓》始。至於《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于世，終狐裘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肇之臭味傾蓋，謂瀾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盍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明，子何嫌？」于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詞，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邪？同焉者曰猶不遑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開禧丁卯十有一月日南至，門人金華時瀾書。《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經義考》卷八一，《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一四。

祭周必大文〔二〕

隔千里如會面，曠數十年如一日，余不知人心之流通何如也，雲泥遼絕之勢，有不能間焉。以對千古之聖人，以接百世之興者，是必有不隨地而遠，不與時而疏，不以生而合，不謂死而離者矣。癸卯之秋，余以門牆稚子拜公于西府，公顧諸稠中異之，因得見于燕閒。公升樞相，位元宰，歸休于里第，江浙相望而日遠，余亦遇窶不能出門，困于永嘉，廩食于中都，星霜屢易，且日疏矣。音問不接，或四三年。幅紙西貢，則粲然于筆，益親益渥，如朝夕乎左右何也。嗚呼，堂堂崧嶽，凝立爲宗，唯余識公。堅冰歲寒，萌松孤植，惟公知余。天之尊爵，公所自有。分茅胙土，班崇五等，奚爵之云！人之良貴，公所獨占。秉鈞宅揆，位極人臣，匪以爲貴。人事與天，運而流矣。宦而公卿，樂權用勢，善類彙征，公獨吐握。潭府巍巍，融爲春風，杞梓梗楠，纖巨自售，中心好也。子孫之念，誰不封殖？寒士歡顏，公獨己責。食祿萬鍾，十九在外。絲寒粟饑，在在而然，久而繼也。身退之餘，調耳娛目。公曰古書，閑居之樂。苟陋襲訛，于焉是正。攄其浩博，編秩千計，不爲罷也。道純金玉，既熟既茂，文出宮商，克倫克諧。蓋其相天子，伊周，而學者師之孔、顏也。德備而體愈謙，業富而心愈慊，休休汲汲，將終身焉。皇天降割，曾未百年，壽獨不可長耶？嗚呼，不絕如縷耳，相與竄于窮悴之中，其氣自倍。有宗盟之營壘，儼然爲人心之倚繫也。卒焉不見大將旗鼓，飲血于堂下

者，不亦單乎？陶唐而來，中間晦蝕，卒莫加損，見善明而後用心剛，豈曰能之？公實謂余可貧可賤，而此盟不可渝，期終有以答公之知也。昭然精爽，尚陰有以佑余之志也。位哭緘辭，以寫余之悲哀，公其髣髴而來鑑也。《文忠集》附錄卷一。（以上曾棗莊校點）

〔二〕題下原署：「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時瀾」。

周 綸

周綸（一一五六——？），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必大長子。慶元三年，通判撫州。嘉泰間，官朝請大夫、行大理司直。開禧二年，與曾三異纂集其父詩文爲《周益國文忠公集》二百卷。嘉定七年，除工部郎官。見所編《周益國文忠公年譜》，《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四六。

周益國文忠公集跋

開禧二年八月

右，先公丞相文集二百卷。初與先友免解進士曾無疑三異纂集校正，篇帙既定，又得免解進士許志伯凌、鄉貢進士彭清卿叔夏、羅次君堯宣相與復校，敬鋟木以傳。惟日記自紹興戊寅訖嘉泰甲子紀錄頗詳，而書稿尤多，皆未容盡刻，寶藏惟謹，當俟他日。開禧丙寅仲秋，子綸謹書。《周益國文忠公

集》卷末。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詒宋樓藏書志》卷八五。

先公所題居穎帖跋

先公己亥年既題《居穎帖》，其後庚子年再得蘇氏《秋寒帖》副墨并蘇丞相二跋，遂改初本。方崧卿已刻於《六一帖》第三卷，今以舊稿手澤具在，故兩存之。綸謹書。《省齋文稿》卷一五。（以上沈治宏校點）

宋故左丞相少傅贈太師益國周公墓誌

嘉泰四年十二月

先公諱必大，字子充，初字洪道。周氏世爲鄭之滎陽人，因先大夫秦國公倅廬陵，遂家焉。曾祖衍□□□□□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秦國夫人郭氏。祖詵，故任左朝散大夫，累贈太師、秦國公。祖妣秦國夫人潘氏，祖妣秦國夫人李氏，祖妣秦國夫人張氏。父利建，故任左宣教郎、太學博士，累贈太師、秦國公。妣秦國夫人王氏。先公四歲而孤。又九年，而秦國王夫人即世。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徽州司戶參軍，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局。□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差充建康府學教授。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守監察御史。孝宗登極，試起居郎，兼編類

聖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繳曾覲、龍大淵知閣門事旨揮，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南劍州，未赴；改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奏事，留爲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兵部侍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不草張說、王之奇辭免簽書樞密院不允詔書，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知建寧府，未赴，力辭。復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充右文殿修撰，召赴行在，充敷文閣待制、侍講。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試尚書吏部侍郎，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試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除參知政事，同提舉敕令所，知樞密院事。升樞密使，拜右丞相。提舉國史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所，提舉敕令所。高宗靈駕發引，攝太傅，持節前導及奠謚冊、謚寶，監掩攢宮。拜左丞相，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日曆。重華內禪，轉少保。輔政三月，祈解機務。光宗不許，辭愈力。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諫議大夫何澹、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奏，充醴泉觀使，判隆興府，辭不赴。再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復觀文殿大學士，再判隆興府，辭免；充醴泉觀使。今上登極，轉少傅，遣閣門官賜告，力辭，許回授。慶元元年，三上納祿之章，轉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呂祖泰上書妄及姓名，監察御史施康年上疏覺察，降授少保。二年，復少傅。寄階由迪功郎二十一遷爲特進，遂登三少。爵自滎陽縣男五加封爲本郡公，又三改封爲益國公。邑自三百戶積至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自百戶積至五千八百戶。先公以靖康元年中元日生于平江府治，以嘉泰四年十月旦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九。遺奏聞□□□兩日，詔贈太師，恩禮甚厚。先妣姓王氏，累封益國

夫人，先一年薨。綸卜以是年十二月丙申，扶護□□□歸葬吉州廬陵儒林鄉斗岡之原，與先妣同穴而異棺，蓋治命也。子綸，朝請大夫、行大理司直。孫顥，宣義郎、□□□□□□□□□□監嘉興府羅納倉蕭椽，餘尚幼。綸泣血謹書，以納諸壙。甥婿朝請大夫田橡填諱。江西省博物館藏拓片。（陳柏泉校點）

安世通

安世通（一一五六——？），本西域人。其父仕宋爲武官而終。世通隱居青城山，爲道士。吳曦反，獻書蜀帥楊輔討之，未果，遂東如江陵，請吳玠舉兵討曦。後玠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宋史》卷四五九《隱逸傳》下有傳。

致成都帥楊輔書

開禧三年

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

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二〕。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爲叛民也。《宋史》卷四五九《隱逸傳》下。又見《宋元通鑑》卷九六，《宋史紀事本末》卷八四，《續資治通鑑》卷一五八。（尹波校點）

〔二〕「公」下《宋史紀事本末》有「論」字。

梁 翊

梁翊，慶元二年知南康軍星子縣。見同治《南康府志》卷二二。

白鹿書院題名

慶元二年十二月

慶元丙辰之臘月，太守黃陵趙公修白鹿書院，十有六日，知縣事梁翊以督役至此。教授吳中堂長吳堯佐，舉錄余坦，直學趙規。同治《南康府志》卷二二，同治十一年刻本。（尹波校點）

吳免然

吳免然，字景仲，寧宗朝人。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序

慶元二年

駢儷盛於江左，沿於隋唐，逮於西崑。其閒學者病之，易以古文，然施之著述則古文可尚，求諸適用非駢儷不可也。大而絲綸之所藻繪，小而緘滕之所絡繹，莫不以四六爲用，食之醯醬，豈可一日無哉！昔之人蓋有百函之迅，五吏之分，七人泚筆，羣史脫腕者，是其敏也。亦有十部之賢，五雲之號，尺牘藏去，雙魚跪讀者，是其用也。又有一坏六尺之句，兩端三穴之聯，與夫鍾虞廟貌，子孫輔

車之語，是其膾炙後人也。今之作者，欲其如昔人之敏、之用與夫膾炙於人者誰與！《四六叢珠》告成於書局，予觀其繙緝之工，科別之明，蓋自鼇扉之騰奏，鱗幅之往來，賓嘉之成禮，釋老之餘用，凡百僚之冗，萬緒之繁，莫不班班具在。君子黨言意乎此，則刮以金篦，修以玉斧，昔人之敏之用與夫膾炙於人者，端可徑造而不俟他求矣。嘻，夫又奚以「叢珠」名也！圓明富溢，輝煥精奇，所以洞心駭目，如珠之叢聚而可掬也。雖然，百斛盈前，固無魚目之誤，亦豈無九曲者？當以螳穿之，運心匠自思焉。慶元丙辰九日，錦谿吳奐然景仲序。《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首，明王寵父子合抄本。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六〇。

永嘉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序

開禧三年

史籍謂之墨兵。墨兵者，政以兵機將略、五閭六弢，凡所以濟雷風之用，運時雨之神，皆可操之以爲驗也。國朝司馬溫國公著《資治通鑑》，奎文榮冠，萬代之著龜也，而於三國六朝與五閭之世，其內修外攘未嘗少略，豈不以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兵所以昭文德，則墨兵亦所不容略乎！魏君仲舉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循《通鑑》，按前史，而爲之辨論，辭語警拔。侍郎葉公適正則亦稱此書事理融會，今昔貫通，不華不俚，上可以發前人未盡之蘊，下可以爲學者進取之階。況當靈旗北指、諸君封侯之秋，此書尤當汲汲於講貫之也。學者得之，不惟可以雄蟻戰，題苑

墻，亦使它時史弘肇輩不敢詫長槍大劍而易視毛錐子，書生豈真不識時務者哉！抑聞之，私闕論衡非坦蕩君子，愚於坦蕩竊有志焉。開禧丁卯修楔事之辰，錦溪吳奐然景仲序。《三國六朝紀年總辨》卷首，清鈔本。又見《兩宋樓藏書志》卷三八。（以上刁忠民校點）

孫 杓

孫杓，字居敬，號畸菴，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累官太學博士。出知漢陽軍，權發遣黃州，調湖南提刑，右諫議大夫黃序劾其「出守漢陽，席捲賊贓；假節湖南，愈無顧忌」。仕終兵部郎中。著有《大學講義》、《畸菴集》及詩十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一五、食貨一八之二七，《金華賢達傳》卷六，《宋元學案補遺》卷六〇。

除減黃陂縣龍驤稅務元額奏

嘉定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黃陂縣龍驤稅務，一歲版帳通計八千六百八十六貫七百五十九文，亦爲本州利源之助。日前率是按月解發，近年以來，拖下月解錢一萬三千三百三十貫一百五十文。到官訪問，皆謂此非一日之故，即將舊欠盡行除豁。今僅半年，新者又復拖下三千八十四貫五十文。再三思之，與其存虛名而使之拖

欠，孰若減實額而責其必足？遂於元額內先與除減二千貫文，今只爲六千六百八十六貫七百五十九文，每月只解版帳錢五百五十七貫二百三十文。乞下本州永久遵守，庶可杜日後再增之弊。《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二七（第六冊第五一二一頁）。（祝尚書校點）

郭允喆

郭允喆，慶元三年以朝請大夫知忠州。

勸農文

仰惟聖天子專任守令爲親民之官，著於名銜，主勸農之事，載之甲令，又有仲春出郊酒醴之賜，所以待爾農者蓋不薄也。念一谷不登，一夫失業，則在位者之責。當職自守茲土，行滿二年，南北西郊告諭已徧，獨塗井一方，前後郡守未嘗一至焉。豈以井去郡城數十里，憚於稍遠而外之乎？抑以井民爭事牢盆末利而不務農桑本業也。忠之爲州，雖側耕危穫不若平川之易，然土廣而賦輕，俗儉而用足，亦他郡所希有。惟自今以往，父子兄弟，鄰里鄉黨，歸期訓誨，力爾耕，勤爾蠶，無徒專利，以狙爭訟，無負勸諭，以失農時。一畝之種，有千斛之積，一本之桑，有千繭之絲，可足仰事俯育，可

爲入孝出弟。使異日皆曰自唐白文公以來，郡守至吾井者實自郭始，使當職亦曰自有宋以來勸耕至此者亦自予始，使後之來者無以塗溪爲遠而外我井民。爾享其利，我享其名，此勸課本意，各體而行之。慶元丁巳二月立石。朝請大夫、知忠州兼管勸農事、金紫郭允喆。萬曆《重慶府志》卷八五，萬曆四十三年刻本。（黃錦君校點）

郭應龍

郭應龍，臨江軍新淦（今江西新干）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慶元間爲南安軍學教授。嘗知建昌軍。見

《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之三八，隆慶《臨江府志》卷一〇，正德《建昌府志》卷一二。

重修南安軍學記

南安學甲於江西，自蘇文忠公記一傳而天下不敢以遠輕吾學，其後荒穢圯剝，至不可支旦暮。慶元己丑有詔，汲郡孟公先生秩二千石鎮守橫浦，趣議工役。以庚申歲一月初始，不亟於成，明年正月學以一新。高明閎深，整肅嚴備，士安於居，民聳於視，於是諸生相與願記。嘗聞古之吏者治少而教多，自後王政陵夷，知治而不知教。董子曰，今之守令，民之師帥，若不啓迪善道，而惟以治之，是

有帥無師也。俗何自而善？國家崇儒右文，南安之學前建後修，百年相望，民習於教，後有來者必能盡師帥之道，庶幾續二公之勤，爲諸生無窮之賜云。同治《大庾縣志》卷一四，同治十三年刻本。又見同治《南安府志》卷二〇。（黃錦君校點）

謝 艮

謝艮，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人。淳熙十四年進士，開禧間爲益昌郡丞。見《宋代蜀文輯存》作者考》。

枸杞賦跋

劍陽學官史子玉校藝益昌，與予聯事，暇日出示所作《枸杞賦》。予讀數過，因思前輩文字率不苟作，東坡賦茶而有取於骨鯁，山谷賦苦筍而有感於忠言，大概一物之微，一理寓焉，此騷人之所以深其思也。子玉之作，豈徒以詞藻相尚，欲使承學者因物悟理，自枝葉而見根本，其意婉哉！子玉刻之泮林，以爲士子之勸。予謂士子之所當重，而泮林之一草一木尤宜愛護云。開禧三年七月，益昌郡丞潼川謝艮跋。《全蜀藝文志》卷二下。又見雍正《劍州志》卷二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三。（黃錦君校點）

韓松

韓松，其先延安府（治今陝西延安）人，世忠孫。嘉定中知江州、太府寺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四九、七四之三二。

智果院東坡題梁刻記

慶元三年

東坡先生翰墨無不載於碑刻，惟智果院法堂脊記獨未入石，因命工摩勒，以永其傳。今堂上有閣，廼以真蹟置之梁脊焉。《咸淳臨安志》卷七九。（楊世文校點）

葉禾

葉禾，字叔嘉，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淳熙十四年登進士第。嘉泰元年以迪功郎任郴州通判，嘉定中官至右正言兼侍讀、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遷秘書監，仍兼實錄院檢討官，出知興化軍。紹定元年致仕。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九，萬曆《郴州志》卷二，道光《福建通志》卷九四，《宋會要輯

秘書省嚴借書之制奏

紹定元年

仰惟國家稽古憲章，丕右斯文，肇建芸省，中興之始，輪奐一新，爰命天下，搜訪舊聞，暨于今日，藏書之目，粲然大備，真足昭聖代隆儒之懿矣。縉紳之流，凡登是選，得以優游博習，充廣見聞之所未逮，長育成就之賜，顧不與天地同其功歟！況宸製奎章，鴻篇鉅軸，倬乎光日月而緯雲漢，下至經籍、墨蹟、圖器，儲藏惟謹，居其職者亦當隨事加飾，以稱崇嚴邃閣之意。曩者監臣有請嚴借書之禁，以防篇帙之散失，詳印記之文，以爲圖書之辨證，模式樣於冊，以虞器物之換易，條束具存，足爲永便。然人情積玩，欺僞易生，自非明示檢防，以時稽察，則前日之所申明，殆爲文具。近之士夫，至有借出館書，携而去國者，是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有人所未見之書，私印其本，刊售于外者，是以秘府之文，爲市井貨鬻之利也。臣奉職之初，肅恭點閱，及往諸庫檢視，類皆因循弛慢，蕩無緘鐫，而啓閉出入，一付吏手，展轉不革，弊將滋甚，豈不重爲文物之蠹乎！臣已將閣庫所儲，據籍排整，分入厨匣，仍恐防嚴未至，並與封鑰收掌外，欲望陛下申嚴舊制，行下本省，非係省官，毋得借書。許從監少置簿，有欲關文籍爲檢閱校正等用，即先批簿，以憑請取，俟還本庫，隨與點收。或借出已久，亦須檢舉，以察隱遺，庶可謹藏于中秘，戢弊于將來矣。《南宋館閣續錄》卷三。（楊

世文校點）

蔣伯瑛

蔣伯瑛（瑛一作英），衢州江山（今浙江江山）人。淳熙十四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六。

省齋集跋

同年兄廖益仲以其先公《省齋先生文集》辱貺，伯瑛爲之三復三嘆，曰：此之謂不朽，先生之謂也。國人皆曰幸哉有子，捨益仲吾誰與歸！三衢蔣伯瑛敬題。《省齋集》卷末。（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六六五〇

曹彦約一

曹彦約（一一五七——一二二八），字簡甫，號昌谷，南康軍都昌（今江西都昌）人。嘗從朱熹講學。淳熙八年登進士第，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漢陽。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遷直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改知福州、潭州。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尋兼侍讀，遷禮部侍郎，知常德府。紹定元年卒，年七十二。著有《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稿》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存）、《昌谷集》二十二卷（存）。見魏了翁《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曹公墓志銘》（《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七），《宋史》卷四一〇有傳。

《昌谷集》原本久佚，今本二十二卷乃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本書即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另輯得佚文十五篇，釐爲二十一卷。

盡心堂賦

壬子爲同官張汝器司理作

晉中軍司馬之胄裔兮，漢持平廷尉之雲孫。磊砢懷其至寶兮，相金玉而器璵璠。傲墳素之場圃兮，折道德使爲藩畦。揭車椒兮，宅仁里而入禮門。展肅肅穆穆、威儀抑抑兮，烜赫燁煜粲其有文。出王游衍上帝鑑觀兮，震動慙竦顏履而閔行。紛總總有此衆甫兮，又伸之以中正。於是乎以決曹參軍事也，廼新聞燕之所居。風雨此其攸除兮，鳥鼠此其攸去。非不能翬飛跂翼橐橐閣閣兮，聖腹而丹塗。羌吾法乎前修兮，哀世俗之蕪穢。惟職思於盡心兮，率前聖之格言。戴氏舉以明刑兮，謂一成而不可變。彼臬事必即天倫兮，自往昔而固然。疇上下於手兮，冥眩乎震耀殺戮而無見。雖鞭朴不可弛於家兮，矧邦典其持重。胡寧魚然于狴犴兮，失德而斂怨。懿堯舜之畫衣兮，雜裾履與領緣。彼何人斯兮，炮烙斲涉而剖賢。臯陶儼而淑問兮，曰帝德之罔愆。咨秦人凝脂以密兮，救火揚沸任以武健。相司寇園土不虧體以刑人兮，慮生齒之不繁。豈鋸項截舌爪甲以培地兮，內深刺骨而外寬。真人約法於灞上兮，痛刀鉞鑕鑿之已殘。不數世改此度兮，鷹擊毛摯而虎冠。歸死囚四百之獄兮，歌七德無所慙。未再世而孽后兮，摺脅燠耳張罪罟以羅元元。慨末世之溷濁兮，掇糞壤以充幃。匪其心之不盡兮，顧西欲適蜀而東之。仰先哲之謨訓兮，歸求師而有餘。皇揆予于初度兮，好懿德而秉彝。見孺子休惕惻隱兮，念入井之無辜。滿堂飲酒以爲樂兮，忍一夫悲泣而向隅？人命至重難生而易殺兮，斷不

可復續而絕不可復蘇。思乾坤之稱父母兮，亶知化窮神則善述事而繼志。忽一念之或差兮，將政刑德禮錯行而逆施。已服弁於畫地刻木兮，矧桎梏係累而倒垂。吏示牘背以爲貴兮，幾置辭之不知。勃嘗將百萬軍猶若茲兮，又況幼弱老耄與蠢愚。拘父子之訟兮，更三月而舍旃。爲國家必以考兮，豈是老之欺余。盍亦思清源正本之論乎，以爲治古則人莫觸邪及陷乎戾。又直輕其刑兮，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及盜不抵罪。爽鳩氏既失厥官兮，金天氏泯其美意。衆蓂然得以文致其說兮，謂澤吻摩牙之可恃。彼傳生議於所欲活兮，所欲陷則予死比。且上觀下獲以取媚於時好兮，類韓盧之攫兔。冰炭枘鑿之不相入兮，固曷足以稱大君子之門？有是心而弗能盡兮，疾痛疴癢亦不切於吾身。善乎龍眠之論兮，能自杖也而後杖人。思余躬之博大兮，寄審克於方寸。彼桃蟲之肇允兮，遽雄鳥之拚飛。回盜飯而參殺人兮，匪余行之可迷。不倚榜掠以事上兮，柳士師三黜其猶未悔。敬之哉，欲明辯而力行兮，又將博學切問而近思。《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第二六〇頁。

代荆帥彭侍郎冬至賀皇帝表

天生民而立君，中全剛德；雷在地而爲復，運際初元。必有聰明不世之資，體此出入朋來之象。恭惟皇帝陛下統接千歲，道謹三微。時敏厥修，成日就月將之學；不遠而復，立外陰內陽之基。嘉迎長至之辰，永底無疆之慶。臣迹拘守土，心切望雲。去歲茲辰，陪百辟趨班之盛；太平今日，想三宮

上壽之儀。《昌谷集》卷四。

冬至賀太上皇帝表

三統迭推，黃鍾應律；一陽來復，太極分爻。時當亞歲之儀，光啓後天之算。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功成不宰，道妙難名。昔離照之中天，羣陰屏迹；今震雷之出地，萬國歸誠。適茲宮線之添，知有玉盃之奉。臣夙叨隆眷，阻守遐方。考史官望氣之占，必書雲物；相王者尊親之至，復見天心。《昌谷集》卷四。

皇帝即位賀太上皇帝表

禹績既成，希夷玩物。周年方永，付託得人。三四聖之相傳，億萬年而一遇。恭惟太上皇帝陛下聖明生稟，歷數親傳。逸樂憂勤，大矣垂裳之化；崇高富貴，居然脫屣之輕。遂令神器之傳，可久中興之運。臣適將隆指，親見榮懷。竹簡屢書，竊謂本朝之盛；石崖可勒，願賡《天保》之歌。《昌谷集》卷四。

賀皇帝即位表

乾坤清夷，祥開大業；風雨感會，運際真人。鞏固宗祊，光輝圖牒。恭惟皇帝陛下道參高厚，天稟元良。雞鳴問安，久仰百王之冠；龍飛在位，一新萬物之觀。越北燕南，鳶飛魚躍。臣心馳魏闕，使領熊湘。王言大哉，方讀丁寧之詔；聖主決矣，已占熙洽之辰。《昌谷集》卷四。

賀皇帝登寶位表

伏奉赦書，皇帝陛下虔膺顧命，紹履慶基。如日之升，克明克類；際天所覆，悉主悉臣。恭惟皇帝陛下睿智生知，光明真積。乾潛未躍，風雷韜歌舞之聲；離麗既亨，日月顯照臨之象。負宸而山嶽震疊，主祭而天人統和。混同冠帶之區，率服氎裘之俗。臣及茲末路，親見盛時。讀建武詔書，雖一見而已決；頌慶曆聖德，當萬年而無窮。《昌谷集》卷四。

賀皇太后垂簾聽政表

母儀萬國，禮極尊榮；子惠兆民，治兼內外。希闊本朝之典，發輝載籍之傳。臣伏以仁祖初年，保護實專于章獻；哲宗新政，維持允賴于宣仁。導末命于憑几之時，共幾務于代天之始。周任、姒奭，無前比，漢馬、鄧莫有成功。惟我累朝，示儀萬世。恭惟皇太后陛下德高儷聖，志務進賢。密贊先猷，盡柔順利貞之美；志存風化，無險詖私謁之心。宜位正于簾帷，以奠安于海宇。臣職聯待對，身阻祝釐。景在崦嵫，復見祖宗之盛；體關夷夏，卜知家國之安。《昌谷集》卷四。

除直秘閣知漳州謝表

悉數外庸，莫高閫寄；又加中秘，斷自宸衷。仍兼芻粟之官，不改封圻之舊。事無掣肘，感極銘心。伏念臣少也執經，長而筮仕。專門泥古，從墨守於官箴；常調進身，故夷行於民事。蜩欲飛而不至，鼠有技而易窮。靖言旒冕之深知，或是廟堂之過聽。率貔貅而乘障，何有威名；集鴻鴈以登車，初無風采。展轉受將輸之寄，因循瘵調度之常。孰移羣玉之仙，來畀十連之帥。平生俗骨，夢不到於蓬山；日近中權，任每隆於荷橐。豈半世泥塗之久，曾一時朝蹟之無？驟入選掄，極新觀聽。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艱難憂世，忠恕用人。乾轉坤旋，得天地不言之美；春生秋殺，皆祖宗從欲之仁。七旬立俟於格苗，八命方嚴於作牧。鼎來責重。猥及人微。臣敢不居安思危，以榮爲懼？復鑿井耕田之業，保護黎元；戒要功生事之心，丁寧諸將。至若猩貙之假息，坐令貔虎之懷安。敢輕徇於浮言，更審觀於事力。時乎未至，容少緩於先零；機或可乘，終必擒於元濟。《昌谷集》卷四。

皇太后冊寶禮成賀皇帝表

儷極鴻名，鋪張寶冊。告庭大號，聳動綿區。不知感會之何如，但覺驩虞之自若。恭惟皇太后陛下母儀中正，內治彰明。贊大議於頃刻之間，導顧命於危疑之際。莫名造化，與天比隆。宜有尊榮，佑宋無極。恭惟皇帝陛下親承慈訓，悉踵舊規。鏤玉爲文，聳一時之觀聽；垂衣共治，保億載之丕平。臣遠在山林，式聞典禮。讀建武詔，幸生聖主之時；考思齊詩，益見文王之聖。《昌谷集》卷四。

冊寶禮成賀皇太后表

郵傳初播，已極尊榮；冊命既成，益新觀聽。造端內治，改觀外朝。臣竊以《易》著坤柔，同稱於地道；《禮》存陰教，元定於母儀。若乃祐聖治於歷年，推仁心於新政，本朝獨盛，前古未聞。恭

惟皇太后陛下德厚承天，功高與子。進賢更化，權綱夙贊於先皇；憑几導言，保佑尤勤於嗣聖。已定宅宗之位，亟彰鏤玉之文。邁古今之上儀，接祖宗之舊制。臣叨聯扈從，阻奉祠官。尚與遠人，被江漢人倫之化；幸生今日，見國家母道之尊。《昌谷集》卷四。

賀皇帝立后表

誕敷大號，表正柔儀。風化所原，聳動海宇，典禮之盛，超軼古今。臣伏以天地並貺而萬物成，日月齊明而四時運。惟帝德欲光於下土，在坤元當正於中闈。若稽文物之朝，必定禕禰之位。恭惟皇帝陛下務思治國，必本齊家。上奉崇闈，承歡顏於長樂；近遵祖烈，發顯冊於淳熙。臣世受隆恩，親聞慶事。職修連帥，莫陪百辟之班；志慕封人，更上多男之祝。《昌谷集》卷四。

立皇后賀太皇太后表

三朝壽母，垂訓重闈；一代宸儀，造端六禮。神民協望，龜筮告祥。臣伏以裕陵之建中宮，實由慈聖；元祐之聽內職，蓋本宣仁。既已詒厥孫謀，用能繩其祖武。於皇我宋，卓冠前朝。恭惟太皇太后殿下德協舜華，徽音周雅。謂衣裳之治，先正人倫；欲江漢之風，並行王化。定名椒掖，增重蘿

圖。臣假守藩方，阻陪班賀。但想鵷鸞之列，不勝螻蟻之情。《昌谷集》卷四。

瑞慶節賀表 一

十月爲陽，光啓寢明之運；後天難老，有嚴載夙之辰。慶徹際蟠，歡均抃舞。恭惟皇帝陛下體堯神聖，承禹儉勤。接泰元授筴之期，周流甲子；過邾鄆卜年之數，度越春秋。時當虹電之祥，允致天人之助。臣列班紫橐，今牧洪都。鏡錄千秋，莫繼唐臣之筆；觴稱萬壽，載馳漢殿之誠。《昌谷集》卷四。

瑞慶節賀表 二

神告昌期，久啓燕謀之慶；祥開良月，風流虹渚之光。於昭誕節之臨，不顯歡聲之洽。恭惟皇帝陛下溥將受命，祇懼治民。德邁五三，混華夷而共貫；統傳億萬，與日月以齊輝。屬茲載夙之辰，益衍方增之福。并包所暨，鼓舞惟均。臣職在祝釐，誠存歸美。照臨有赫，遙傾就日之心；覆幬無窮，請祝後天之算。《昌谷集》卷四。

賀皇帝御正殿表

奄四海以爲君，大膺天命；朝諸侯而當寧，盡酌民言。渙汗一頒，羣心允協。恭惟皇帝陛下闔端孝治，注意聖傳。入翼室以宅中，親承末命；眡治朝而聽政，宜正大昕。聳内外之觀瞻，協神人之屬望。臣欣聞盛禮，病卧遐方。雖在江湖，猶不違於咫尺；遠瞻天日，如親睹於清明。《昌谷集》卷四。

賀皇太后御正殿表

位同太極，莫如母道之尊；禮有時宜，共濟君臨之業。鋪張新政，增益舊聞。恭惟皇太后陛下德備洽陽，祥分沙麓。成功內治，嗣任姒之徽音；聽政外朝，接曹高之懿範。已正簾帷之御，益安内外之心。中外無譁，神靈克享。臣叨恩過分，已病祝釐。親見微身，遇照臨之日月；喜同品物，入動散之風雷。《昌谷集》卷四。

壽慶節賀表 一

統接歲千，先啓東朝之奉；陰生夏五，又開南極之祥。凡在照臨，悉深抃舞。恭惟壽明皇太后陛下御今九有，稽古二《南》。正母道于宮中，實關人紀；扶日輪于天下，綽有聖功。慶瑞節之開先，永徽音而嗣古。臣職雖補外，心實指南。前殿玉卮，想一時之歡洽；後天寶曆，占萬載之延洪。《昌谷集》卷四。

壽慶節賀表 二

日舒南陸，麗天占離位之重；星拱東朝，彌月闡坤珍之瑞。慈闈光啓，寰宇歡騰。恭惟皇太后陛下賢邁虞嬪，行齊周妣。遵燕謀而啓佑，翊駿命以照臨。子育羣生，上體高穹之眷；母儀四海，中存太極之神。繼元佑之徽音，舉長寧之彝典。茂膺純嘏，益衍丕基。華封祝聖人，共喜堯民之擊壤；皇帝奉太后，未誇唐殿之稱觴。臣身繫賦輿，心馳象闕。薰風入五絃之奏，欣際阜財；嵩嶽傳萬歲之呼，永祈介壽。《昌谷集》卷四。

謝朝辭內引奏宣賜表

久曠經帷，已絕寵光之望；乍違帝所，不勝戀慕之心。方反復以陳情，忽便蕃而受賜。一身莫報，萬口稱恩。臣竊以硯出端溪，飾之寶匣；馬來冀北，被以錦韉。器與幣以皆華，茗得香而益雅。錫命雖存於舊比，優賢不在於常才。顧惟愚臣，偶陪講席，薦縻藥鼎，乞歸不及於終篇；峻陟松階，進職已多於始望。豈期新渥，尚及陳人，驟加券外之榮，益重山表之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曲成小物，廣播大鈞。謂臣心乎愛君，粗得《詩》《書》之訓；念臣老而去國，益施帷幄之恩。舉墜典於闊疏，駭羣心於觀聽。臣雖髦矣，自視欲然。矍鑠服乘，尚竭力駑駘之後；飽溫薰淪，更効忠翰墨之間。《昌谷集》卷四。

謝皇太后宣賜表

立朝無補，適當衰晚之年；歸里有期，冒受便蕃之渥。便殿當陳於愚計，講帷偶及於終篇。重申命以無嫌，九殞身而莫報。臣竊以《易》稱錫馬，極爲三接之榮；史著賜金，謂賞六奇之計。以至香來蕃國，與夫茗出壑源，器分御府之珍，羅疊宮衣之雪。有功則賞，猶曰患多；當去而留，不幾冒

受？鼎來沓至，恩重命輕。茲蓋伏遇壽明皇太后陛下，山立朝東，天臨慈極。功高與子，接大統以持盈；德在及人，施餘恩於優老。遂令異數，猥及孤蹤。臣拜命闕庭，問程鄉井。樂唐虞之化，尚鼓舞於聖時；歌任姒之章，知本原於母道。《昌谷集》卷四。

謝撰攀龍臺碑蒙賜表

臣某言：伏奉恩敕，緣撰《攀龍臺碑》文，賜臣物四百段。研精不優，篆刻無術。下帷闕蛟龍之學，搦管慙鳳凰之思。猥辱隆命，俾圖先範。戴天知跼，仰大象而增遊；述聖爲言，撫孤懷而自失。寧足發揮一德，揚推萬分，述虞后之孝思，談姬文之睿業，而天情不匱，帝造無涯，式推愛敬之心，用廣褒崇之惠。披文相質，本殊黃絹之詞；頒賞計勞，遂承紫泥之渥。荷寵惟懼，瞻恩載覩。祇奉之日，悚汗交馳。無任慙載屏營之至，謹附洛州奏事使、具官臣奉表陳謝以聞。《昌谷集》卷四。

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謝皇帝表

晚景侵尋，合歸休於里社；聖恩廣大，尚勸誦於經闡。美名聯學士之班，厚祿假內祠之寵。分皆過甚，力則難任。伏念臣息偃窮年，遭逢新政。絲綸三接，無非越次之官；藥餌一年，遂起乞骸之

念。夢寐已歸於江國，姓名頻叫於天闈。謂宜已照於容光，何乃尚稽於從欲？上儀曹之紱，猶入侍於金華；出真館之綸，更峻陞於寶閣。盛服侈解衣之渥，精鏐分帝錫之珍。爲老臣將去之榮，舉近歲不行之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聖學，振拔儒生。知臣求退之意勤，出於真實；念臣在列之日淺，姑使遲留。加以不次之榮名，寵以久虛之異數。微生有幸，末路增華。而臣志氣索然，頭顱如許。集百憂於方寸，脫萬死於毫釐。馬戀軒之本心，未敢釋露門之卷；蟲負山之綿力，終當掛神武之冠。《昌谷集》卷四。

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謝皇太后表

學士通班，忽陞華於峻職；講闡勸誦，尚竊廩於真祠。本求去而得遷，將終辭而懼瀆。勉從成命，愧極愚衷。伏念臣末路窮儒，聖朝遺老。學雖有志，欲粗接於師承；技本無他，終不宜於用世。荷造化不遺於微小，致夤緣遂列於禁嚴。賜環首列於諸儒，再轉與聞於三禮。執經進讀，無補毫芒。煮藥偷安，難堪疾疢。苦口願歸於田里，窮年已迫於崦嵫。豈期疏寶閣之名，更使上金華之直。茲蓋伏遇皇太后陛下恩寧僭及，器不備求。坤德居中，助堯舜之先務；母儀型外，躬任姒之徽音。成先朝三表之功，協聖嗣初年之政。遂俾荒疏之學，亦蒙塊圯之仁。臣榮與憂并，望非意及。歸計已形於夢寐，病軀益見於衰頹。幸際風雲，姑依光於日月；恐填溝壑，願終老於漁樵。《昌谷集》卷四。

明堂禮成賀皇帝表

色動房心，禮既成於陽館；恩均海宇，德遂布於端門。徇斯民遠罪之心，廣真主推恩之意。臣竊以國之祀典，莫重於親祠；聖有統傳，尤嚴於謹始。當繼序不忘之日，行合祛大亨之儀。熙事已竣，一時創見。恭惟皇帝陛下丕承累聖，對越三靈。志在守謙，甫親於幾務；事遵越紼，益重於孝思。璧琮奠而百志欽，《簫》《韶》鳴而羣工肅。情文兩稱，上下交欣。體祖宗不殺之仁，普霑中外；發天地好生之德，下及昆蟲。大號風行，歡聲雷動。臣奉祠嵩嶽，留迹周南。駿奔走而執豆籩，阻躬陪於帝所；觀會通而行典禮，知上格於天心。《昌谷集》卷四。

明堂禮成賀皇太后表

禮嚴宗祀，方講於威儀；志在羣生，旁流於沛澤。凡有知識，悉聳見聞。臣竊以享于合宮，時惟鉅典。傳之累聖，視彼郊丘。當簾帷保佑之時，正中外瞻觀之始。恭惟皇太后陛下應時休運，嗣古徽音。末命導揚，既親承於密議；明禋修舉，益增重於彌文。遂敷雨露之恩，徧及際蟠之廣。臣無功聖世，有位清廂。虞瑞初班，遠想總章之訪；周仁大賚，但榮象魏之觀。《昌谷集》卷四。

辭免除職與郡恩命表

引疾乞歸，力布由衷之懇；蒙恩錫命，尚叨望外之榮。此恩雖出於非常，於分深知其不可。若爲踏地，尚敢叩闕。臣聞職名所以優賢，非賢不授；郡守期於布政，無政奚觀？昔嘗分千里之符，固欲盡一朝之力。寓直冠西清之首，居中聯學士之班。何者么微，踰涯至此？今而衰颯，置散則宜。豈應外畀於專城，況乃內連於異數。或謂曲加於佚老，其如非所以使能。始待對於露門，尚慙尸素；當掛冠於神武，寧敢求多？用是盡情，庶幾從欲。伏望皇帝陛下順行古道，俯鑑愚衷。察臣久廢朝參，難受無功之賞；念臣屢更繁劇，本非避事之人。無嫌反汗之難，庶遂乞身之願。《昌谷集》卷四。

賀壽皇生曾嫡孫表

乾健坤承，尊莫嚴於太極；山輝海潤，慶遂衍於重孫。邸吏一傳，羣心允愜。恭惟至尊壽聖皇帝陛下功高協帝，孝極尊親。脫屣無爲，既得廣成之道；降年有永，孰占邾鄆之期？昭大德以裕後昆，詒孫謀以燕翼子。本支既茂，瓜瓞益繁。臣親見榮懷，適將隆指。鬱葱望氣，天一笑以可知；熙洽逢辰，嶽三呼而未已。《昌谷集》卷四。

賀皇帝生嫡孫表

運啓赤符，丕闡重闡之慶；歡騰朱邸，有開冢嫡之祥。鞏固宗祊，光輝圖牒。恭惟皇帝陛下道傳面命，治本躬行。巍巍蕩蕩之功，統接千歲；繼繼承承之美，史不一書。於昭蕃衍之期，申錫熾昌之應。鼎來帝祉，榮啓孫枝。臣使領熊湘，心馳魏闕。由一知萬，與聞炎祚之隆；以古揆今，竊謂本朝之盛。《昌谷集》卷四。

賀皇孫降誕表

前星有耀，肇新朱邸之祥；景命誕膺，首啓綠車之慶。體關宗社，樂極際蟠。恭惟皇帝陛下勤儉刑于家邦，忠厚及乎草木。天錫靈長之羨，預正元良；躬行積累之仁，莫名盛大。國本繫無疆之望，孫枝開有永之期。兢兢震雷，倏增崇於匕鬯；詵詵螽羽，佇蕃衍於雲仍。臣近獲通班，遠聞盛事。卜年卜世而過歷，知兼茂於本支；祝聖祝壽而多男，更傳芳于瓜瓞。《昌谷集》卷四。

禮部侍郎謝皇帝表

賜遷外服，已聯獻納之班；再擢中臺，又列寅清之佐。薄分已慙於超躡，大恩復至於便蕃。退省其私，無能爲役。伏念臣頃由閒館，峻入禁途。中朝無一日之班，誤令持橐；末學昧五兵之要，遽使司戎。史闡浪綴於編摩，經幄濫巾於誦說。所虞過分，寧敢求多？思昔伯夷，舜命當勤於夙夜；是爲宗伯，《周官》首冠於夏秋。職思兼治於神人，親擢亦難於副貳。若何俗骨，亦玷清流？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踐累聖之基圖，新一朝之文物。謂六曹贊長，雖並列於亞卿；而三禮名官，乃獨稱於華選。欲講明於鉅典，猶推擇於微臣。輔尚書喉舌之官，託祈父爪牙之助。天光旁燭，不間幽微。人爵增榮，若何稱塞？臣敢不考三王之制，參二載之書？事爲制，曲爲防，豈但詫威儀之盛；朝有著，會有表，又當明制度之嚴。《昌谷集》卷四。

禮部侍郎謝皇太后表

戎部空餐，佐五兵而有媿；秩宗清選，典三禮以何能？官聯雖似於遞遷，士論實知其峻陟。得踰所望，感極難名。伏念臣起自漁樵，進陪表著。初無學術，論思禁路之間；徒以樸忠，扈從屬車之

末。告朔僅踰於七八，拜恩已至於再三。秉史筆則未決是非，輔聖學則徒知誦說。日窘負薪之疾，倚藥爲生；浪居持橐之聯，取禾而食。議定乞身之計，慙無報國之功。言未吐於忱情，心已形於夢寐。任夙夜寅清之責，當屬名儒；兼神人上下之權，實非冗職。選用必求於人望，叨踰豈但於身榮。郵傳風行，宸恩天覆。茲蓋伏遇皇太后陛下體《坤》用六，如《晉》接三。知臣下勤勞，已報《二南》之化；當國家閒暇，兼收一得之愚。改弦聲爨下之焦，施色飾溝中之斷。偶留餘韻，終借末光。臣敢不感此逢時，心乎體國？觀會通而行典禮，體首出於飛龍；志俶儻而精權奇，願智專於老馬。《昌谷集》卷四。

兼侍讀謝表

禁路初陪，未脫塵埃之舊；經帷進讀，遂親日月之光。驟加躡等之榮，莫徇循墻之意。伏念臣世途九折，門地一寒。清白傳家，始辛勤於簡冊；倉皇就祿，終汨沒於簿書。歷四十餘年如夢寐之間，置五三六經於齒牙之外。不知老至，矧以病纏。聞帝王自古以來，必資誦說；若神聖其功莫大，不假漸磨。矧諸賢方盛於執經，在孤陋豈容於分席？忽傳除目，殊覺驚心。居論思獻納之班，更令入侍；近螭護螭之座，矧乃前陳？凡骨易仙，榮懷增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事惟古訓，聖不自居。天縱清明，熠熠不遺於燭火；海涵浩渺，涓涓猶取於潢流。求學問必至於芻蕘，任仔肩將示於德行。遂令朽

質，得侍清光。臣敢不溫習舊聞，對揚新渥？雖則稟資駑下，未深明玉板之文；亦須勵志討論，庶不負金華之選。《昌谷集》卷四。

兼侍讀謝皇太后表

典武班行，未見論思之益；執經帷幄，本無誦說之能。驚異數之沓來，撫微躬而增愧。臣奮身場屋，脫迹山林。初讀父書，早已失過庭之訓；稍親師席，久而非入室之科。辛勤粗服於官常，展轉偶逃於吏議。領銅符而出守，當風塵俶擾之時；持玉節以觀風，適邊徼陸梁之際。亟受先皇之眷，誤膺元帥之謀。拜恩累玷於絲綸，投老久安於香火。忽被持荷之召，俾列夏官；曾何秉筆之長，更兼史館。又進邇英之讀，益增儒者之榮。退省其愚，若爲可稱？茲蓋伏遇皇太后陛下功施社稷，德協天人。輔佐求賢，始著坤元之厚；簾帷決事，已重離麗之明。方輕視於崇高，尚曲成於造化。深培聖學，用及臣愚。臣敢不博采多聞，益溫舊習？詠歌《周雅》，體太姒之徽音；反復《商書》，廣高宗之時敏。《昌谷集》卷四。

謝改知隆興府到任表

西蜀歸田，甫踐枌榆之境；南昌謀帥，誤當樗櫟之材。叫號本在於乞身，微幸敢萌於易鎮？已涓日吉，始服官常。伏念臣寒士得官，初年有志。念民生之不易，吏貴循良；際邊事之靡寧，時當扞禦。一意但安於死守，萬分偶得於生全。初無排難之成謀，粗有牧民之本意。荆湖窮處，身率戎昭；漢水源頭，手行荒政。恃造化有彌天之覆，致馳驅無擇地之私。此身已芥於負薪，人望豈堪於作牧？矧烈祖潛龍之郡，古號名都；賦唐人飛鷺之章，人推勝境。舊額尚存於督府，大臣常至於出藩。豈朝蹟之不更，忽中權之誤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萬善，器使羣工。謂人才各有所長，不求全備；知天下本無難事，要在忠誠。如臣已試於民庸，或者頗諳於吏治。處之江右，擢以帥垣。臣敢不力疾效官，齋心報國？與民休息，庶幾賡襦袴之歌；禁吏貪殘，其敢犯繭絲之戒？《昌谷集》卷四。

皇帝即位賀太皇太后箋

母道三朝，爲社稷久長之慮；孫枝四世，承祖宗積累之基。定議宮闈，歸心海宇。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承堯運德，授舜傳心。昔求賢而審官，輔成至治；今正君而定國，遠有宏規。從古至今，此事創

見。臣親逢鉅典，伏讀訓詞。應地無疆，仰坤順至剛之德；後天難老，應乾行不息之期。《昌谷集》卷四。

皇帝即位賀太上皇后箋

曆數傳賢，丕闡赤符之運；宮闈定議，共非黃屋之心。歡動寰區，事關宗社。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德承剛健，性本靜專。志在求賢，內贊六年之治；功成與子，外安四海之心。始既盡於憂勤，久乃游於汗漫。臣遠觀彤史，孰儷皇家？繼繼承承，盡危微之親授；原原本本，知警戒之相成。《昌谷集》卷四。

皇帝即位賀皇太后箋

奕世傳心，事益光於三聖；正家有道，慶遂集於重闈。四轍迅郵，一陶和氣。恭惟皇太后殿下徽音詒遠，厚德資生。儷美重華，力贊承堯之道；問安慈福，已成錫禹之功。燕及神孫，誕膺天命。臣聳聞盛事，遐想詒謨。命出隆慈，協億載萬年之計；尊同長樂，備九疇五福之榮。《昌谷集》卷四。

皇帝即位賀皇后箋

天命人謀，統正傳於大寶；陽剛陰相，位首定於長秋。端本一家，視儀四海。恭惟皇后殿下慶鍾王邸，德配震宮。奉三朝之歡，克循婦道；刑《二南》之化，宜正母儀。於昭大號之揚，咸仰徽音之嗣。臣肅將使指，遐想禮容。觀《詩》及《書》，復見塗莘之懿；自內及外，坐移江漢之風。《昌谷集》卷四。

賀皇后箋

奠位坤儀，儷尊宸極。累朝盛典，萬國歡心。臣伏以夏有塗山，用能襲堯舜之盛；周稱太姒，所以嗣姜任之音。必朝夕憂勤之心，與夙夜警戒之道，輔成聖治，表正人倫。恭惟皇后殿下天錫靜專，性成慈儉。冠四星之首，於赫母儀；刑《二南》之風，聿昭王化。正名宮壺，同體聖神。臣獲覩彌文，莫階庶列。讀王言之播告，知內治之修明。《昌谷集》卷四。

賀皇太后生玄嫡孫箋

三朝壽母，彰甚盛於皇家；五葉嫡孫，實挺生於朱邸。體關宗祏，喜動宮闈。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德順承堯，謀參授舜。迨九功之惟叙，膺萬福以無疆。節屆春祺，方衍後天之算；統傳正派，肇開奕世之賢。非惟曠古之未聞，抑亦本朝之創見。臣遠拘持節，阻聽催班。本本原原，知慶流之遠大；繩繩繼繼，仰內治之修明。《昌谷集》卷四。

賀壽成皇后生曾嫡孫箋

日月齊明，成功與子；天地並貺，奕世生孫。胄出神明，國齊箕翼。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化行彤史，德紹徽音。當慈皇孝理之時，聿修內治；及嗣聖心傳之際，實啓睿謨。上致養於東朝，下流芳於朱邸。雲仍未艾，典冊有光。臣迹在三湘，歡同萬國。闔端慶系，已觀椒實之蕃；基命皇家，永保蘿圖之固。《昌谷集》卷四。

賀皇后生嫡孫箋

三聖相授，家刑國以開祥；五世其昌，子生孫而有耀。璿源正派，玉葉重芳。恭惟皇后殿下婦順三朝，母儀四海。陽剛陰相，佐駿命以成功；天施地生，與《螽斯》而比德。格蟄蟄衆多之應，固丕丕遠大之基。舟車所通，室家相慶。臣屬茲親見，亶未前聞。夏道方興，知有塗山之助；周年可卜，願賡大姒之章。《昌谷集》卷四。

全宋文卷六六一

曹彥約二

應求言詔上封事

寶慶元年

臣伏讀聖訓，至再至三，仰見陛下寅畏以奉天，艱難以濟業，不矜伐聰明，不鄙薄愚賤，博采旁求，思有益於治道而後已。臣待罪言語侍從之列，職思其憂，聖意之所未及，猶當有以補報萬一。矧惻怛求之，可無一言以自効耶？臣竊觀陛下嗣服之初，未嘗有失德於天下。而天下之共治者常有凜然不安之憂，天下之論治者常有歉然不足之歎，不可謂之小故也。豈新政所當行者有未盡耶？抑事變之方來者有難測耶？將異議者好爲紛紛而不足卹耶？抑將疑其說之不合而思求以勝之耶？明良精一之地，兢業萬幾，主德必欲其宣，恩澤必欲其流，乃方與賢士大夫爭辨於是非之際，疑似於從違之末，則致治之效無時而可望矣。都俞之堂，何嫌於吁咈；好謀之主，何難乎銷印？施行容有未盡，事變容有難測，異議者正所當卹，而其說之不合者不足勝也。臣不暇廣譬曲引，以明前事之失；亦不敢偷容

取悅，以媚世俗之好。竊以爲重裘可以禦寒，自修可以止謗。若國勢之所以未定，與人情之所以未孚，陛下諸臣皆足以應詔言之矣，不復條列，以紊天聽。請即其易行者而徑言之，庶幾其有補也。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矣。然而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事關國體，人皆以爲難處矣，臣猶以爲易也。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厲王欲危社稷，大臣張蒼、馮敬等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而勿王，不幸而死，即封其三子於故地，以示私恩。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乃息矣。陛下招山東以復境土，撫忠義以幸遺民，混一之機，宜闔端於此矣。然而跋扈之將肆凶殘於制閫，授鉞之人持依違於兩端，去留不常，包藏未發。事關國勢，人以爲難處矣，臣猶以爲易也。戍虎牢之城，鄭不得與晉爭；杜大行之險，楚不足以支漢。用兵之道，可以形格而勢禁，不可以直致也。江內者兩淮之腹心，正軍者忠義之主宰。有三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一萬之降卒；有十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三萬之忠義。今盱眙孤單，江西闊遠，三衙渙散，見謂脆懦。若能徙江外之闕額，立江內之重屯，人衆而聚則有才可選，軍歸其營則無券可擘，可以省廩稍，可以減般運，使超石拔距之勇出其中，而牛酒日至之聲聞于外，然後經理淮壖，振立威柄，則犯上者翻爲孝悌，而狂狡者莫不率服矣。陛下位置虎臣，布列閫外，峻陟驟用，不拘常制，宜有以得其人矣。然而每一選用，物論洶洶，幸而無事則舉朝相賀，不幸而敗事則舉朝歸怨。事關國論，人以爲難處矣，臣猶以爲易也。寇準之在北門，則白溝不警矣；張浚

之在江左，則淮淝不震矣。今大而帥守，小而一州，選用已定，臣未敢輕議。金陵虛席，公論之所屬目。合公論則朝廷奠枕，拂公論則海內寒心。筋力不逮者，既不可以勝任；望位未至者，又不可以嘗試。或已試而軍民不服，或未試而公論不與，豈惟臣獨憂之，凡心乎國事者皆不免於過計矣。臣以爲人才不可以全求，公論不可以力勝。與其用輕虛淺迫之人，不若用遲鈍木訥之士；與其用掊克聚斂之才，不若用寬裕溫柔之德。其仁聲足以安百姓，其器宇足以壓人望，氣類相感則寮屬可以任事，清介相勉則道義可以相規。用人如此，則戇直者可以寢淮南之謀，而儉約者可以罷子儀之樂矣。陛下正旦視朝，以求賢爲急，訪落親擢，以靜退爲首，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宜必以序而進矣。而詔旨所頒或指爲具文，選召所及或慮其不廣。事關國幹，人以爲難處矣，臣猶以爲易也。求賢者人主之心也，用賢者人主之實也。仁宗之用執政，或給札於天章，而使之盡言；真宗之待兩制，或賜對於夜分，而與之議事。故中外無不盡之情，而田里無不安之俗。今已至者列於朝而未能行其言，未至者遲於外而未能必其進。有言而未用，則或者疑其沮於訐；當言而未發，則或者疑其局於懦。日月逾邁，功效蔑然，循習如此，其視前日未求賢之時何異？今若考其言而信其所學，用其長而棄其所短，則能言者無面從，有懷者無腹誹矣。陛下求言之心已形於御筆，而播告之旨復發於手詔。勤勤懇懇，惟恐不逮，宜有以獲其利矣。然而外議致疑，莫能解釋。以爲明言文武，似或止於衣冠；而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事關國脉，人以爲難處矣，臣猶以爲易也。赦令之已行者，猶必曰該說恐有未盡；詔旨之已誤者，猶必曰前降更不施行。況已謂小大之臣，則凡率土之濱者皆得以盡言矣。引而伸之，特在於一命

令之間耳。孝宗皇帝即位於六月之丙子，而求言降詔已見於是月之甲申。至八月壬午，而進士上書者已補官矣。九月癸丑，而布衣獻言者已詔赴都堂矣。今若明降指揮，發揚詔旨之意，精選近臣，考定可采之策，舉而行之，不間於樸直，旌而賞之，首及於疏賤，在上者罔有逸言，而在下者民用丕變矣。凡數者，舉天下皆疑其難，而臣獨以易言之。臣非輕此數者而忽之也，懼陛下疑言者之過，而以爲不可行也；懼言者測陛下之意，而以爲必不行也。果其不戾於聖賢，不拂於典故，可以寬聖慮，可以繫人心，若何其不於簡易求之，而使上下之情扞格而至於此也？然臣猶有獻焉。立天下之事者貴乎斷，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謙，慮天下之事者貴乎詳，行天下之事者貴乎速。肇十有二州，舜之功也，汝平水土，乃歸之於禹。薄伐玁狁，吉甫之功也，侯誰在矣，乃歸之張仲。謂天下可以一人治也，不可以一人智力專也。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君不自有而歸之於其臣，臣不自有而歸之於同列。所謂謀及乃心者，必謀及於卿士；謀及卿士者，必謀及於庶人。然後人心悅服，怨讟不生。今天下之事，雖出於獨斷，而衆多之論，豈無偶合程度者？若因某人之說而建某利，用某人之策而除某害，造命於上者不失於斷，而推功於下者益示其謙，此則舜禹之用心也。故曰立天下之事者貴乎斷，而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謙。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孔子爲政，甫及七日，而肆少正卯於市。謂盛德不可不速祀，而姦宄不可不速去也。臨淵而羨魚者，不若結網之爲便；冠冑而枕轡者，不若彎弓之爲健。賞罰之所當行，命令之所當出，聞一善則若決江河，去一惡則迅如震電，使責望於上者無所憤怨，而玩狎於下者不至苟免，此則武王、孔子之用心也。故曰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詳，

而行天下之事者貴乎速。今天下之大害者莫急於賊吏，羣臣既已言之，而陛下既已聞之矣。竊意陛下將以行其言也，而出令未暇也。天下之大害者又莫急於苞苴，羣臣亦已言之，而陛下亦已聞之矣。竊意陛下亦將以行其言也，而出令未暇也。議者不深察朝廷之意，即謂厭薄其說而不用，臣知其不然也。陛下無意於求賢，則不發求賢之詔矣；無意於求言，則不發求言之詔矣。賊吏之不可使治民，苞苴之不可以立國，夫人而能言之，其在聖明豈不知此！何忍迂緩隱忍以至今日哉？行臺諫之所已言，用轉對之所通論，求賊吏之昭灼者而深治之，雖有功勿貸，察苞苴之肆行者而遠斥之，雖親賢勿釋，立此之斷，處此之謙，慮此之詳，行此之決，則臣猶以爲易也。觸類而長，舉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然則天下之事終於易而已耶？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聖人之言有異於臣之說者，何也？蓋難於保治者君臣之心，而易於行事者君臣之政也。有心於慮治，則於理爲難；有政以爲治，則於事爲易。上天有靡常之命，祖宗立不拔之基，以朽索而馭馬，以弱水而載舟，若何而謂之易？從諫則能如流，改過則能不吝，賞善罰惡惟恐其不及，舉直錯枉惟恐其不速，若何而謂之難？臣之所謂易者，特在於舍己以從人耳。慮治之所以難，羣臣既已言之；爲治之所以易，臣遂得以進其說。雖二事也，其實一理也。古者天子即位，三卿進策，始之以除患，則爲福；次之以先患慮患，謂之豫；終之以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以爲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言福而不言禍，非所以愛其君而憂其國也。陛下勿謂天災之未見而以爲安也，勿謂外難之未作而以爲治也。天災未見，楚莊王以爲憂；外難未作，晉范燮以爲慮。董仲舒所謂出災害以譴

告，出怪異以警懼者，推廣此意也。賈誼所謂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卒然邊境有急者，端本此說也。臣壯時粗有志時事，今年六十有九，多病少安，去死無幾。心志既已不强，議論又復淺陋。自量筋力無益斯世，感陛下求言之意，而羣臣又已建責難之意，敢復求其所以易者以獻。望陛下行之而已，非敢反常說而背古道也。惟陛下與大臣圖之，臣不勝惓惓。《昌谷集》卷五。又見《宋史》卷四〇一《曹彥約傳》，《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永樂大典》卷一五〇七五。

應求言詔書上封事

嘉定元年

臣伏讀正月二十三日詔書，求言於搢紳之彥，芻蕘之微，以爲：「厥今百度未釐，三邊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揚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救此弊端，寧無良策？乃若箴規主失，指摘官邪，人所難言，朕皆樂聽。」臣讀至此，未嘗不聳動太息，識陛下望治之切也。竊惟陛下嗣登大寶十有五年，內無宮室苑囿之美，外無弋獵狗馬之好。以此爲治，宜將上咸五帝，下登三王。然而奸臣所以怙勢，公論所以靡容，屏蔽聰明，排斥忠直，致使更化再踰於月律，求言罕見於奏封，有如詔書所云者，則爲治之道，豈固有所扞格而不可至哉？祖宗設求言之法，其於人主之一身審矣。臺諫之職所以議論是非，給舍之官所以糾駁章奏。侍從之有己見，則論思者可以無廢職；史官之有直前奏事，則記注者可以無隱情。至於講讀之侍燕閒，兩制之備顧問，朝殿之有輪對，暇日之進故事，莫不啓沃帝心，助成

聖學。下至於主兵官之有倚仗〔二〕，樞屬之有承旨公事，外任官之有朝見朝辭，草茅韋布之有封章，亦皆互相發明，無有壅蔽。朝思夕惟，可因否革，與二三大臣謀謨而力行之。造命於上者謂之萬幾，著見於下者謂之百度，順此而行，何治之不致？陛下在潛邸時，尊儒重道，講論經義，無有厭斁。龍飛之初每欲延見舊學，諮詢治道，收召名儒，虛懷聽納。當此之時，天下仰望，謂高宗、孝宗之治指日可見。自慶元改元之後，當宁恭默，大臣奏事不聞有所折衷，小臣奏事不聞有所訓飭，士大夫絕念，謂陛下無意於政矣。今者大明公道，詔求直言，治病於已病之後，改過於悔過之時。是宜明哲未臨，姦蠹覘消。然而外郡章奏累月不下，軍機急速踰月不行，省部之事未免稽留，朝堂之務失於叢脞。內而京局，外而州縣，奉行不虔，絕意治功，置郵傳命，稽違程式。無前日專權之患，而有上下不任責之憂，此則勉強之道未行，而瞑眩之藥未進也。木本無蠹，根不茂則蠹有時而生；人本無疾，氣不盛則疾有時而作。人主於剛健之時，明君人之道，審爲政之理，則奸邪無自而執柄，近習無自而用事。惟夫翫時愒日，不以稼穡艱難爲憂；居安忘危，不以祖宗積累爲念，則賢人君子必皆遂其難進之心，憊人佞夫復有以堅其患失之意。利害莫從而上達，福威因得以下移。百度未釐，當必由此。今不開公正之門，鑑偏信之弊，而獨拘拘謏謏，守常執固，以簿書爲實政，以歲月爲無用，此何時也，而固爲是不切之政耶？陛下閱百度之未釐，則必以持守爲難，以逸豫爲戒。大臣造膝必與之反覆詳盡，羣下進見必爲之謙虛接納。至於軍國庶政，亦以委任責成，等計見效，正不在於懲沸而吹蠶也。臣聞兵所以撥亂，亦所以起亂。因亂而撥之者，其兵直；無亂而起之者，其兵曲。古人之用兵，一皆

爲民而已。彼其困於鋒鏑之慘，弊於轉餉之勞，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不得以相保，聞撥亂之聲，則必欣欣喜色而相告，此簞食壺漿之禮所以至而「奚爲後我」之言所以發也。若其耕田鑿井以爲樂，仰事俯育以爲安，身不履行陣，老不見兵革，聞起亂之聲則必疾首蹙頞而相告，此豈言語之所能詔告，而刑罰之所能驅迫哉？是故聖王重兵，生民厭兵，老師宿儒不敢談兵，武夫悍將不敢佳兵，順乎天而應乎人，如此而已。彼首兵議者何所見而爲之耶？謂國論已定歟，則朝行而夕改矣；謂國勢已振歟，則兵冗而將驕矣；謂國用已備歟，則帑無十年之財，廩無一年之蓄；謂敵人已弱歟，則起兵百萬而空虛之證不見，開邊三年而中原之豪傑未歸。兵已連而不解，和已議而難成，遂致貽憂君父，流毒百姓。三邊之未靖，將何術之可救也？疾痛未深，可以導引轉；禍患未成，可以言語感。今起兵釁而失地利，求和議而竭國力，誅首謀不足以厭其心，頻遣使不足以得其意，事勢急矣，非可以常說解也。主國是者貴持重，決大議者尚操略。夫恃強則欲戰，畏弱則請盟。寒氣至而厲甲兵，煖氣效而弛邊備，則庸人妄夫皆足以有爲，何貴乎豪傑之士應酬萬變而不窮也？敵雖剽勁，而兵機變詐乃其素講，非如中國之人習熟禮義，遇有緩急，取兵事而徐議之耳。彼其大舉於丙寅，以威聲脅我；疲敝於丁卯，以和議款我。察其情實，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問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直以無道行之。若又處之不得其宜，行之不得其道，必將違其本心，縱貪饕之欲而未已也。夫語殺人者未必殺人，以其謀之淺也。然而人或不畏，則怒而殺人；畏之已甚，則逞而殺人。殺不殺在彼，備不備在我。實利實害，不繫乎畏不畏也。勿謂求之太過，可以得其心；拒之太峻，無以制其命。彼誠欲來，

非可以盟誓沮；彼誠不來，非可以言語化。其和也，則不來爲正兵，來爲奇兵，其不和也反是。此靖康之和，立變於頃刻之間；紹興之和，反覆於數年之後。事有商鑑，不可泯沒，則兵之用否，不在於急和明矣。陛下念三邊之未靖，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內爲不必和之實，外不沒可和之名，使之不測事端，君臣相怨，假以數月，便見真僞。設復大舉，則其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此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辛巳之勝可復見於今日也。人才之未盡，非搜揚之所能得也。昔者堯舜，繼軌元愷，至湯武革命，伊呂耦有。如是之時，則必有如是之用，不借於異代久矣。以賢馭能則人才衆，以能馭賢則人才寡。非衆寡有時而不同，亦進退有時而消長也。是故才滿天下，真才不百一。苟其有所抱負，思欲自効於一世，則必居易以俟時，藏器而後動。上之人不思有以善用之，喜材術而鄙禮義，重奔競而輕恬退，則識時之士必有相携持而去者矣。禮不重無以致純儒，爵不吝無以慰志士，忠佞并進則忠者退，賢不肖混淆則賢者羞，此當饋所以無益於興嗟，而臨朝者有時而嘆息也。十五年來，士大夫之心術壞矣。上焉者不愛其身，以言語得罪，或削籍而遠屏，或卧家而待盡。次焉者偷生仰祿，以職業自見，或諄諄於田里，或切切於簿書。是皆中人以上有所持守，爲時奮發，可以倚仗。其他則出入權門，假借聲勢，苟不至扇揚凶焰，撰造釁端，卑君而尊臣，殘下而慢上，不過貪位慕祿，趨事赴功。當大明旁燭之時，各安分守，亦足以湔拔使令，未至甚害。惟是廉恥道喪，風俗不美，謁見者以伺候爲常，致書者以畫一爲重。隔越初任，便求堂除，鄙薄外庸，躡進朝路。致使泣職者無著效，居官者無固志。以州縣爲假塗，以表著爲捷徑。苟不反其道而用之，正恐廉靖之士、耿介之人入山惟恐不

深，避世惟恐不速矣。近歲朝士補外終更者少，貴要起廢驟進者多。選人入朝，不數年可以除節，京官外任，率十年不可以得郡。矧今邊陲多事，士大夫宣力暴露之賞不可以望御帶知閤之厚，扞禦之秩不可以比樞務茶場之多。正當比量重輕，斟酌緩急，久任者却與內徙，再任者更與優遷，使被堅執銳者無怨辭，貪進嗜利者無倖位，則人才不乏矣。抑又有可言者。古人於一世人物，要必盡其才而用之。反覆謀議，惟恐其不熟；默觀審察，惟恐其不稱。聽其言而信其行，觀所由而察所安。故能任之以事而無不成，責之失職而無敢怨。近日之事則有甚不然者。宣威之臣，賦上明命，用舍利害，所繫非細。今或給以諭民，却使撫兵，始不知謀，終使任事。欲加之罪，其能無辭！將帥之臣，人命所恃，兵將相知，猶恐不齊。今乃擢爲郡守，本無尺籍，分撥他屯，驟使臨陣，欲責之效，其何能必！甚至身爲執政，不與廟謨，并列樞府，不知兵事。朝廷用人一至于此，雖俊傑未免苟且歲月，以公府爲傳舍，以伴食爲保身。不然，則有高蹈隱跡者耳。陛下念人才乏，而未究搜揚之術，莫若均內外之任，制遲速之法，驟用恬退，屏斥僥倖。至於廊廟之任，閫外之寄，事大體重，不輕所予，則人才皆至矣。人君以天爲心，以民爲體。斬殺不時，不可以爲孝；言動非禮，不可以爲仁。中興惠養九十年，兼愛南北，豈不知大讎未報，正統未明，爲民受屈，循至今日？自兵興以來，百姓之失業者不可勝計也。曩時農夫，今應募而荷戈矣；曩時壯丁，今死戰而暴骨矣。大江以北，莽爲戰場；淮襄關外，半爲丘區。人煙稀少，十無一二。而米斗踴貴，其值數千。秋熟尚遠，人情可慮，兵之害民，如此其酷也！邊民喜亂，失其良心。或假託忠義，肆爲盜賊；或結集鄉閭，侵擾對境。居南界者以北界

爲怨敵，居北界者視南界爲仇讎。剽及牛馬，掠及婦女。邊臣坐視，不敢孰何。要功生事者又欲作戰勝申奏，僥倖推賞。引惹邊釁，屠戮平民。無大軍可以迎敵，無城郭可以禦侮。展轉退保，莫有限齊。江北之民，何所告訴？束擔維舟，日謀竄逸，廢生生之具，失耕農之業。加之調發不常，和糴方急，已去者流爲盜賊，未去者苦於飛輓。如此不已，亦恐召釁稔禍，不特北騎之可畏也。既不能兼愛南北，又無以感動中原，復古本意，相去愈遠。古人征討叛虐，兵不血刃；爭奪城邑，市不改廛。所謂師出以律，否臧亦凶。而況和戰者朝廷之微權，整暇者邊臣之守職。無事則橐弓卧矢，敵人開戶；有事則整兵而相向，先鼓而後行。事至而戰，不從中制。至於和戰大議，事關國體，若使勢不容已，決意用兵，必須大啓元戎，弔民伐罪，行一不義，皆所不爲。若欲復尋舊盟，尤當邊鄙不聳。何至魚肉生民，背天理而違古道，使斯民至於此極也？昔者河南之民，被祖宗德澤，不忍使其子弟終於左衽。父詔兄語，朝思夕念，望恢復之期。念須臾無死，則以中國之仁厚有以勝其慘刻，中國之禮義有以別其放蕩也。是以臨邊而語，則自謂漢民；交鋒而戰，則常主倒戈。每敵有長驅之心，則未嘗無後顧之患。若使結怨境上，不能息肩，中原遺黎，自爲勍敵，對境之間，岌岌乎不可以朝夕矣。是故不安河北，不足以服河南；不服河南，不足以制強敵。陛下念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則必明詔大臣，講求邊政，博詢羣臣，選求邊吏，以版築儲峙爲急務，以誅亂禁暴爲初政，屯大軍以防姦民，明黜陟以戢姦吏，則民力少蘇矣。百度之未釐，三邊之未靖，人才之所以乏，民力之所以困，臣固略言之矣。至於所謂箴規主失，指摘官邪，臣雖不才，親逢求賢之主，豈敢無說以處此也？求言者治之形也，用

言者治之脉也。漢光武建武詔書，第五倫知其聖主；唐德宗奉天詔書，淄青軍士爲之泣下。言語感人，其效如此！本朝徽宗、欽宗用之，宜足以收召和氣，而諄復召回，曾不及事，然後知宿患積弊，根盤節錯。利刃敏手，猶恐不及，是必審造命者如救頭，去害政者如決癰，坐便殿如受國書，對羣臣如遇大敵。此心所存，對越上帝。及其見於行事，特其緒餘；播於詔告，特其發見。有雍容和緩之意，無急遽淺迫之謀。如日用飲食不改常度，如深居簡出不啓外侮，此古之聖賢所以於穆而不已，獨立而不懼也。臣在遠方，不識事宜。但聞攬權之初，威聲震赫。朝廷不及知，禁近不得與。竄殛大臣，歸過兵燹。驟賞偏將，峻及廉車。事出一時，邈無前比。然而人心未駭，士論未譁，皆謂改弦易轍，必將取前日弊政而一洗之。既而屢遣小使，不少暇逸；屢詔集議，不立成算。邊陲之間，易肆欺侮；朝廷之上，茫無執持。事叢於更化之前，而效未著於更化之後。發威王之憤不足以擊魏衛，赫文王之怒不足以遏徂莒，則是規撫未定，議論不一。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人徒見春事已深，羽書稍緩，苟寬目前，便謂奠枕。不知水潦一去，秋風便高，和議苟成，敵情難測。設使誅求未已，干戈復尋，敗軍之將不保其復勇，棄甲之軍不保其不潰，糧運不保其能繼，器械不保其適用，廟堂之上將何說以濟也？始謂權臣專制，使執政之臣不得與議。今議已與矣，比前日何如也？始謂權臣撓政，使宣威之臣不得行法。今法得行矣，比前日何如也？債帥之當易者幾處，虛籍之當汰者幾許，官吏之任責者幾人，新政之望效者幾事？長策急務未見毫末，而簿書期會益以弛緩。陛下有罪己之心，至使天下箴規主失；行綜核之政，又欲使天下指摘官邪。不知人主用人，一失其柄，則箴規主失尚可逃譴，

指摘官邪，其罪反大。甚而臺諫給舍，繫天下之公議，顧乃朋邪結託，爲執政之私人，漸不可長，至有竊天下威福而不敢問者。拔本塞源，非一朝之故也。古人以議執政爲美談，故政成而人頌其德；後世以議執政爲獲戾，故政弊而人指其過。祖宗盛時，成憲具在。文彥博之權方重，唐介數其罪而不疑；韓琦之勢方炎，王陶攻其短而不避。法家拂士，君子之良師也；危言激論，朝家之藥石也。苟使大臣當國，皆得以言其非，則過小而易悔，事近而易復。有策免而無誅夷，有待罪而無貶斥，手足腹心之喻復見，而徵招角招之樂作矣。浸失本意，此事未久。大臣當軸惴惴然，恐天下議己，鉗制言路，頤指給舍，甚至假制誥以導私意，因批答以報私恩。推頌功勳，極于元聖；討論典故，不由舊章。一旦聖鑑所臨，與衆共棄，然後枚數其罪，派別其姦，人人得以肆言，事事得以詳論。主失官邪，莫甚於此。陛下誠厭習俗，胡不取祖宗之法而施行之？選用臺諫，必使百官雜舉，不使大臣干預其間，斷自聖裁，惟意所欲。至於講讀之官，可以非時見；內宿之官，可以夜分召。或賜坐於燕閒，或前席於宣室。下民之問，詢及芻蕘；邇言之察，不間疏遠，則主失官邪，冰散霜釋矣。臣誠知陛下所謂官邪不止乎此，竊以爲事勢方急，非卑官小吏之所暇問也。又況立法者在朝廷，行法者布在天下一二，一時之所立，萬世之所行，皆朝廷也。烏有朝廷壞法，歸罪於天下，而更立法以勝之？此不公之甚也。是故薦舉之有請求，非薦舉之法也。請求遍天下，而謂薦舉之法當變，誰之罪也？官吏之有權攝，非官吏之法也。權攝遍天下，而謂官吏之法當變，誰之罪也？押綱隸州郡，而州郡不得專；廂軍屬州郡，而州郡不得使。以至銓試之有代筆，太學生之有詭名，舍法之有異恩，銓法之有堂帖，

是豈遠方寒士之所得爲哉？今不必純法上古，求過於祖宗之時，但只如紹興、乾道、淳熙間，上下相維，亦足以致治。此在陛下宵衣旰食，勤勤懇懇，不以去權臣爲成功，不以和戎爲得計，坐薪嘗膽，日與羣臣商榷，求其所未至，勉其所當行，庶乎其可矣。不然，則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內無善政，外有強讎，坐享太平，又不得如今日也。昔趙普戒太宗曰：「邪諂之輩，蒙蔽睿聰，非次興兵，出于偏聽。」太宗無是事也。蘇轍戒仁宗曰：「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謀，便殿無所顧問。」仁宗無是事也。忠直之士，自古所同，誠實愛君，不知其罪。仰惟陛下求言之切，臣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赦其僭，幸甚。《昌谷集》卷五。又見《宋史》卷四一〇《曹彥約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九。

〔二〕倚仗：原下有「子」字，據文意刪。

〔三〕布：原作「不」，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六六五二

曹彥約 三

辭免召赴行在狀

九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九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鄒應龍、真德秀、曹某召赴行在，劄付臣者。上有綸言自天而下，首蒙環命，跼地無從。當聖朝詢闢之初，乃治忽闔端之際。得人而治，固能成平定之功；所用非賢，難以塞衆多之口。如臣者學非有用，技本無他。雖徧更俗吏之勞，粗諳民事；頃驟綴清廂之列，未習朝儀。君恩每過於選掄，天分巧爲之裁制。蓋齒壯已挺於疾病，至年來遂困於沉綿。脾常作寒，飲食幾廢；足復爲楚，步履則艱。昏花極礙於觀瞻，喘嗽復攻其寢處。非不知龍飛出治，親逢變化之時；豹尾通班，當効論思之職。報國稍行其素志，取禾未底於空餐。顧才力甚微，自知凡下；形骸如此，又費支吾。螻雖屈以求信，蝸欲飛而不至。寒骨自違于暖律，懼心如立于春冰。揆之方命之誅，深知速戾；錫以容光之照，尚或偷安。所有召赴行在恩命，臣未敢祇受。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昌谷集》卷八。

再辭免召赴行在狀

證會臣昨具狀奏陳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今月初五日准九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君命再至，悚惕無門。不俟駕而行，乃其常分。控辭不已，誼有未安。緣臣所苦脾疾，起自壯年，常時每至呻吟，稍重更加嘔洩。既止復作，莫識其源。是時氣力尚強，飲食無阻。稍覺寬減，即復奔馳。中年以後，其病稍深。討湖南時，復爲楚軍前調撥，往往舊病大作，畏避事之名，不敢求去。事平之後，翻爲壅滯。急救目前，至用芒硝、大黃等藥，稍存微息，不暇爲後日慮。苦口乞祠，未獲俞音，亦幸授代已近，不復叫號。其後獲試成都，此病再作，諸司共睹，幾至狼狽。荷朝廷從欲，改差待次一郡，稍獲生意。又被繁使，黽勉二年，復請祝釐。蓋茶甚則誠實籲天，稍定則鞅掌宣力。苟可以捐軀報國，尚不辭難，矧今出綍異恩，賜環明命？當飛龍正位之始，備萬物咸睹之數，臣子至榮，莫叨於此。而臣年迫七袞，困於宿病，乃於脾疾之外，更添足痛。足痛未已，又增痰壅。最是飲食驟減，日見羸削，自朝至暮，不能進一盃之粥。跋履修塗，必至顛沛。有尊主之心而局於分，有行志之時而窘於老，此臣所以恐懼震懾，而加以太息也。所有召赴行在指揮，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昌谷集》卷八。

辭免兵部侍郎狀

十二月三日准十一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胡榘除工部尚書，曹某除兵部侍郎，並日下前來供職者。新天子飛龍之初，首蒙嚴召；古夏官司馬之貳，更玷真除。揣分踰涯，撫躬失據。伏念臣侵尋七袞，遭遇累朝。身久溷於塵埃，頗甘外服；足未登於表著，敢望禁除？掛名偶備於松楸，投老願休於琳館。忽奉予環之命，適當訪落之時。抱疾控辭，本非矯僞；畏寒賜告，益感恩榮。方將具舟楫以便微軀，併藥餌以求速效。下欲明其素志，上仰答於洪恩。若乃部設六曹，兵爲清簡；官稱三品，地亦邃嚴。攝承尚俟於年勞，推擇必資於人望。豈有來從散吏，徑亞司戎？如彼積薪，失後先之定序；未嘗持橐，躡扈從之前行。初焉已懼於淵冰，至此亦憂於負乘。伏望收還誤寵，灼見微忱。如其力且未衰，得瞻咫尺；設或言有可采，稍助涓埃。然後俾守舊班，猶爲待對。不但少安於愚分，庶幾永穆於師言。所有新除兵部侍郎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奏聞者。《昌谷

辭免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十二月七日准十一月三十日尚書省劄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曹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貳職司戎，方騰免牘；兼官載筆，又玷明綸。驚異數之沓來，撫微躬而增懼。蓋善惡取信，莫重於史官；而纂輯闡端，尤詳於實錄。才必兼於學識，記不謬於是非，乃可以追亞六經，流傳萬世。如臣者發身科舉，試吏塵埃。四十餘年期會之間，相爲終始；萬八千言《春秋》之學，已失故常。處之言語侍從之官，責以紀表傳志之事，不惟曠職，益見招辜。伏望俯察愚衷，特還成命。別選俊髦之士，俾專清切之班。苟微臣義命之獲安，即大造生成之所賜。所有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未敢祇受，須至奏聞者。《昌谷集》卷八。

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祐神觀兼侍讀狀

臣今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曹某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祐神觀兼侍讀者。小宗伯之曠職，久困沉綿；雜學士之陞班，不虞超躐。勸誦尚陪於禁路，祝釐更列於內祠。退自省循，莫名造化。竊惟人主以掄才爲職，當量能而授官；人臣以報上爲心，必食祿而任事。若舉此非常之典，而

施之無用之人，外雖侈於觀瞻，中實深於恐懼。如臣末學，無異常流。壯歲塵埃，自安行於州縣；暮年爵秩，適遭際於聖明。夤緣得侍於清光，議論莫裨於新政。顧年事已周於七袞，致病魔每萃於一身。懇懇乞骸，無非方寸；遲遲從欲，獨異尋常。儻因其引退之時，更授一超遷之職，非素心之本望，將清議之謂何！欲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即歸於里社，免屢扣於天閭。臣之所祈，莫切於此。所有新除前件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奏聞者。《昌谷集》卷八。

再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狀

臣七月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臣即具奏辭免，準二十三日詔書不允者。伏念臣前所奏章，皆是出於真實，無一毫矯僞。緣臣自入春以來，百病交攻，在假之日多於在職。六月以後，又養痾者五十日矣。苦苦叫號，正謂坐糜廩祿，心不皇安。若又因此得遷，尤爲非據。考之典故，本朝諸閣直學士之職，起於景德、祥符間，與直學士先後並建。相距不過一級，列位在樞密直學士之次，結銜在本官之上。其爲事體，非次對可以序進也。列聖相傳，其選尤重。隆興以前，雖有以六曹貳卿補外而間得之者，自乾道三年以敷文閣直學士處侍右侍郎方滋之後，經今六十年，非川蜀帥臣與攝承常伯之外，未嘗過與也。至於內祠進讀，尤關體貌，必元老大臣，一世師表，或宗卿偉望，士論所歸，孝宗淳熙中年，與先帝更化之始，蓋常舉行之矣。闕不

常置，惟人是與。今臣以淺陋之學，本無師承疏逖之蹤，素無朝蹟。遭逢聖世，陪侍燕閒，乃以曠職之久，求去之力，驟當此選。人品夔絕，冒而受之，將何以服公論、却浮言？負乘之虞，方自此始。所有臣辭免前件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即非應故事具文之比。欲乞早賜收還，以安愚分，須至奏聞者。《昌谷集》卷八。

辭免經筵徹章轉官狀

臣八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講筵所狀，準寶慶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省劄，三省同奉聖旨，經筵進讀高宗皇帝寶訓終篇，侍讀侍講修注官並與轉行一官。寶章閣學士宮觀曹某，證得本官爲經筵中篇（一），已蒙錫賜。所有今來未審合與不合轉官，伏候指揮。七月四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內曹某特與一體推恩，劄送臣者。職有所分，僅陪經席，倒無此比，亦玷綸言。在君恩施曠蕩之私，顧愚分覺叨踰之甚。伏念臣聯班近列，得侍清光。三朝寶訓之書，固嘗進讀；一代中興之典，偶及旁觀。矧徹章朝賀之辰，乃乞去陛辭之日，較之同列，最是尸官。硯出端溪，又加寶藏；馬分屈產，得自御閑。驚疑嘗避於再三，鄙拙莫回於萬一。受之過分，歸即挺災。舉天下可畏之機，莫名病狀；盡世間難用之藥，未卜生期。豈圖伏枕之餘，更有進官之命。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本無此望，念臣實無此勞。勿拘反汗之嫌，俾遂偷安之願。臣不勝大幸，須至奏聞者。《昌谷集》卷八。

〔二〕中：疑當作「終」。

應詔薦季衍等狀

臣伏睹正月八日詔書，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卿監郎曹，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暨監司郡守，各舉賢能才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家食，一無所間，疏其事實，亟以上聞，須至開具奏聞者。

一員：朝散大夫、主管官告院季衍，奮自儒科，博通政術。連任淮東邊面差遣，通曉軍民利害，上官賢重之。昨差知南康軍，雖未到任，而士民踴躍，皆望其來，仁聲善政固足以厭服百姓。今朝廷已知，其擢之表著，攷其素履，可當事任。

一員：朝奉郎、新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公事陳舜臣，性稟溫良，中有持守。昨任湖南轉運司主管帳司，當峒寇竊發之後，諸司分遣屬官，經理諸縣，并謀合智，早已有定說。其後漕臣改移，外間便有觀望，欲將已成規模別議更革，而舜臣獨守前議，不肯附和。在衆人中最爲有守，立志堅決，可以倚仗。

一員：承議郎、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趙必愿，出自相門，能傳家學，既舉進士，又更宰邑。綿歷如此，淡然無榮進意。兩任在京幕屬，謹守法度，廉以持己，詳以蒞政。考其素履，不翅寒素。使之中外擢用，必有可觀。

一員：奉議郎、知江州湖口縣李復，平正之學，固有源流；慈祥之政，出於資稟。在湖口二年，一意惠養，常賦之外，無一毫擾及百姓。若上司遇有追逮，亦必委曲庇護，身受督責。偶遭旱歲，親歷村疇，檢放得實，不經吏手。民感其化，如敬父母。今世字民之官，少有其比。

一員：從政郎劉宰，學問文采，本自過人，廉於進取，尤不可及。聞其人嘗爲縣令，又爲幕屬，可以易謀寸進。而宣力之外，不求聞知，久不到選。鄉人化其實德，有曲直往往取證。吉凶會聚與夫災傷賑卹，亦肯身任勞苦，悉能辦集。使之任事，必不碌碌。

一員：從政郎、四川制置司准備差遣李榮仲，生長關外，諳習邊事。既取儒科，極知民瘼。爲洋州興道縣令，諸司皆爭薦之。舉主五員既已及格，得吏部告示，偶爲賊火焚毀其制。後宣制兩司，皆知其賢，制帥崔與之又辟入幕。適以舉主未易全辦，其人又更恬退，不復經意，至今滯於選調，無改秩之望。使之任關外差遣，最爲相稱。

右臣所舉六人，內季衍、劉宰皆不識其面。季衍因新知南康軍，僅一次通問。劉宰則聲迹不相聞，訪之吏部，始識其爵里。趙必愿、李復皆今年初識其面，惟陳舜臣、李榮仲舊接官聯，亦平日未嘗通書，皆是臣所欲薦，仰副明詔舉賢之意。後不如所舉及犯入己贓，臣甘同罪。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昌谷集》卷八。

舉李燾自代狀

準令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臣蒙恩授前件職，已於三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須至奏聞者。右臣伏睹奉議郎、新通判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李燾，講學詳明，持論醇正。入仕三十五年，無汲汲營進意。得上官薦舉，亦未嘗不受格法。稍有疑礙，即不肯遷就改秩。已除職事官，尚欲服勤州縣。朝廷嘉其靜退，爲降特旨，乃始脫選。居鄉設教，戶外之屨常滿。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昌谷集》卷八。

應詔舉廉狀

臣仰惟皇帝陛下飛龍之初，一意民瘼。憤貪吏之席卷，念廉吏之陸沉，旌別廉吏，以表勸貪吏，固已見於施行矣。而疏名聞奏，以稱聖意，猶未能有相繼進者，臣等之罪也。臣竊謂貪吏之席卷者易見，廉吏之陸沉者難知。彼特非真廉耳，果若真廉，則必隱於心者無媿，見於外者無迹，不至高自眩鬻，求有聞於人而已耳。今將考其心術，審其踐履，亦不過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而識慮有限，聞見不廣，猶未能盡得

天下之士，敢誦所知，以塞明詔。臣竊見朝散大夫、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龔維蕃，學術平正，世味淡薄。綿歷州縣，所至可紀。持論耿介，不隨俗好。今奉祠鄉井，泰然無苟進之意。求之行輩，少有其比。朝奉郎、特差充淮西總領所分司池州幹辦公事彭方，講學源流，持身端慤，靜退之風，尤不可及。州縣三十餘年，不知其爲省試前列。作縣書滿，無非慈祥之政，深山窮谷，人無間言，諸儒皆稱之。已蒙朝廷選用，俾入總餉外幕。文林郎、南康軍錄事參軍段從龍，臨事以敏，處己以廉。初到南康，值守臣闕員，既而簽判物故，次當攝事，從龍推避再三，不肯受印。既辭不獲，不復以權軍事自處，惟以守軍印書銜，亟申上司，求差官以當其選。是三人者，察其素行，籌其已試，使之臨政，必不至掊克以害民，貪墨以豐己。可以爲表勸，可以備選擢。臣今保舉，皆堪廉吏之選。後不如所舉，臣甘坐其罰。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昌谷集》卷八。

舉度正自代狀

准令侍從官授訖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臣蒙恩授前件職，已於今月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須至奏聞者。右臣伏睹朝散郎、前知重慶軍府事度正，以孝事親，以廉處己。履行端慤，講學精詳。分教則士得師承，宰邑則民推善政。兩爲州郡，益見慈祥。已試之效，見於蜀帥所薦，皆有可紀。作爲文章，出入經傳，見於諸書序引，皆有據依。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昌谷集》卷

八。

應詔舉將帥狀

臣竊惟擇將之道，其說多端。賢將固不易得，今且與才將求之，亦固有等級，而不能同者。蓋深於謀慮者未必可以當矢石，銳於接戰者未必可以勝重任，宜於大者未必宜於小，勇於始者未必勇於終，恃志氣者或驕矜以犯上，任術數者或委曲以避敵。至於貪財使酒，尚未論也。自非久於邊塞，深於行伍，察之熟而考之詳，難以盡見。臣自壯歲以來，亦粗有志人物，凡諸軍之偏裨小將，下至長行卒伍，亦嘗搜索訪問，求其所長，書之簡冊，延譽於士大夫，庶幾國家緩急之備。用力數十年，猶以未得真才爲歉。及居閒處獨之後，窘於疾疢，書生之交遊者迎見尚少，則諸將之素昧者疏闊可知。舊所用人不死即老，後來新進無復討論。其或稍可采，又多經朝廷擢用，若非已除統帥，亦不暫攝管軍，以此薦揚，又似文具。今者驟聞聖訓，殊極驚惶。揆之於心，未有穎拔過人之士，可以中選。訪之於人，則有附會任情之慮，難以盡信。明詔所及，不可虛辱，輒取其稍有寸長者三人以獻，惟陛下擇焉。修武郎、新權發遣揚州兵馬鈐轄趙勝，諳習戎事，通曉陣法。頃在荊湖制司，曾任趙方帳前職事。御衆井井，人以爲嚴。其後移管他軍，則舊人無不戀慕，至於垂涕。恩威並行，似未易得。若使任一軍之責，必能服衆。進義副尉、權滁州駐劄御前雄勝軍統制張世雄，勇悍有聲，衆所推許。曾經

盱眙軍青平山及濠州等處，與番軍接戰，皆立奇功。近者山陽有警，獨能與其黨丁勝盡力死戰，誓不與賊俱生。朝廷念其忠赤，已改作滁州駐劄。若使任捍禦之責，必不至求生失節。承節郎張志寧本將家子，以知書修飭爲名臣周必大、朱熹所知。臣在湖南時，有郴州桂陽縣陷於峒賊，朝廷揭立賞格，許土豪得爲縣令，一路之人莫有應募者。臣以其人誠實可仗，使調護諸將，以專招捕之職，遂領縣事。數月之後，皆如初畫，擒獲劇賊李孟一，與撫定次賊鍾安誠等，志寧之功多於諸將。今家居恬然，無仕進意。雖年寢高，不可復守邊陲，若使居幕府之任，贊大將之謀，必有可采。此三人者，皆臣隨其所長，酌其所用。雖不敢妄爲苟簡，以取蔽賢之罪；亦不敢過爲增益，以犯罔上之誅。以臣備位禁從，職業當言，繼此或有所聞，又當陸續條列，以副陛下詳延之意。臣不勝惓惓。《昌谷集》卷八。

奏舉柴中行李燾吳柔勝狀

準都進奏院遞到正月二十九日朝報，內一項臣寮劄子節文，欲望聖慈舉行舊章，明詔大臣，凡內而侍從、給舍、臺諫，外而監司、郡守，各許薦舉三二人。謂如某人學識可任清要，某人材術可任劇煩，某人剛正，某人疏通，下至將士智謀勇略，或有所長，亦各以名來上，籍記中書，然後更加詢訪，次第選用。若果符所薦，則旌以進賢之賞；苟實不副名，則嚴其謬舉之罰。臺諫糾察，斷在必行。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須至奏聞者。右臣竊見文林郎柴中行、文林郎李燾、修職郎吳柔

勝，皆以儒學奮身，耿介自守，不肯追媚時好。當甲寅、乙卯間，浙西大旱，柔勝權提舉司僉廳，裨贊其長，蠲租發廩，人稱其賢。適黨論初起，所事長官連政獲罪，柔勝得一教官，亦遭論列，部注尉職，不以爲卑。入仕二十八年，僅理三考。其後黨論寢熾，士大夫習以成風，不敢稱其師學。中行爲江西一教官，轉運司因取脚色，頗加詰問，中行不爲少屈，顯言習程氏《易傳》以應舍選，取科第，由是蹭蹬選調，人不敢顧。後爲廣西轉運司幹官，有聲幕府。燔本省試第二人，不汲汲求進。爲襄陽教官，值近歲選用武帥，惡其方直，動輒得咎。修一墻垣則脅之以軍情，遷一廨舍則誣之以擅去。罷歸已久，恬然靜退。經今數年，未見到部。此三人者，臣與之相識，然率皆數年不通問，其官序差遣，詢之他人而後得知。然實深知其素不肯碌碌，其學識皆能過人，其剛正皆可勵俗。使之居清要則必能持論，臨利害則必能守正。臣今所舉，委應得上件指揮。苟實不副名，甘坐謬舉之罰。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昌谷集》卷八。

舉曹翺自代狀

右，臣伏睹承議郎、知南康軍建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曹翺，履行純粹，持論正平。經學講明，乃其素蘊；政術豈弟，見於已試。華實相副，未見其比。使之論思獻納，必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昌谷集》卷八。

舉張洽自代狀

右，臣伏睹宣教郎、新知吉州永新縣主管勸農公事張洽，履行純粹，經學該博。在州縣則精通民政，爲幕屬則深識事體。使之論思獻納，必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昌谷集》卷八。

舉吳淵自代狀

右，臣伏睹從政郎、特差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吳淵，儒雅入仕，皆著顯效。使之宰邑，見謂慈祥；使之入幕，見謂婉辯。蓋尊主庇民乃其素學，若或論思獻納，必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昌谷集》卷八。

代辭免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恩命狀

臣今月十四日，承福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正月一日三省同奉御筆，趙汝騰除禮部尚書兼給事

中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臣跼伏畎畝，朝夕祝釐，忽聆天造神斷，妙簡英賢，並宅揆席，圖維治功，以剔弊蠹。臣與海瀕父老，同一懽愜。春朝元會，細書一劄，盡起俊髦。臣以孤遠，屬籍上厓，君父簡記，至叨首擢。進長春官，共二久拜，位置超踰，德意至渥。臣歷觀先儒朱熹歿齒於擯籍，葉適終老於真祠，未有如臣親逢大化之更，獲被元日之召，典國寅清之任，起家封駁之司，在臣可謂奇遇矣。惟是桑榆向暮，蒲柳早衰，志念凋殘，問學荒落。加以仍年昆弟並逝，孑然隻影，悲傷憂撓，濱於無生者屢，疾恙易侵，筋力頓乏，大非疇昔之比。況今時事更新，儀曹瑣闥，正藉典刑風裁之彥，以佐厲精之治。如臣碌碌衰陳，退伏山林，乃其素分。而一旦俎豆連彙之賢，塵滓要津之地，不待旁觀，臣自知其必速司敗矣。用是昧萬死陳忱，欲望皇帝陛下念臣衰朽，察臣懇惻，亟收成渙，改畀當材。俾臣仍叨舊祠，以安愚分，則微臣萬有榮幸，天地大德，臣誓當九殞報稱。所有上件恩命，臣未敢祇受，須至奏聞者。《昌谷集》卷八。

代薦人狀

臣伏以前件官操履有恒，吏事精舉，處繁簡肅，辨獄詳明，尤於撫綏，實著效績。今道州賦稅畢集，流亡盡歸，虔奉公程，日致清淨，委心於理，古人不如。衡州凋弊累年，常積逋欠，實藉財用，以安疲黎，伏望除衡州州牧。臣職當廉察〔一〕，上奉詔條，觀善薦能，臣合竭節。七州之事，敢不精

詳？前件官小心理務，夙夜奉公，才識出人，效績尤著。況道州風俗獷猾，前後難爲緝綏。自某條理已來，疲人盡皆蘇息。觀其能政，堪爲表儀。臣輒舉所識，上達聖聰，伏望天恩，允臣所請。《昌谷集》卷八。

〔二〕此句以下似當爲另一篇。

全宋文卷六六五三

曹彥約 四

新知澧州朝辭上殿劄子

臣聞民生之不厚，起於稅役之不均；稅役之不均，起於交易之不正。夫交易也者，民生之關鍵，而即民之所藉以厚其生者也。蓋有產則有稅，有稅則有役，當交易之時而立過割之制，夫豈不善？自夫豪民得產而不肯收正，下戶出產而不能到官，於是產出稅存者滿天下，而差役義役之法愈變而不得其正也。夫契書者交易之祖也，砧基簿者稅役之祖也。曩時經界立法，固已灼知姦弊之原委，而立爲對行批鑿之定論矣。不對行批鑿則不理爲交易，雖有立定契約，亦且不用。其辭甚嚴，其關防甚悉，使爲州縣者謹守而行，何所不可？紹興二十一年嘗因戶部員外郎馬騏之請，申嚴行下矣，淳熙三年又嘗令諸路轉運立三十日結絕之限矣。若使不對行批鑿者不得爲交易，則是有產者皆無失收之患，而不對行批鑿皆未免退產也。今州縣催稅每以產去稅存爲版簿之害，州縣差役每以產去稅存爲流水之害，

至所謂不理交易之法，未嘗見有奪此而與彼者。則是經界以來五六十年間，有此法而未嘗得行也。爲豪民者安得而不相倣效，爲下户者安得而有所赴愬？士大夫以苟且爲俗，以奉公守法爲刻，致使貧民之係累者相屬於道，役滿而破家者十常八九，此於治體所繫非細。竊詳立法本意，所以不對行批鑿即不理交易者，必欲盡所過割，無所狡弄。若收而不盡與雖收而不爲彼退落，皆不得謂之對行批鑿，業合還主，錢合歸官，鄉書手與過割人吏皆合坐罪。若出產户無錢納，即許給牒，召人承買，此則不理交易之本意也。但循習既久，未易遽變，必須寬立日限，許人户自首，限滿之後，斷在必行，安富恤貧，莫大於此。此於見行條法並無違礙，止是明立節目，使州縣可以奉行，以安百姓。豪民不得恣其欲而法無可寬，下户不致受其困而情有可憫。民生由此而厚，稅役由此而均，交易由此而正。臣所謂交易也者，民生之關鍵，而即民之所藉以厚其生者也，所關治體豈淺鮮哉！如臣言可采，欲望聖慈特賜詳酌，令户部次第施行，取進止。《昌谷集》卷一〇。

兵部侍郎上殿劄子

臣聞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善獻言者必以講學爲首稱。人主挺生聖哲，受天明命，一日萬幾，已足以厭服四海，而猶區區焉習諸生之業，其故何也？蓋惟有聖人之資者，而後宜于學；有聖人之位者，尤當急于學。宜于學者事半而功倍，固不與常人等；急於學者身修而天下治，固不以常情論。此堯以

聖神文武之德，舜以濬哲文明之德，猶孜孜於學。在聖性有益而無損，在後世有歸美而無竊議。仰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聖，嗣承大寶，皇太后陛下以母儀之重，保佑聖躬，皆將守家法以正本朝，履謙德以光史牒，則講學之素固已切切乎皇帝陛下之心，而講學之勸固已纚纚乎皇太后陛下之言矣。臣以山林疏逖之蹤，受先皇不遺微小之察，脫迹州縣，綴名近列，攀烏號而莫及，際飛龍之首出，誤蒙迅召，峻陟貳卿，宜必有千慮一得，有補於聖世者。竊惟經世之學與書生科舉之習不得而同，經筵之學與家塾黨庠之體亦大有異。蓋綴緝陳言，取務時好，此書生科舉之習也。人主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得其道則賢智合謀，失其理則邪佞伺隙，故經世之學宜不與書生科舉之習相似。端拜以求師，合志以取友，此家塾黨庠之體也。分番直以侍經幄，候玉色以進箴規，言于造膝者每患於匆遽，書之簡冊者猶難於探討，經筵之學視家塾黨庠者相去遠矣。臣願陛下以講學爲素心，視講學爲日用。當經筵未御則必清心滌慮以求有益，及經筵既御則必切問近思以歸至當。即古人之行事，驗今日之立政。議論不徒詳，必深切於世務；意嚮不徒美，必有關於國脉。語體必及于用，謹始必圖其終。出則與大臣評之，若盡若未盡；入則以聖賢證之，若合若不合。口耳所傳，皆爲售用。以此致堯舜之治，雖不中，不遠矣。然而人主之好儒學，尤當以近似之害正爲慮。尊正大而黜纖巧，信忠賢而遠邪柔，則近習不得以乘間，假僞不得以亂真。其機甚微，其利害甚切也。中興自高宗皇帝以來，世傳聖學，孜孜亹亹，不廢閒燕；煒煒煌煌，明並日月。而張說、陳源、曾覲之流尚以粗習筆墨，欲爲王佐、叔文輩，竊弄權柄，威福在己，乃自謂儒者事業不過如此。鄙薄賢俊，輕侮簡冊，以至治道之所當論，

聖經之所當講，遜志詳說則以爲徒亂人意，爲鬼爲蜮，足以稔賢士大夫之害。甚至顯執國政，謀動干戈，涓涓不戒，終至橫流。非累聖知其奸僞而終遠之，其爲害可勝既哉！此又屋漏暗室之微，浸潤膚受之端，內廷之所就將，燕閒之所踐履，關於講學者甚切，不可不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昌谷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

內引朝辭劄子第一

臣待罪從班，久侍經幄。竊見陛下深居宮禁，以養志聞於天下；高拱廟堂，以愛民聞於天下；講讀有常，以力學聞於天下；匪頒有數，以節用聞於天下。然而羣臣進戒諄諄不已，或曰謹獨，或曰行健，或曰防未然之欲，或曰持不息之志，或曰無忘在潛之日，或曰察於不睹不聞之地，陛下皆俞其請矣。言之者不已，聽之者不倦，臣未測其說也。豈人臣之愛君，不以其君之未嘗有此而遂已於言耶？將實有所疑于此而故言之耶？果其君之未嘗有此而不已於言，國家之福也；如其有所疑而故言之，則亦不可以爲無而忽之也。蓋酖毒常匿於宴安，而隱疾常出於盛壯。寡過者常得于敬畏，而逸樂者常本於憂勤。孔子謂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特在于爲君之難，與夫言而莫予違而已，可不畏哉！臣竊惟論利害者貴乎簡，入念慮者貴乎熟，以羣臣之言如此其衆，見於論疏如此其廣，要其所欲，不過於修身好學而已。唐張蘊古獻箴太宗，凡六百二十有二字，其間所言無非修身之要，與天下修身之說，莫加

此矣。本朝趙師民獻箴仁宗，凡七百七十有八字，其間所言無非好學之說，莫加此矣。與其泛聽而廣求，孰若篤志而近思？臣以二箴之作，切于事情如此，輒錄本以進，望陛下列爲二圖，置之座側，口誦心維，朝斯夕斯。因一言以思一事，考一字以窮一理。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凡羣臣之所獻者可以總括而盡行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昌谷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

內引朝辭劄子第二

臣待罪經幄一年有半，以進讀《三朝寶訓》，得侍清光。未及終帙，今以衰病之人蒙恩放還鄉井。有所欲言，敢盡布之。竊以《寶訓》爲書，皆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之格言也。坦然明白，不待有所發明而後見，況臣淺陋，尤爲無所知識。蓋嘗妄論，以爲書之所載爲卷三十，爲目八十有八，而其衿喉管轄特在於政體、聽斷與夫孝德、仁慈、謙儉五者而已。敬之以鑑戒，輔之以諫諍，以是而睦族，以是而體羣臣，則于人無不順；以是而受符瑞，以是而崇祀典，則于事無不敬。總而括之，必至于庶績咸熙而萬世永賴，皆自五者之所發也。推所從來，則五者之所本，又皆自好學始也。臣讀《寶訓》至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欲治之君，必能正身，自致於無過之地。夙夜畏慄，防非窒欲，深慕古人以德化人之義。」此太祖皇帝之聖學也。太宗皇帝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見古來帝王多自尊大，深拱

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此太宗皇帝之聖學也。真宗皇帝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寮奏章多以苛細爲利，不知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斯爲善理。豈可慘虐刻下，邀爲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此真宗皇帝之聖學也。由聖學而廣之，則凡見于政體，見于聽斷，孝德以事親，仁慈以恤下，謙儉以處己，而況節目之下，於此者可以類言矣。今陛下躬儒素之行，考帝王之業，頻御講筵，古所未有；增置講官，舊所未見。聖學之高明，夫人能言之矣。臣竊以爲人主之學，將以見於治功也。有太祖之學，故建隆、開寶創業之治，度越漢唐；有太宗、真宗之學，故太平、淳化與夫咸平、景德守文之治，比倫成康。今臨政願治，雖未應報政，然而求言雖切，而下情猶未通；愛民雖勤，而橫斂猶未革。真贓不除，則鼠竊者無所畏；貞清不用，則小廉者無所勸。在陛下審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則聖學有所底止矣。不然而切切於簡冊之間，諄諄于播告之際，尊儒重道而士不得行其志，布德施惠而民不得受其利，祖宗創業守分之懿，本不如此。此則進讀《寶訓》之大旨，非執經強聒之比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昌谷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

內引朝辭劄子第三

臣聞邊境盜賊之患，自古所不能無，惟在處置得宜，然後不能爲患。所謂處置得宜，其略有五：

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至於擇將練兵，事之重者也，臣猶以爲次也。所謂守道者，用兵之道必須先論曲直。當丙子、丁丑間，饑民闖邊者動以萬數。朝廷恐惹邊釁，抑之不納。其後邊臣貪功，慕簞食壺漿之名，延納入境。致使重兵在戍，十年不撤，蠹國害民，莫甚於此。已往之事不復歸咎矣，今當明正好惡，守攻守之議，廣立規模，爲長久之計，不冒昧而進，不蓄縮而退，不以一勝而舉手相慶，不以一敗而啗舌相視，然後可以言道也。所謂固本者，營壘布列，莫先重內，古人處置固自有體。重兵皆在江內，而三衙尤多勝兵。中興百年，恃此以不恐。其後馬司徒置江上，而建康鎮江諸軍皆在江北，人心易搖，奸宄易生，設有緩急，不能自立。爲今之計，莫若使殿步之兵重於江上，江上之兵重於真揚，真揚之兵重於楚海。聚兵於內，守以大將，有時應敵，可以調發，應敵之後，復歸本營。外雖有警，中實安堵，此所以爲本強也。所謂通財者，臣固知治國之道不可以無財，有用之財不可以妄用。若必以吝財爲政，則軍事淪於淺陋矣。當開禧未用兵以前，諸軍皆有回易，以至邸店酒息皆有寬剩，其不肖者固掩爲己有，而其賢者猶得以激賞其軍也。及乎出戍數多，調發不時，諸軍在寨，所餘無幾。營運日削，無所取辦，而獨於互送之禮，買工之弊，不肯少損。盛寒出戰，無望斗酒，衣不蔽體，日食尚闕。望敵驚奔，勢實使然。士大夫但見乾道、淳熙間諸軍富足，將謂今日事體尚未改舊。不知開禧以後大相遼絕，今若改絃更張，必須選擇朝臣，徐訪諸軍利害，供其乏困，削其煩苛。若軍用不足，則又損金帛以與之，一時區處未免浪費，比之喪師辱國，孰大孰小？此所謂通財也。所謂稽衆者，用兵之道，臨機雖貴密謀，而起事要須兼聽。漢高祖欲復六

國，則酈食其、張良各獻其計。武帝誘致匈奴，則王恢、韓安國各逞其辯。用張良之策而漢強，用王恢之策而漢敗，此其驗也。比歲邊事不常，而廟論過於嚴密，道路妄傳，易以惑衆。浮言胥動，固不足恤。其實意向不決，未易舉事；咨諏不廣，難以至當。《洪範》稽疑，謀及卿士；《大雅》先民，詢於芻蕘。今若采之衆論，使之各盡其長，朝廷選而用之，不問卑賤。千慮之愚，容有一得。異時選擇邊帥，亦將於此而得之，此所謂稽衆也。所謂愛民者，自古未有不愛民而可以立國也。今陛下每對羣臣，日以愛民爲念，大臣圜座日以愛民爲政，御史諫官奏疏論事日以愛民爲說，而州縣田里之間實未有愛民之效。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則貪吏之害未去也。朝廷立交承錢物之數，本至公也，彼則以增羨爲名而掩入私室。朝廷付守臣節制之權，本良策也，彼則以私役爲常，而脅以威令。藉義兵以備緩急，本善計也，彼則拘之城郭而失其生業。耕營田以實儲蓄，本古道也，彼則強之鄉夫而奪其農事。邊陲之民怨聲盈耳，卒有緩急，將何所恃？必須懲其一二，明示播告，使之改行率德，庶幾百姓安業，此所謂愛民也。有此五者而後可以爲國，如其不然，臣竊憂之。至于擇將臣，不敢易言之也。以今之將爲皆不可用耶，則將以何人而易之？以今之將爲必可用耶，則又不敢以爲然也。夫使守道之策行，固本之議定，通財之說明，則識事者必應時而起；稽衆之計廣，愛民之政舉，則好事者必舉賢而進，可以類求，可以意使矣。若夫練兵，則又爲將之事，非朝廷之所憂也。臣受國厚恩，無所補報，傾倒所學，不過如此。惟陛下留神，取進止。《昌谷集》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

改知成都擬上殿劄子

臣以樸櫟小才，誤蒙親擢，度越常等。厠迹禁路，曾未兩月，復玷異恩，寵以次對之美職，分以西土之閫寄。臣實何人，可當此選？聞命以來，日夜憂懼，不敢常人自視，以異數爲喜。亦不敢典故自比，以辭免爲高。心誠求之，思所以仰副聖主眷遇之意。竊以立功立事之世，非可以祿位決進退也。朝廷清明，四方無事，自一命以上，皆得以行其志，菽水可以奉其親，吏事可以振其職。及紛紜之際，國論不一。司馬光爲樞密副使猶不受命，种師道盡護諸將，訖無成功。世變愈下，艱難愈急。家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有志之士，猶尚以祿位言哉？直當論可否耳。自古閫外之臣得以盡其所學，非謂一己之見足以盡知天下之事，一夫之力足以盡制諸將之勇也。恃朝政以爲根本，假威令以爲事權，執賞罰以爲勸懲，資佐屬以爲輔助，又須在王所之善士以爲之主，妬功嫉能之士不撓其政，如此而見義不勇，可以坐不任責之罪矣。爲司寇於魯者，不若乘田委吏之爲省事；爲卿於齊者，不若抱關擊柝之爲專職。國論之所不繫，則守官者猶得以守道也。若事關大體，與國論相表裏，有文王之令聞，而後中國可以守；有宣王之修政，而後獫狁不足慮。當艱難之時，宵衣旰食，一日萬幾，君以情墮責其臣，臣以叢脞戒其君。開心膽以延見士民，惜寸晷以響應奏報，則傳導于下者無媿辭，叫號于外者有近效，謂閫外之臣，恃朝政以爲根本者此也。若使法令變更，農末俱病，處置失宜，軍民胥

怨，發爲播告者厥指或匿，形於論疏者曠日不報，則所當恃者無所恃矣。郭進誅御馬直，謂之專殺可也，而太祖不責；張美強取民女，謂之無檢可也，而太祖不問，恐闕外之權於此少沮也。況於公事之所當行，緩急之所倚重，居闕外之職者謂之節制，行闕外之事者謂之便宜，人才出類者可以承制用，將佐失律者可以逗撓誅，已奏者不必待報，未奏者不必詰問，謂闕外之臣假威令以爲事權者此也。若使將帥跋扈，深自交結，州縣輕率，不相關白，互有申請者尚決於勝負，轉相詬詈者或俟于調停，則所當假者無所假矣。賞當其功，雖喝轉十官者不以爲僭；罰當其罪，雖戮及全隊者不以爲濫。居闕外之職，正當視國事如家事，惜官物如己物。不以一毫彌縫親舊，不以睚眦報復讎怨。勢要之力所不能移，闊徧之書所不能奪。闕外之不得其人，逐之可也；假賞罰以行其私，罪之可也。不逐不罪，則其說必所當行，其求必所當與，謂闕外之臣執賞罰以爲勸懲者此也。若乃高爵授之，而以不肖之心疑之，聞喝轉則舉朝伸舌，行法令則旁觀失色，官命未改，蹤跡搖動，則所當執者無所執矣。唐方鎮全在幕屬，不必一一參軍事也。或議論宏偉，可以助名教；或文采雄壯，可以草表檄；勇能專將者，可以備策論；才堪應變者，可以廣智慮，謂闕外之臣資佐屬以爲輔助者此也。若使如今世舉削與今世權局，發書者稱有舊而已，不問其才具；投誠者求寸進而已，不揣其能否，則所資者無所資矣。孔子入衛，主于顏雝由而後進；孟子入魯，尼於臧倉而見沮。勿謂聖賢行志直情，獨立而無所附麗也。顏雝由之徒誠未易得，彼臧倉者世常有之，不可不察也。士大夫有志事功，已畏其少，若又痛加沮格，誰肯任事？往者事變尚淺，蹤跡尚秘，雖詭辭浸潤，不過繫一二士大夫出處。比年兩軍相加，肝腦塗

地，戰死驍將指爲降番，親獲酋帥諉曰虛詐。變亂人心，絕滅天理。萬一山東忠義識破事體，兩端首鼠，有翻然事新之意，此何時也！旁觀膽落，獨欲以閩外之事，責辦於閩外之臣，不其難哉！臣蒙恩所領郡只是一路安撫，且又與西南外境爲界，不近北邊，事不相關，不應遽啓此論。然念富平之敗擾及果、閩、興元之潰徑至遂、普，設使江淮有警，則蜀道豈可安迹？關外有警，則劍南豈可高卧？而況吐蕃部落，連及威、茂，雲南遺種，漸迫黎、雅。臣頃年嘗轉漕關外，討論四蜀事體，知成都脆弱之卒不足以有用，漢中單寡之兵不可以獨立。制帥之與總所，位置非宜，將來職事間，必有抵牾；官軍之與忠義勇悍無禮，將來調發處，必有不遜。以至兵財遞鋪間探等事，所當改絃者，不一而足，嘗作《病夫議》以告當路。以爲同此思慮而後可以同所見，同此忠赤而後可以同所行。若以爲不可，而欲擇其中一二事間行之，或過時失事，而欲取已陳之舊說徐行之，二者皆不及事，而欲責建議者之非計，非所聞也。今四年矣，事變已見，而臣適當是選，脗合於過時失事之說，臣實懼焉，用敢詳其說以告陛下。昔張詠之守益州也，遲半歲而不行，知蜀道未定，不可以遽進也。太宗以面對許之，以便宜從事諭之，知蜀遠難，決不可以隲度也。又敢倣是說以復於陛下，惟陛下留神，取進止。《昌谷集》

卷一〇。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一。

乞嚴監司之選重將帥之任奏

臣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厲民，將以全其生也。絲麻穀粟，皆所以養其生；刑威慶賞，皆所以保其生；甲冑干櫓，皆所以護其生；賦斂力役，皆所以久其生。其有功於天下也如此，然後居無倫之貴，享無敵之富，玉食以爲奉，而黃屋以爲居，誰敢議者？天有愛民之心而不與民接，民有願安之心而不能自安，以天下而付之於君，以一人而奄有天下，所以利於民者必平治，而害於民者必削弱，意可見也。本朝光有天下，簞出唐虞三代之表，考諸名賢之論，知其國祚長久，出於市不易肆，其端甚微而其效顯，萬世帝王之業，固已權輿於此矣。累聖相承，以民爲本，賦斂欲其必薄，刑罰欲其必輕。力足以制敵而每欲議和，兵足以討賊而每欲招安，愛民之心與天通矣。比年邊戍未撤，糧運不寧，事有牽制，非朝廷之所欲也。一家之大者多至百夫，一夫之費者何止十緡？其困如此，而州縣猶以爲貨，有濡沫不至而重疊差之者，有富豪得免而移於下户者。水旱間作，歲事不登，事出不測，亦朝廷之所憂也。窘於浸潤者或不能入土，殞於焦枯者或廢於銍艾。其災如此，而州縣猶肆其虐，有循行其地而憊若無見者，有量減一二以應故事者。以至多量斛面，名曰出剩，碎納尺寸，不許合鈔，產去稅存，勒令代納，已經預借，更作點名。甚者嗾使頑民，誣訴上户，執以隱微，便加籍沒，入其干連，便作正犯。千金之家，萬畝之產，視若己物，曾無忌憚。法令明備，既不舉行，朝論

禁戒，若無聞知。蠹國害民，一至於此，習俗不美，良可歎也！亦又有可言者，混區宇者莫大於兼愛，傷和氣者莫甚於嗜殺。假息微虞，屢擾邊垂，中原遺黎襁負歸化，祖宗德澤深入人心者，牢不可遏，一統之效可以循致矣。敵以侵掠子女爲軍前之賞，我則反其耄倪，以示吾仁；敵以焚蕩室廬爲軍前之威，我則安堵黎元，以示其整。取級於當陣而不取於逐北，因糧於儲積而不因於民財，使彼民之怨彼者怨之而益急，而其所以慕義者慕之而不置，欲聲教之不暨朔南，不可得也。如聞邊境之上，浸失本意，效尤於敵，而結怨於民，逞怒於赤子，而帖耳于敵國。甚者忠義之徒，以打劫名軍，主將通知，未能遽革，以此而欲弔民，可謂心迹判然矣。百姓不奠枕則頌聲不作，邊民不衽席則箠壺不至。臣願陛下嚴監司之選，如仁宗之用張昞之，以按察爲職，則境內之民皆得其所；重將帥之任，如太祖之用曹彬，以不殺爲賢，則境外之民皆嚮其化。如此而邦基不鞏固，社稷不靈長，臣未之聞也。敢以是爲初政之獻，惟陛下留神。《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

全宋文卷六六五四

曹彥約 五

論用人奏

臣竊見陛下更化以來，拔擢人物，寸長片善，選用無遺，可謂深於愛賢矣。士大夫食祿任事，思所以報君體國，外可以宣力四方，內可以主持正論。然而緩急之際，當饋太息，每有人才不足用之患，其故何歟？蕭望之可使爲太傅，不可使爲馮翊；黃霸可使爲潁川守，不可使爲御史大夫。人才之於世用，要各有分劑也。持正論者未必有吏治，行惠政者未必有邊才，優於教道者未必有剖決之能，篤於孝友者未必有強明之譽。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雖有聖智，不能加毫末於其間矣。漢武帝得人之用，冠絕前代，史於贊語稱之，剖析甚至，謂之滑稽者不必責以質直，謂之文章者不必責以篤行，各有所長，大略可見。儻不以其力之可爲者而用之，以其所不能者而強之，營進者常處其所易，盡力者常居其所難，人才雖盛，宜不足以有用於世也。臣自識事以來，讀呂公著所爲

《手記》，具載人物，纖悉詳備。德履之有可紀，政術之有可稱，直錄其名，不載其事。其他一言一行，稍不可廢，則云某人稱其能文，某人稱其有守。念前賢愛人物如此，心甚慕之。亦嘗取今世搢紳之士筆之簡策，求如公著所記者，以爲準則，將以供當路之所問也。比年國事既多，薦召亦衆，歷數舊編，則見於錄用者十已八九。用人路廣，而猶有乏才之歎，臣竊惑焉。豈用之不得其所，不足以盡其才耶？將忌間者撓之，而不得以行其志耶？如其忌間者撓之，而不得以行其志，則主盟於上者，固當有以任其責。若謂用之不得其所，不足以盡其才，則不爲無說矣。古人度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省其私以觀其所與，試其事以觀其所能，與之言以審其所欲，教之語以警其所不逮。然後以是事任之，以是效責之，毀言日至而不置其疑，謗書滿篋而不改其度。婁敬建和親之議，則使之結約者，莫如婁敬；王恢建馬邑之策，則使之擊輜重者，莫如王恢。事成宜享其利，事不濟宜受其罰。載在史冊，不一而足。孝宗用史正志之爲發運，遣湯邦彥之爲泛使，距今未遠，猶出諸此，不知不測用人之說何所起也。開禧倡議復古，未必全誤，當路者以術數處之，其規撫已狹隘矣。起武將於散地，俾守襄陽，臨行問所欲，則曰到彼當自知耳。輟近臣於禁路，俾宣諭湖北，臨行請所爲，則曰饑民與忠義相挺耳。及規恢之旨方播，而諸將之師已出；宣威之命方下，而三交河之敗已聞。謂用兵而不厭於詐，詐於境外可也，烏有共事任事之人，乃相與爲隱哉？今之用人固不相與爲隱，然使其心腹不得以洞達，利害不得以詳告，上之所以識之者未盡，下之所以自結於上者猶疏，則視相與爲隱者，纔一間耳。時方急於用將，因得以論將言之。臣頃在湖南，得節制鄂州，討捕軍馬，知偏裨之中勇怯之不能

皆一也，又知其軋於統制、統領而不敢有所自言也。自準備將以上日引一二輩與之座，以觀其情；自訓練官以下日引一二輩與之語，以察其技。卒然迎敵，則擇取其欲行者遣之，而不欲者不强也。故其被命者皆樂行，而其遇敵者皆樂戰，然亦如此而已耳，未敢見其一捷而以大將許之也。自開禧以來，外侮狎至，廟堂之上莫不以選將爲急務，士大夫間莫不以選將爲至計。謂可以爲將者則有之矣，謂可以爲大將，則舉天下難之，而不敢言也。勇而有力者常十一，勇而有志者不百一，勇而有謀者不千一，勇而重厚、知國家事體者，雖萬億不得其一也。十而有一者行伍也，不足問也；百而有一者，部隊將，不足薦也；千而有一者，可以薦而將百人矣；萬而有一者，可以薦而將千人矣。至於萬億而不得其一，即所謂重厚知國家事體者也。彼大將者，豈若小將之易與哉？動而與兵法合謀，靜而與前賢合德，爵祿不足以累其心，中御不足以變其令，觀朝廷施設可以知曲直，望敵人營壘可以知勝負，小挫不足以言辱，小勝不足以言功。非明哲不足以知其人，非信任不足以重其事，與其以常人當之，猶不若闕之之爲愈也。臣常薦人爲統制矣，朝廷以軍帥處之而不稱，非其人不可爲統制也。臣常薦人爲沿邊繁難任使矣，朝廷亦以軍帥處之而不稱，非其人不可爲沿邊繁難任使也。謂臣所薦者輕，而朝廷所以用之者重，雖足以自慰，謂朝廷以用人之急而塞其向進之路，雖臣亦不敢以爲喜也。何也？中才之人，分量有限，敢戰之士，志趣不等。善戰者可以先登陷陣，不可與議進取之大計；捐軀者可以斬將搃旗，不可與計廉隅之小節。其初本急欲用之，而其後乃塞其向進之路，用人之難，一至於此。每訪愈下，其才愈難，擇將之說，如之何而可以繼也？劉光世，童貫之將也，爲中興名臣；韓世忠，梁

師成之將也，其功業烜赫如此。今改絃而用諸將，非必擇今世之敗事者盡棄之而後可也。用得其道而使之勿疑，處得其平而使之勿驕，舍短取長，庶乎其可耳。故臣嘗論之，惟天下之至公，而後可以來天下之賢；惟天下之實德，而後可以用天下之賢。卻缺戰勝，胥臣得封；陳平計行，無知受賞。古人用賢之意，爲天下分職耳，豈必自我出而後爲得哉？丘山合土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願陛下用人之際，開心見誠，使有口者皆得以盡言，有言者皆得以受賞，則求賢之路廣矣。若乃薦於此者，或用之於彼；薦之急者，或處之以緩，於幾事則密矣，非用人之實也。汲黯見憚，淮南寢謀；元王設醴，穆生委質。古人敬賢之意，爲斯世有用耳，豈有愛之而不敬，敬之而不愛者哉？直諒多聞者，必有益於人；便辟善柔者，必有損於道。願陛下用人之際，表裏如一，所可敬者，親之惟恐不速，則用賢之效著矣。若乃曲留名德而不用其言，包荒巧宦而不忍其去，於體貌則均矣，非用人之實也。有用人之實則公論服，無用人之實則志士疑，此又衆人之所難言，而臣不敢有隱者也，陛下寬其罪而加察焉。臣不勝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八。

進忠直遠邪佞奏

臣聞人主深居九重，門遠萬里，一身之是否猶未自知，四海之利病無緣盡見。是以有道之世，則必進忠直而遠邪佞，非以求觀美而已。蓋邪佞者人臣之所利，非人主之利也；忠直者人主之所利，非

人臣之利也。秦二世諱聞盜起，趙高以邪佞得進；唐高宗雅欲易后，長孫無忌以忠直見嫉。夫使人臣者皆知所以愛其身，而不知所以敬其君，則讒諂面諛之言日至，而愛君憂國之論不作。天已譴而不悟，民已愁而不知，禍變於蕭牆之間，盜起於耒耜之內，爲國家者亦何利哉？古之聖人所以進忠直而惡邪佞，職此由也。三代以來，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士可以傳其言，工可以執其藝，簡冊所載，昭如日星，已陳之迹，未暇悉舉。竊觀祖宗盛時，朝廷政事微有過差，未至害治，而慶曆、元祐諸臣，下至蟣蝨小吏，猶得直言極諫，不遺餘力。其後紹聖、崇、觀間，朝廷有大黜陟、大變改，國脉之所甚畏，公論之所不與，而舉朝之士無一人言者，乃欲指慶曆爲賣直，譏元祐爲好名。自今觀紹聖、崇、觀之治，其視慶曆、元祐爲如何也？果其賣直好名，固不足爲人臣之利；設使面從而退言，腹非而口是，人主孤立於上，而人臣竊祿於下，此則古人之所深憂，而流俗之所不卹。善論治者，必有以察乎此矣。今茲訪落之初，有小毖求助之意，乾坤清夷，風日輝麗，邪佞之黨，固未得干於其間，而惡直醜正之徒，世所必有。比年以來，亦頗有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雖朝廷不用，而其中心所藏，足以敗常亂俗，不可忽也。昔者同文起獄出於邢恕之口，而司馬光坐罪；《愛莫助》之圖作於鄧洵武之手，而蔡京得進，包藏禍機，其速如此。此無事之時，不得不爲有事之計也。臣願陛下倚忠直如蓍龜，去邪佞如蝱賊，言而可行，雖訐必賞；言而不切，雖狂必恕。其有觀望顏色，沮撓讜言，至以賣直好名肆爲坑穽，必將明示好惡，重加斥逐，則慶曆、元祐之治，不期而自致；紹聖、崇、觀之弊，不期而自革矣。《易》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當既濟之時，本

無扞格，而聖人示戒如此，所以憂治世而危明主，至深切也，惟陛下留神。《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七。
又見《宋史》卷四一〇《曹彥約傳》。

請創忠義軍奏

臣竊惟今日事勢可憂者非一端，而外證已見者莫急於淮甸。若外證已見而猶欲以安樂法治之，人知其非計也。臣來自山林，不知朝廷事體，不敢問淮甸軍籍。但聞道路之言，以爲應辦於忠義軍者常多，而饋餉於正軍者常少。今又主將受辱，親兵戰敗，營寨喪於鬱攸，財帛蕩於席卷，積年軍器爲之一盡。方且多求賞帖，動以萬數，虛張冗食，有增無減，雖欲處之以安靜，示之以不疑，而國用空虛，彼所親見，其徒實繁，慢心易生，不可不亟圖之也。建立宣閫，猶慮張皇，增兵維揚，易生釁隙。若置之不問，又非所以爲國。然則江內之事，疑慮所不及處，不可不密爲之計也。金陵陪都，從古爲大，朝會中興，陰制境外，率在於此，必須選用實才，求其少壯氣銳可以久任者爲之守，博采後進，求其忠實可以倚仗者爲之屬。使之行其所學，條具本末，移前時饋遺之禮，廣賓客以召豪俊；察軍前腴削之弊，招效用以來勇銳。深思遠慮，以定其謀，超石拔距，以作其氣。多者得十萬人，少亦不下七八萬人，有增兵之實，而無增兵之迹，有討賊之備，而無討賊之名。一則可以壯內地，二則可以制外侮，三數年後，聳動羣聽，然後覈忠義逃亡之數，罷日後招補之額。元氣既盛，邪氣自衰，意

嚮所在，可以有爲矣。江內之正軍稍足憑藉，則江外之正軍漸可消弭，減戍歸營，以寬擘券，聚兵水次，以便饋餉，國勢民力，庶幾其少蘇也。或曰朝廷養兵極矣，帑廩之不繼亦甚矣，無故而創起一軍，少者亦七八萬人，多則必十萬人，揆今日事力，何可繼也？臣請應之曰：不然，自更化以來，謂一卒不可復招者今幾年矣？然而吝之於其小，而不能吝之於其大；吝之于可以已，而不能吝之于不得已。今不思所以制之，恐後之不得已者，不止此也。與之乃所以取之，揚之乃所以抑之。招及萬人，則減於外者亦必萬人；以至招及十萬，則減於外者亦必十萬。此特正軍耳，而忠義軍之逃亡事故者，猶未與也。而或者又曰：如此則何異於正軍，奚必增於此而減於彼也？臣又請應之曰：書生之管軍與武將之管軍爲不同也。昔時之用武將，以其善戰而不畏死，固書生之所不及；今時之所謂武將，往往畏死而不善戰，未有優於書生者。識字淺則吏姦深，勢援寡則科率重，所以荆鄂之大軍，不得如長沙之飛虎，襄陽之副司，不得如江陵之神勁。而又招刺之始，其勇易賈；消沮之後，其氣易索，勢使然也。然而行此者必有道焉，一曰聖德剛健於上，不始勤而中輟；二曰朝論堅忍於上，不喜暫而厭久；三曰勵士大夫羔羊之行，以警諸將；四曰責官吏慈祥之政，以正內治；五曰進忠直而退柔佞，使利害易見；六曰廣訪問而察邇言，使浸潤不行。凡所施爲，與治同道，如此則天人助順，夷夏屬心，閩外之事，與政通矣。方叔勞於外而張仲居中，羊祜謀於邊而張華助力，此必至之效也。若乃君相焦勞於朝，而外無爪牙之士以宣其力，牧伯奔走於外，而朝無正大之治以玉其成，皆不謂之稱。臣投老之年，衰疾已甚，無筋力可以報國，無學問可以濟時，感陛下推仁愛微小之意，願有補於萬分，不敢緘

默，惟陛下財幸。《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四。

論財用之弊奏

臣竊謂今日財用之弊，不可不深致意也。問之朝廷則窘於應辦，問之州縣則窘於支遣。以爲在總餉歟，則今日之總餉非昔比也；以爲在戎司歟，則今日之戎司不一律也。臣始守漢陽軍，當湖北最窘處，適敵騎入境，催科縮手，猶且支遣解發，不改常度。竊自妄論，以爲財計之難理者，作縣而已。天下之作縣者，雖易亦難。天下之作郡者，雖難亦易。是十年以前，州郡猶可爲也。越二年而攝事湖廣總餉，乃見其不可爲矣。般江州之銀券以足襄陽，運德安之鐵錙以實隨棗，移東就西，截短補長，支撐數月，僅不廢事。及正官交割後，其用益窘，有請于朝，久無畫降，其人至投繯自殺，以救得免。矯制展官會界分二百萬，乃始集事，是十年以前總餉已不可爲也。又二年而得守長沙，亦當應辦之時。朝廷之科撥未至，而諸郡之綱運尚闕。帥司移文本州，未免那兌，其間小小名色，不復責償。值朝廷秤提官會，則多出庫錢，以便百姓。然而二年之後，比交割元數，猶有增羨，是七年以前州郡猶可爲也。又二年而得節制利州兼領郡事，則知利州之事已不得如長沙時矣。用兵之後，事力更改，有節度使寄居奉祠，則歲費增數千緡矣；有總管鈐轄路分添差作闕，則歲費又增萬緡矣。黽勉盡瘁，僅了元額。又二年而得守豫章，則知豫章之事，又不得如利州時矣。調發既多則酒課不辦，榷場不通

則稅課漸減，雖撙節用度，不至虧數，而其所以爲經費者，甚岌岌也。戎司之事，雖不曾親歷，而利州置司所在，亦或剽聞矣。管軍二萬四千人，而交承錢物不過二三萬緡，支吾不行，至有奪前政宅庫之物以爲公用者。被旨巡邊、迴避戍卒支犒，有以葬妻爲名，迂行小路者。是數年以來，不特州郡不可支遣，而爲戎司者亦有窮陋至甚者矣。千里承流之地，日夜辦財；萬竈飽師之地，日夜慮財；牛酒日至之地，日夜乏財。使士大夫旁皇愕眙，以爲天下事無一可爲者，其故何也？朝廷之財，臣不得而盡知，但見招募軍兵，修築城壘，額外和糴，遍滿天下，是用財之處，比前日爲多也。楮券不足，加以增印，度牒不足，助以告勅，是生財之路比前日爲廣也。國用司本意，所以蓄歲幣之數耳，沒入平民，漸生枝葉；安邊所本意，所以藉權姦之產耳，變及征權，頗動觀聽。大寧監之鹽利已竭，而轉運司之增羨不已。宕昌之馬價未償，而茶馬司之獻納不廢，是取財之道比前日爲苛也。民力極矣，不可以增賦矣。上下煎熬，一至於此，將何以救之哉？故臣嘗論之，天下之財，本足以了天下之用，位置分畫，要得其所，截截條目，不可移易。成周之財以九賦斂之，以九式均之，自邦中以至幣餘，各有常賦；自祭祀以至好用，皆有常式。漢以吏祿公用賦於民，不以封君湯沐爲經費。唐以世業口分授於民，不以留州送使爲上供。古人經理天下，大率如此。本朝列聖立法，尤更詳備。臣獨怪紹興、隆興之間，敵人深入，朝廷調發雖費若河海，而州縣常賦無窘迫之態，百姓安業，無怨懟之患。大郡交割之數，有緡錢之積多至百萬者，小郡見管亦有數十萬者，若民間積粟之富，則又往往稱此。上戶多者十萬斛，中產亦數千斛。上恬下熙，相安於無事。當淳熙、紹熙時，其俗未改。近者公私之計窮陋萬

狀，官吏搏手，不可一朝居；百姓怨苦，皆無一飽望。窮愁如此，恐不足以當變故也。一旦敵騎侵陵，盜賊竊發，上下相視，茫然無策。時事至此，不可以爲休證。皆云開禧以來，兵議纔起，取常平義倉以供綱運，則救荒無先備；撥官告度牒茶鹽引爲糴本，則交易無見價。軍器之有製造，弓兵之有調發，椿積之有水脚，招軍之有賞犒，非時泛用，一切取辦。荷朝廷出豁，雖許於交承錢內支破，而州郡積漸，至無遺蓄矣。調發有劈券，則月糧有倍費；功賞有轉資，則食錢有添請。拆洗有往來之費，暴露有特喝之賞，便宜從事，一切取辦。若朝廷應副稍不如期，而轉餉移兌始虧舊額矣。戎司之事雖不欲窮問本末，然而窘於開禧之後，而不窘於開禧之前，亦必有以致此也。望陛下與大臣議之，立爲定制，以官兵之常數責州郡，而不責以非時之須；以歲時之常用責諸司，而不責以不測之費。總所之有應兌者悉與拋降，使之任乏興之罪；課利之有增羨者不許申奏，使之備循環之費。其有一切調發之用，則朝廷自任其責。當科降者即與科降，不必徒爲勘當；當支撥者速與支撥，不使無故滯留。如八月當和糴，則七月先科降；十月當調發，則九月先支撥。久監司郡守之任，以寬其迎送；嚴刻剥羨餘之禁，以沮其觀望。使有志者可以募士，可以養兵；謹重者可以備水旱，可以修城郭。設有緩急，亦得以仰成而取辦。至於戎司之事，尤當知其事力，寬其利源，上可以慰其心，下可以饗其士，伸縮自如，可以展布，其爲氣象，有太平盛觀矣。若夫大農之不繼，則在陛下有以圖回而斡旋之耳。側聞紹興和議，則以內帑了歲幣，中間用兵，則以內帑激將佐。聞高宗聖訓，以爲內帑所有，專以用兵，宮中則未嘗妄費也。烈祖中興之法，昭若日星，可不舉而行之乎？雖然，又有一說焉。軍政在戎

帥，則總領之奉使者爲急務；軍政在宣制，則總領之奉使者爲贅員，不可不察也。蓋軍政在戎帥，則民事不得而與知，命王人以總領其事，無可疑者；軍政在宣制，則財賦之輕重當出其手，總領之職特一子司耳。今欲招一軍而聽命於朝論，移一屯而分券於總所，使朝論疲於應酬，視爲常事；總所耻於督辦，遞相萋斐。宣制之事，臣以爲不可爲也。誠能使四總所之財聽命於宣制，如張浚之用趙開，就糧摺運，惟意所欲；如胡世將之處吳玠，不膠柱調瑟，不鑿空取辦。或欲減一軍以寬用度，或欲增一軍以臨邊塞，效用之有奇傑者可陞爲背嵬，民兵之有精悍者可選爲效用，審緩急之宜，量出入之數，使爲宣制者得以專之，而他司不得以撓之。非有大變革，不必俟命而後行；非有大調發，不得乞錢而後舉，則州縣、制總，皆得以自用其財，而大農之財亦可得而稽考矣。其或食闔外之祿，不肯專闔外之政，有功則歸利於己，有誤則歸過於朝；微有措畫，則乞錢以示重費，稍有寬餘，則回納以示廉儉，今世之人，皆以爲善處己矣。以臣愚觀之，直謂之不任事可也。臣既有微見，不敢有隱於陛下，惟陛下赦其僭。《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二。

辭免除大理卿并權戶部侍郎申省狀

照對某連準尚書省劄子，備奉五月二十日并五月二十五日聖旨，以某辭免新除大理卿、權戶部侍郎恩命，各賜不允者。由外郡而擢列卿，越庶官而持從橐，見聞驚駭，孰不欲艷？謂非書生之所願

欲，非愚則誣。伏念某入仕三十九年，安行州縣。自作郡以前，未嘗輒納堂闕；當居閒之際，未嘗輒請奉祠。誠知分定不可苟求，骨俗難以過望。宣一日之力，然後食一日之俸；盡一歲之勞，然後書一歲之考，則坐卧可以安席，夢寐可以寧神。平生所求，如此而已。古人爲官擇人，使居官者必爲實政；後世以官賞功，使受官者視爲榮遇。轉移之際，已失本意，然未有不登朝列而班躡禁近，初無顯功而品越三等。稍有知識，必有私憂過計於其間矣。士大夫辭免差遣，著爲典故，以其所當得者而言之，容或文具。若使實無履歷，分甘冗賤。譬之不入仕版，驟選帥守；不更州縣，即持簞節，旁觀者之所必指，愛助者之所必疑，責未及任，心已先驚。況復疾病交攻，藥餌不效，論思獻納，實無長策，此所以蚤夜不皇，憂畏震惕，而不能自己也。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新除大理卿并權戶部侍郎指揮，檢照某前所陳請，且與某祠祿差遣，庶使養疴年歲，可責後效，須至申聞者。《昌谷集》卷八。

辭免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狀

照對某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曹彥約除煥章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四載偷安，無非洪造；一朝疏寵，俾躡清班。假以堯章次對之名，增重京洛叢祠之命。夢想不到，驚魄交并。伏念某學不通方，才非適用。感公朝過聽，欲盡力於四方；如小智自私，不收功於十駕。逮及桑榆之迫，益增蒲柳之衰。脫州縣之塵埃，竊支離之薪粟。書生得此，足以養疴。公論

謂何，已爲過分。若乃處庶僚而瞻禁路，譬之隔弱水而望蓬萊。昔嘗因禹閣之放，不勝跼地；固已避孔墻而走，隨即回天。豈應投老之年，當此非常之數？比舊職更加於二等，撫微躬莫稱於萬分。內有歉於私心，外難調於衆口。與其貪於得而有負乘之禍，孰若安於義而無顛覆之虞？所有新除煥章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恩命，未敢祇受，須至申聞者。《昌谷集》卷八。

辭免兵部侍郎兼修史恩命申省狀

照對某昨蒙誤恩，特頒召命，適當天氣嚴凝之際，又有諸病交攻之窘，不能就道，頻具免章，致蒙委曲生成，給假一月，感深涕零，不能退避，即已遵稟具申矣。比者便蕃出命，錫之異數。武部小司馬之職既已真除，國史實錄院之筆更令共二。循墻避走，庶幾從欲，而播告丁寧，尤更優異。苟不振勵衰孱，粉飾固陋，不惟無以少露尊主之意，亦將無以仰答制命之義也。今某所苦，痰嗽雖未全復，而足痛却免腫脹，稍可步履。給假既滿，只得且乘舟楫，迤邐前進。僥倖向暖服藥，可以奏對。但貳卿高選，實佐夏官，其在近比，未有不經攝承，可以直致者。兩史院同修之官，亦必自編修檢討而後序進，更須真才實學，乃入茲選。若乃求自遐方，驟登清要，處同列則有積薪之媿，在公論則有維鵜之譏，以榮爲懼，實非虛語。竊見朝家故事，有以次對奉祠，得與朝請者，即與見任扈從一同。比之少常伯之任，太史氏之官，猶爲有間。不然，則且以權侍郎職業養其資考，遲以歲月，立朝無

過，然後隨衆序遷，不爲十手所指，則受賜之大，愈於越次躡等矣。慮成煩瀆，不敢更具狀奏聞，須至申聞者。《昌谷集》卷八。

辭免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申省狀

照會某近再具狀奏申，乞收還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恩命，今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竊謂求歸而得職，所以榮其歸；求閒而得祠，所以遂其閒。以某困於疾病，窘於曠廢，求歸求閒，皆如所欲，其爲愚分，可謂幸矣。然而不敢受者，則以職名之過高，而內祠之猶在班列也。某不敢旁取雜引，以瀆朝廷之聽，輒以其身所歷者剖析言之，庶幾情實露於下，而處分易於上也。某曩在家居之時，先帝以煥章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寵其晚景。聖上新政，蒙恩得召赴行在，始除兵部侍郎，又除禮部侍郎。比之常時典故，節節過分，只此官職，已自不足稱塞。而況一年有半，疾病沉綿，不稼取禾，負罪山積，何緣更竊美職尚列近班？若朝廷未有顯過，欲榮其歸，則次對舊物，已綴屬車豹尾之末。若又念其未能忘祿，欲遂其閒，則崇福外祠，尚有支離薪粟之受。不必過爲峻陟，使之悸不自安，將以眷之，適所以憂之也。區區如此，不敢再具奏牘，疊溷天聽，須至申聞者。《昌谷集》卷八。

辭免兵部尚書兼侍讀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奏辭免并申尚書省，乞收回新除兵部尚書，依舊兼侍讀恩命事，今月二十日伏準十八日詔書不允者。竊以武部建長，即《周官》大司馬之職，實掌邦政。必其實兼文武，望重華夷，可以排難解紛，可以折衝禦侮，非老而病者所能勝任，疏且謬者所能稱職也。某自去春以來，久病在告，俾貳秩宗，尚覺廢事，改奉內祠，得免朝參，天地造化之賜，可謂夔絕倫等矣。使其勉強，豈不願竭力圖報？何至累累懇請，大似方命？正以筋力不逮，疾疢併作，苦口求歸，皆是真實。若乃位常伯而兼講席，舍祝釐而供冗職，旦而趨朝，則足力有所不支；夜而宿直，則藥餌有所不便。從易而得劇，由簡而就繁，與求去本心，大相背戾，此所以恐懼震慄，期得請而後已也。所有新除兵部尚書，依舊兼侍讀恩命，委實不能供職。恐瀆天聽，不敢再具奏聞。欲望朝廷檢點前後乞歸本末，特賜敷奏，使之早還田里，免使久妨賢路，不勝幸甚。須至申聞者。《昌谷集》卷八。

全宋文卷六六五五

曹彥約 六

湖北提舉司申乞賑濟賞格狀

照對本路旱蝗爲災，與常歲事體不同，有禾之田盡如茅葦，無禾之田盡如白地。官司既無儲蓄，百姓又更窮困。雖已具申朝省，乞撥降度牒、官會，以充糴本，未準行下，會計數目，終不足以了一歲之計。檢準淳熙寬卹詔令，自乾道七年以後，累準朝廷指揮，勸誘富室上戶賑濟飢民，與補官資。却緣前後衝改，多有不同，致使保明推賞，多有沮格。及有本路近來事體，與從前事體不同，合行申審者：

一、元降指揮，無官人，米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四千石，補承信郎，或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計錢一萬貫，承信郎、上州文學；計錢八千貫，進武校尉；計錢四千貫，進義校尉；計錢三千貫，進武副尉；計錢二千貫，不理選限，將仕郎；計錢一千貫，諸州助教；計錢五百

貫，則合以紹熙五年九月指揮爲定。緣當來所立錢數，初無見錢、會子之別。而本路所用錢物，却有見錢及行在會子、湖廣會子三等不同。契勘湖廣總領所見承準開禧二年已降指揮，給賣書填空名告勅，不經州縣保明，最爲省力。只全用湖廣會子，尚自遲細，變賣不行。今來本司勸諭富室上戶，設或稍有艱阻，則利害相權，必至無益。亦乞照總領所體例，全用湖廣會子，紐折米價，庶幾徼幸可以勸諭，不至牴牾。

一、乾道七年元降指揮，以爲積粟之家出米賑濟，崇尚義風，即與進納事體不同。從來臣寮奏請，往往以爲太濫，致得銓部稍有沮格，却成失信。雖已有節次申嚴指揮，終是士民疑惑，不敢自必。檢照開禧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都省劄子，行下湖廣趙總領申請，申嚴已降指揮，所補官資並依奏廕體例，特與免試注官，永不衝改。欲乞明降指揮，許從本司鏤榜曉諭，給據爲照，庶幾可以取信。

一、乾道七年元降賑濟指揮，許從州縣審究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後來淳熙七年兼行賑糶之說，節目繁多，始有安撫、轉運、提舉司連銜保明之文。至淳熙十四年再行賑濟，則又因臣寮奏請，專委知通認數，保奏推賞，更不經由諸司及戶部司農寺之類。至紹熙五年計錢立價，則又令知通、令佐同市令官給罪保明，從本州徑行保奏。前後施行，雖若不爲一，其實因事制宜，本非牴牾。蓋兼行賑糶，頗費關防，所以經由安撫、轉運、提舉三司亦不爲過。既是罷行賑糶，交量正米，自有知通認數。不惟安撫、轉運、提舉司無所干預，其令佐、市

令官亦無交涉，只合從本州保奏。若是計錢立價，頗關市道，即合知通令佐、市令官同共結罪，事理明甚。但既有錢米，即合關本司同議賑濟，其保明一節却無干預。既有上件節次指揮，尚恐將來推賞之時，官司別作沮難，致使富室上户未免疑惑，亦乞明降指揮，照應施行。

一、乾道七年元降江西、湖南賑濟，後來紹熙四年因浙東、江東、淮南賑濟，却令安撫、轉運、提舉司相度荒歉輕重，申取朝廷指揮，方得支撥，即與元降指揮委官賑濟事體不同。緣本路去朝廷遙遠，又在江西、湖南之外，不特與浙東、江東、淮南地里相去隔絕，兼自用兵之後，連歲旱歉，其本路州縣事體亦與乾道、紹熙年間倉廩儲蓄大段不同。若候諸司相度商議，更取朝廷指揮，然後支撥，則貧民重困，恐不及事。所有今年勸諭米價，若不及十萬石以上，欲從本司相度，一面權宜支撥，却結罪保明，具申朝廷，以憑出豁，不爲久例。或積數稍多，過十萬石之外，却合照應元降指揮申取朝廷指揮施行。

一、契勘元立賞格，除無官人及有官人文臣立定格目，合行遵守外，却緣用兵以來，多有富室上户曾受宣撫、制置等司招募，扞禦關隘，防守城郭及與金人見陣，收復強敵，已受一資兩資以至五資之人。若使之便作有官武臣，委實不合格法。若只作無官人，一例推賞，則下班祇應乃在進武副尉之上，其餘守關進勇副尉、進勇副尉、守關進義副尉、進義副尉，等級不同，亦難以全無分別。若令許用磨勘格法，則又遷轉不等，與今來所立格目委有妨礙。今以進武副尉二千貫計之，則自守關進勇副尉四轉而至進武副尉，每資與減四百貫，方合格法。又以進義校尉三千貫計之，

則自進武副尉一轉而爲下班祇應，自下班祇應一轉而爲進義校尉，每資與減五百貫，方合格法。今既官司全無事力，多方招誘，只得比量等級，使之相稱，與見行格法別無衝改。欲乞朝廷處分，特賜俯從，庶幾可以及事。

一、契勘保明推賞，不許當行人吏乞覓阻節，許應賞人陳告，自有淳熙八年正月已降指揮。及出米賑濟人戶交量數足，不候賑濟了當，便合保奏推賞，自有淳熙八年十二月指揮，並無衝改。今來更自本司相度，欲不立定錢米，許從民便；或以官會入納，許自本司委所屬知通收糴認數；或以粳米黏米入納，許自令佐、知通、市令司結罪保明，及令所在州軍知通椿管認數。其諸處富室上戶般運裝載，許令本司陳乞，召保給據，與免沿路征税，亦參照開禧二年總領所已得指揮施行。右謹具申尚書省，乞賜明降指揮，申嚴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小貼子〕照對本司事體已急，日夜待報。如蒙朝廷肯賜矜從，即乞徑自朝省或檢正都司取索看詳，早賜畫降，免行下諸處取會勘當，以至稽緩，實一道生靈之幸也。《昌谷集》卷九。

條具賑濟申提舉司狀

準提舉使衙牒，令講究措置救荒事件，畫一供申，今開具下項：

一、照對本縣豐熟年分及今年五六月間米價，每升一十二文，今來緣爲旱傷，米價至一十八文。雖

未爲甚貴，止緣百姓無甚蓄積，及客旅少得通販，致令米斛少得上市。今來若便開常平義倉米賑糴，尤恐客旅聞知，不肯興販前來。欲乞行下本縣，不候申審，遇見壅遏，即便隨宜變糴，庶得臨期斟酌，不致失事。

一、本縣常平義倉米，若得趁早賑糴，後來價錢便可於見錢放作糴本。竊恐其地豐熟州縣，向後米價亦貴，難以補還。契勘本縣有見管茶鹽錢一萬餘貫文，椿管在庫，目今未是起發時月。欲乞行下，許將上件茶鹽錢專委縣官一員拘收，選差有家計、可倚仗公人，一面出外和糴，仍許將見在常平義倉米通融糴糴，庶幾未糴以前，先得賤價，後來不致虧折。

一、本縣淳熙七年賑濟，緣元承行人吏斷配，別無案祖可以檢照。今詢訪當來賑糴會分作十五場，敦請寄居士人張將仕、王司理、楊解元等人及稅戶盛綬等監管。今照得本縣五鄉十四都，若每都置一場及縣郭賑濟兩場，共一十八所，敦請寄居士人、稅戶、監官，謹依舊式。其間更加訪問，量從更改，預期具咨目以禮致請。至十月初一日以後，請各人部領，旋次般米下場。候十月十五日以後，分日賑濟。在縣坊郭及桐汭鄉用十六日，昭德鄉十七日，臨湖鄉十八日，宋通鄉十九日，妙泉鄉二十日。每一次給併支五日，候五日循環，分日支散。其米逐時部領般取，庶幾官司不測易以點檢，不致紊雜。

右謹具申提舉使衙，伏乞照會施行。《昌谷集》卷九。

甲戌九月間傳聞盱眙軍得泗州關牒欲再行交聘之禮擬作議狀

宋朝與大金通好，每歲正旦、生辰二使並無違闕。緣近來所遣使命，值彼國邊鄙不寧，不曾一一預期止住。或有已過北界，留下歲幣，却行發回使命，不容面投國書。或有已至界首，不即關報，致使所發歲幣停留損壞。兼本朝兩次遣使，即未得彼國遣使報謝，違悞信誓，不在本朝。今來若又併遣兩使，費用如前，萬一臨期又行止住，實爲不便。合差下使命職位，權於鎮江府揚州等處少待，候彼國使命過界，方許蹉程前去。庶幾和好平允，不至牴牾。萬一失期不來，便即喚回使副，收還歲幣，牒會泗州屢失信因依。仍秣馬厲兵，謹守邊陲，以備不測。固圉便合有出戰規撫，出戰便合有追奔規撫，追奔便合有擴地規撫。有擴地規撫，乃可固圉，非謂便欲謀大，所謂立其身於不敗之地也。今人纔說規恢，便謂與固圉立異，非惟未可與言外治之策，亦且未可與語內治之要。《昌谷集》卷九。

申趙觀党仲昇推賞不盡狀

照對本軍管下漢川縣及漢陽縣界，昨於去年十一月以後，被敵人侵犯，無大軍守禦，一時逐急措置，令總首趙觀防把漢川縣，及召募敢勇党仲昇防把漢陽縣界，以至前去德安府孝感縣界見陣，各蒙

朝廷推賞。止緣立功之時，本軍不敢張皇報捷，恐有邀功之迹。及事定之後，適當宣撫改除交承之際，不曾保明申奏，致將所推賞格比之其他攻戰去處，尚有未盡。正慮本軍事力微小，向後難以使人。今來某却蒙朝廷記錄，超進階官，若不控露情實，却有貪功專利之罪，須至申聞者。

一、趙觀元係漢川縣總首。當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敵人侵犯漢川之時，知縣蔣廷英尚且逃走，獨趙觀糾率忠義，拒守南河。準宣撫使司借補承節郎，差權漢川縣簿尉。至十二月初一日，有番軍五百餘騎前來南河北岸，張掛番榜，被趙觀領忠義人趕逐，擁入新河，斬到首級。準宣撫使司換授真命，書填承節郎官告給付。所有十二月初一日以前立功並與推賞訖。緣趙觀得賞之後，差人體探番軍事迹，知得有應城縣人龔六，教番軍造船水戰，被趙觀節次差人說誘船戶，縱火燒燬。尚有未盡船隻，又差忠義管幹人吳潤、彭哲等前去水源故泐港把截。至二十三日夜果探得番軍撐駕船大小二十九隻，自故泐港下水前來，已到七里口，二十四日到楊春口。至二十五日得吳潤、彭哲糾率忠義前去趕逐，淹殺番賊二百餘人落水，奪得番船五隻，斫二首級，捉得水手一名。其日風雪大作，番軍水陸並進，却別有番軍三千餘人前來南河索戰。其時有大軍統領馮政在南河守禦，令趙觀作先鋒，同共出戰，奪到番船二隻，淹殺番賊二百餘人落水。又乘勢上南河北岸，與衆賊血戰至夜。番賊退走，將戰死番軍用馬馱載前去焚毀。其趙觀於左臂上中箭。至二十七日又有番軍一千餘騎，又添二十餘隊，在南河擺布索戰。却於西寺解搖駕船三十餘隻，番軍一千餘人，欲渡南河。被趙觀與馮政大軍迎敵，射殺番賊五十餘人，奪到紅頭坐船一隻及弓箭遮箭牌

等。其賊雖即退走，仍舊在西寺澥稍泊。至二十九日夜，又被趙觀差忠義同官兵等，一更以後，用小船前去，焚毀番船二隻，驚動番賊發喊，其趙觀亦擂鼓發喊，直至天曉。至三十日再差募敢勇人潛入賊番泊船處發喊，使番船不能安迹。至今年正月初一日，又令忠義等人於西寺澥焚毀番賊大船，其賊敗散。至初二日，其番賊尚來巡綽，又與趙觀所部忠義人相對射，方得走散。其趙觀收拾番賊餘船，尚有一十七隻，收拾得番賊遺下旂幟弓箭板牌等物及番賊所焚毀首級九顆，馬頭八顆，解赴軍前，具申宣撫司及本軍照會。其餘殺獲甚多，緣是節次水戰，趕殺下水，不得首級，本軍爲宣撫司在近，不敢徑申朝省。却緣趙觀連戰之時，係在前政宣撫薛端明、陳待制任內。及初二日成功之後，初四五間節次申到，却緣初五日正是宣撫改差，不曾具功狀詳悉申聞朝省。致得趙觀十二月下旬以後戰功，及吳潤、彭哲等勞績，並不曾推賞。今來本軍管下守禦官兵，雖是去年新補官之人，例得轉一官資，比之趙觀戰功，事體不同。本軍方與具申宣撫司保明，又緣改除不定，竊慮防秋又近，無以激勸。準宣撫司先喝到隊下長行人給得一資公據，其趙觀、吳潤、彭哲三名，却未推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趙觀優與推賞。其吳潤、彭哲等元係借補官資之人，亦乞量與官資。若朝廷以某人微言輕，未足取信，即乞行下宣撫司取會，便見不妄。但得早賜施行，免使忠義沮氣。

一、党仲昇，元是本軍召募敢勇，因收本軍草賊有功，準宣撫司節次借補保義郎，差往漢陽縣淪河把守，就令前去德安府孝感縣管下土地河見陣，趕逐出界。其党仲昇戰勝之後，却中流矢墜馬身

死。後來宣撫司備奉朝旨，取會党仲昇等立功及陣亡將士姓名，本軍曾具申宣撫司，已蒙備申朝省，將党仲昇贈修武郎，與一資恩澤訖。今年本軍參照得去年十一月北騎圍閉德安府，侵犯漢川之初，未經土地河見陣之時，一時諸軍不問大軍忠義，無不望風潰散，未曾與敵人大戰。自十二月十一日党仲昇於土地河劫寨，殺死番賊一千餘人，驢馬不計數目，又奪得番馬弓箭衣甲，燒毀賊寨。雖党仲昇已是陣亡，其番賊尚自奔走出界，後來官軍忠義軍方敢前去劫寨。其後第功行賞，凡党仲昇手下用命之人，皆補真命。党仲昇雖是借補官資，却是宣撫司正將，與其他入隊長行不同。今蒙朝廷特恩，超贈至修武郎，已是越衆。惟是一資恩澤，比之唐、鄧州隊下陣亡恩例，尚自不及。緣唐、鄧州隊下將士陣亡恩例，或與兩資恩澤外，更與一名守關進義副尉，或與一子父職名外，更與一名進勇副尉。至以下長行贈承節郎，方與一子進勇副尉。今土地河見陣，別無將帥，其党仲昇即是一時主將，與隊下將士事體不同。已蒙朝廷特贈修武郎訖，至於身後恩澤，尚似未稱。伏念党仲昇陳亡之時，年方二十七歲，母老妻弱，失所依賴，止有一子，年方三歲。又有二女，年未十歲，却有二弟方及二十餘歲，習於弓馬，有志事功。今所得一資恩澤，聞其家議定，候其子長成日承受，待其成立，尚在二十年間。使其母老死，不霑寸祿，其妻守志，歲月尚遠，陣亡之家立見敗落，無以激勸。欲望朝廷更賜詳酌，念党仲昇是土地河主將，特與優異推恩。更乞檢舉宣撫權司元備坐本軍所申，照應施行。

右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昌谷集》卷九。

辭免權戶部侍郎申省狀

照對某五月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曹彥約除權戶部侍郎；及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曹某除權戶部侍郎。奉聖旨，令候正官到日交割訖，疾速赴行在供職者。事無前比，心有隱憂。平生不綴於朝行，一旦忽聯於禁路。理財用初無長策，謂獻納寧有讜言？不然而責以外庸，望其後效，則造化之所施者已厚，而心志之自揆者甚明。資稟戇愚，固難於應變；筋力勃窣，不可以守邊。與其貪位慕祿，無補於事功，孰若度德量力，稍安於分守？而況數月之內，百病交攻，舊脾疾已極於呻吟，近左臂亦爲之緩弱。不堪任重，立見曠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庶安愚分。所有權戶部侍郎恩命，某未敢祇受，須至申聞者。《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第二六三頁。

辭免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公劄子

某昨爲新除寶章閣學士，事體太重及筋力不逮，不可以任常德一郡之寄。且奏且申，已兩具免牘，未拜俞允之命。豈不知薦扣天閭，屢違播告，干犯稠疊，實爲有罪。若使常德尚是待次，亦且冒

昧拜命，俟到田里，然後有請。緣此郡久闕正官，已辦迂吏，相距三千里，未能體悉此意，除命一傳，必須遣發就道。闕報不及，豈不浪費？至此而後辭之，亦云晚矣。若謂已除之職，不可復鑄，已與之郡，不可復改，則又有近事之可明也。某昨於嘉定十二年，蒙先帝擢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又改知福州，後因節次辭免，即蒙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所以如此，則以新權戶部侍郎未曾祇拜，事適其宜，無嫌反汗。今某新除兵部尚書，亦是未曾祇拜。只以某寶謨閣直學士舊職養病山林，何所不可？若未欲使之絕祿，賦以外祠，券外之得，尤爲過分。較之負乘致寇，爲有間矣。昔真宗皇帝朝，從臣有年老請郡者，大臣以爲若與一郡，必無幹濟，稍有論奏，又須移替，恐其所至，席不暇煖，遂奏委以留臺，上乃然之。載之寶訓，此某之所已讀者也。祖宗愛惜州郡。事力如此，可以爲法。敷奏而施行之，不勝幸甚。須至申稟者。《永樂大典》卷一〇九九八。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第二六三頁。

利州客位榜

某持節領州，不敢憚見賓客。但筋力有限，職事少閒，不欲以有限之時，講無益之禮。凡賓客之有參辭者，每日蚤見一次，其有職事者又食後見之。雖非職事而有私計，不得以自達，或寄居官之有己事，如封贈、奏薦、循轉、官資、放行請給、批書印紙之屬，及士人整會科舉學籍之類，無不見。

其持佳作以見教，廣聞見以相助，非有利於其間者，尤所欲聞。其餘見任官無職事當議者，每月初亦立定日分，請聚揖一次。過此則不能迎肅，恐典謁者不察此意，却欲分外阻隔賓客，特此奉聞，切望洞察。《昌谷集》卷一六。

豫章苗倉受納榜

當職到任之初，適當苗倉受納之際。訪聞本府所收苗米，於常年所收加耗之外，近歲以來增收斛面米多至三升，又其所納米等色，分作上中下九等之外，更有加點添耗之弊，民以爲苦。今照得所在郡縣，受納苗米加耗數目，已失祖宗之舊。向以承平日久，支用繁多，添差養老之費，上供送使之額，比之全盛之時，大段不同。近歲本府又有巡城坐甲支費等用，不一而足，爲數至廣。若欲盡減加耗，固所不暇。但近歲久例之外，將斛面紐作實數，更增三升，即是無名暴賦。立爲常規，所合裁減。其所納米等色，自上上以至下下，既有九等，則其餘九等之外，豈應更有可納之米？必是倉中合干人迎逢州府之意，妄以糠粃濕惡爲名，加點添耗，候將來盤量日暗有剩數，委實不便。今將十年內盤量數參考，見得本府嘉定六年權府趙吏部任內盤量之時，米數最少，即是未增三升之時，其加耗數目即合以此爲準。今本府於此數外，再有優恤，又於分定九等之外，不許以糠粃濕惡爲名，更與加點添耗。候將來盤量日，本府更不額外收數。如本倉專斗合干人，故意邀阻，乞覓錢物；或妄稱盤量出

剩，輒於久例加耗之外，仍舊增收三升；或於九等之出，每點更加一升，決定重作施行，許被害人戶赴府陳訴，的不虛示。《昌谷集》卷一六。

四川類省監試入院曉諭榜

當職江左書生，將漕劍外，誤蒙朝廷差擇，使護全蜀舉子省試。庚牌制嚴，不敢控免。朝思夕慮，惟懼不足以稱塞美意。竊見朝廷施行今歲省試，加重常時。凡主文考試官六員，皆自聖旨遴選，而制闈大司奉行近制，凡檢點試卷官十二員，又以東南、西蜀名士參於其間，則夫前日士論之所疑與夫朝論之所慮，決無請托苟賤之事矣。至於文字間苟有所懷，不先期言之，恐情實之不孚，而才學之士或有遺恨也。從來四川省試，有監試、考試、檢點試卷官，必參以東南之士者，取其鄉貫之在遠，而親戚故舊之不多也。然兩處文體却間有不同處，蓋東南作義必須破題精確，冒頭詳整，作賦則四柱平穩，小賦格句妥貼，然惟能者而後終篇相稱。至於蜀士之文，則以文勢議論爲勝，却間有破題不精確，冒頭不詳整，作賦則四柱不平穩，小賦格句不妥貼之患。若概以東南律之，不特枘鑿不相入，亦將有舍其所長，遷就體格，思欲投主司所好，而倉猝掘井，反有失其故步者。士子三年科舉，利害甚重，豈不可念？今已與主文考官、檢點官商議，每一副三場卷子，必須散在諸位，凡經六手考校，以學問識見才氣爲主。若得頭場首尾相應，策論又更相副，如此卷子是謂全備，置之前列，固是主司之

幸。萬一破題、冒頭與四柱、小賦苟不至大段疏脫，而其終篇實有議論；或頭場偶爾平貼，而其策論實有胸臆，非泛然碌碌之文，亦須行間安頓，無緣便入不考之數。庶幾各盡心力，爲國得人，不至舉子有遺才之嘆。竊慮舉子在外，未知試院意嚮，但見試官鄉俗不一，便恐好惡不投，旋行改變文格，却至不便，須至曉諭者。《昌谷集》卷一六。

湖南軍前曉諭峒賊榜

契勘郴州桂陽郴縣、衡州茶陵縣諸峒作過，爲日已久。當職五月內親至山前，布置軍馬，尚欲奉行朝廷寬大之意，未便進兵誅討。經今三月，坐費糧運。雖據本司簽廳行司及諸處軍前取到諸峒頭目人供到不敢作過事狀，今經多日，未見躬親前來簽廳及軍前出首，事有未便。契勘三縣諸峒，係是朝廷省地百姓，與其他羈縻峒獠不相同。若當來失誤作過，或因報復仇怨，或因捍守山寨，或因親戚爲盜，不能自別，或因羣盜竝起，聚衆爲備。既欲改過自新，即仍舊是郴州、衡州百姓，出入州縣，往來鄰里，方是真心向化，別無姦僞。在朝廷必不肯殺降以失威令，在本路必不敢殺降以欺百姓。若乃深據險要，聚衆弄兵，外爲招安之說，以欺大軍，內爲固守之計以伺間隙，甚至文移之間，儼若敵國，邀求官爵，張大聲勢，致使官軍淹延歲月，未能撤戍，取諸路財計以爲一路之用，取諸郡夫力以爲三縣之役，則所以待良民者何虐，而所以待盜賊者何恕耶？當職身任連帥，義難避事，志在體國，

不敢邀功。本欲告戒諸將，併力進討，尚恐玩習之久，未能盡悉此意，亦恐所差招諭士卒未能公平誠實，增添語言，減落事節，致使諸峒疑惑，無以自決。今委請本司趙撫幹前去山前，置立安撫司簽廳。及委親兵許統領前去招諭，明立期限，各立賞格。若限內前來謝罪，不將帶人兵隨行，即仍舊是本路百姓，官司釋其罪愆，寬其租稅。其間有合受官職，合支賞犒，一聽官司自作施行，則是作過之人尚得全其首領，豈不僥倖？若限滿不來，則本司別無商議，即便諸路進討，戮及妻孥。除頭目人家之外，其餘脅從之衆，竝不妄殺一名。應官軍義丁或諸峒頭目人，有能用命效力，雖是賊人親屬，竝一例推賞。當職親至山前，自定賞罰，須至曉諭者。

詳查數內茶陵縣水口峒李如松一名，止是李新親屬耳，知本非首亂，却乃自爲賊首，不肯親到軍前。今的限於八月三十日以前前來龍虎平郭統制或僊子平張統領軍前謝罪，聽候本司指揮。倘再遲延，至八月三十日不到，許諸色人斬到首級，支賞錢三千六百貫，給付李新、李如松兩戶財產。若能生擒到官者，準仍書填承信郎真命官告，更支上件賞錢，給付兩戶財產，的不虛示。右榜曉示，各仰知悉。《昌谷集》卷一六。

利州路入境曉諭榜

當職生長東南，得節蜀部，職在風俗，尚未諳知。必須廣行咨度，乃無牴牾。凡官屬之賢而可敬，能而可任，食暴之可汰，掊克之可戢，一道士民，當思所以見告，無有隱情。若士風之有當厚，民瘼之有未除，經賦之有滲漏，漕輓之有科擾，一道官屬，亦思所以見教。其有易行者得速行之，有難處者當共議之，庶幾少盡厥職，無負朝廷遣遠使之意。尚欲一道官屬士民皆略知當職本心，然後情意相孚，不勞勸沮。凡職業欲其奉公，不在觀望；議論欲其誠實，不在虛浮；書尺欲其簡要，不在諛佞；禮文欲其平直，不在過當。所過州縣，自有隨行公用，不許以應辦爲名，騷擾百姓。所用隨行人，不得以幹事爲名，輒入官府。毋任意取索簿歷，以長吏姦；毋虛張按察風采，以長健訟，期於務實而已。故茲榜示，想宜知悉。《昌谷集》卷一六。

漢陽安民榜

照對本軍境內，盡爲水鄉，僻在一隅，不通馬騎。西有德安府堅城之固，北有三關兵馬之阻，入到郡境，又有重疊河渡，可以限隔。本軍見差撥民兵赴軍教閱，喚集有產業船戶防把江岸，及差官於

南河、陽臺、湓口等處，守把來路。又差人逐日前去德安府一帶，擺探委質，可以保守。訪聞近日以來，多有不畏公法之人，撰造事端。驚動百姓，致使官民之家，亦有般運老小，渡過江岸，及雇買舟船，裝載行李。不惟扇惑遠近，有傷事體，亦恐道路之間，何所不有，流離失業，後悔無及。今檢到故事三件，合行曉諭：

《魏志》：管寧至遼東，時避難多居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遷徙意，後有來從之者。魏太祖辟爲司空。

《南史·蕭允傳》：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乃閉門靜處，卒免於患。

濟陽蔡氏當景和之難，士庶危懼，咸欲遠徙。或勸其行，答曰：「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其後在外者百不一存，蔡氏獨免。

右本軍除已差人詢訪撰造事端、驚動百姓之人，別行懲治外，今出榜城裏外廂，張掛曉示。軍民士庶，各仰知悉。《昌谷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六六五六

曹彥約 七

上廟堂書

竊見敵寇侵邊，諸城被圍，平地百姓坐受剽掠，中外汹汹，恐有窺江之謀。愚竊以爲不足憂也。困獸強鬪，本無遠略，乘蒙古退師之後，肆衝突以示餘勇，驅河南之民以爲簽軍，無復有尼瑪哈、烏珠人物。水潦既降，馬無長技；暖氣將效，弓無勁力。不有敗衄，必有內難，謂之不足憂，信而有徵。然而治內者當有規模，事外者當審施設。古人于此二事，載在方冊，與治同道，治如反掌。與亂同事，亂亦如之。不觀天下大勢，而獨幸敵人之退師，忽有強敵起于旁，鋤梃弄于中，左支右吾，力不暇給，本朝之敵，不止于金人而已也。自古君臣同德，輔佐同謀，圍坐者有成說，奔走者有定嚮，然後事無不成，爲無不就。自開禧用兵以來，迷失此意，疆場之事不得盡至榻前，閩外之人不得盡聞廟議。上以籠絡之術行其私，下以苟簡之意逃其責。甚至兵無主將而散，郡守兵已出界而方建武宣

威，造命之本誤矣。自古中書之務貴在清簡，操略所以御詳，居靜所以制動。元首叢脞，萬事皆隳。自開禧用兵以來，調發一項人馬至催劄十數，驅磨一件遞角至里牌三五，命令不堅決而持守易變，賞罰不信必而奉行無準。甚至庚牌太多，未免失墜；調發太遽，多至叛亡。而造命之本紊矣。自古用兵之法，必須闔外先有事權，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欲其跋扈也，威不重則不足以服人，權不一則不足以出令。又須有財物可以動衆，有官爵可以賞功。聖賢審度事情，立說如此，必有所見。開禧雖立宣闔，實無事權。名爲招撫者或得以抗衡，名爲節制者或得以侵官，微而偏裨皆得以直達，小而州縣皆得以僭言。用揣摩之小數而欲求度外之功，拘閒假之常文而欲制難料之變。至於軍前支犒皆仰給于總所，臨陣喝轉皆見沮于有司。用事者欣然有得，謂足以關防控馭，不知俊傑之士豈肯受制？事掣其肘，時失其機。或觀望以謀奪其位，或傾險以陰沮其謀，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自古用兵之時，必須州縣先有事力。故祖宗之財，其根本在州縣，非縱其自營也。有外寇者當防內難，有軍事者當固民心。調發者必有激賞，經過者必有券食。事勢當然，無可疑者。開禧以前，州縣儲蓄素厚，尚可支吾。及至國用司一立，專以剗刷爲能，有一孔之利者無不攫取，有累政之積者無不起解。民間受害，尤難縷數。聚兵不得其所而徒費調運，楮券不清其源而徒困秤提，鹽筴之所以屢變，舟車之所以不通。用事者但見所入稍多，謂足以補助經費。不知州縣之間所至窘束，田野之民無不貧悴，有危邦之陋風，無太平之盛觀。給度牒則擾及僧道，給鹽鈔則擾及商賈，而有志者不能措手矣。自古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強，兵以衆而爲強，以寡而爲弱。非謂帶甲之夫皆欲其出戰，風寒之地必欲其盡護

也。城郭之兵恃險以爲固，其兵宜寡；平地之兵恃人以爲險，其兵宜衆。是故善用兵者立重屯于腹心，分輕兵于邊徼，明斥堠以守關隘，倚民力以護鄉井。卒有緩急則必審輕重以爲策應，卒有撓敗則必守家計以俟後舉。小捷不足以爲喜，小挫不足以爲辱。開禧嘗試用兵，不習武事。置御前諸軍于邊徼，不圖進取；縱北騎驅馳于腹心，不思決勝。守關隘無慮數百處，不問緩急；遣戍役不滿數百卒，所至潰散。方且調禁卒于諸郡，取弓手于諸邑，論其人則未免烏合，作于外則徒見張皇。及至光濠受圍則兩淮束手，襄安城守則荆湖痛心。置赤子于度外，遑恤蹂踐；稱斫寨爲雋功，止同剽掠。每見捷報，令人媿慙。設伏者不過百人，斬首者不過三級，生擒一名便稱萬戶，馱子一頭便稱番馬。解圍之音日聞而北騎不退，報捷之旗日上而境土不闢。所幸敵無謀耳，萬一稍識兵機，陰行詭道，或多方以相誤，或聲東以擊西，指偏師以綴諸城，率驍銳以迫江潯，而吾國奔命矣。自古教民而後用之，不教者謂之殃民。所謂教之者非特行陣進止之法也，怯者常有以激其勇，勇者常有以養其氣。明爵賞之可慕而息其剽掠之風，察衣食之不闕而銷其飢寒之慮。然後正階級以定其分，示好惡以觀其智。將必使之知兵，兵必使之愛將，以此衆戰始可集事。開禧冒昧用兵，不知兵法。取泗州，上表未已，旋復陷沒。取和尚原，奏功未報，旋復失利。宿州未得，已有靈壁之敗；唐州未至，已有三交河之衄。兵不素教，將不素練。無塞井夷竈之法，而遞相蹂踐；無曳柴僞遁之謀，而甘受鋒鏑。一矢不得以相加，匹馬不得以還轡，而吾國大震矣。自古用兵當明本意，必有以服人心，乃可以合天理。有安民和衆之志，而後有簞食壺漿之迎；有禁暴除亂之謀，而後有東征西怨之事。痛惟國家南渡九十餘年，陷中原

于域外之地。往時河南北之民間本朝有恢復之意，莫不延頸企踵，以爲禮義之國可以衽席我也。自開禧用兵之時，本意不立，使忠義之人結怨于對境，已不足厭服其心。及交鋒之際，諸將素無紀律，縱殺戮以詫威武，肆剽掠以代賞犒。濫及降附，謬稱巷戰；誅及寶化，名曰搜山。兩河之心，視官軍有若寇盜。十年以後，怨官軍猶入骨髓。致使簽軍之策得行，而歸順之意不決。垂亡之境，猶足以動萬里之衆，而規恢之本意誤矣。自古舉軍國大事，必須先塞倖門，大開公道。忠讜者未必皆合理，不失爲正論；諂諛者未必無寸長，不失爲姦計。在乎上之人勤于政而敏于事，旌其淑而別其慝，則忠讜者日得進見，而諂諛者自然退聽矣。當開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債帥之弊。用事者聞其名而惡之，痛自洗濯，或拔之于卒伍之中，或起之於閑廢之地，舉朝相賀，便謂得人。不知倖門未塞，公論未伸，善結託者雖無功而安，不善結託者雖有功而懼。無債帥之名而實有債帥之費，故詐冒奏功者往往得志，真實用命者紛紛得罪，而諸將之志怠矣。自古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間探之所以明，非特重賞以使之也，參之以聖智，行之以仁義。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考其實，自彼而來者必思有以察其情。推赤心以用其豪傑，厚衣食以養其行輩。又時縱一二以疑之，使彼之情僞所在，有不得而掩者。開禧以前聘使交修，釁隙未見，敵人情僞或不可以測知。開禧以後通行無壅，或當陣被擒者乃大將之子，或受命出戰者乃中原之人。敵已失其巢穴，不能守其命令。間探之不明，厥咎誰執？彼吝于用財者，固不得以逃其責，而反間之不得行，必有以分其責者也。捕姦細于疑似之間，處姦細于必死之地，一經削髮則首領不可保，一經刺舌則冤苦不得伸。彼方且以計而誤之，此復中其計而殺之。使失身敵境者無還

期，俛首奴婢者不南嚮，而間探不明矣。自古招降納叛皆足以破賊，因其人而用之，其效最速。然非如中國之人可以專用也，正兵一萬可以用三千，正兵一千可以用三百。立正軍以爲家計，用降叛以爲先鋒。雖山東河北忠義之人久隔聖化，亦必處置得宜，表裏相參，然後侮慢之心不作，節制之令得行。開禧用兵之時，僅得一納合道僧，不能使之招誘族類，肆行反間。已往之失，不復再議。近歲招納忠義，尤更疏略。始欲借其威力收復州縣，久乃引入內地付以邊陲。及至釁隙已成，兵已血刃，外雖有委任之名，內實有騎虎之勢。幸而成事，猶恐其桀驁；不幸而不成，猶恐其怨望。彼誠豪傑忠義，固不如此，而中外之人，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百姓，莫不私語妄議者，則以正軍之單寡，而將帥之不得其人也。如此等類不可悉數，姑舉其大略言之，則開禧之事可以深鑑矣。澶淵之役，人知其必勝；燕山之議，人知其必敗。稽之往事，考之人謀，觀天時而察變異，明如契券。更化以來，餘習未殄，凡所以治內事外之具少所商榷，而徒畏敵人之驟至，幸敵寇之少退。不知國家血氣已汗下于開禧之日，而疾疢未除，復汗下于三年之間。兵日以困，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不任事，而百姓日有怨言。不開心見誠，不改絃易轍，不盡悟前失，不痛掃宿弊，猶欲陰轉而密移之，必有不及事之悔矣。盜賊將起，水旱將作，兵連禍結，將不可支。假使盡却敵寇，不留一騎，秋高必至，不可以罷戍守。假使宿毫歸疆，唐鄧聽命，糧運益急，不可以寬力役。以至盡取汴洛，傳檄齊魯，舉河南之地悉上版圖，則守河之計又有不可勝言者。不思考古道不刊之說，而徒權輕重于北騎進退之間，善謀國者不當如此。某本區區書生，屢蒙朝廷器使，得轉方面。廩稍已多，無所補報，當時事如此，乃以衰病疲

茶，又當求去。有懷不盡，實所未安。心志凋喪，文理冗謬。平生所聞，概見于此。若其他小小節目，未暇盡舉。伏惟察其情而赦其愚，幸甚幸甚。《昌谷集》卷六。

上時相書

閣下砥柱中立，獨能守其道而不變。出於方伯，猶欲雪交承之冤濫，抗風聞之疏闊。雖身居外庸，不得拾遺左右，然慶典既行，不改初議，煩言雖勤，無玷大節，此則佐天子理陰陽，論道經邦之本原也。《昌谷集》卷六。

上宰執臺諫劄子

某之來沔鄂也，且半載矣，至於今日，有可罪而當去者三，有可去而不去者二。究其本末，則其所當去者，不一言而足也，請言其罪。晚進書生無所知識，國論之不知，兵律之不習，畏避事之名，受入幕之招，旅進旅退，無一策以贊其長。逮至敵人來攻，擾亂城邑，援兵不及，幾至危殆，其罪一也。攝事支壘，曾未幾時，北騎徑至，犯其屬縣，百姓逃遁，寇攘蜂起，晝驚夜駭，幾無寧時。爲民師帥，不保其生，其罪二也。身爲郡守，又從辟命，名掛宣幕，又復攝官，沿檄而來，豈無怙勢之

迹？隨司不罷，豈無竊祿之譏？進退之義，未見其可，其罪三也。有此三罪，誠不可以不去。然猶彊顏自安，至於今不去者，亦不爲無說也。到郡之初，邊報即急。隨州、信陽，相繼潰散。郡在江北，無寸城尺籍可以倚仗，姦民潰兵，乘勢竊發。外間喧傳，尅日縱火，獻言者藉藉，謂不可一朝居矣。若焚毀井邑，清野境內，夾江共守，未爲失策。或買舟艤岸，隨時緩急，保全口累，尚是次策。某獨以爲漢陽雖小，猶是長江藩籬。使漢陽可棄，則鄂渚亦不可守。被檄禦邊，雖非朝命，私於其家，何以服衆？不能自去，此其一也。春冬之交，忽拜朝命。代者奉祠，使之久假。自量才力，不敢祇受。控告諸司，不見聽許。忽宣威改除，官屬當罷，假此爲名，或可脫去。某獨以爲北騎方來，與漢川對壘，連日爭戰，未見勝負。舊守既去，新守未來，輕舉誤事，咎將誰執？不能自去，此其二也。有二機會既不能以自去，今機會已失，不可以自去矣。猶譊譊然以爲可去者，則以權時之宜，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也。漢陽者前日之小壘，今日之地利，措置經畫，當有正官。而越俎代庖，其名不正，胥吏之所不信，百姓之所不親。今郡有正官，不即赴上，而顧使待次他郡者，貿貿然久假而有之。不特師友之所責望，好事之所譏訕，於軍國事體，亦未爲便也。況又有明效大驗者。當洪守得祠時，以財計之不辨也，攝事數月，財計愈匱，則其才不足以辦財矣。當趙守得祠時，以北騎之在郊也，再攝一月，未嘗親見矢石，則其才不足以却敵矣。聞新守之爲人，明敏詳練，千里之所渴仰。以某之攝事也，而三使君不得以行其職，則其罪將有不可贖者。去年夏秋間，郡守多闕，貪榮冒寵，人所願得。漢陽闕守之時，乃在冬序。北風已勁，羽書已馳。今江北列郡，僅有此壘。暖氣已效，水潦已降，彼失天

時，我得地利。校量去就，其不爲趨利避害明矣。儻或未加責焉，以其所用心而贖其所可罪，放還鄉郡，使復待澧陽之次，其爲私計亦不可謂不徼幸也。誠實所迫，言不暇擇，容恕而矜體之，幸甚幸甚。《昌谷集》卷一一。

答吳制幹道夫劄子

某中間特辱惠翰，即拏楮稟答，既失附水陽人去，適私家不幸，隨行一盛壯舍姪無病而逝，驚惶痛楚，遂與人事絕。此書留筆吏處，今已五旬，稽緩之罪，媿不自勝。尚蒙真染再至，益重其不敏也。奏劄悠悠，甚不滿諸賢之意，不獨坦齋也。自某叨冒召命以來，諸賢無不惠書。雖章泉趙丈平日不交訊，亦以詩見惠。大率勸行者居其半，尼其行者亦不少。及其奏對之後，喜其說者亦或有之，鄙而誚之者亦紛紛也。其實人各有見，不能自掩。昌父以賤子爲昌父，欲其高蹈；子真以賤子爲子真，欲其叫號。其餘或以謹畏，或以趨事，皆不可謂非賢者也，皆相愛也。若賤子平時出處，服膺乎聖人用舍行藏之訓，本不立異。不合而去，人誤以爲怨；遇疾而止，人誤以爲高。及其畏義而出，扶憊而來，則疑其輕售，皆非素志。知昆仲相知之深，故傾倒言之耳。定夫承邊境已弊之後，慨然欲以一本支大厦，不幸而力不勝，從旁揶揄之者十八九也。不知支大厦者固不免矣，不支而安坐於其下，亦曰殆哉！國事如此，食其祿不能陳一策，有策又不見用，何以逃罪？學生沿檄而出，僅免於難，所失者

惟行李文籍，所損者惟印紙耳，皆是末事。正欲求夤緣脫去，忽聞有別與差遣之命。聞新制帥欲那此闕，以用所知，遂成兩利，亦微幸之一端也。適有郡卒在此，索前書併以附行，尚乞台照。《昌谷集》卷一一。

與黃帥管劄子 一

今日申刻連拜初十日兩緘之貺，雖不明言台旆去留，伏計醴陵之行，以事體中輟矣。許統領竟回東津，亦甚善。桂陽縣事，難乎其爲策。義郴儘自不妨，若越數百里，趨利倍道而來此，背城一戰，足以成擒，桂陽軍却似可慮。然聞彼郡中亦有數千人爲備，設有善謀能斷者處之，亦足成功。某曩者歸自攸縣，首建議於永興建元戎，牽合左右手，正爲此等之慮。二趙撫屬與二貳車皆親見之，以吏議不合而止。今亦無所怨尤，只是緩急難相救應。至於調發一事，尤宜慎重。近日用兵者規模不定，東移西搬，極不快人意。容旦夕斟酌，拆一軍往援之，一勞永逸，庶無輕動之患。所謂鄰舍相害之說却是過慮，使在我所守不固，彼自乘虛而來，若能嚴整，自無罅可入。如江西容易招降，是江西自失策爾。降江西而擾湖南，依舊是賊，此理甚明。只緣今日常談，善則歸己，過則稱人，不免多了閑言長語，正欲與諸丈痛革此弊。所可慮者不在他人，只慮茶陵義丁無故給數千券，與大軍所費相若。既未適用，又令失業，又難放散，事力自弊，致無事力可援桂陽爾。向來專意漕事，恐有瓜李之嫌，不敢

力爭。今既攝事帥垣，天下事只有一箇正理。兩三月所說進討，皆成虛聲。準擬目前少寬約契，與許統領同來，叩問目前事力，傾心吐腹，畢竟當作如何行用，寫上日記，尅時定日可以覆視。今既事有掣肘，未易合并，只得布露方寸，望熟入思慮。賊人之強弱不必問，人言之夸誕不足信。兵以持重爲貴，不宜移易；戰士以精銳爲上，不在號數。吝賞而不妄予，戒殺而不輕用人，事之所急，如此而已。若夫成功則亦付之造物，可以無媿。愚意如此，所見必有不盡，更望示教。《昌谷集》卷一一。

與黃帥管劄子 二

聞江西已有招降之迹，本路係是獨力，正要區處，許統領又已在道，當間不容髮之時，而契丈欲過醴水，送史丈，似未穩便。是宜深自斟酌，不至失時廢事爲佳也。與人有始終，是忠厚之意，亦須無事時講及盛禮。來日見史丈當露此意，得行不得行，無利害也。今日利害最要先立定向，先立定期，欲攻則何時可以進兵，欲守則何日可以撤戍。常使立效速於言前，後聲劣於實效，乃所至望。衡倅於州縣間事固優爲之，如此事恐非所長。立脚憲臺之下，必不肯動。又與契丈勢均力敵，難以共事。所見不同，徒亂人意。與其贅員，不若一力。史丈得胡丈書，亦以前牒爲誤，不必諄諄也。許統領事同一體，更不別稟。此事只是二丈終始理會，勿以更易帥臣爲疑。但能誠心共事，著效顯然，則前日讒慝之口，不攻自破。不然而求小效以爲名，避重任以利己，皆是私意，非所望於賢者也。正

冗，未暇詳布，伏幸照察。《昌谷集》卷一一。

與黃帥管劄子 三

某兼旬承教，未嘗有此幸會，請違忽復半月，而在道之日居多，遂不候問動靜。亦知高該鼠輩驚散既久，日後利害，方當與帥垣籌之。高明有素，不待千慮一得矣。昨便中連辱十七日見惠兩緘，甚荷眷念。茶陵義丁有次第，可奉慶。靜中好做工夫，比動時掘井，何翅倍蓰也？給券極非所敢靳，然亦須有繩準。前日許統領報來本司與所申帥臺，大槩一體，必已關報契丈行臺矣。其說以爲義丁去歲給券，官司支費甚多，而得其用處極少。今所在皆是義丁，不下數萬人，若一一給券，將何以繼？若或此得而彼無，適所以啓爭端。不若遇官軍討捕處，隨處給券，遇移屯則與住支。極爲有理，帥臺亦以爲然。蓋朝廷科降糧運，不過爲大軍數千人之備。今驟增數千，適與元數相敵，其勢必至不繼。今進討未定，日費如此，設使進青要、鄆、泚，豈容一日闕食？然則茶陵、郴縣義丁似爲急用，而安仁一帶閒暇之時，尚是差緩也。緩於緩處，乃可急於急處，常使諸處通融，率不過二三千券，庶幾有實用，無後悔耳。契丈洞察事理，當有成說，僭言勿罪。張以道承欲招致，甚荷不鄙。但遠地取來，於義未應送往。容留此欸曲相聚，徐爲之議。臨紙不勝悵結。《昌谷集》卷一一。

與黃帥管劄子 四

某督運此來，距攸縣只二十五里，望油幕爲不遠矣。連日與聞捷音，極爲踴躍，想帥座聞之，更以用得其人爲深喜也。但孤軍深入，百里趨利，尤在謹畏過當。項梁、李陵，古所謂名將者猶不免有此失。愚意恐須深溝高壘，以約爲計，然後再進，庶幾十全也。更有鄙見，欲盡言之。聞所部頭項不一，不知是否，更須不分彼此，盡錄其勞，斬級捕生，皆以推遜之，死事重傷，特加閔卹。主將雖不言功，公論自不可掩。若不如此，不可以再望後效也。聞執事博古通今，諳習義理，雖未見顏色，猶敢納忠思以濟王事耳。不訝其僭，幸甚。《昌谷集》卷一一。

與黃帥管劄子 五

某昨奉字，略見梗概，當已達聽。論事貴深切，想不訝也。得十三日所賜教，荷不鄙外，下問本家事宜，亦欲言之，恨不得面議耳。用兵定論在致人，規模一定，惟務持重。前日聞寇出桂陽，即作書祝。李司法只在東津，不敢輕動。及聞許統領舍攸而去，已覺匆遽。又聞李司法奔走而歸，令人太息。將在軍，不使之自便，固是不可。使其自便，而任意輕動，又非吉證。所幸寇無能耳，設有多方

險詐之策，將若之何？區區愚意，只是堅執前說，欲契丈進屯安仁、彭蠡、永興之間，不至枉了攸縣一軍。又輟茶陵鄂軍千人以爲之助，合王津三千人，建大將旗鼓，距茶陵不至甚遠，郴、桂間緩急，稍易救應。然亦不可聞警即動也。《鼎》卦有自新之意，萬一已許之，不必食言，早晚責其出洞，看能行不能行耳。若便沮其意，不惟失信，却恐驚動張皇，又費區處。如鄰家施行不一，却不足慮。朝廷備江西所行，正來取會，此亦思所以報之，來晚即納公文矣。近日借補太泛濫，恐後來不足取重，且宜吝之。如周安世守禦未久，便借承節，恐諸將觀瞻不雅，謂吾輩私刻，本無志功名也。山前位置本末，第詳以本意見報，容隨意寫去商榷。往覆議論，自是常事，却不可有懷不吐也。上三鄉田主之說，且照前日申狀移文倉臺矣。譚才任重，少有暇時，拜字不盡所欲言，伏惟台察。《昌谷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六六五七

曹彥約 八

與鄭左史劄子

某有僭越心腹之稟：某以衰病，在半歲之內，行且百日矣。飲食既已減半，步履又更疲曳。名爲粗有生理，其實血氣既衰，無復可還舊觀也。託事契之日，雖親荷臭味，相予之厚。近嘗因紫微王丈望爲緩頰一言，似聞已蒙著語。及得光範回劄，又只且許展假，隨拜不允制命，則又褒借遲留，重費黼黻，其爲震懼，益自不安。深言之則有要君方命之嫌，不言焉則有取禾竊廩之媿。雖幸朝廷之上未至加罪，然而旁觀爲之損神，十手亦所共指。不以爲榮，適以爲懼也。平生粗守廉隅，幸不深得罪於公議。今但全璧而歸，則志願始終畢矣。似聞廟堂微有意相許，但以州郡那闕未動，遂至稍緩，此則不必然也。請郡之說乃去年病淺之時，是時自量筋力尚可作一小壘。及今春連病之後，筋力驟變，據案寫一家信，尚覺辛苦，其他楷字書問，悉皆命之兒輩。如是舉錯，何緣可使政平訟理？與之一壘，

徒令彼處張皇，虛辦迎送。若造化未忍終棄，得一香火職事，則可以苟祿偷安矣。衰荼已甚，無緣面控忱悃。得蒙過閣之次，力贊一言，使之早有定論，幸甚過望。《昌谷集》卷一一。

上廟堂論秦隴羣盜劄子

竊見金人不競，盜賊羣起。朝廷謹守信誓，不肯接納叛人。然而扞格既久，目今沙拉爾等占據故關山，雖迫近天水軍等處，尚未出秦州界分。若唐進、何憨子等占據嚴馬兒嶺，比沙拉爾等占據者大異，約及十里，名爲秦州界分，實接連西和州黑谷地段。其家口號稱十萬，精兵號三萬，游手相挺，源源未已。致使關外數郡透漏米麥，入夏以來幾至絕粒。本司雖極力濟貸，亦已竭澤。又遂急勸令免役，通商免稅及關報諸司隨宜措置，亦有限齊事。秦隴迫近本界，皆用本朝年號。其金人雖已攻破下城，所殺獲頭目人，不過沙拉爾等所立名號人耳。其狡猾智謀之徒，却在川谷。今所至萬數，遞相倣倣，皆言寧爲趙氏鬼，不爲完顏民，傳聞商、虢一帶，更多有之。官軍名爲驅逐，其實勢力不敵；雖有邊報，其實聲述不盡。某科舉書生，不深識兵家事體。職守所拘，亦不當議及邊事。又深知此輩尚是羣盜，未有紀律可以成功。本朝駐劄諸軍，亦未有階級可以倚仗。但從來此輩所爲，只是起事，足以召黃巾而集赤眉。深慮關輔之民，已不復聽命金人，若驅逐稍急，忽爲金人所殘，則怨憤之氣反歸於我。數萬人中，豈無傑然出衆，如儂智高、郭藥師之徒，足以久爲人害者？必須將節次邊報，數牒

彼界，以其所處將歸順窮寇，羈縻目前，以待其自定。如其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又須推廣兼愛之意，使之耕食鑿飲，不累及於本界，乃可安迹。其爲利害，非但救焚拯溺而已。伏惟坐論之次，深念而亟圖之，將社稷生靈之幸，莫大於此。犯分妄言，震悚無地，尚丐鈞照。《昌谷集》卷一一。

湖南答廟堂問討寇利害劄子

某晚進無寸長，誤蒙朝廷選擢，俾任湖南轉漕之事。才力淺短，知不足以稱使令。顧庚牌立限，不敢重違威命。奔走就道，已在近境。候正旦日交印，別具稟謝矣。雖職在轉漕，緣未知本路財計深淺，不敢陳說。但禦寇一事，雖不是本司職業，然有關國體，利害非細。到潭州得見大帥史侍郎，亦須傾倒心腹，庶幾協濟也。蓋用兵而有勝負，古人之所不免。勝負相當而不失國勢，雖敗何害？今人用兵率皆不戰而自走，以此遇北騎尚有長江大河地利之可恃。今草寇以山險爲家，尤官軍之所不習；望敵而走，則姦民得以乘之。持挺大呼，便可以入縣鎮，執官吏。若不使識事體者臨之，總諸將而制其命，則一戰利害，亦朝廷之所憂也。今鼠輩已破桂陽、茶陵、安仁三縣，已迫耒陽、攸縣。聞帥司已撥大軍分布郴州與耒陽、攸縣，而朝廷又以鄂軍二千應之。竊意朝廷今日事體，可謂極力矣。若只戍守三處，不敢進討，豈特老師費財，官民皆所不便，亦恐羣不逞觀望，大冇利害。若不勝其忿，亟逐而急圖之，則望風奔潰，有甚可畏者。區區愚見，欲勉大帥親臨耒陽，牽制郴州、攸縣，分別將

士，擇其敢勇者旌而從與之。彼鼠輩知大帥在近，必須稍却，然後乘勢漸進，三屯齊發。或二十里，或三十里，擇利而動，據險而止。如是者旬日半月，又如是而進，不三四月間，潛消陰沮，三屯之兵不期而合，威聲既著，兵不血刃，則省地之民自釋鋤耰，七甲之民自歸巢穴。然後指名立賞，求其尤者數人而顯戮之，留千兵以戍郴州，留千兵以戍茶陵，其餘發歸駐劄去處，不至浪費。若大帥事大體重，不可輕出，寮屬可用者，諭以指意，亦可以集事。設或軍勢不張，便欲招致，則洞外之民猶前日之七甲，輕侮官司，無所不至，況羅孟二之流乎？不然而泛言進討，亦是鹵莽，非國家之福。既荷朝廷繁使，不敢不盡其愚，伏乞鈞照。《昌谷集》卷一一。

論牒試劄子

某竊見科舉之弊，莫甚於牒試。而牒試之弊，莫甚於作僞。蓋解額之有廣狹，士子之有衆寡。廣而寡者固已安其分，則狹而衆者必思所以爲之計。朝廷以承平日久，士子日盛，設爲牒試之法，寬其進取之門。末節細故，未暇深察。於是改鄉里以就他人之貫，改三族以認他人之親，甚者改其父祖，改其姓氏。若得若失，尚未可知，而欺君之迹，已昭昭不可掩矣。今國子監牒試，其弊尚少。某不知其本末，未敢遽議。惟是漕試之弊，積習既久，士大夫互相欺詐，恬不爲怪。敗壞士子心術，莫甚於此。蓋嘗反其本而思之，立法之初，其意甚悉。戶貫之必欲土著，保結之必用三姓，慮其居鄉之無行

也，慮其家世之當錮也，慮其科舉之有殿罰也，慮其期以上親之有喪服也。今乃欲改其戶貫，改其親戚，改其父祖，改其姓氏，任意所欲，不定員數。時舉摘一二尤者而懲戒之，於事無補。律以科舉之法，無一可者，則改而更張之，不可緩也。好事者深知其不便，求其說而不得，欲增解額則難立限制，欲均解額則侵及他郡。欲廢漕額以益諸郡，不特舊額不等，極費區處，而所部之親戚故舊，有決不可不避者。變舊法以起爭端，終不可久，無已，則有一焉。在內有職事官，朝廷之所選用也。在外有監司帥守，朝廷之所責任也。大郡之有通判，小郡之有簽判，轉運司之有主管文字，諸路之有川廣福建，又遠地之多士子處也。與其詐僞避親而使之冒試，孰若嚴其保任而許其牒試？隨其官職，分其等差，若監司帥守可舉十人，中下郡可舉七八人，通判可舉五人，主管文字與簽判可舉三人，川廣福建不在此位者，不過一二人，職事官之牒門客者當如其舊。其以川廣福建牒者，郎官以上不得過下郡之數，寺監丞以下不得過通判之數。明載之於憲章，密參之以法令，曰此某人者，乃某之子若弟也，某之親若故也。或曰雖非某之子弟，某之親故，而某前知其爲人也。其居鄉無失行也，其家世非逆惡也，其場屋無殿舉也，其親屬無喪服也。後有異同，甘朝典不辭也。如是而行之，與今時牒試之法無以大相過。不增發解，不拂人情，而解額之狹處與士子之衆處，受其利如前日也。但前之爲法不許其保任而容其詐僞，後之爲法不容其詐僞而許其保任，其利害相去何如哉！然州縣官之牒本路可以稽考，而監司帥守之牒鄰路容有泛濫。且如兩浙路與江東、福建爲鄰，而又與淮東爲鄰；湖北一路與湖南、江西爲鄰，而又與淮西、京西、夔路爲鄰。若只許一處則地里有不便，或分之數路則渙散而無

統。須合與之關防，立爲限制，應監司帥守牒過員數，並限七月三十日已前具申禮部。禮部總其名數，並限九月三十日具申都省，備牒御史臺、諫院，則其弊可革矣。至如四川解試，日分不同，又須比附日限，別作區處。但今歲科舉在近，難以驟變舊規，亦不敢以鄙陋愚見，以爲盡天下士子之情。欲望高明奏請此說，付禮部監學熟議之，與衆人圖維之。如或可行，以備戊子歲漕試科舉之用，恐於名教亦有萬一之補。不勝大願，伏乞鈞照。《昌谷集》卷一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七〇，《續文獻通考》卷四三。

辰州議刀弩手及土軍利害劄子

某等昨蒙面諭并行下使牒，以奉行上司招軍之意，置局僉廳。某等入局同議，欲將本州應干官田拘收租課，於本州十寨內，每寨招土兵三十名，依倣沅州近例，本州支與錢米，將見行刀弩司名籍旋次消豁。如見得委實可行，即不候招得人數，先具措置利害保明供申。某等受牒之後，經今一月，緣本州官司窘匱，案牘滅裂，吏輩鹵莽，令甲散亂，追索取會，未有涯際。於是考諸士夫之論，參以前後行遣，於顛倒糅雜之中，得於旁通互見之際，討論得刀弩司本末，起自政和六年御筆，措置湖北營田，張官置吏，並依陝西弓箭手條例施行。至政和七年，因都鈐張察所奏，召募土丁，給受田土，置立將校，彈壓夷獠。當時得旨，即與依奏，繼又廢罷，營田改爲刀弩，見任官推賞至有轉七官者，都

鈐司吏人至有補進武校尉者。是時諸州刀弩手每指揮三百人，本州一十一指揮，并畸零數，共管三千四百五人。將校給田二百畝，內水田六十畝，陸田一百四十畝。節級給田一百二十畝，內水田三十五畝，陸田八十五畝。長行一百畝，內水田三十畝，陸田七十畝。考之政和八年所給戶帖，則又刀弩司一名別給公田十畝，每十名爲一甲，共給田一百畝。本州根括到田總計三十萬九千七百餘畝，而樞密院劄子內却稱辰州山畚陸田獨多，水田獨少。若水田不足，則合倍給陸田，陸田不足則又倍給山畚。此則刀弩手之初行也。靖康元年，調發本路九千七百餘人，戰馬八百二十匹赴闕，前去隆德府使喚，陷沒不回。本州總在數內，即未見得九千七百人之中，的有幾名是本州調發。建炎間，復降朝旨，委自知通及當職官吏多方招填。紹興初年，偶因都督行司取會一時便宜，權減三分之一，是時所申止以二千二百人爲額。紹興七年，樞密劄子施行知鼎州張輿所申，以爲澧、辰、沅、靖四州營田，昨來措置刀弩手九千九百一十人，已見就緒。止因靖康元年全軍陷沒，又遭兵火，遂至死亡闕額。若將逐州刀弩手盡行省汰，緣四州並無正兵防守，竊慮引惹外境觀望，別致生事。若責令逐州廣將田土盡行招填，須要足額，不惟邊州人煙稀少，不能敷足，又緣自兵火以來，近裏州軍並無錢糧支移，前去應副，深恐闕乏。兼沅州等處見將空閒田土召人承佃，納租補助歲計，粗且自給，事體委有妨闕。本路安撫都總管司相度，欲將前項四州刀弩手元額並行裁減三分之二，內辰州一千人爲額，責令知通、提舉先將勘好田土標撥措置。所有見減下人額空閒田土，並乞依沅州已申請到紹興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指揮，召人承佃，出納租課，補助歲計，委於邊防財計經久可行，別無妨礙。此則刀弩手之再變也。淳

熙五年本路安撫提刑司行下取會本州申到元舊刀弩手水田山畚共三十萬九千七百四十餘畝，均作一十
一指揮，每指揮九十人，合置將校三人，節級一十人，長行七十七人，計九百九十人。餘額一十人，
將校三十三人，每人二百畝，共六千六百畝。節級一百一十人，每人一百二十畝，共一萬三千二百
畝。長行八百四十七人，餘剩一十人，共八百五十七人。每人一百畝，共八萬五千七百畝。已上一千
人，共合給田地一十萬五千五百畝，比見管田地都數，計餘剩二十萬四千二百四十餘畝。照得紹興七
年裁減人數，截自淳熙四年七月，辰州一千人，舊有二百三十五人，新招三十三人，共二百六十八
人，見闕七百三十二人。兩司相度申奏，欲將四郡刀弩手減作二千三百爲額，內辰州一十一指揮減作
七指揮，每指揮一百人，計七百人，每指揮只置將校二名，節級十人。其見闕人數專委逐州知通，縣
責知縣，根括元舊刀弩手及見佃成熟田地置籍，盡行拘收入官，榜諭合格人投募，依格給付合得步
畝。日後遇有死亡，即依條限申官承襲，無應名承襲人，即募應格人填闕。其招填人額足之外，刀弩
手田土許召人立租課，助充省計支遣，此則刀弩手之三變也。三變之後，欲沿其法而行之者，南軒張
帥也；欲取其法而變之者，嚴陵馬憲也。張帥之時，偶因知常德李侍郎奏，澧、辰、沅、靖州所招刀
弩手人數及所給田畝，乞別行覆實事，奉聖旨，令帥憲司契勘詣實，公共相度經久可行利便聞奏。張
公之說，以爲建置刀弩司之初，已有欺罔苟且之弊。據盧奎所作《鼎澧見聞錄》，當時所給之田，未
免強奪百姓己業，所募之人往往游惰，不能耕戰，出於一時欲速以欺罔公上。故宣和四年靖州楊晟
實、六年楊進平相繼作過，刀弩手無毫髮之功，其後赴援河東，遂全軍陷沒，無一人得返者，此前事

之明驗也。今者再行興復，謂宜詳究利害，遲以歲月，使無前日之弊，而官司前後施行，又皆趣辦，肆爲欺罔。大抵田皆出於豪奪，人皆出於抑配。人戶與刀弩手相訴，至今未已。如此則衣食不足，不免死亡，何以使習武藝，捍邊境，爲國家出死命哉？又辰、沅、靖在承平時，官兵歲計皆仰朝廷支降茶鹽度牒及於他州應副，後來既無支降，逐州申乞到刀弩司田，召人承佃，收作歲計支遣。今盡奪之，不惟民戶失業，省司稅額必至失陷。反覆相度，以爲今日必欲使澧、辰、沅、靖四州盡還舊額，則其弊如前所陳，實爲不便。若矯其弊而併與其法廢之，是因噎廢食也。今定議欲乞給田之數須用舊法，其已給之田若係民戶稅地，及州郡申請占佃，用充歲計者，給還元業主及租佃之人。其有不係民戶稅地及不係申請占佃，充歲計者，即依舊用充招募，則又得旨行下矣。馬憲之時，偶見溆浦縣有思微、龍潭、據老三寨，本縣不支衣糧，前後循習，每名撥刀弩司田一百五十畝，乃欲取一縣之私意，奏而立一路之定法。當時朝省行下，而沅陵李知縣議狀，確然以爲不可。後來得旨，雖許於諸縣管下諸寨近便去處，遇有逃移戶沒官田產，即行募人充應士兵，本州以省計闕乏，未及施行。適值沅州周知郡到任半年，條上裕民事件，因其城下有舊來士兵二百人，欲增置一百人，其糧食係本州自辦，其衣賜申乞朝廷支給。士大夫傳播，以爲辰、沅事同一體，取則而行，可以望效。於是招軍之議切切乎使者之心，而文移督責下及於幕職曹掾之末矣。取會到本州兵案帳狀，刀弩司見管二百二十七人，沅陵縣一百二十七人，辰溪縣五十二人，溆浦縣四十八人。州東士兵額管五十人，見管四十五人。辰溪縣管下銅山寨額管七十五人，見管一十一人。溆浦管下思微、龍潭、據老三寨額各二十五人，共七十

五人，見管四十一人。沅陵縣管下鎮溪、池蓬、明溪、會溪、浦口、西溪六寨額，各管五十人，黑栗堡二十五人，並皆全闕。間有一二人白直，並不曾請破衣糧，撥給田土，止是避免丁役，自行營趁。本州歲催公田之數，錢一千四百四十一貫八百三文，內沅陵七十四貫七百二十文，溆浦一千三百六十七貫八十三文。米共五百六石五斗八升，內沅陵縣一百二十三石二斗，辰溪縣一百九十三石二斗八升，溆浦縣一百九十石。數內公田米或係見管刀弩司輸納，或是諸色人請佃刀弩司田土輸納，其三縣科敷等，則亦各不同。如沅陵縣第一指揮山田數多，每名納米五斗，錢五百文。其刀弩司與招軍利害所合詳議，某等竊以爲刀弩之與土兵，正兵民分合之機也。兵之不寓於農久矣，士君子有志事功，欲還古人舊貫亦久矣。政和以前未有任是責者，一旦蔡京復領三省，童貫領樞密院，假熙寧開邊之意，邀五溪易集之功，設御筆以鉗制天下之心，侈爵賞以奔走天下之欲，謝勳、范世雄、張察之徒又從而鷹犬之，不旋踵而刀弩之效以著。如此而欲其無弊不可得也。入辰州之境，見山而不見田；問辰州之田，有名而不有其地。政和始立法使得田三十萬九千七百餘畝，官招刀弩手便有將校節級長行三千四百餘人。其田之不可丈量，其人之不及等則，與夫徭省之參錯，界至之交互，教閱之鹵莽，名籍之誕謾，不問固已知之矣。徭人之伺隙，此不能制；河東之陷沒，此遂不返。如此而欲其傳遠，不可得也。以刀弩司而寓之於民，其名甚古。有刀弩司而歷考其事，其弊已見。苟欲責目前之效，取刀弩司之法而悉毀之，正恐後日之議招軍，猶今日之議刀弩司也。何也？自古經久遠大之利害，必屬之寬緩沉厚之君子；而隨時救弊之良策，常敗於觀望饕餮之小人。得其人而行之，正不在於數立法也。以今

使者剛明，與州縣同利害；郡長貳和協，與兵民同休戚。不貪功，不生事，不欺朝廷，不計官職，不失信，不自用，因刀弩之法而葺之，其事爲易行；取刀弩之法而廢之，其事爲難必。此非有深遠不可見之迹，特在於加之意焉耳。更成本秦法，漢用之而壯邊，府兵本隋制，唐得之而強國。刀弩手，本朝之法也，建炎、紹興襲之而不敢廢其事，大儒南軒張公議之而不敢毀其籍，其端本在版曹，其習熟在民耳目，未易頓改也。抑嘗求其事之所以至此乎？政和往矣，其事不復咎矣。紹興以來，雖令知通提舉其事，然陷沒之後，急於成功，給撥田畝未必足數，游手喧囂，未必可用。其後子弟承襲，或無永業，名屬知通，本無主帥。遇州縣春秋教閱，呼而集之，工匠夫力，稽留役使，吏卒呵呼，賤若狗彘，如此而望其保護鄉閭，彈壓蠻獠，稍有知識，知不可得矣。知通有意振作，不過選擇屬吏，督責外邑，辨爭田之訟，正虛實之籍，明坐作之教，禁追胥之役。一任之後，誰復尸是責者？此則刀弩司之弊，因其舊而改張之，所當評也。至於招軍則又有當評者。沅、靖二州收復於熙寧之時，政和欲招刀弩手，相去未遠，兩郡之有閒田無足疑者。本州自承平以來，素屬內地，一年所括便得閒田三十萬九千七百餘畝，其實其虛，不可得而知也。是時本州財計仰給於轉運使者，錢緡七萬，帛匹八千一百，綿兩一萬七千，一郡歲計粗可了辦，刀弩司利害邈不相關。紹興裁減二分，計得剩田二十萬四千二百餘畝，當時官司申請，明言兵火之後，近裏州軍既無錢物可以應副，且將空閒田土承佃納租，補助歲計，粗且自足。得旨行下，已屬省司，則是刀弩司田租，朝廷固已與諸州矣。止緣地在五谿，不經經界，官司簡陋，不立制度，無豁除文字可以照證，無老成公吏可以記憶。近地獠人，又得而蠶食

之，姦猾頑民又因緣而據有之，此如久虛之人，風邪外感，手足頭目無處不痛，不有膏肓俞穴之方，滋養氣血之劑，而欲宣泄滌蕩，取快胸膈，其於保壽延年，相去遠矣。辰與沅相近也，其事力極相遠也。沅地土平廣，租入繁夥。錢以緡計，歲三萬二千有奇。米以斛計，歲二萬二千有奇。視辰所入，率皆五倍。其城下土丁舊額二百人，有土丁之名，而非刀弩司土丁之舊。執寨兵之役，而與禁軍實同一體，鹽菜糧米皆是月給，春冬衣絹皆是歲賜。近者又創百人，悉立於其事力之優厚，量入爲出，事勢當爾。沅州招軍出於刀弩司田租之外，辰州招軍出於刀弩司田土之內，利害相去，不可同日而語矣。本州三縣管下爲城寨不下十處，一城寨而且招三十人，則一郡而招者當三百人。招募之費且未暇問，賞賜鹽菜錢且未暇問，一歲爲米當用五千四百斛。水旱且未暇問，厥今本州米額一歲不過五六千斛耳。辦三百土兵之糧，是復有一辰州之米而後可也。招得一人必欲足一寨之額，招得一寨必欲足一郡之額。苟不思朝廷未改之制，縱與以行招土兵之策，利提刑司招募之費，喜鄰境沅州趣辦之名，一切而行之，今猶可也。請於上司，而上司責限，請於朝廷，而朝廷惜費，數年之後，不過如馬提刑撥田之請，與章安撫撥錢之請，不惟不行，又從而督責矣。且辰州省計之田能有幾耳？其餘請佃之田，非刀弩司則戶絕也。刀弩司之田本隸帥憲司，公田之所入則屬省司。今聞爭刀弩之田，而遂籍爲招軍之物，是廢省司也。戶絕之田本隸常平司，用之招軍，則屬憲司。後有爭招軍之田，而指以爲常平之物，是關兩司也。奪刀弩司之田以爲軍田，是淑浦之近例也，非通法也。籍沒官之田以募土兵，是紹熙元年之請，非正法也。至於紹興七年之所行，與夫近歲之所奏，則刀弩閒田已屬省計。招軍之利害

較然如此，則刀弩司之利害，是豈無所當議者乎？自刀弩提舉之不置司，與歲賜不別撥錢，以一路言之，則廉按於帥憲；以一郡言之，則提舉於知通。近歲帥憲兩司互有己見，互立期限，互有申請，互作施行。爲知州而欲招刀弩，則有裁減歲租之慮；爲通判而欲招刀弩，則有位高而偏之疑。血脉經絡，不相貫串，作室道傍，三年不成。自今觀之，亦幾乎具文矣夫！知其具文而欲以實責之，非今日之事體所可及矣。大抵有久任之制者，然後可以得民力；有經界之意者，然後可以限民田。此非嘗試而臆度之也。辰州舊有四縣，今亡其一；猺地舊在會溪之外，今已在北江之內。蠻獠日張，省地日削，士大夫在官遠不過二三年，疆場之利害，何緣盡知？胥吏之姦蠹，何緣盡見？置猺人於無可奈何之地，視省民爲不足介意之物，邊境之不安，功名之不立，職此繇也。紹興初行經界，排異議於鼎沸之中；漳泉近行經界，廢大功於垂成之日。今欲行之於五溪，則是其說者不一二，而破其說者千百矣。不知今世君子將立四至而論頃畝耶，亦將求頃畝於曠蕩渺邈之地耶？將契字簿書以爲券耶，亦皆相信以心，相指以手，而無所爭論耶？舊說刀弩司田三十萬九千七百餘畝，今皆無其地；刀弩手三千四百五人，今不知其籍。其所謂地，特因訟牒而偶至者耳；其所謂籍，特因執據而偶見者耳。甲曰此刀弩司田也，乙執簿而至，有時而爲己產；丙曰我刀弩司人也，當官而證，有時而爲冒耕。官司不恤是否，不辨真僞，喜聞刀弩司之名，悉從而籍之，縣以此而告之於郡，郡以此而告之於使者，使者不知，又從而告之於朝廷，朝廷審覆，未及供報，而首議者已滿去矣。畝步之不定而欲考三十萬九千之田，四至之不知而欲復數十百年之舊，無經界之意，宜不可以議刀弩也。今久任之說縱未能行之於天

下，經界之說縱未能行之於湖北，必將正廉按之使，專提舉之官。隸帥司者憲司不問，隸憲司者帥司不行。田在百姓，守臣主之以爲省計；田在刀弩司，通判主之以備調發。過七百人之額，不得復招；不滿百畝之田，不得入帳。倣經界弓量之法以定界至，嚴經界賞罰之法以激官吏。一年而正一鄉，三年而正一縣，十年而正一州，勿謂其緩不及事也，自紹興以來，樂因循之說而不問者，幾十年也。勿謂其毋甚高論也，自紹興以來喜更變之說而無成者，皆可考也。欲久任，欲經界，必將明奏請於朝，而不出於私意。揭防禁於下，而不示以風旨。上下協力，休戚同心，庶乎其有濟矣。若曰取刀弩之租，變而爲招軍之利，思古之君子，得無一牛易五羊之喻乎？若曰取一寨而行之漸，而後圖其餘，慮遠之君子得無桃蟲拚飛惟鳥之喻乎？某等誤蒙選擇，商榷利害，竊唯高明用人，不徒使之從命而已。苟有所見，不敢緘默，以自取腹誹反唇之咎，僭越犯分，震汗如雨。《昌谷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六六五八

曹彥約 九

上建康留守丘侍郎劄子

某讀揚子雲《法言》，至齊魯大臣一事，所謂仲尼開迹，將以自用，非委己而從人者，未嘗不慨然起歎。竊以爲自古立功立事之君子，往往耕釣版築而不改其度，乘田委吏而不辭其卑，則必本之以學問，參之以事勢。規模定於己而議論不能雜，人才出於己而邪說不能亂。財計得以自用，官屬得以自辟。封章畫上，俞音暮降。其機始於得君，而其事敢於自信。其初本以行志，而其效卒不誣於天下。身安而國家可保，有不可掩者，不如是不用於斯世，無憾也。去古既遠，諸葛亮、王猛之徒，霸者之佐，猶有此意，一旦得用，如取諸其囊而探諸其室。夫是以料民而民不怨，役兵而兵不懟，將在軍而不從中御，師有功而不畏讒慝，明效大驗，光青史而服有識，職此由也。夫強語者無味，強笑者無歡，強食者累其脾，強飲者反其胃。天下之事，莫大於心知其不可而強爲之，力有所不可而強任

之，苟且徇目前之情，而不深虞夫後日之禍。及夫利害之已迫，而事變之已至，則憚人佞夫將以是讒我，端人正士將以是望我，委曲於一線之溜，而獨昂昂然任滔天之責，恐非智力之所能辦而辯說之所能釋也。當今外備有形，內治方殷。廟堂之地，黃散無權，勢要之門，府史執命。淮帥幕府稍稍汰去，邊郡守臣紛紛內徙。去年招補禁旅，隨復中變，近日參計國用，未有著效。驕卒已橫，債帥未改。廟謨雄斷，未定於九重之上；而放辭橫議，交鬬於對境之間。中外寒心，以人望爲重。設使仲尼開迹，將守道而自用耶？抑將委己從人，和其光而同其塵耶？如守道而自用，則先後緩急之宜，必有詳於今日者；如委己而從人，適恐無益而有害也。仰惟出處有度，國是所歸，施設有經，公論所屬，仲尼開迹之責，固已無望於泛然者矣。求所以處乎此，必非常人所測識者。進見雖晚，願承學焉。蒙許可而教之，幸甚。《昌谷集》卷一二。

答安撫史侍郎劄子

二十六日方具稟劄，今早傳中又領真翰，跪誦感激。區區此來，知無益於公家，帥管以台諭諄復，每事通情商議，觀其區處，自有條理，不待愚者之慮矣。設有所見，豈敢自外也？永興賊不趨郴、桂，而趨耒陽，誠無能爲者。今世忠洞丁禦其前，許馬統領邀其後，事勢甚順，已丁寧許統領謹審，恐有可破之理。此賊若破，則前後固壘自守，未敢便出。此賊不破，必有觀釁而起者，所關甚大。

也。義丁口券一節，豈敢吝而不與？但數日在此，備見情僞。所謂願效死力者，其人極少；而泛濫要求者，其人極多。若謂三五十輩爲官軍鄉導，則有之矣，如云數千爲羣，整蹙行列，與賊對壘大戰，決無此事。蓋統率千人，亦必有千人之英而後能也。又況本司所謂錢物，皆是取之諸郡。總一道而言之，使府實歸其七，似聞倅廳等處已有漸築底者。若一日而增數千，則過於見屯大軍之費，恐乏供之罪，不在二月末矣。所幸許統領已在前路，此輩又多願從之，已移書許君，令其審覆，擇其可用者即保明給與，非許君所保明即不與也。如此則庶幾實效矣。更乞台旨，約使司使府兩司官屬通融議之。若後手可以那攬，却又委曲放寬也。本司所乞截撥總所及常平錢物，今總所常平司又各取朝旨，不許截撥，亦緣各司亦有利害，事皆緊急。憲司却乞截撥本司五千緡，就衡州支兌矣，極可深慮。所以詳複申稟，伏乞台照。《昌谷集》卷一一。

投所業與提刑孫司業劄子

某仰惟使者建臺之初，首薦二名士，以聳善類之聽；削諸縣苛賦，以抒遠民之急；決九郡滯囚，以當明天子之意。謙不自居，則又冥搜賢能，博採利害，期盡乎古者諮詢之職，以究觀乎列郡意嚮之所趨，甚盛甚美。某於數百里間，剽聞觀風之新政，不翅覽元道州《舂陵》之作。下唐數百載後，復有參錯天下如斯人者出焉，則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也。寡見無似，難偶數奇，生於江左之下

邑，不得奉先生書策琴瑟，以盡摳衣之義；官於桂水之偏壘，不得陪縣令弩矢先驅，以展望塵之拜。幸而籍在書生，又不托諸筆硯以求正於執事，是自棄也。公道不振久矣，曩時士大夫秉節乘輅，無復以賢能利害爲己任，寄耳目於權要之家，而仗爪牙於掊克之手，風俗陵遲，日至於敗，然而公論之所不屬也。今以天子爭臣之忠，而負國子先生之望，先聲所至，固已任天下盛名之責，而其風聲氣習又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於斯時也，得無言而遂已耶？某爲獄掾，最不可有聞於時。平反以取名，不若相忘於不濫；發擿以要譽，不若相期於不擾。且又斯民生殺之所繫，不敢有私情也。少而卑賤，遊學於四方，言語拙訥，不足以發其意，而獨於綴緝陳言，有不能自己者。嘗試吏於東南，得近於民事，有《江東賑濟》等說；參選叩政府，有《上時相書》；官居退食，有樂府等雜擬。輒繕寫一冊，以溷崇聽。非敢求知也，異時臬事之外，萬一備使者採擇，非惟可以贊原隰之末議，亦庶幾乎緩急之繁使耳。其志如此，其文則未也。伏乞台照。《昌谷集》卷一二。

辭免權戶部侍郎上丞相劄子

某近者初九日伏準省劄，叨除棘卿，超踰過分，已極震恐。嘗於初十日具狀辭免，并以稟劄布露心腹矣。計程未徹鈞聽，十六日又準省劄，乃有小司徒之命。驚駭惶惑，不知所云。本朝典故，未有無朝蹟，一日徑登法從者。異恩如此，仰見大丞相有意器使之也。然而伏自惟念，人才互有短長，時

事各有難易。平生有志事功，固不敢偷安苟祿。然以區區之愚慮，度今日之事體，有某等常才之所可任者，亦有排難解紛，非英雄豪傑不可以應變者。萬一所使令之事，非謫才之所能任，必將有負造化，坐致罪愆，則今日之所以提而拔之，適所以招致煩言，得罪於公論也。情實迫切，不敢不告。欲望敷奏，收還成命。容某以知隆興府本職赴闕奏事，因得進拜光範，自叙其所能，所不能，然後伏聽處分，誠爲未晚。須至申稟者。《昌谷集》卷一二。

再具辭免上丞相劄子

某藐焉孤蹤，無蚍蜉蟻子之援。大丞相不知其不可，而欲以豹尾班處之，起州縣塵埃間，假途卿月，徑登禁路。可謂脫曠古之拘攣，創一朝之典故。隆天厚地，不足以喻其德施矣。揆之私情，誠有所不安；訪諸公論，猶有所未穩。誠以官清骨俗，地聳望輕，欲宣力四方而精力已憊，欲裨贊國論而學問有歉。大丞相雖欲一力庇之，而好事者易以衆口鑠之。既已食其祿，恐不得以辭其責也。比者再具辭免，皆出誠實，非尋常文具之比。言語拙訥，不足以動造化之聽。用敢不避再三，復申前悃。況以蒲柳之質，本自早衰。今崦嵫已迫，尤更疲茶。若於煩言未至之先，施以人欲必從之惠，則是始疑其可而欲用之，終知其不可而遂已之。雖簞食瓢飲，霑膏澤於衡茅之下，首尾造化，其敢弭忘？須至申稟者。《昌谷集》卷一二。

上宣撫宇文尚書劄子

某嘗謂策邊事於丙寅之歲，則言難而行易；策邊事於丁卯之夏，則言易而行難。言與行相本末也，難與易曷相反哉？治天下之病，莫急於未病而先知，莫緩於已病而乍止。譬如疢瘡之方作，而五臟六腑先見其害，心怔忡而易動，情怳忽而不一。一食之頃，嘔逆並至；一息之間，驚魘頻作。診其脉則乍顯乍伏，察其狀則或慘或舒。不特扁鵲、倉公知其欲病，稍識疾痛，固已知其病之必至矣。當是時而獻以方書，投以藥劑，將苦口瞑眩有所不計，惟恐其聞之晚也。及其增寒之後，繼以壯熱；汗浹之後，繼以安卧。煩躁不干於其心，勞勩不關於其體。幸平旦之未作，而取快於人定鷄鳴之時，雖有扁鵲、倉公，不足以施其技矣。二年之邊事，正大類此。去春初拜宣威，舉天下知其事之可畏。講和以來，六、七十年間，辛巳以後，亦駸駸乎五十歲矣，士大夫不見兵革，邊將帥不識兵事，敵中之虛實難辨，而中原之向背難測。及夫唐、鄧一戰，兵敗將死，啓敵人之驕心，挫我軍之銳氣，聖人避殿減膳，坐薪忍耻，廟堂喑舌自咎，吐哺下賢，於是招軍之奏易上，而辟客之書易報。某人言某甲可將，即與之兵；某人言某士有才，即秩其祿。器械之少者得以科撥，錢物之少者得以給降。或言某關可守，不以爲欺；或言某郡可屯，不以爲誤。發諸道寄招之軍，復起禁軍；發廣東海道水軍，復起忠義軍。上而宣司、招司之所施行，次而安撫、制置、節制之所稟請，下至於一郡一將，有所獻議，莫

不報以庚牌，傳以黑匣，則言難而行易，策邊事於丙寅之歲，無足疑者。此則疢瘡之欲作，而知其病之必至矣。輾轉而思，反覆而慮，晝不安於其坐，夜不安於其席。既而敵人果來，不逃所料。自冬徂春，諸藥並試，寒熱既退，推究病根，則解圍之後，宜邊事之當策也。始慮敵人伐我之交，必以關外爲釁。今事已別白，知其手足之已露矣，始慮敵人擣我之虛，必以襄、漢爲急。今事已顯煥，知其技之止此矣。敵無角弩神臂弓之制，始慮其得我長技也。今已用之於德安，知非所便矣。敵無樓船戰艦之利，始慮其得我水工也。今應城、雲夢之人，教之盡術，知非所長矣。使在我者稍有素備，則此等勉強皆有時而自困，利害所關，未必在此。今日之患，莫大於不素備，而幸敵之不至。不素備而幸敵之不至，設有狗盜鼠竊，猶將畏之，而況於莫大之強敵，深於隙而稔於怨哉？古人以城衛兵，以兵援城，遠近内外皆有次第。急而築城，重外乃固；急而戍兵，重內乃安。二者相須，不可闕一。襄漢者，吳蜀之要領，環數千里之地而守之者也。列城不數十，不足以相保；戍兵不二十萬，不足以迎敵。今所謂城，特襄陽、德安與郢州耳。今所謂兵，特傳聞襄陽有一二萬耳。去年我失樊城，我失神馬坡，敵得以圍襄陽；我失棗陽，我失信陽，敵得以圍德安；我守襄陽，敵雖破荊門，終不敢攻江陵；我守德安，敵雖破復州，終不敢窺鄂渚，此則有城之已驗者也。今不築棗陽，不足以守隨州，守隨州而德安安矣。不築信陽，不足以守德安，守德安而黃州安矣。不築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陽，守襄陽而光化安矣。縱未能列城數十，獨不能於此四者而急先之乎？去年敵圍德安一百一十餘日，而救兵不至，德安之不亡幸也，非計也。敵圍襄陽一百餘日而救兵不至，襄陽之不亡幸也，非勝

也。此則無兵之已驗者也。今江陵無二萬，不足以守襄陽；德安無二萬，不足以守隨州，守信陽；鄂渚無三萬，不足以援江陵，援德安。縱未能戍兵二十萬，獨不能於此三者而急先之乎？敵圍兩大城，曠日不去，謂兩城之不足相倚也。圍一郢州輒數日自解，恐三城之相近也，宜築城之不當疏也。我敗於唐、鄧，敵不敢來；我分兵戍守，敵如破竹，宜戍兵之不當散也。今郢州城外盡爲丘墟，孤城屹立，不得如前日之壯。襄陽、德安，士民多爲敵用。山川蹊徑，不復如前日之險，彼己之事，可無遺策於丁卯之夏矣。然而恐其難行者，則以近事之可卜也。古者和戎，不一而足，非可以一律也。強弱本不相侔，晉魏絳之納無終子是也；兩強不能相下，漢婁敬之議冒頓是也；彼亂而欲吾庇之，漢元帝之朝呼韓邪是也；彼弱而恐吾襲之，唐太宗之盟頡利是也。其至也有因，其成也有漸，然而未有如金人之黠者。昔阿古達與烏奇邁嘗請盟矣，燕雲之議方定，而郭藥師之叛已納；三鎮之割方約，而幹喇布之師又至。其後紹興之時，蓋嘗復請盟矣。今年歸我河南，至明年而復奪之；明年伐我淮西，又明年乃成和議。蠢爾敵人，玩我於股掌之間，果其師老而欲休，財匱而欲困，亦必虛詞以動我，厚賂以要我，垂成而故爲不成，欲已而若不可已，安能保於一兩月之間，而必於防秋之不設備哉？今兩道事權倚重宣威，六路轉餉倚重王人。正官權官施設不一，江陵鄂渚位置無常。擢用而來，密若加膝；揮斥而去，峻若墜淵。交承之際，無所統屬。諸郡關報，無所赴愬。近者旌纛未來，爭麥有警，邊郡閉城，流離載道，徼幸無事，又復安堵。設有不測，誰執其咎？則廟堂處分，不得如去年之銳矣。去年舊兵所餘無幾，收拾瘡痍十無一二，江西湖南禁軍粗張聲勢，忽復散遣，誰與爲守？廣東水軍足以爲

江面之重，在道數月乃始得至，似聞以拆洗爲名，亦復遣歸，彌望千里，戍兵不設，則襄漢之間，又不得如去年之備矣。邊事未起，豐稔連歲，朝旨之所特降，諸臺之所宣力，和糴米料，爲數浩瀚。其後唐州城下，與神馬坡、樊城之間，焚燒陷沒，不可勝計。既而兩郡被圍，游騎剽掠，富家大室，儲蓄略盡，米斗千錢，公私俱困。未聞增一綱運，捐一倉廩，則邊城儲峙，又不得如去年之實矣。去年宣威初來，錢數鉅萬，助以蘇氏之金，其數不少。既而軍額有限，無大調發。解圍之後，未大支犒。得於傳聞，尚不足用。萬一朝廷未知仰給取辦，則錢楮金帛又不得如去年之數矣。丘、薛、辛、楊，夙有時望。門下行輩人物，縱或未能立見成效，其愛惜士類，猶足以鼓動流俗。今鑄降斥逐，惟恐不力。設有緩急，難可驟至。晚生後進，未易比擬。則應用人物，又與去年不相似。今歲之事，其急如此，而人情事意，殊覺迂緩。士大夫不信書傳，不究本末，方且貽書往還，問和議濟否。苟目前之幸安，而不思姦詐之必至。正如疢癰得汗，少寬半日，而酒炙勞問，佐以歌舞，元氣銷鑠，曾不介意。此則么麼之所深憂，恐其言之易而行之難也。夫未病治病謂之良醫，先患慮患謂之君子。天未雨而徹桑土，日短至而薄滋味，辨之早而謀之審，其於起死也必矣。宗周之蠹蠹本不及嫠，而嫠則憂之，恐其及己。襄漢之岌岌，則古沔當其要害，其爲及己，非泛然云云者。故未見顏色，不暇有所擇而言，欲加之罪，亦其分也。仰乞台照。《昌谷集》卷一二。

上宇文宣撫論置司鄂州劄子

某嘗謂荆襄之勢，以鄂渚爲腹心，以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皆是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拇巨擘耳。中興經理荆襄，最有次第。宣威建府，鄂渚諸軍都統制在焉。大帥建府，江陵諸軍副都統制在焉。別將重戍德安，用爲肘腋，又別將重戍襄州，用爲門戶，如腹心使臂，如臂使指，儼有端緒，不可踰越。其後副都統出戍襄陽，因留不歸，古人謀畫，漸見差誤。去歲用兵之初，本非有更革也，志在攻取。其勢只得臨邊，故襄州既有都統，又有副都統，既有招撫司，又有宣撫司、忠勇軍總管。故大將重兵聚襄州一處，宣司雖在鄂渚，徒擁虛名，臂指之不見用，實自此始。既而宣威改除，當江陵危困之日，旌纛不移，兩司並建，此特一時權宜之事，非所以爲久計也。今歲之事，愚不知朝廷之意將何所向也。設或不顧腹心，輕動臂指，都統制出唐州，向商華，副都統制出鄧州，取汴洛，則宣司當在江陵，招司當在襄州，因事制宜，無可言者。若欲成十全之功，順腹心臂指之體，則宣司不當兼江陵，都副統制不當在襄州，事理明甚，牢不可破。某念此久矣，屬事有掣肘，會無投機，因循至今，未敢輕發。往者築城戍兵之慮，粗見大槩。兩日以來，傳聞載道，或言襄州謀帥，指日起發，或言招司賜環，便當結局，已謀軍帥，甚慰人望。如此等事，雖未可盡信，則乘勢改絃，不可謂無其隙也。紹興舊制，是中興已試之效，內外次第，便當盡復。若謂事體重大，非一日可變，則稍稍轉移，

亦足以通徹脉絡。都統制既在襄州，則副都統制當在江陵。兩路之大帥在焉，皆當節制其兵，而鄂渚乃宣威之府，不當輕動。左可以援江陵，右可以援德安。兩臂既定，則襄陽、隨、棗，皆有聲援。招宣效三萬人以壯軍聲，簡鄂渚在寨諸軍以教新募，立紀律以重宣司之令，舉滯淹以洗諸軍之習，時事已急，庶乎其猶可也。若欲經理鄂渚，又帥江陵，以小朝廷之任而役役於簿書期會之間，於腹心臂指亦有不順，愚雖不敏，未見其可。犯分僭言，伏楮震栗。《昌谷集》卷一一。

答郴州潘守劄子

伏蒙誨劄，分項見教數事，深荷不鄙。王世賢之行，可謂誤矣。本謀只權縣事，何至便入七甲？此事關招安討捕利害，未經本司商量，難以徑遣。今既失策，不知以何計取之？驕小寇，沮義士，莫甚此舉。拘一知縣未了，又使拘一知縣耶？有後著可以處此，却望飛報江西。事任其所爲，此中與之無統攝。力既不足以制之，不若各自理會。若欲張虛聲嫁禍於人，儘說得去。若必先強兵足食，然後議事，則謹固封守，自是藩臣之事，何與於鄰國哉？只如七甲之或強或弱，何探聞不明之甚？如此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宜乎聞其弱而輕動，聞其強而畏縮也。寇欲擊高宜寨，以沈宰之勸而免，此則右沈宰者曲爲之說。彼何嘗不擊高宜寨？偶不能勝，設使關報方至，而高宜寨已破，豈不可笑？計統領初至使府，人皆惡之，幾不免焉。今乃譽之太過，輕重不等。前日東津少少安靜，黃帥管即檄其入

攸。聞桂陽有警，復奔馳以歸。李司法暫駐東津，亦以桂陽事狼狽入城，輕動兵衆。聞使府之命，又分其半以往。若使他人爲此舉，使吾輩旁觀竊議，當作何等？此三君號一路曉事者，技止如此，豈循習之久，未能免俗耶？將志大計疏，未能有定力耶？暫攝帥事，預爲寒心。方將與諸丈協力痛革此弊，更望與李司法評之，自今以往更合作如何區處，乘便更示一報。事關一體，不復委曲其辭，以悅聽聞。切望矜察。《昌谷集》卷一二。

與郭統制劄子 一

昨作書，欲相勉歸屯鄴、洙。及承惠字，與鄙意合，甚幸甚幸。但自此却須下了硬寨，別思所以爲計。蓋冬寒在近，恐軍人難過。寧可做了久計，却別理會。若有機會可乘，便自向前立功；若無機會，且只安住無害。不可日復一日，易得因循也。在鄴、洙久住，却多方訪問路徑，別思進討之計。如排檜嶺及霞陽等處，皆當一一詳問鄉導。又聞排檜嶺左首近水處，別有一條小路，却須渡江，不知通得馬騎否？更問此處如何，此中亦一面訪問青要路徑。若得前峒事緒稍定，自然合力。段忠臣切須保護，要十分安穩。昨日承見諭，雖已報去，尚一夜睡不得，恐關防不密，被軍人陵逼，或饑餓成病，則誤大事。蓋前日喚出，乃是親到行司，豈可輕信外議，使行司失信也？向馮統制兵無紀律，縱所部妄殺項廷佐，而史侍郎不問，從此時無軍律，直到今日。所以峒賊招降之後，又復驚疑，皆被此

等誤了國事。所貴乎用兵者，以當陣殺賊爲威，若殺一拘繫之人，是喪威也。千萬體認加意。如彼中無著處，差人送來此間亦好。然須責所差人軍令狀，路上照顧他也。用兵須貴信義，不可逞忿，所以不免疊次奉聞。惟勝而不驕，敗而不忿，乃可成功。伏幸照察。《昌谷集》卷一二。

與郭統制劄子 二

兩辱惠書，諭及措置事宜，甚荷留念。勝敗自古有之，但能整軍而回，又措置向前工夫，方得主將之體。所說事宜，謹在下懷。但前日不合張皇多日，遂致賊人守險。今且密爲此計，事事備辦，容此中揀一好日，臨時却得報去。若道聲要去，便請上馬，所謂兵貴神速也。更有一說，主將之體，所謂賞罰分明者，非特犒與科決也。須是當招當捕之人，明辨是非，乃是大賞大罰。似聞前日守險，不干李如松事，且宜子細。萬一錯了，却是誤賺招降，後來衆人不肯相信。合差人問李如松，前日守險果是何人，若所說有理，宜加優賞。若所說不通，便見情僞。兵法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前日幾乎錯殺一夫，幸而意轉，兵法所謂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也。惟統制知兵之深，故得盡情，千萬加意。《昌谷集》卷一二。

答贛州陳守劄子

某積平生尊敬之誠，願望一見，及今官僚既接，尚未有晤對之日，豈非天也？誤恩濫及，震惕無地，已上三免章，期於得請。長者以爲可教，不作世俗苛禮，而以時務警策之，辱知深矣。壯年稍知讀書，亦如來諭所云。懼身值此事，妄意有志期世。既而薦更險阻，無片善寸長可以解紛，特以專城爲職，義難避禍；奉命討賊，義難中輟，如此而已。羣賢過計，或謂其可應時須，則不然也。古者志同道合，然後使之受任。公以服人，不以勢位爲樂，乃其宜也。今聖上恭默，委政大臣，接納有限，旁蹊曲徑，株連根結。設有文武吉甫，尚無孝友張仲爲之道達，況疏遠愚戇，夙多怨仇？廟堂憐其久次，而驟遷之耳，非始疑而終信之也。衆建英雄而少其力，誠是今日急務。此輩知侯景、慕容垂之徒，亦須將之者有智謀，有權勢，有事力，乃肯聽命。若孤立一書生，此身猶在人掌握，縱使得行其志，可保三二年不遷去否？縱使立爲定議，可保廟堂之上常得如今日否？中興政府議立鎮撫使，頗有衆建之意，尚且惑於異議，隨即中輟。細思今日事體，只可小州下縣，絲毫及物，如熙、豐諸賢行青苗、助役時，乃合乘田委吏榷度。官愈高則愈見掣肘，事愈深則愈難責效也。微高論不足以發此狂言。近傳遊魂西徙，邊瑣稍緩，蜀潰卒劫餉臺，逐制閫，據遂寧而居之，尚未授首，此豈小變？辱下問，不敢不告，伏乞台照。《昌谷集》卷一二。

答都昌汪宰劄子

梓里偷安，方託弦歌之化；松堦候對，忽傳綸綍之言。不勝躡等之羞，已上循墻之避。敢圖盛德，貺以好音。恭惟某官問學家聲，慈祥政術。愛民和氣，發陽艷於春花；及物餘功，節青陽於斷木。乃以齒牙之論，推之言語之科。俾續食於洛京，更聯班於堯閣。而某方茲揣分，寧敢貪榮？俯偃免章，恐無嫌於反汗；勤拳謝牘，徒有歉於摘詞。謹具蕪章，稟謝萬一，伏乞台照。《昌谷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六六五九

曹彥約 一〇

辭免內祠侍讀上丞相劄子

某僭躐申稟，其出處微蹤，自大丞相一力提拔至此，夫復何說？念其乞去真實，委曲區處，峻陞美職，密消物論，可謂極其造化矣。有請而不已，則近乎瀆；有懷而不吐，則謂之隱。與其隱於知己之前，則寧瀆於塊土之地也。疾病沈綿，筋力不支，自春徂秋，懇懇乞閑者十數矣。當暑月免朝參之時，又經筵免晚講之際。一月之內，不過一再入侍而已。如此微幸，或可勉強支吾。竊慮九月以後，寒氣漸加，衰病之人不堪衝冒。日參既不可廢，進讀又復頻數。放免之後，復爲此請，其爲繁紊，益又甚焉。矧以雜學士職名，久無此例，越次而得，終不遑安。用是再具公牘，乞賜敷奏。俯從愚請，放歸田里。若欲稍加粉飾，只得次對中略略進步。雖是過分，其敢復辭？省狀復以申納，甚媿犯分。俯伏俟命，不能自恕，尚丐矜體。《昌谷集》卷一二。

爲黃子度丐祠祿上廟堂公劄子

某等僭躐犯分，輒有申稟。故廣西運判、太府黃寺丞灝實學粹德，爲朱文公所敬，又受知於趙忠定。薦引入朝，再轉爲丞，持節浙右，適黨論欲作之時，因對移平江韓監務。得罪權臣，首遭鑄斥，投閑十年。起廢未幾，不幸早歿，不及見更化之盛。二子雖在仕路，沈溺選坑。其長子抗，昨任淮西總所幹官，奉母就祿，無故而逝，士論所惜。親老子弱，無人任其後事。其弟括，任建昌軍錄參。聞其兄訃，任責扶護，偶不知急難之法，失於引用，而州郡又以獄官不肯給假，窘於無策，遂申乞致仕，以決其行。已據本軍備坐所乞保明，批書印紙，放令離任訖，見具申奏。某與之同鄉而居，目睹其事。雖知其人已無仕進之意，尚念黃寺丞明德如此，其後湮微。黃錄參年方五十三歲，恬於名利。今士大夫間，誰肯如此？顧選人未有六考，無故掛冠，則官不及陞朝，恩不及榮親。從其所欲，無以勸善。仰惟朝廷愛惜善類，如護元氣。儻蒙造化轉移之力，於建昌申奏文字到省之時，特降指揮，且與黃某祠祿一次，俟將來任滿，仍舊參注差遣，可以養母，可以葬兄。異時考第及格，不敢更望榮進，但得光及泉壤，亦人子顯揚一事。其於風化，亦非小補。某等區區愛賢之心，不能自己，輒敢不度分守，干冒崇嚴，不勝震栗俟命之至。《昌谷集》卷一二。

上丞相論都城火災劄子

某初九日遣吏入都城，嘗拜書光範，時未得回祿之報也。十二日道路所傳頗駭聽聞，十四日走卒過縣，言其事頗爲詳審，以爲自二十八日入夜至於初二日之旦，自箭橋門之西以至張循王府之東，自玉牒所之北以至北關之南，數路俱發，不可撲滅，老幼踐死，不可勝計。大概吏卒之言易得簧鼓，道聽塗說，難以深信。萬一有之，亦不可謂小變也。大丞相國公當軸日久，收拾門下士不爲不多，平日之所親信與近日之所薦召，亦嘗有以藥石之言告於門下者乎？國有大變，君相焦勞。僻在下邑，不得知朝廷之政。邸報所至，率多稽緩。竊意救災事體，必須聖上避殿出次，乘縵減膳，下罪己之詔，赦畿甸之罪，特不知大臣去就已作如何定議矣。常人之論，正當出關待罪，免冠乞骸，可以正朝廷之典故，可以答萬姓之怨懟。然此特禮文之事，非緩急之要也。都城空虛，生民露處，室廬之計未定，飲食之具未全，秉國柄者，乃欲委吾君而去之，豈所謂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者哉？誠貶官而居位，降爵以示恥，食半俸以明不貪，引賢士以謝不能，然後隨時制宜，審量輕重，上以安一人之意，下以慰都民之心。及夫奠厥攸居，稍復舊貫，然後露章引去，退處綠野。不惟平日委任責成可以無媿，書之簡冊，亦可以轉禍而爲功。所謂隨事制宜，審量輕重之謂者。竊謂被禍之初，萬姓無所逃命。伏計南北二山與臨平湯村一帶，必皆猥雜奔走，饑餓狼狽，應內外遠近官舍僧舍，并合隨處安頓，不許邀

阻。或有渡過西津，遠涉魚浦，或有舟行湖、秀，陸行廟山，必須塞滿道路，無復次舍。宜令沿路州縣，應有常平義倉去處，不拘常制，委官給散，務在均濟。其近城三十里內，不能遠去之人，已是寄迹居止，未可遷動。宜令五日十日賑濟一次。其間有衣服什物者，未必便有錢米；有米欲炊者，未必便有甌釜；有錢欲蓋屋者，未必便有木植；有木植蓋屋者，未必便有生事，則又深思熟慮，期於安迹。宜令兩浙路甌釜竹木磚石釘灰之類，并免收稅，其河渡關津，不許收流移人錢物。出官錢百萬緡，於三十里內，分置抵當庫數十所，應有衣服什物之類，即與抵當，免收息錢，寬立贖限，使之貿易錢米，可以自給。惟是煨燼之後，生業蕩析，有衣服什物可易錢米者，千萬之家不過十百；有錢米可以蓋屋者，千萬之家不過一二。至蓋屋之後而能有生事者，又可數也。但蓋屋之後，便有僦賃之錢，人情不遠，誰肯蓋屋？外間所聞，皆謂大街房賃多屬官禁，官司每欲減放，動輒掣肘。平居無事，未至深害，今事體如此，忍不加恤？凡都城白地官錢與民間屋基租稅，三年之內皆合除免。設有事屬官禁，虧欠支遣，只可內帑撥還，不當與民爭利。其有舊是官屋，本非白地，若民間自欲蓋造，并無沮格。三年之後，旋議賃值。其有官司蓋造，賃與鋪戶；富家蓋造，賃與貧民，必須寬假月日，且令居止稍定之後，量立價值。三年之內，旋次增益；三年之後，自可復舊。所有見修《國史》、《實錄》、《聖政》、《會要》、《玉牒》等書，宜令權停一年。其後訪求遺書，亦俟稍定後，令執事官以上先次條具各家所藏名件，給筆吏月日修寫投進，然後檢括所無，旁求遠訪。其太學五月私試，亦宜權停一月，至六月中下旬間併試兩日。存留館學官分治救災之事，隨行人從止以十名爲率，許支係官錢

米。巡行近甸，東至鹽官、新城，南至蕭山，西至富陽，北至餘杭、德清、崇德，往來按視，便宜區處。所過官司，不得出郊迎迓，不得遠差旗鼓。所至驛舍，不得差公人排辦，不得批支口券。又須差撥大軍，分置擺鋪，鳴鈴走傳，以防賊盜。都城之內，尤宜嚴肅，日夜警邏，以防姦細。此則救災之大略也。然猶有愚見，以爲五行定位，以金木爲擯介，以土爲主，以水爲本，以火爲尊。火者，君相之位也。於是乎六氣之中，既有君火，又有相火。歛之則可以下達，縱之則至於上炎。有威福而不出於君相，是猶有出火而不思所以內火也。今茲三四月之交，地之氣實在君火，而天之氣亦在相火。以火德之朝，建商星之號，居東南之地，當正陽之月，驚犯秘殿，燔燒寶牒，非可以怠忽視之也。昨者黨人之論，其徒容有偏處，亦有假借聲勢，附會形影。然真僞相雜，不當例斥。外間紛紛，初謂廟堂本不與議，大丞相與元樞、副樞在言路久，未嘗專及黨事。諫坡爲御史時，亦復闊略。自枉人呂祖泰論事不實，乃始追咎黨人，極肆驅斥。寄居之人，久不自便；閑居之人，久無祠祿。已作縣者，不理親民；非論薦者，不許復用。漢之所謂錮黨人者，大略如此。高宗、孝宗以來，無是事也。黨人是非，不當晚進議論。但比年赦宥稠疊，死罪以下多至寬釋，獨黨人不在檢舉，乃不得與死罪一等。或云廟堂報復眦睚，不肯任怨，乃欲託名平原以自解釋，不知果否？當副樞與諫坡初言事時，事體可見。前時姚中司入臺，亦不及此。攻逐黨人，實非平原本意，屋外望屋，公議甚明。萬一平原覺悟，知是使己任怨，同列之間豈不又成讎隙耶？張天覺禁彈劾黨人，彗星不見。彗者火之兆，其事未見；火者彗之迹，其事已成。則知彗者，董氏之所謂譴告，而火者董氏之所謂做懼與夫傷敗者也，可不謹

哉！孝宗嚴除受之制，定御史郎官之格，然猶非次擢用，以盡人才，旌別忠良，以開讜議。自廉車次對以上，乃始吝惜。今承流建鉞，徧滿都城，真王使相，漸開端緒，所謂名器特於小小者加密而已。院轄三轉而爲三丞，館職三轉而至著作，序進御史不問識擢，少監權郎又須補外，用孝宗之法而不用孝宗之意。孤寒路遠，士氣沮喪，無復磊磊落落之志，往往苟求富貴，奔趨倖門。歌童舞女以爲樂，銷金剪翠以爲華。近甸州郡疲於供送，遠方傳播冒昧結託。生日饋遺，尤無忌憚。此皆孝宗所禁，而士大夫安意處之，不以爲恥。大丞相潔己中立，無所嗜好，以爲我無其事，何恤人言。然而處具瞻之地，行獨善之策，高爵厚祿之所歸，衆言淆亂之所指，非楊綰所以感動於人者也。此於除舊布新之際，不可不鑑。某今者稟聞梗概，欲於來歲到選時，少見愚者之慮於門下。因事僭言，其事如此，伏惟領其誠而恕其過，不勝幸甚。《昌谷集》卷一二。

與李司法劄子 一

伏蒙見教，甚荷不隱，然此非面莫盡，難以竿牘傳也。今日利害，只在賤子獨力。向者申辟數人，朝廷既不應副，不免自出己見，未免短淺。此邦所恃，惟契丈與以道耳。平時議論事情，尚有機鋒不對，契丈所惡，無緣與賤性投合。聖賢在上，不曾絕天下常才。惟梁棟巨用，先有定主，則竹頭木屑皆不輕棄。今於匠石之門，乍見枉木，便謂繩墨之側倚此爲重，未爲得也。兵威不振，歸怨一

事，儘可分說得行，不知實因此一事否？今若以禮遣去，亦不難事，但恐去此之後，兵威只如今日，更復何說？王欽若姦邪如此，緩急之際尚可鎮守北門。古人掄才，意思深遠也。鄉人李敬子嘗說，君子小人皆有用處，只要各得其所，其意謂可使君子用小人，不可使小人用君子耳，最爲有理。今日事緒，欲商議者甚多。前日見契丈說彼中不可無人，故不敢相屈。萬一可以挪撥，却望過此，不必公文也。顒俟顒俟。《昌谷集》卷一二。

與李司法劄子 二

蒙諭進屯青要等事甚悉，進屯青要，固所願也。但不知地利比東津如何？若進得此一步，爲利甚大，須是審處，進不可速，當從其漸。許統領之曲折，甚荷見教。言之不足爲信，久當自知之。頃在江北，庇諸將甚多，今雍政張欽與前馮政皆出賤子之門，孫鐸人情亦甚熟，問之可信。甚至趙觀有人告其反者，凡十日不得趙觀一字，亦不疑之，久而後定。趙觀自白身，今爲保義郎將領，人所共知也。史侍郎愛許統領甚深，然與之太密，故外人得以疑之。其實起於捕私酒，首白契，人疑其有力，以官事報私怨，非爲兵事也。賤子與人往還，進不加諸膝，退不墜諸淵，只爲喜人誠實與持重耳。尋常作事稍密，不與諸胥同謀，恐此輩不得志，妄生鬪喋。蓋保得青要，因保得百姓，何嫌之有？曹、朱、黃輩皆是當捕之人，特罪有輕重，翻覆手之間，便有生死，人命至重，安得不仔細？今二朱已行

遣矣，何況御將之道，尤不當計較小節。且如人言許統領受人兩臂金纏，又用錢買得李伯虎，詐稱擒捕，諸公謗之者皆以爲詞，此子亦不能自解。獨賤子以爲若受羅孟二金纏，詐與通好，却設計捕之，乃是反間，何況出於羅生之口？而士大夫信之，是却受羅生之間矣。李伯虎可以錢買，有何不可？今朝廷欲以錢買李元礪，但未有人應募耳，可發一笑。見許統領千萬詳諭之，政恐不樂。史丈者累及許君，而成許君之功，或是賤子也。五月初一初四皆佳，若要進兵，必用此時。行兵用師，豈可不擇一吉日？過此則難得矣。周安世爲人如何，幸示一報。《昌谷集》卷一二。

與李司法劄子 三

某郵傳中泐承教字，甚荷不鄙夷之意。某於世間事初無寸長，但常疾世人作事多有不誠不確實之患，每思與吾徒共雪斯恥。今又適際此事，尤當書紳素守，乃於契丈尤有望焉。契丈確實不虛僞，已足深信，然考之公牘與所見教，却似稍稍率易，未愜鄙意者。託在臭味，不敢不盡底蘊也。曾口距義郴最近，要當識其虛實。某遠在星沙，所恃以爲耳目者惟契丈耳。昨蒙賜教，盛言其徒之叛離者十九，必有殄滅之理。曾未旬日，乃謂得之朱維新。其辭不實，如此覘寇，豈不誤事？又如王世賢之遣，本謂權桂陽縣事，何所見聞？乃使撫諭七甲，竟陷其身。一桂陽知縣不了，又增一知縣，一謝收不了，又增一謝收，今後何以使人，何以威敵？事欠謹重，大概如此。又契丈過慮，恐以甲冑累緩

帶，其實愚意不如此也。俊傑難得，倚契丈爲重。設有緩急，自以出戰責諸將，必不相強。所以欲契丈在彼，只要識事體，證虛僞，制輕佻耳。聞契丈欲得賤迹過義柳，亦甚不難。但望靜觀熟慮，以何人任某事，以何術進某所，以何日成某效，久後皆要可覆。若五月渡瀘，孰利孰害？六月出征，孰便孰否？設或江西受降，已有朝命，我師進退，當有成算。不然，而兵無常勝，小有退却，則按兵不動，何所倚仗？望一一見教，乃可定議。蓋賤子一出，不特駭動觀瞻，一番犒賞，便要數萬緡，亦非易事。此外如激犒武藝人，行下諸處，一體遵稟，當如來戒。撥丁守桂陽，事體甚重，更須熟議。曹四十、朱念十三、黃大二之罪，事關懲勸，亦人命所繫，望詳細審驗，乃以見報。不至如朱維新所聞，乃所願也。張以道纔到，但督其速歸，此中少人商議也。知契丈有意自立，不翕翕趨俗，故敢責備深言之，切望見察。《昌谷集》卷一二。

與李司法劄子 四

某夜來方拜一書，極言今日用兵率易之弊。適方遣行，隨領初七日教字，謹悉賊志不淺。南破韶、廣，北則先桂陽後衡，此齊東野人之語也。內治既修，雖東津亦未易過；內治不修，雖潭亦不可守。李文靖所謂四方言利害者，未嘗施行。持此可以報國，豈謂有益於民，有利於國者，皆不施行耶？只是見此等言語，置之不問耳。近來書問并申狀中，繁冗不可言，只爲多了此等言語，望熟入台

慮也。正初到此，見潭州甚驚恐，皆有尅日取潭之語，顧力不能勝衆口，乃遠出攸縣以迎之，示其不然。若如愚見，則吉州自招安，此自固守，無獨受害之理。賊若過桂陽縣，更要一百八十里到郴。彼若兼程，亦兩日便到。即是百里趨利，此自東津引兵徐入，背城一戰，賊成擒矣。若匆遽入城，閉在城中，城小糧少，坐食無益。只在料敵明，擺探速，用人審，立志專，壁立萬仞，不搖衆議。諸葛武侯何嘗起自行伍？但臨陣自立家計，大將旗鼓不動，調發諸將應敵耳。黃參議、許路鈐皆欲講虛文送史帥，此於義不敢強其不行。參議又欲置許於攸，過此稟議，恐東津尚煩遲久。此賊不足畏，所望於持重者甚厚。若蓬丘山人已到，少留之共議爲佳也。《昌谷集》卷一二。

與李司法劄子 五

少意拜稟：大軍在東津，而資興之盜猖獗不已，更與許統領議之，不知可有別一屯駐地利否？進得一分，是一分百姓受福也。投降人給據與之，極是文具。使其一方皆不生事，則大軍便可直至其所。今大軍所不能到之地，而其中却有投降之人。若衆人皆盜，而此人獨降，已爲無益。若其人皆降，而大軍不進，是逗撓也。凡持公據之人，可以爲盜，却不可捕。今官軍給據與之，則士卒便無意向前，適所以資姦計，添文具耳。恐許統領已過攸縣，不及拜書。事同一體，望從確實商議見教，凌遽惶恐。《昌谷集》卷一二。

納諸司白劄子

竊謂作縣之所以難于今日者，其弊有二：一曰差官之弊，二曰差吏卒之弊。夫郡之所以差官于縣，不能皆無也。官吏之有罪，則體究者不能免也。椿積倉廩之有移易，則盤量者不能免也。是皆鄰縣之官所當行者。至于一州之有幕職官，則諸縣之所畏也。有時而權通判，則可以決獄；有時而差鄰郡，則或至于假道。其先聲之所至，固已聳動于一縣矣。夫馬之費所不敢惜，吏卒之批請所不敢吝，凡此者皆法令之所在，無足辭也。今諸縣未嘗闕官，而使幕職爲攝官；諸縣未嘗解錢，而使幕職爲催錢。幸而其人之賢，知縣州爲一體，則猶省事；不幸其人之不賢也，而又以使院之吏羽翼之，則一縣之利源皆以爲獻助，一縣之常賦皆以爲羨餘。辨本州無名額浪費之錢，而不恤一縣官兵之支遣，或放行寄居宗室，增補學職之請俸以要譽，而不顧後日之利害。一縣之官吏，方且祈哀請命之不暇，而何暇于較是非而分曲直也？於是預借官物以毒百姓，勒胥吏，請重祿以犒人從，凡所以水火者無不至，此則差官之弊也。郡之所以差吏卒于縣，不能皆無也。場務之有專知，于是乎差吏；獄案之有追會，于是乎差卒。其他如縣吏之違慢，則猶有縣典；縣典之違慢，則猶有縣佐。未有初限而差兵卒，再限而差職級者。比年上司嚴明，下吏承風，縣中之催科不敢差保正，縣中之雜事不敢差弓手。然而州郡倖廳之差人，有未免肆行于縣者。一兵卒而入縣門，則一縣之事半廢矣。縣令坐于上，聞廊下有

叫呼而不敢問；縣吏竄于市，聞上司有期限而不敢出。幸而解去，其人不足恤也；不幸而鎖之于客邸，縱之于道路，則縣官有占護而不發之名，而公私有計會紙札之費。遣卒愈多，而官錢愈不解也。一職級而入縣門，則一縣之事全廢矣。旁立側視，而縣令不安于坐；朝宴夜飲，而縣吏不循于法。求耗剩之名色以爲食錢，其實皆官物也；剥縣吏之衣食以爲日用，其實皆官蠹也。采一縣之所聞以爲己功，主張有力者之民訟以號令官吏，甚至於安坐半年，承行公事而不追回者，此則差吏卒之弊也。有此二弊，雖有卓魯，不得以行其志矣。敢望台慈，只作訪聞行下，以革宿弊，使奉天子之命而撫字斯民者，稍得以行其志，不勝幸甚。《昌谷集》卷一三。

答上饒鄭進士劄子

某伏蒙賜教長牋，深荷不鄙。然陳誼甚高，非所敢當也。某田野書生，由科舉以進，平時自知分量，不敢苟求。或者便指爲高蹈，殊非所稱。又以知民疾苦，不爲深刻，或者便責以經濟，尤非所宜。不知不苟求者去高蹈甚遠，不深刻者不當與經濟同科。竊此名而又欲保之，豈其情也？當新政召命，病不能進。病間而來，乃其常分。職在武部，亦欲稍清宿蠹；班在甘泉，亦欲時進愚說。在斯位而謀斯政，如此而已。若謂烟波江上，一舸夷猶，此則高蹈者之事，非進身於場屋者之比。若謂旁觀竊睨，在賤子而已，此雖聖人得政，欲墮費墮成而且未易就，而望之於庸謬一扈從者哉？然觀執事器

識，必深考今日事幾，而其志不得行者。抱負既久，必有深憂長慮，可濟斯世。敢問規模欲如何立，次第欲如何定？速獲乎上者有何道，深明乎善者有何策？盡論思之職而不侵廟堂之權，幾日可以見寸效？幾年可以奏全勳？雖老矣，及聞經濟急務，而死亦無悔焉。一斥逐不足道也，苟使之憤世嫉俗，力不可而叫號以取名，可以快耳目，不可以合桀度，非君臣大義，不敢聞也。引領賜教，尚得與諸賢共評之。適遷次擾擾，裁答稽緩，切幸融照。《昌谷集》卷一三。

與鄭文叔給事劄子

某有少衷曲，欲得面稟。以賤體畏冷，重於一出，然猶捧刺修敬，五及門而不值，情有迫切，不可但已。十四日又早晚兩到，值醮事有要束，不及望見，尊仰不可言也。去歲乞歸之時，荷門下委曲達愚意於化地，又荷化地眷顧之厚，未即矜許，尚使以雜學士之職，竊食內祠。感激再三，不敢方命。初意未定，且欲爲三兩月計，適此正衙當御，太廟當享，又有進寶上壽等事，相繼併來，義不當去。幸賤疾未甚發動，尚可支吾，亦既半年矣。及隆冬沍寒，甚覺牽強，旦日舉寶，僅不廢職。至初二日習儀與初五日行禮，皆是出門嘔吐，衆所共見。設或殿廷疏脫，則貪祿之罪，何以自贖也？昨日所上表章，想假日未及開陳，三兩日間勢須再入文字。既抱病未得親見化地，欲作劄子，又不敢盡剖胸臆。來日致齋處，望借一言之重，使之得遂所欲，幸甚幸甚。前日求見侍左王丈與左史范文，亦不

相值。會次乞道鄙意，僭瀆有罪，尚丐台察。《昌谷集》卷一三。

與鄭給事劄子

某前者仰恃眷愛，僭嘗以乞骸一節借重鼎語，繼蒙垂訪，又已剖露心腹矣。昨日蒙答教之寵，乃知尚未著語，殊乖所期。蓋去年求歸之時，荷化地委曲軫念，使之進職奉祠，感戴恩紀，只得勉強拜命。是時已嘗稟及，不過爲兩三月留耳。適當舉行盛典，義不當去，遲留至今，忽復半載。其爲進退，不可謂太匆遽矣。今某痰唾之疾，日夜各滿一盂，涕淚自流，點汗襟袖，坐不可與人同席，行不可與人趁隊。乃欲陪侍經幄，咫尺天威，同列之間，雖未欲當面鄙笑，而狼狽如此，安保其不腹非耶？廟堂留一衰老之人，不考其素，強加粉飾，豈不甚美？然竊食於此，不爲時論所重，祇以爲媿，不敢以爲榮也。或謂廟堂之意所以未決，以喬丈亦欲求去，難以區處，不知果否？喬丈一時暴感寒冷，尚可將理。如某乃連年抱病，日復一日，煩瀆化地。自前歲秋冬間直至今日，先後之序與喬丈事體不同。且如去秋初致懇時，值盛丈亦有此請，所以未敢催趣，正欲相避。在今日事體却與喬丈更做一節也。某以畏冷之甚，未即參告，不及面懇光範。切望察其誠實，力爲一言。當眷顧隆厚之時，使之全璧而去，則成始成終，其爲拜賜大矣。申狀不敢納省中，恐只作常事呈上，不免冒昧拜納。若得轉達光範，便有成說，其爲感幸，何可殫述。非理干冒，罪在不貸，尚丐矜體。《昌谷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六六六〇

曹彥約 二

辭免大理卿上任簽樞劄子

某有腹心之懇，輒恃知眷特異，敢私言之。某樗櫟散材，不堪器使，荷造化陶冶，俾綴列卿之後。陵節躐等，憂悸驚心。私自揣度，不知何以得此？豈念其卑鄙之久，不習朝路，使之一入修門，識著位文石耶？將使之守邊效死，而故以高爵優之，而使之感激耶？如其念卑鄙之久，不習朝路，使之一入修門，識著位文石，則骨俗相寒，是其天稟。往者蓋嘗以吏部郎召，不協衆議而寢命矣。分甘州縣，本無過望。若使之守邊效死，而故以高爵優之，使之感激，則爲有說矣。今日守邊效死，莫切于蜀。往嘗服役關外，深加討論，其民窮入骨髓，不可以加賦斂；其財竭盡膏血，不可以議措畫；其兵犯上好亂，不可以正紀律；其官貪饕苟簡，不可以勝按刺。嘗作《病夫議》納忠廟堂，以爲制總節制三大司事權當一，失此時不治，後不及事。今相君與元樞皆知其說矣，不惟四年之內，證狀具見，

《病夫議》舊說，已不可行，必須剖肝決脾，盧扁猛手，滌盪振刷，位置略定，然後以儒臣臨之，庶可有濟。事勢已亟，若火燎原，豈書生常才所能勝任？非膈上語也。某頃官蜀道，不諳水土，荏苒一病，幾入鬼錄。荷造化許出峽，乃始得生，氣血如此，豈復可以再入宣威？當小朝廷之任，一符一節皆受黜陟，而某向在關劍，乃其舊治，有所干請，多是難行，所送人才，亦多難薦。雖未必肯修舊怨，私心實有不安。萃此二者，決不以入蜀爲便。朝廷遴選當才，何止千百，不應濫及庸陋。而外議汹汹，使小人不無過憂。惟有得祠還鄉，養疴治藥，其于愚分，庶乎有稱也。抑又有當言者。二年作郡，歲不全稔，蠲除煩苛，稍動經費，僅僅舊穀，頗覺窘迫。今者誤恩已降，人情解體，諸縣期程，望風稽緩。若使久候正官，必至敗闕。異時交割錢數，恐不得如目前矣。曩歲爲郎及除侍衛參，恰恰半載，過家上冢，未及供職，則彈文已播，遂成中輟。聞相君猶深嘆之，以爲何不早來。却不知久待正官，非出本意。今若俟正官到日，方許離任，恐蹈前轍，蹶蹢不皇。敢望鈞慈，速贊一言之重，使之交職事與鞏漕，得遂善脫。雖或進或退，皆受不貲之賜。犯分有稟，不敢以告他人，仰乞鈞照。

《昌谷集》卷一三。

代臨安教官求壁記於楊誠齋劄子

某等竊惟臨安之有學官，自中興以來，所關事體，特爲甚重。四方之士，雲會於輦轂之下者，於

此乎處。天子之學，所以爲賢士之關者，此爲之貳，則夫執經分教，領袖乎其上的者，其於責任非特一州一郡之職而已也。數十年間，老師宿儒，項背相望，學問之所沾濡，事業之所權輿，炳炳在人，昭不可掩。壁宜有記，可以比櫛先後。顧闕而不作，將何以示來世？今歲月益遠，名氏益繁，枚數老成，未有先於門下者。仰惟道崇德重，著龜本朝，立言垂訓，金石百代。後生晚出，幸得官於是學，方且旌門下以徇於國，則肆筆以紀其事，可以取信，可以傳遠，舍門下將安之也？昔者丞廳滿天下，而藍田獨傳；節度均有書記，而宣州獨不朽。秉筆之重，固足以大其官，然未有身更是職，手書其事，德足以服天下之望，而文足以任斯世之責者，此其爲重，又非特若彼而已耳。某等么麼晚進，不自揣量，知其不足以廁先生長者之後，而輒言之，亦以見其慕用之意如此。進之退之，俯伏俟命。

《昌谷集》卷一三。

答江西帥王侍郎劄子

某昨遞中輒貢柔削，知己關徹崇聽。望李丞之來，以日爲歲。二十五日束裝欲就道，而李丞適至，領所賜翰墨與前後公牘，及李丞道台意委折，不圖蹇淺愚慮，亦合宗工程度也。某學落才疏，無所建明，只是誠實體國，不敢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若謂智慮有所不周，才力有所不及，則有之矣。今日既發長沙，約初二二可至茶陵。彼若失期不至，只得以初五日爲期，分三路攻之，成否決於初十

左右。未審使司所部，亦可使之漸進否？水口峒最近州縣，若不有所懲戒，則諸峒視官軍爲無物矣。特未知天道見許否？微幸賴仁鄰之力，小小作效，然後曉諭諸峒，徐議其次。若台意有所施行，亦望見教也。李丞以計使留相見，約來日相追逐，或分袂於諸州市，或同行至茶陵，就爲歸計。續得馳報台諭界至爲限之說，愚意正不欲如此。前日廣東乞師於朝，意謂擁兵自守。却不知未陳乞以前，此已遣兵數千接其境矣。廖丈誠實奉公，聲言恃此以固。又彼中所乞鄂軍已至近境，却欲止其來，意此恐觀瞻不雅，亦爲委曲留下。費且萬緡，舉茲以旃，知不立畦町明矣。今已分偏將駐兵沔渡，正與永新使界相近，已約束管軍人，俟麾下兵至，即引接協力，同議用命。先此叙述梗概，俟李丞有定論，續申稟次，伏乞台照。《昌谷集》卷一三。

與蜀帥桂侍郎劄子

某昨審峻擢近班，受任全蜀，制閫得人，歡動中外，適茲病倦，未能專致慶語。側聞油幢畫鷁，已發南州；青冥威斧，當次西土矣。四路大帥，持生殺之柄，位望既隆，易與人絕；責任既重，易與物忤。親契丈禮賢下士，謙易有素，安富恤貧，豈弟著效，必能衽席斯民，保障邊境矣。曩時崔正子尚書入蜀，下詢西事，嘗僭以諸司買金珠，邊徼不便爲說。使威、茂、黎、雅之間，往往因此生事，恐吐番南詔之釁，從此而起。頗蒙領略，此事惟崔尚書與親契丈能行之，乃敢僭言。或謂近日議論，

有欲棄關外四州者，以其費多而守備衆也。不知四州之急，起於中興。失關隴則四州急，棄四州則梁、洋、沔、利急，地愈狹則急愈甚矣。前乎石晉則關南十六州急，後乎石晉則河北三鎮急。中興以後兩淮急，若外視兩淮，則江南急矣。費多而守備衆，移入內地，譬如貧人之家賣田以省稅賦，不知田少而用度愈不足也。雅意以爲如何？崔尚書相信最篤，問蜀中知名士，不免隨所見聞錄報，往往皆被薦拔，多經召用。今去蜀已久，故人之可稱者無幾矣。新重慶張倅、前郫縣王宰、成都宰楊架閣、茶司劉幹，猶是舊相識，其已見選用。或年事已及，不待薦揚者，則有楊伯昌少卿、范少才郎中與夫王國博、成監簿，可以御衆。丁晦父之弟不下於乃兄，皆未識之也。此皆公舉，無所私禱。病後力弱，未能多布。《昌谷集》卷一三。

上荆湖宣諭薛侍郎劄子

某竊惟今日邊備，有十年之策，有三年之策，有一年之策。曰十年之策者，萬全之利也，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三年之策者，勝負之相形也，幸而勝亦可以成功，不幸而不勝不足以敗事；一年之策者，應敵之利也，可以守不可以攻。自昔大有爲之志，非倉卒朝夕之所能辦，必其人才足以極天下之選，財賦足以支緩急之用，卒伍足以定攻取之勢，夫然後所向無前，所求皆得。時乎可矣，又必深思熟慮，有慊然未敢之意。此諸葛武侯、羊叔子諸公所以養威持重，逡巡而不進也，故曰有十年之策。

今欲爲十年之策，則所謂節目者可得而考矣。承平日久，士大夫無志於事功。有志於事功，未必有以盡其用。薦舉之不能盡當，辟召之不能盡公，稍稍自立，好事者已有以伺其後。人才之不振，非一詔一令之所能變矣。欲振士氣，欲獎士類，必將如漢郡國，如唐藩鎮，取所部闕額而奏舉之，選天下人望而峻用之，不問於貴要之子弟，不嫌於韋布之書生。其趨嚮之不同，毀譽之不一，廟堂之所不必問，臺諫官之所不必察。用得其效，舉者有賞，不勝其任，當同其罰。使天下之抱負者得以遊行諸公間，風氣感召，人才捷出。外而對境，內而州縣，議論政術，充足彌滿，十年之後，庶乎足以極天下之選也。帶甲十萬，日費千金，行軍用師，以財賦爲稱首。今二稅既有和買，榷貨又無遺利，無名之賦如丁錢之類，尚或有之。取於民者可損而不可益也。省不急之務，減冗食之官，汰老弱之卒，禁饋遺之費。楮幣之所當造者宜損，茶鹽鈔引之有弊者當變，利害較然，有識之所共知。近者國用參計之設，其所施行，非遠方之所得聞也。今不必以久遠爲喻，但當稽紹興修好之後，與夫紹熙減費之時。甲兵之間不起於邊陲，土地之貢不多於今日。朝廷無大典禮，三軍無大犒賞。大農與四總領之所入者幾何，官兵俸廩之所當支者幾許，宰執親王節度使以上幾府，觀察使待制奉朝請以上幾員。其他卿監以下添差，不釐務京局以上，立爲定額，有闕而後補。斷在必行，不撓於權勢。然後布之州縣，詢之諸軍，使之條具來上，痛加裁削。十年之後，庶乎足以支緩急之用也。古者兵強而後驕，以其功多而自恃，力大而不能自制也。今兵弱而反驕，果何意也？安居無事，生齒日繁，以一夫之糧供十夫之用。其子弟之壯有力者，不得招補。其食錢二三百以上者，又有刻剥腴削之費。主將之所謂恩者，特

姑息而已。衣食之不足則忿而驕，法令之不加則玩而驕。其初起於毫釐，而其害必至於不能已。此養兵之弊，不可復加也。屯田之說，嘗熟議其故矣。已爲農者不可使爲兵，已爲兵者不可使爲農。惟於兵農未定之初，立等仗召募之格，則閑民得以自致其身，軍中子弟得以自減其口。給月糧衣絹，而使之願就；貸種糧牛具，而使之倡率。爲室廬以奠其居，定租課以久其業，十年之後，庶乎足以定攻取之勢也。人才之已極其選，財賦之已支其用，卒伍之已定其勢，有賢相以贊其謨，有能將以任其事，十年而有釁，則十年可舉；百年而無事，則百年盛強。其於目前利害，無所牽制，此所謂十年之策也。所謂三年之策者，一曰池城，二曰陣法，三曰戰具。中興以來，城池之不治者有年矣。板築丈量之法，浮梁舟楫之利，且未盡究，而況論幾里可以頓幾隊，幾步可以安幾砲，城小而兵多者當展，城大而兵少者當裁。粟幾斛可以支幾時，將幾人可以分幾壁。此則幕府所當置局，賓客所當共議，一年而可以條具，一年而可以訖役，遲之三年，亦可以有功矣。古之將兵不以陣法相沿襲，故黃帝有九陣，孫吳有六十四陣，武侯有八陣，李衛公有六花陣。中間血脉雖極貫通，而其臨事之際，自出機軸。今之士大夫往往一切不講，而望其百戰百勝，豈不難也？蓋日閱與大閱不同，今法與古法亦異。苟不參之以經傳，行之以法制，而獨付之於匹夫之勇，望之以古人之事，猶却行而求及前人，必不至矣。近歲七十二子之法，老將退卒猶有得其說者。教之以正以觀其定，雜之以奇以觀其變，始雖見其多端，而終必底於習熟，遲之三年，亦可以有功矣。兵家制度碎如蝟毛，非有志事功，未必肯介意也。是故攻有衝車洞子，守有狗脚笆籬，行則先鋒後殿，居則有土囊拒馬，水渡則木罌渾脫，火攻則

禽桃雀杏，其他如砲座弩牀之類，不可枚舉。五兵不試，甲仗庫之所有者，不可葺矣。尺寸斤兩之不備者，不可臆度矣。膠漆之欲其固，枘鑿之欲其精，非遲之三年，亦不可以責效也。論邊備於十年之久，欲內治之兼備也；論邊備於三年之間，欲內治之略備也。然而人才之未遽得，財賦之未猝辦，卒伍之未盡精，猶未得爲萬全之計也。今邊境之設備有形矣，戍兵之移屯者不可弛，釁隙之已兆者不可泯矣。春事已深，陂澤將溢，半年之間，尚可以少施經畫。設使秋高馬肥，一騎犯塞，不然則天時不齊，五穀不熟，潢池赤子，半語不順，則一年之策亦未得爲不足慮也。今天下之所急者非兵耶？兵之所以不可用者非將耶？主將得人，固是氣增十倍。若使其力不足以帶甲，行不足以致遠，志不足以主事，勇不足以決死，雖有金鼓旗幟，無所用之。是故整兵法，招強壯，三年而後，可以責效。復古道，行屯田，十年而後，可以成功。倉卒之所當講，緩急之所當辦，則吳子之所謂料兵，太公之所謂練士者，不可忽也。淳熙之初，江西收捕茶寇，召敢死之士，舉親兵千人之衆，應募者張忠一名而已。一名應募，十八人從而和之，欲增募一名竟不可得。其後首入敵陣，以倡大軍，即前日應募張忠者也。今江上諸軍非不知朝廷所以飲食我者，將以用我，一旦出戍，便有不遜之語。老幼泣別，便若臨陣。平時無事，聞番兵聚散不常，固已膽喪。若此等輩，跬步不可有用，而望其超石拔距，如書傳所云，不可得矣。竊料江上諸軍雖號數十萬，以江西千人親兵計之，敢死者亦數千人也。古人萬兵選千，猶足以却敵，今千兵選十，豈不足以濟事？惟其不混於流俗，不強其所不能，諭之以挑戰之術，習之以設伏之路，弩法之有番次，陣法之有駐隊，使之騎之不足以敵步，拐子馬之不足以敵陣脚，則

勇者奮臂而爭先，怯者鼓氣而相應。一軍而有敢死士數百，則萬人可以用命矣。今誠能使江上諸軍立敢死之格，既得其人，又立出戍之格，分別其衣糧，縱與其應募，非特卒伍也，質之兵法，以試其能；校之弓馬，以試其事；訪中外之逆順，以觀其識；問彼此之長技，以操其情，則拔卒爲將，賢於序進者遠矣。此所謂一年之策也。雖然，必若行此三者，其要又在於御將。御將之道多矣，不得以縷數之也。以今日之事體考之，其病在於拘拘謏謏，不足以得豪傑之用。回易禁於外而苞苴之入都者未歇也，辟置行於外而貴要之囑託者未變也。遣一間諜，用一軍法，一聽於上命，而君命不受之說爲虛文也。有用人之心，而未有用人之政，故諄諄三年，而天下以爲具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三年而視今，猶今之視三年也。故於是有十年三年一年之說，以御將終之，而請教焉。恕其僭妄，甚幸。

《昌谷集》卷一三。

上宣撫薛尚書劄子

某疏謬晚進，誤蒙知遇，以古人羅致之禮，欲使之備數幕府。顧惟不稱，無以仰答盛美，而此意甚厚，亦不可以虛辱也。二十五日遂抵鄂渚，見總卿及史君，知行府已次襄峴，欲舍舟徑進，又以台翰所諭，令到鄂渚日先次馳報，以聽要束，只得少俟嚴命也。某區區此來，本欲有以自見。去家纔一日，知有唐州之敗，事勢益急，尤不可但已。輒具公劄三件，冒犯嚴誅。所學所知僅止此耳，更乞緘

之囊楮，不以示外，免其僭言之罪，而幸許之。伏楮震栗。《昌谷集》卷一三。

論事劄子第一

某竊見仁宗寶元、慶曆間，有事于西夏，其勇於見敵者，莫著於劉平、任福、葛懷敏。其遲於立事，莫顯於韓、范。然而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徒，每戰必敗，而一韓一范之歌，至有心寒膽破之語，則知用兵行師，要當以成就論勝負，而不在於驚人可喜者也。蓋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臨敵善戰，雖貴於拙速，而立綱陳紀，要在於巧遲。故司馬仲達忍巾幘之恥，而羊叔子歎饋藥之意，趙充國待罕开自定，寧沮詔書，王忠嗣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爲國遠慮，此皆號善用兵者。誠以國勢所關，人命所繫，非可以輕舉徼幸也。某來自遠方，不識邊事，聞之道路，知出兵於唐、鄧之間。竊意襄州重鎮，控扼南北，內屯精銳，外設溝塹。使偏裨出戰，無後顧之虞，勝負不常，無擣空之患，忽聞全軍在行，大將交鋒，傳播所及，無不驚懼。已往之事，不敢復陳矣。今者前恥在念，後效有詔，自今以往，復作如何計議也。漢高帝靈壁之敗，收士卒於下邑，發老弱於關中。說九江而教之畔，會韓信而與之合。然後有京索之勝，而猶深壁於成臯，高壘於小修武，此皆前事顯驗，非深遠難知者也。古人親履行陣，尚且千慮。千慮之中，更防一失。諸葛武侯所謂攻吾之過，所不可廢。今承平日久，未嘗涉軍旅之事。士大

夫有志當世，雅協時望，不過信師友，信簡冊者耳。未嘗躬跨鞍馬，手援鼓桴，其臨機料敵，當更却顧。況於三使鼎出，襄漢獨居其中，以言其兵則不如江淮，以言其險則不如關外。徒以地近京洛，勢當都會，其事不得不急，其人不得不重，則當深思遠慮，求以計勝，而不可以力取也。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知其將之賢否而後可以用人，知其軍之虛實而後可以設備，知其糧之所聚而後可以就食，知其地之險易而後可以行軍。其詳在於算多，而其密在於用間。至於斥堠之必審，壕寨之必擇，推所從來，厥有端緒。平居而士愛其將，見敵而士輕其死，緩急有宜，本末有序，非可以指日算效者。勝負在前，迅若霆電。愚不敏，敢以誠告。《昌谷集》卷一三。

論事劄子第二

某竊惟自古用兵，所以教之飭之，無所不至，究其所歸，亦惟曰整暇而已。惟整也，然後可以行弔民之志；惟暇也，然後可以行伐罪之威。蓋自古用兵，以市不易肆爲美談。雖絕域遐方，猶是赤子，而況中原之民，祖宗德澤之所及？以其思我王化，困彼虐政，於是拯而救之，使還舊觀。然則殺一遺黎，謂之不辜；取一布帛，謂之不義。頗聞近日軍中子弟，有剽掠於道路者。以類而推，不能無疑。設使所獲城邑以巷戰爲名，妄有屠戮，以輜重爲名，妄有掳斂，正恐中原之民自爲敵國，無嚮風迎降之事矣。故曰惟整也，然後可以行弔民之志。今敵之所恃者騎也，吾之所恃者步也。騎以畜，步

以人。人可以意得，畜不可以情化。故先登陷陣，忍死血戰，騎不如步，事理明甚。靖康、建炎以後，本朝與金人相水火，無慮百戰。其間敗多勝少，皆是望風奔潰，使敵得以乘我。其敢戰交鋒，則未有不取勝者。以事攷之，則明州城下與夫順昌、和尚原、采石等數處而已。雖有烏獲之力，巨毋霸之軀，見人而走，果何所用？故曰惟暇也，然後可以行伐罪之威。既不能整，又不能暇，平居坐食已有心腹之憂，況欲使之弔民伐罪乎？比年朝廷知債帥之弊，稍稍出意用人，不爲憚人近習所賣，可謂甚盛。然此可以責其不刻剥耳。一卒當誅，上章待罪，得旨放免，乃始自安。有孫武教吳宮之才，不肯爲今日用矣。方圓曲直之意，尚未通曉，應卒遇變，寧有長技？有武侯八陣之法，不可用於今日矣。今事在目前，不可遼緩。望因近日小衄之後，俾諸將各議整暇之法，條具御兵教陣利害，如王襄敏之於熙河，使之各盡所見。果其嚴於用罰，明於用賞，不姑息，不苟簡，教戰有規繩，待敵有方略，擇其長而用之，更與敷奏，免從中御，亦緩急之一說也。《昌谷集》卷一三。

論事劄子第三

某章句書生，習舉子之文，以竊科第。生於畎畝間，粗知田夫紅女艱苦。出而爲吏，勤勤懇懇，期無負於廩稍而已。古今之大義，中外之正統，獨於書傳見之。足迹不及於邊陲，議論不列於軍旅。一旦大開幕府，而使之與議於其間，知不足以稱塞矣。以爲不可而避之耶，則近制之所禁也；知其不

可而強爲之耶，則夙志之所不安也。旦旦而思之，昏暮以繼之，求無負於知己者，惟有避賢一說，庶可以自贖也。竊意諸府之所辟召，邊面之所繁使，衆所共知，固已有得人之賀矣。其有薦書之所未及，除命之所未至，而其人才皆倍徙於某者，不知其幾，乃或安居家食，從容內地。當此之時，頗而不稱，請略數其十餘，而其他可得概見也。前知撫州楊方新、知惠州陳孔碩、知德慶府劉燾、知潯州廖德明、新知常德府唐彪、前衡州通判潘涓、新贛州通判袁燮、新全州通判陳武、廣西運幹柴中行、衡州教授李肅、前襄陽府教授李燾、前贛縣尉吳柔勝，或與之深交，或得於見聞，其學皆通於古義，其用皆達於時宜。使之贊幕中之辯，必有所補。此特舉其大端，而某之所欲言者，不止此也。伏惟經綸之暇，少紉繹而選用之，審知不謬，無面謾之愆，則不肖晚生承流宣化於照臨之下，竭盡駑力，牧養小民，亦可以爲保障也。愚誠如此，惟執事者察之。《昌谷集》卷一三。

上宣撫吳待制劄子

所幸大賢鼎來，且更素辱知遇。必能掃清醜虜，庇庥後進。《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

全宋文卷六六一

曹彥約 一二

答江西帥真舍人啓

萬戶封侯，一見降心之久；十年作牧，相先交臂之間。參差幾失於夤緣，篤叙許同於臭味。鼎來專翰，愧甚中忱。恭惟某官莘野君民，河汾師友。大科異等，發端文字之中；讜論危言，脫穎簪纓之外。已上鑾坡之直，猶煩金節之行。治民數著於外庸，體國最關於公論。年五百而名世，當際明良；人千餘而舉幡，共推經濟。驛召合歸於禁路，龍潛尚倚於中權。當撫綏內外之時，任表裏江淮之責。善士在王所，佇增重於本朝；大人格君心，即峻登於端揆。某仕雖努力，學不窮源。科舉得官，豈有甚高之行；簿書試吏，初無可用之才。搶攘偶落於邊城，推擇冒當於帥閫。勢利所必爭之地，是非居相半之衝。始欲踐更，盡歷井捫參之力；終慚齷齪，承飛雲卷雨之流。粃糠甚歉於揚前，珠玉忽驚於在側。正不皇於小己，謂取笑於大方。有客惠魚，道輦下接辭之舊；其人如玉，作禁林揮翰之文。恐

隨侯彈雀之輕，似狐父斲牛之誤。肯叙金蘭之契，莫非布帛之言。子產見然明心，幸如今日；荀爽爲季君御，有望他時。《昌谷集》卷六。

生日謝董制帥詩啓

星度河橋，有感桑蓬之候；地嚴制閫，亦歌耆艾之章。玉成唾以難名，珠欲投而恐誤。敢言榮幸，但切凌兢。恭惟某官學極蟠蜓，文追灝噩。江湖渺渺，中含萬頃之波；山嶽稜稜，外契九秋之幹。獻可謂登於鼎席，分憂更託於坤維。陝以西視秩於三公，闡以外宣威於萬里。小朝廷之威望，度越官寮；大手筆之文章，寵光屬部。回枯荑於春律，發葩屋於夜光。在古道容或有之，與世情相去遠矣。某厚知如此，揣分闕然。《昌谷集》卷六。

生日答王總卿啓

寒暑循遷，驚見早秋之候；詞章唾玉，忽增晚節之光。自慚六十不親學之年，久玷三百胡取禾之誚。強加題品，徒切凌兢。恭惟某官補袞天才，傳衣家學。人難及者，有前輩之典刑；主自知之，無先容之介紹。妙選飽更於劇易，賢勞無間於中邊。月臨卿棘之高，星動使華之遠。爰咨謀而爰咨度，

已著休功；俾耆艾而俾熾昌，不遺屬部。枯木再回於春律，明珠忽發於夜光。恐雲覆之難私，佇泥封之亟下。某辱知厚矣，揣分闕然。絳人疑甲子之年，空勞記憶；楚客賦庚寅之度，但覺風騷。《昌谷集》卷六。

答漢州詹監丞啓

記鄂渚之舊遊，九年入夢；訪房湖之新政，萬里尋盟。吐覲面之珠璣，出滿懷之錦繡。交情得雋，旅況增榮。恭惟某官蜀產瑰奇，天資卓犖。鍾岷山之獨秀，寤寐汗青；鎮砥柱之頽波，勤拳忠赤。至寶不堪於橫道，高山自得於知音。果膺芝檢之求，亟上筭班之選。得君行道，厭直承明。治民考功，暫還蜀郡。人望可齊於唐相，公來又重於雪山。將入告於遠猷，即徑趨於近禁。某地寒已甚，天幸獨多。昔見論心，侯不封於萬戶；今來銜袖，筆獨掃於千人。斷牛狐父之戈，張樂洞庭之野。但學過情之譽，不勝非據之慚。更具盤飧，義終難於反璧；空投木李，禮莫備於報瓊。《昌谷集》卷六。

除禮部侍郎答人賀啓

綴員武部，未究司戎。越次儀曹，安能贊長？偶推遷之所及，方跼蹐以難勝。道慶鼎來，包羞益

甚。伏念某桑榆七帙，萍梗一生。家世業儒，少也粗甘於黃卷；塵埃試吏，長而有媿於丹心。使令徧歷於藩方，邂逅或當於邊瑣。學軍旅幾忘於俎豆，樂煙霞已入於膏肓。當飛龍訪落之初，誤蒙嚴召；佐司馬主兵之任，已謂超除。同修非史館之才，進讀寡經帷之助。義宜引退，官敢望遷？矧乃秩宗，舜命惟寅於夙夜；使掌邦禮，《周官》首冠於夏秋。職思兼治於神人，親擢亦難於副貳。孰令朽質，獲玷清流？某官月朗分輝，海涵容衆。書勳外閫，方將歸體貌之班；增重裏言，尚肯借齒牙之潤。雖斷木不堪於粉飾，何枯荻倍費於沾濡？心知感以莫名，書欲修而未暇。雙魚且至，不勝長跪之恭；乘雁何爲，徒有加多之媿。意猶未竟，文不能宣。《昌谷集》卷六。

受兵部侍郎告謝宰執啓

晚景祝釐，分已安於假寵；夏官置副，命忽拜於真除。先以迅召之榮，飾以兼官之渥。有來披拂，莫測遭逢。惟周小司馬之官，在唐少常伯之任。俾贊而長，得並列於六卿；稍重其權，亦綴名於三品。舊比有攝承之序，峻陞無疏逖之人。至於以史而名官，尤必選賢而分職。古來大手，是非或謬於聖人；本朝盛時，朱墨兩存於鉅典。體重固難於輕授，地寒敢望於春榮？如某者七帙侵尋，一生冗俗。服勤州縣，初心不效於毛錐；守死邊陲，薄命僅逃於馬革。推擇蠲觀風之選，清明當更化之初。首入範鍔，遽叨闔寄。夜長沙而曉湘水，何補事功？朝南浦而暮西山，猥蒙識拔。始冠倫於廷尉，旋

攝貳於版曹。負薪方窘於沈疴，徙木不堪於厚賞。迹其方命，尚切魂驚。老矣投閒，豈膺齒錄？忽擢松階之對，已參荷橐之聯。大明偶際於當陽，小毖式觀於求助。必有東方朔、王褒之學，乃可論思；矧無司馬遷、班固之才，難當筆削。萃此清華之望，賁于疾病之餘。退省其躬，媿深至骨。茲蓋伏遇某官親逢主聖，密運化鈞。合日月之容光，洞明幽枉；贊天地之大美，均福朔南。成勳已篆於鼎彝，薄物尚陳於俎豆。俾與殺青之數，濫居持紫之班。某洊被殊恩，益增愚慮。年第慚於已邁，身未樂於向榮。藥裹稍寬，尚簪筆甘泉之路；歲華即改，願掛冠神武之門。《昌谷集》卷六。

提舉常德府桃源萬壽宮謝宰執啓

琳館奉祠，已足空餐之分；桃川改命，又叨續食之榮。若何衰病之蹤，得此微譽之甚？感懷有萬，負媿爲多。伏念某仕本非才，用常不次。中權事重，每授鉞於青冥；內殿地嚴，亦冠倫於論議。血氣已疲於藥鼎，姓名常在於化爐。當穆穆迓衡，時際風雲之會；獨燕燕居息，日登湯液之門。甫周香火之緣，亟畀絲綸之渥。思成湯始居之毫，將上版圖；入秦人避世之源，曾將使指。南北忽驚於再命，仙凡無間於一塵。破舊比之天荒，進潛藩之地望。問松菊而荒三徑，終老田園；不稼穡而取百廛，歸功塊圯。茲蓋伏遇某官獨當一柱，廣攬羣材。車軌書文，復祖宗之全盛；寶璧玉器，見天地之英華。上儀將講於三朝，小物克勤於一介。受茲厚祿，飽此餘年。某惟仰體恩私，毋忘鑑寐。三鍾受

粟，豈無報德之心；萬壽名宮，尚有祝釐之職。《昌谷集》卷六。

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明道宮謝宰執啓

禁除辭職，尚叨秘殿之華；帥閫輟行，更竊殊庭之廩。出異數便蕃之後，播洪鈞展轉之中。已遂養疴，猶爲躡等。伏念某無才應世，以樸持身。知賦質於羈孤，獨歸心於塊圯。孰難孰易，四分霄漢之衣？或止或行，六付青冥之鉞。夙昔不登於著位，中間忽附於屬車。榮哉親擢之聲，駭甚旁觀之目。謂巴渝萬里，先朝多屬於鉅公；況閩粵八州，乾道尚煩於元老。假以絲綸之訓，陞諸筆橐之聯。改命湘中，尚驚券外。既晚景已踰於六十，齒髮可知；而免章何止於再三，腹心盡露。豈有造化歸投之地，不爲平生真實之言？積誠幾至於瀆尊，報可不嫌於反汗。視頃者河圖之直，驟易名稱；較昔年冲佑之祠，更分等級。寓職徑同於法從，申圻直接於中原。曾是開陳，俾全進退。茲蓋伏遇某官用人無我，與物皆春。大度并包，革內外重輕之弊；嘉謀契合，幹陰陽闔闢之機。拯斯民若濟大川，愛善類如護元氣。萬彙自安於生息，一元莫測於轉移。謂某久在使令，或可巡行於郡國；知某窘於疾病，雅宜歸老於田園。雖畀之香火之緣，尚寵以禁嚴之例。此爲特達，頗重凌兢。某敢不體國存心，祝釐報效？職思論譔，擬聖宋之一經；日俟規恢，復成湯之三亳。《昌谷集》卷六。

賀梁泉使除淮東漕啓

恭審全淮領使，左甸分封。今南北往來，事任極高于諸路；昔國家全盛，轉輸實總于一司。典故用人，歡謠載道。恭惟某官文名立馬，才具橫舟。以八座家聲，作書生之事業；由九重親眷，無世路之夤緣。自頻夢於三刀，旋馳聲於六轡。德望素高于山斗，恩波遍落于江湖。歌《皇皇者華》之詩，擢專十道；負諤諤而昌之望，宜在本朝。臺建儀真，地雄揚子。鹽筴通行于屬部，戍兵散在于列戎。自駐蹕錢塘，內地密連于畿甸；及分疆泗水，外防常蔽于大江。有時職重于飛芻，無事體關於護客。供行李之乏困，在英蕩之精明。豈無他人，未足爲東道之主；不有君子，其誰寬北顧之憂？稍迂驛騎之行，復假輜軒之寵。星臨次舍，霜凜節旄。知朝廷所遣耶，當關豺狼之道；勞使臣之來者，即還鴈鷺之班。某所以受知，得之過望。暴公子仗斧出使，風采凜然；臨邛令負弩先驅，露章首及。日月似偏于臨照，山川又管于送迎。人言幾失于二天，海潤自踰于千里。江南江北，雖少限于封圻；地暖地寒，終不分于造化。《昌谷集》卷六。

除知成都答湖南趙漕啓

分閩洪都，尚婆娑于南浦；假除紫橐，誤推擇于西陲。人言此選之至榮，自歎儻來之太驟。專辭

道慶，一意增慚。恭惟某官講學澗瀍，馳聲梁楚。入登著位，風生鵷鷺之班；出擁使輅，霜凜駟駟之道。雲氣再開于衡嶽，神光猶射于斗墟。當曉行南國之春，化行舊俗；想暮捲西山之雨，心軫常僚。逢人每借于齒牙，致力不遺于毫髮。遂使照臨之外，亦歸吹送之中。某才具闕然，年齡暮矣。壯猶有志，關心安田里之民；今已無聞，俯首落簿書之吏。燕敢安於巢幕，狐將止于首丘。驚易地之鼎來，避循牆之不暇。至今人望，豈屬意于小廉；自古宗英，當被襟于大任。《昌谷集》卷六。

答漢陽簽判任制幹啓

假守斗城，念歲時之不易；鼎來雲牘，知風月之當分。不圖小邦，有此壯觀。恭惟某官學開百代，統接諸任。本朝鸞草之傳，源深不斷；自古幹才之說，志大莫名。衣冠已著于汗青，詩禮自同于儒素。果因家學，徑躋世科。孰使俊游，輟玉壘星橋之重；將今盛美，留內方大別之名。滿荊州共識于英聲，在宣幕更聞于威重。風動漢江之葦，星輝別駕之屏。恐展驥從容，難屈治中之駕；而聯蟬忠藎，復騰騎省之芳。某展轉此來，冒昧已甚。無三表五餌之術，亦使禦戎；于萬死一生之中，更令責效。痛已定墜車之後，任不勝當轍之時。識情僞于艱難，望賢才于飢渴。有來烹鯉，道方歎于悠悠；譬彼阜螽，心但馳于趯趯。《昌谷集》卷六。

答朱都昌賀冬至啓

吹嶰谷之竹，律應黃鍾；種河陽之花，時推和氣。反復甫周於《易》道，衛扶具集於琴堂。恭惟某官天與陽剛，人稱望雅。方七日未來之際，已著仁聲；及五陰當退之時，益隆善政。雲物效觀臺之瑞，葭灰通緹室之祥。人和已得於晏溫，吏畏尚驚於嚴凜。與時動靜，自然見天地之心；遇主聖明，行且際風雲之會。某山林倦客，桑梓閒民。恍災沴之未寧，眩緘滕之誤至。五紋弱線，不勝愁緒之多；一劄細書，但徯褒綸之至。《昌谷集》卷六。

答汪都昌賀冬至啓

雲物必書，二至莫尊於南至；天心可見，一陽獨異於衆陽。必資命世之才，克享對時之慶。恭惟某官鳴珂家學，飛舄仙風。不競不綵，自致詩人之祿；無疾無咎，宜臻《易》道之亨。蒲鞭已著於休聲，律琯自通於和氣。甫應朋來之候，即聞彙進之期。某密被仁漸，喜逢剛長。一劄十行而賜方國，但仰循良；五更三點而捧御床，難陪語笑。《昌谷集》卷六。

答慶元胡尚書賀冬至啓

六陽順序，最重初陽；千歲應期，必先亞歲。紀瑞觀臺之上，儲休制闔之中。恭惟某官世濟忠嘉，時推俊傑。感風雲之會，夙冠屬車；見天地之心，徑持鈞軸。想色正三台之際，在《復》亨七日之先。某乞去未諧，得閒有漸。時序忽驚於反復，緘滕深愧於後先。日景丈三，喜周室步占之盛；詔書尺一，佇漢朝選擇之公。《昌谷集》卷六。

答都昌程宰應申賀冬至啓

天運無窮，又見書雲之候；政聲有赫，矧當就日之期。宜彼休祥，集于吉德。恭惟某官才堪柱石，效著絃歌。雖百里侯封，但見回翔之窄；如一時吏道，孰居儒雅之先？時適際於《復》亨，政已成而日葺。文章游至，公論益高。花縣慈祥，節三逢於亞歲；筍班清切，月多傍於九霄。少濡添線之長，即聽演綸之下。某久縻藥鼎，疏在書籤。驚走騎之鼎來，見故人之意厚。呼兒而烹魚素，但切感懷；捧御而入鴈行，佇觀盛事。《昌谷集》卷六。

賀梁憲除泉使兼憲啓

恭審擢專泉府，共貳憲臺。唐十道之使權，不分畛域；漢二星之躔度，重照東南。望極觀風，喜先近水。恭惟某官無雙家學，有用時才。八座風流，接武合躋於聽履；兩朝眷注，褰帷尚屈於登車。當乾清坤夷之朝，革內重外輕之弊。疇寬錢穀之間，厥有鈞軸之儲。修司馬氏《平準》之書，已知取予；仗暴公子巡行之斧，雅有威棱。方今國資於財，比年地愛其寶。即山之鑄，不佐於經費；度淮之禁，未免于具文。惟昔分廣信之符，察漉銅之利病；逮再上浮光之最，熟權貨之隄防。久焉同建於二臺，今乃並馳於四牡。部封益袤，英蕩不移。第令越北燕南，均惠實同於楚尾；將見星臨月傍，詔歸亟對於天顏。某愼日無憎，自天有幸。居宇下極難之邑，賦人間最陋之才。必祁大夫，乃可免叔向之罪；非鄭子產，其誰見然明之心？波濤易動於危檣，風雨又安於廣廈。不圖造化，每及公私。微覽道州《舂陵行》，已吐少陵之氣；再讀相如《巴蜀檄》，更先縣令之驅。《昌谷集》卷六。

答潘撫幹啓

冗散三年，已當解組；參差數日，尚及爲寮。喜于交臂之時，有此降心之便，鼎來遣騎，榮甚烹

魚。恭惟某官才傑萬夫，名高千佛。翡翠火齊之耀，雅有圭棱；干將莫耶之鋒，中含犀利。養望稍遲于朝著，選賢要在于賓筵。乃眷帥垣，大開幕府。邇來同列，已疏躡次之榮；今日十連，方倚本兵之重。信經濟假途之地，當疑丞引類之機。紛紛雖省于文書，婉婉自成于器業。誰云戀闕，但徘徊南浦之雲；正恐追鋒，已馳騁東華之道。某自維末屬，已是陳人。身欲去而未能，事適然而相值。木丁丁而求友，徒切心旌；檀坎坎而取禾，幾成顏甲。三沐未遑於簡牘，五雲先辱于緘滕。不圖天幸之來，竟坐地寒之累。山藏川納，願寬稽緩之誅；月明星稀，終是依棲之地。《昌谷集》卷六。

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謝丞相啓

峻寶閣之穹班，事無近比；專金華之舊職，人謂殊榮。漸違朝請之聯，未改邃嚴之直。辭之不獲，受則難任。伏念某早已登龍，晚猶貪祿。更化十九年之內，盡出陶鎔；居閒三二載以來，益加粉飾。待對密參於禁路，賜環竟列於屬車。豈衰頹晚景之所宜，悉夢想平生之不到。夏官天近，況貳秩宗；史館地嚴，更陪講席。內視每慚於過分，不虞乃至於挺災。慮深負乘之憂，頓起漁樵之念。孟僖子病不相禮，本自空疏；燭之武老無能爲，豈堪推擇？乃以食祝釐之廩，安然居勸誦之官。榮名特異於常時，舊事舉行於曠典。茲蓋伏遇某官巨川作楫，下體采葑。立兩朝平治之基，安如磐石；繫百辟具瞻之望，隱若南山。成功已播於大鈞，餘事最勤於小物。音韻發已焦之木，範模成難鑄之金。雲本

無心，東道出主人之岫；春如有脚，西清闔學士之端。某泉石初謀，崦嵫末路。所得既踰於分量，其留何補於事功？尚欲無厭，更乞憐於造化；庶幾未死，得終老於昇平。《昌谷集》卷六。

主管沖佑觀謝宰執啓

郡最無聞，合止劇曹之印；家居已幸，况疏上館之綸。回視孤縱，媿當異數。伏念某書生入仕，俗吏致身。偶於多難之秋，守株偏壘；洊受曲成之造，遇節多方。銘績不至於太常，足履未登於光範。擢從外服，進領中權。雖暗室不欺，日月照臨之有赫；如大川未涉，風波浩渺之無涯。竟煩對仗之言，亟愧含香之召。受任極慚於閫外，謀生苟脫於兵間。百病交攻，尚是責輕之報；二年一律，甚於負重之憂。沈綿灰作吏之心，疾痛掣濡毫之肘。未能祠請，每以視觀。公朝設均佚之科，本優清節；近歲開自陳之路，以便素餐。儻起之罪廢之身，即予以燕私之廩。若何修飾，有此記存？茲蓋伏遇某官中道待人，誠心體國。付權衡於公論，風厲霜明；幹造化於大鈞，海涵春育。士始招於郭隗，祿亦及於介推。遂於觀過之餘，亦有祝釐之望。某辱知厚矣，揣分闕然。與道家者流，喜共有帝萬歲、臣千秋之願；受支離之賜，恐空懷粟三鍾、薪一束之慚。心曲易銘，筆端難叙。《昌谷集》卷六。

答倉部潘郎中謝啓

恭審擢贊地官，對揚天陞。凝香畫戟，方歌詠于袴襦；奏事丹墀，已簡知于旒冕。凡茲善類，孰不歡聲！恭惟某官家傳正直之風，自得淵源之學。立朝耿耿，皆仁人及物之言；宣化肫肫，總循吏心傳之要。省戶暫含于雞舌，世官未立于螭頭。論聖學必本于格言，采奏議更求于近代。或原或委，還風俗于唐虞；不激不隨，合忠嘉于稷契。磊落夙推于人望，敷陳默契于上心。當持禁路之關，難執郎潛之戟。倉廩委積之事，不在名流；言語侍從之班，佇觀異數。某識荆雖淺，慕蘭已深。每于奏牘之間，竊窺建議；滿謂立朝之次，可以論心。紛紛既撓于塵埃，忽忽遂更于晦朔。鼎來儷玉，暗甚投珠。十襲而藏，喜親承于削牘；七襄非報，媿永乏于成章。《昌谷集》卷六。

通南康守桂宗博啓

恭審戒嚴熊軾，來鎮侯邦。匡廬彭蠡之間，山川動色；南斗牽牛之次，躔度增輝。先聲所傳，和氣旁洽。恭惟某官家傳淵奧，體備中和。太公居東海之濱，久符人望；吳芮在番君之邑，已得民心。從容假道於決曹，靜退夷行於著位。上心簡在，公論翕然。周有成均，實表儀於風化；漢稱博士，況

領袖於本支。已仰對於龍光，謂亟陪於豹尾。孰令勇退，少緩橫飛。想朱幡皂蓋之華，知歡迎於竹馬；登黃閣紫樞之選，恐趣召於鋒車。某世守枌榆，景侵蒲柳。驚百年之幾見，喜千騎之鼎來。就有道而正焉，庶全晚節；事大夫之賢者，敢後前修？《昌谷集》卷六。

通漢陽交代劉守啓

守將二年，愧甚妨賢之久；子孫百世，依然託契之深。喜歲月之鼎來，覺緘滕之漸晚。恭惟某官海涵渾厚，天稟忠良。以八座家聲，作書生之事業；由九重親眷，無世路之夤緣。優優風采之高，表月評之盛。已通金籍，尚屈銅章。巖邑吏民，正相忘於道院；禁門官府，已切近於朝班。人言徑上於鵬行，除命尚分於熊軾。壯吳蜀喉襟之勢，控荆襄表裏之衝。龔少卿召見之初，已合上意；廉叔度暮來之際，更極民謠。不應環賜之徐，尚落席溫之後。自天有命，指日爲期。某所以代庖，因於入幕。當貔貅之壓境，強使戍邊；及鴻雁之安居，更令越職。拾級漸成於連步，敗名正坐於懷安。處非地而自知，避循墻而弗獲。事適相值，莫明瓜李之嫌；義不自安，未免糝糠之誚。獨念交承之好，本非智力之謀。雖一時偶失於相先，或自此得隆於雅好。聞諸公之衮衮，恐有除書；傳千里之悠悠，敬修尺牘。《昌谷集》卷六。（以上曾棗莊校點）